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国国家地理

www.dili360.com

内蒙古
专辑

精装版

对话中的内蒙古

特别策划 **穿越内蒙古高原**

内蒙火山带：比草原更神奇的是火山
鄂尔多斯：黄河把你套进来
呼伦贝尔：再也不能追逐水草了
阿拉善：把沙漠的形象颠覆了
大兴安岭：狩猎人的枪没了

ISSN 1009-6337
RMB 88元
HK$ 120元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542/P

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 月刊 • 1950年1月创刊 • 每月7日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 ISSN 1009-6337　**国内统一刊号** / CN11-4542/P　**广告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0036号
编辑出版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社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大屯路甲11号地理科学馆　**邮政编码** / 100101
E-mail / cng@cng.com.cn　**网址** / www.dili360.com　**总机** / （010）64865566 - 376
主管 / 中国科学院　**主办**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 中国地理学会

CONSULTANT 顾问

王文澜　冯骥才　孙鸿烈　李乐诗　杨纪珂　侯仁之　茹遂初
唐登银　秦大河　黄效文　谭兆璋　薛凤旋　张子扬　刘纪远

科学总指导 / 刘毅
社长 • 总编 / 李栓科
执行总编 / 单之蔷
社长助理 / 才华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编辑部

主编 / 单之蔷（兼）
内容总监 / 刘晶　**设计总监** / 介彬　**图片总监** / 王彤
资深编辑 / 李志华
编辑 / 周晓红　高新宇　王杰　陈惊鸿　张璇　骆凡
王晶晶　黄菊　马子雷　李欧　宋文
特聘编辑 / 刘乾坤
校对 / 陆凤山　李成林
美术编辑 / 李晟（兼印务）　崔晓琳
图片编辑 / 吴敬　马宏杰　王宁　孙毅博
地图编辑 / 陈云　王岩
繁体版协调 / 骆凡
地理资料室 / 陈俊华
E-mail / bjb@cng.com.cn
传真 /（010）64842217
行政部 / 江 郁（主任）　华希娟　吕鑫　林娜　刘景欣　孙媛媛

NEW MEDIA DEPARTMENT 新媒体部

总编辑 / 才华烨（兼）
副总编 / 杨浪涛　雷永青　**总编助理** / 闫瑞杰
电话　（010）64889218 • 64869398

ADVERTISING AGENCY 广告代理

北京全景国家地理广告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徐凡
副总经理 / 黄志鹏
客户总监 / 高颖
客户部 / 邢蕾　史楠　田斯静
策划部 / 高小清　乔涵
广告热线　（010）64848933 • 2007 • 1951 • 1903
（010）64865566 • 290 • 289 • 280 • 256 • 285
传真　（010）64841815 • 64842066

本刊发行量经BPA国际媒体认证公司认证

CIRCULATION AGENCY 发行服务

北京全景地理书刊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李宁
发行部 / 吴超　盛文武　宋丽娟　赵宝利　王洪武
国内发行 /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 / 全国各地邮局 • **邮发代号** / 2-806
国外发行 /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 **代号** / M80
发行热线　（010）64841995
传真　（010）64841987
会员热线 4006-521-360
E-mail / hyb@cng.com.cn

CNG CLUB 俱乐部

俱乐部 / 张书清（主任）　陈辉　种瑞娟　王威
电话 / 传真　（010）64852136

MARKETING DEPARTMENT 市场推广

市场部 / 白莎莎（主任）　郭晓冬　高向宇　李沁芳
电话 / 传真　（010）64842136

MEDIA & TV CENTER 影视中心

北京全景国家地理影视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孙钢
电话　（010）　64983156 • 64982153 • 64982142
传真　（010）64985211

BOOK PUBLISH DEPARTMENT 图书部

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 陈沂欢
电话　（010）　82842695 • 82845677
传真　（010）82841175

香港代表处 / 香港全景国家地理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51号安盛中心11楼全层
网址 / http://hk.dili360.com

繁体字版
市场合作 / E-mail　bd@cng.com.hk
订阅服务 / E-mail　cs@cng.com.hk
电话 / 香港（852）98066887　大陆（8620）87533180
传真 / 香港（852）30139084　大陆（8620）87533992

制版 /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国国家地理 • 手机电视

探索未知世界 寻觅自然奇观

订阅方式

移动用户

编写短信 “CNG” 到 106580279

观看节目 2 元 / 条 包月 8 元 / 月（不含GPRS流量费）

无限精彩 尽在中国国家地理手机电视

中国国家地理 • 手机报

热点事件的地理背景 旅游探险的权威报道

24小时地理资讯精粹 尽在“中国国家地理手机报”

订阅方式

移动用户 编写短信 “CNG” 到10658000

信息费 8 元 / 月（每天一条彩信）

详情请咨询10086

联通用户

编写短信 “CNG” 到10655111

信息费 6 元 / 月（每周一三五六日一条彩信）

详情请咨询10010

电信用户

编写短信 “CNG” 到10659000

信息费 5 元 / 月（每周一三五六日一条彩信）

详情请咨询10000

中国国家地理 • 荣誉

国家百种重点期刊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力的期刊
中国期刊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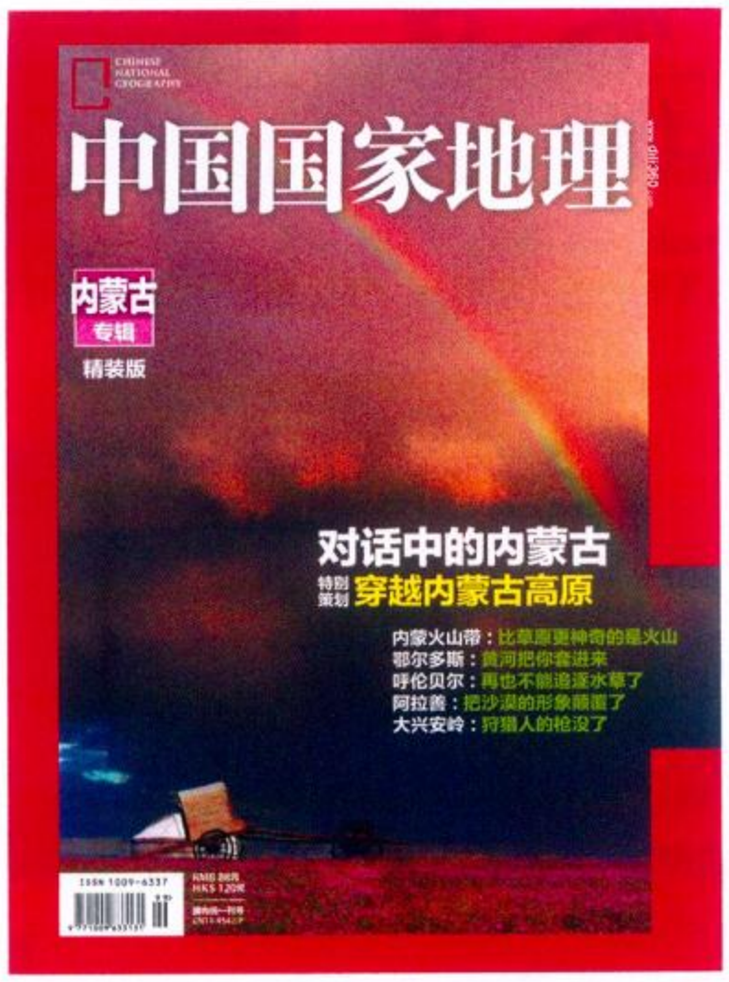
最具品牌传播价值期刊
中国品牌与传播大会

最受广告主青睐的杂志
国新出版物数据调查中心

中国标杆品牌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新世纪最受读者关注的十大期刊
南方电视台



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 摄影 / 杨孝

版权声明 Copyright Announcement

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地图、光盘等的版权归《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所有，未经本社书面许可，不得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翻印及传播，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for any purpose, in any forms or by any means, unauthorized copying, reproduction , hiring public performance and broadcasting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re prohibited.

增刊刊号 / （2013）京新出报刊增准字第（102）号

特别承诺

本刊凡出现印装差错，一律由北京华联调换。

地址 /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3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 100176 电话 / 67876655

新浪微博 weibo.com | weibo.com / cng

新浪网 sina.com | 本刊独家网络合作伙伴

CONTENTS

内蒙古

专辑



24
这不是“行为艺术”
It Is Not Performance Art
撰文 / 单之蔷

26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一）
科尔沁的三张脸：沙地、草原、农田
Three Expression Of Kerchin:
Sandy Land, Plain And Farmland
撰文 / 单之蔷
我们以科尔沁作为起点，开始内蒙古高原的穿越之旅。但我们初抵那里就遇到一大难题：科尔沁为什么从草原变成了沙地？有人认为这是假命题，而那些将此视为定论的人，给出了纷繁复杂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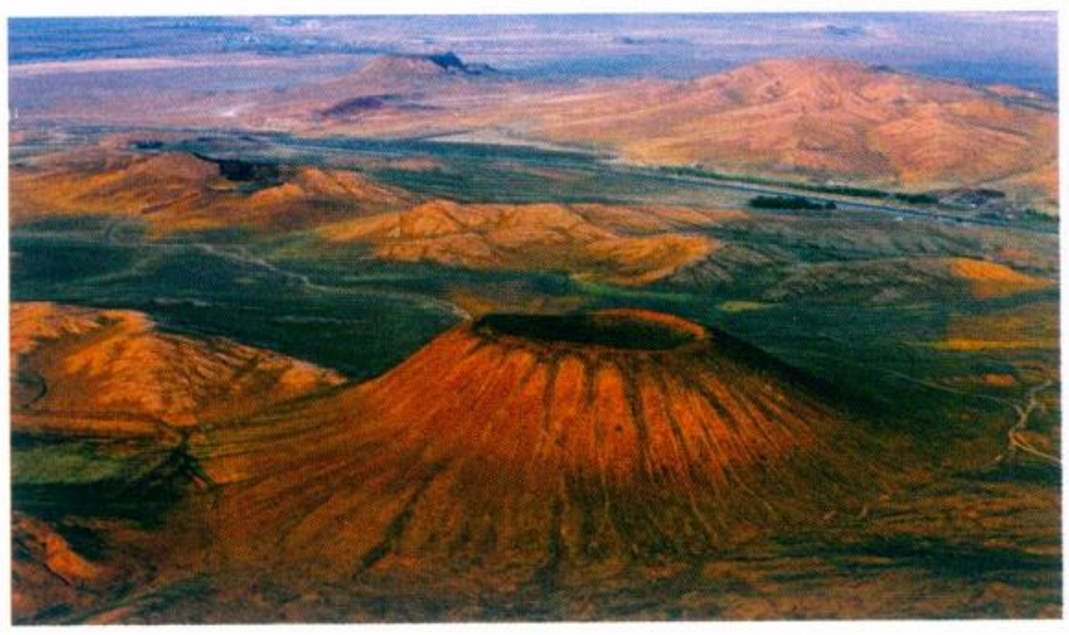
48 区域：科尔沁
沙地上的文明史
Civilization In Sandy Land
造物主在一万年前向内蒙古高原东南缘撒下了一把沙子，这就是科尔沁沙地。在这个半干旱半湿润的地带，水是决定生命存在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关注西拉木伦河，它的流域有着8000年来的人类文明史。科尔沁大草原是蒙古族科尔沁部驻牧的家园，与中原汉族的密切往来，注定这里会产生嫁接式的文化形态，我们选择了“乌力格尔”。

50 “科尔沁”解读
撰文 / 万喜

52 西拉木伦河：科尔沁沙地上的母亲河
撰文 / 喜见　摄影 / 杨孝 等

64 你想听哪个朝代的故事
——科尔沁草原上的乌力格尔艺术
撰文 / 陈岗龙　摄影 · 老照片提供 / 阿音

70 动物：羊
草原五畜羊为首
Goats, The Most Important Livestock At Grassland
撰文 / 曾笑菲



80 景观：火山

88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二）
阿尔山—柴河火山群
比草原更神奇的是火山
Volcano: More Wonderful Than Grassland
撰文 / 单之蔷
在内蒙古近千公里的火山带中，我们选择了位于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阿尔山—柴河火山群精心考察，它只是这条火山带上数个火山群中的一小个，但它以天池、地池、玄武岩石柱、熔岩峡谷等不同形态，为我们讲述了几乎所有火山的秘密。

104 景观：森林



110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三）

大兴安岭：狩猎人的枪没了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The Elegy of Hunting Culture

撰文 / 单之蔷

大兴安岭因为在一条山脉内划分出了东南西北4个植被区系而被植物学家高度评价，也因为广袤的原始森林为鄂温克猎民提供了家园而被珍视，但是，猎民们却在他们珍视的家园里渐渐迷了路。

128 区域：大兴安岭

森林里的狩猎文明还能否继续？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Can Forest Hunting Culture Sustain?

作为中国北部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一片原始森林，大兴安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理上，它是众多重要的分界线；历史上，多个少数民族从这里崛起，入主中原，叱咤风云。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又在大兴安岭演绎着属于它们的新故事。

130 驯鹿文化的原点，森林民族的摇篮
撰文 / 舒子

134 当猎人的身影渐行渐远
撰文 / 舒子

144 动物：驯鹿

“我只想回到驯鹿身边”

——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长玛利亚·索自述

“I Only Want To Go Back And Stay With Reindeer”
—Narrated By Maria Suo, Last Female Chief Of Evenk Nomad

148 景观：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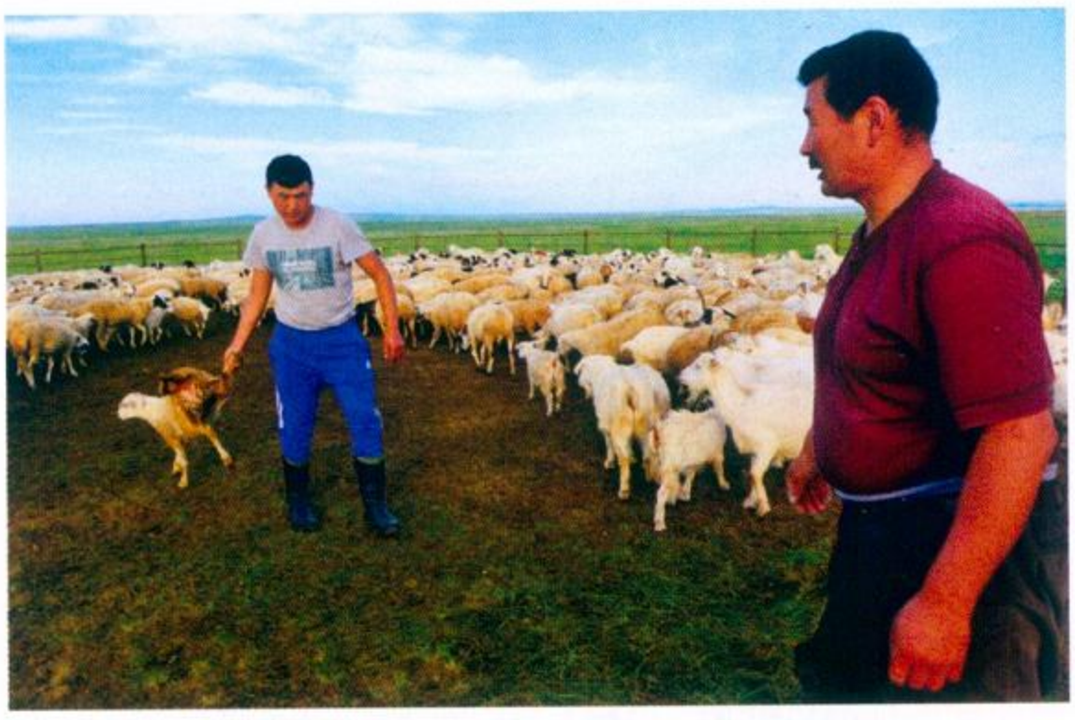
156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四）

呼伦贝尔草原：相识恨晚的游牧文明

Hulunbuir: Too Late To Know The Nomadic Civilization

撰文 / 单之蔷

牧民如何与羊群、草原、天、地相处并建立情感？游牧文明真正的魅力何在？草原深处的牧民告诉了我们答案。遗憾的是，我们来得似乎晚了一点儿。



172 区域：呼伦贝尔草原

游牧民族的世居之地

Hulunbuir: The Grassland Resided By Generations Of Nomads

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纬度最高的草原，也是环境保护得最好的草原。这与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们，自小培养的对草原环境的保护意识密切相关。这种意识源自他们的祖先。匈奴、鲜卑、蒙古等多个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休养生息、繁衍壮大，从这里打马出征，走上历史舞台。

174 水草丰美的低地绿洲
撰文 / 李墨田

178 蒙古马：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守护神
撰文 / 唐荣尧 黄文　绘图 / 于继东

CONTENTS

192 景观：草原

200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五）

锡林郭勒：触摸到了草原的灵魂

Xilingol: Touching The Soul Of The Grassland

撰文／单之蔷

在呼伦贝尔草原深处，我们开始被游牧文明的魅力触动，奔向锡林郭勒草原时，我们渴望触摸到草原文化的灵魂。我们尤其想知道，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游牧文明未来的出路何在？



216 区域：锡林郭勒

“天堂草原”在这里铺展

Xilingol: Where ‘Paradise Grassland’ Spreads Out

苍茫的锡林郭勒草原，天高云阔，其面积接近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总和，它以其博大和多样，成为中国草原的代言者。长久以来，这里有着“天堂草原”的美誉，却也在今天面临着退化沙化的重重危机。可以说，锡林郭勒的变迁和命运，即是中国草原的缩影。

218 锡林郭勒：草原的巨著和史诗

撰文／呼麦

220 新游牧时代——迁徙的力量

撰文／鹰阎

228 动物：狼

狼，守护草原的“天狗”

Wolf: ‘Heaven Dog’ Guarding Grassland

撰文／鹰阎

238 景观：湖泊



246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六）

鄂尔多斯：黄河把你套进来

Ordos: Being Circled By Yellow River

撰文／单之蔷

黄河的“几”字形大拐弯，完整地勾勒出了鄂尔多斯高原的边界。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区域里，农牧在此交错，沙漠正被人改造，而地球上最宝贵的珍稀植物，大量地“躲藏”于此。

256 区域：鄂尔多斯

生态正越来越好

Ordo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Improved

鄂尔多斯是中国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境内的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就占了接近一半的面积，其次还有48%的丘陵沟壑区和干旱硬梁区。在这样的地方治沙以恢复生态，除了科学的植树造林外，降水和气候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258 鄂尔多斯高原：告别了肆虐千年的风沙？

撰文／萧春雷　摄影／戴东辉 等

268 鄂尔多斯高原：地下宝藏 地上荒漠

撰文／萧春雷

270 动物：牛

牛，草原人的半边天

Cattle: Right Hand Of Grassland Dwellers

撰文／达拉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278 区域：河套平原

大漠腹地的“粮仓”

Hetao: ‘Granary’ Of Inland Desert

九曲黄河十八弯，最大一弯在河套。在北纬37度线以北的贺兰山脚下，黄河先是向东北流，继而向东流，再折向南流，形成了马蹄形大弯，其周边地区便被形象地称为“河套”。在内蒙古狼山、乌拉山、大青山以南，鄂尔多斯高原以北，大拐弯冲积形成了两块富饶的沃土——前套与后套平原。依靠黄河水的自流灌溉，这里不仅变成了重要的“塞外粮仓”，还孕育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政治中心。

280 河套：它让铁犁深入大漠腹地
撰文／张锐锋

286 前套：土默川演绎“双城记”
撰文／陈克海　绘图／孟凡萌

296 后套：“河神”缔造米粮川
撰文／晋南　摄影／王学东 等　绘图／刘震宇 等

308 动物：狗

狗，上天赐予牧民的礼物

Dog, Gifted Partner For Herders

撰文 · 摄影／格日勒其木格 · 黑鹤

本期封面／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
摄影／杨孝

316 景观：沙漠 · 戈壁

322 区域：阿拉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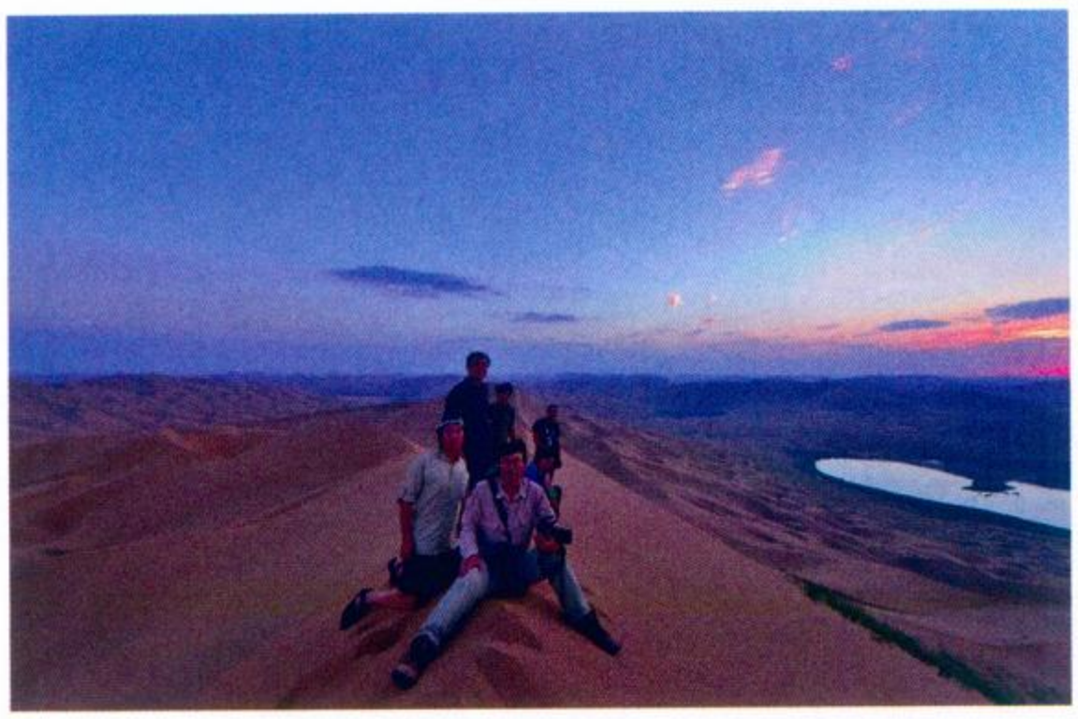
瀚海苍茫，驼铃悠悠

Alxa: Vast Wilderness, Lingering Camel Bells

在干旱地区最宝贵的就是水，而干旱缺水正是阿拉善的标签。于是，稀缺的水决定了阿拉善的各种颜色和地貌， 甚至让胡杨树叶有了三种形状。但这些还都不是阿拉善王冠上的明珠，干旱缺水所带来的最神奇礼物，是两个月不吃不喝还活着的双峰驼。骆驼见证了阿拉善的沧桑与变迁，也在亲历变革所带来的生死迷局。

324 多彩高原：一切由水决定
撰文／庞岚

330 流动在驼峰上的阿拉善
撰文／庞岚　绘图／要艾冰 毛京东



344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七）

阿拉善：把沙漠的形象颠覆了

Alxa: Reforming The Desert

撰文／单之蔷

如果你认为沙漠就是干旱、贫瘠、荒凉、单调，阿拉善会颠覆你关于沙漠的所有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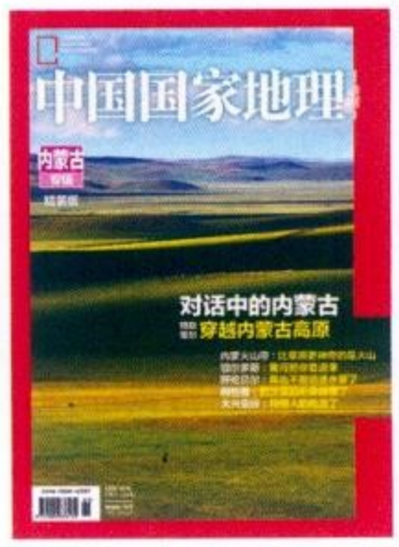
364 穿越25000里，建构高原新形象
撰文／单之蔷

366 样方

审图号／GS(2012)1727号

封面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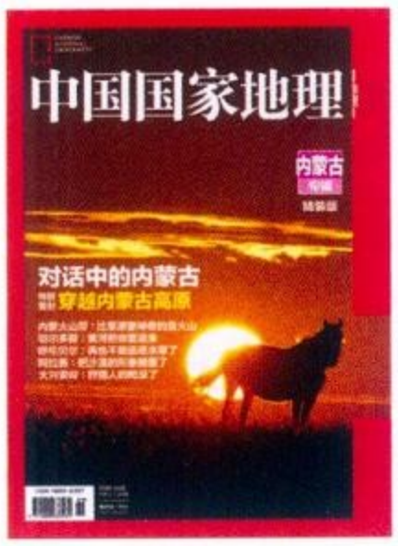
❶



大漠飞沙、草原落雁，阴山横亘、黄河翻滚——狭长辽阔的内蒙古俨然是一座天然的山水画廊，这里时而浓墨重彩，时而清新淡雅，时而粗犷不羁，时而细腻温婉。那么，哪种景观最能代表如此丰富多元的内蒙古呢？是胡杨林里的世外桃源，还是兴安岭上的茫茫林海？是马头琴悠扬的乐声，还是蒙古包里忧伤的长调？

它的东北部有大片森林，但规模和品种远不及黑龙江和吉林；它的中部有滔滔黄河，但大河孕育的农耕文明从来不是这里的主旋律；它的西部有大漠戈壁，但气势和体量远不如塔克拉玛干地区。综合分析之下，似乎只有那“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方能真正体现内蒙古的本色。首先，在内蒙古所有土地类型中，草原面积占据了半壁江山；其次，这里是匈奴、东胡、鲜卑、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家园，是中国游牧文明的发祥地。因此，进入封面候选的4幅图片均是草原景观和游牧文明的写照。

❷



内蒙古的草原可从大兴安岭脚下的呼伦贝尔，一直延伸到阴山南麓的乌拉特后旗，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布每一块草原都有美丽的传说和美妙的风景，摄影师的镜头总是无法逃避那些骏马、羊群、风车、湿地、蒙古包……

❸



第一幅图中，略有起伏的座座青山连着青青的牧场，构成了一块天然的绿色画布。在这巨大的画布之上，点缀着多如繁星的牛羊。第二幅图上，晚霞映照下的草场被染成了金黄色，一匹健硕的骏马正出神地望着远方， 浑圆的落日映出了它的身体轮廓，充满了浓浓诗意。第三幅图呈现了草原上的奇特沼泽景观，那弯弯曲曲、断断续续的水面是河流改道形成的牛轭湖。通过几轮投票，编辑们给出了如下意见：图1美如油画、纵深感强，但色调略显单一；图2的“残阳、草地、骏马”苍凉而隽永，但因为画面局促而未能体现草原之辽阔；图3以鸟瞰视角将湿地风貌一览无余，但各构图元素的布局较为凌乱。这三幅照片在视觉和色彩上各有千秋，但均未能触及草原文明的精神内涵。

❹



最后时刻，当我们还在踌躇不决时，一张富有张力的照片（图4）出现了：草原上闲置的勒勒车像破旧的船只，停靠在银色的蒙古包旁，草地上开满了大片的粉红野花，乌云初散的苍穹中挂起了一道彩虹。鲜亮的野花和彩虹，向我们传递出“雾雨当空飞彩虹”的激越；翻滚的乌云和寂寞的勒勒车似乎又在表达“驿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的忧伤。总之，图4的各构图元素之间逻辑关系紧密，包括了内蒙古草原的几个重要符号：牧场、蒙古包、勒勒车。最重要的是，它用无声的摄影语言传达了“游牧文明渐行渐远”的信息，正好贴合了本期的主题。

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BEIJING COMMUNICATION RADIO
行走天下之《中国国家地理》
每月两次在北京交通台播出
隔周周四下午16:00－17:00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国国家地理官方客户端

iPad新版上线

经典杂志一网打尽

高清大图美轮美奂

路线导航简捷实用

更多功能陆续推出

……

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刻体验

安卓手机　iPhone/iPad　敬请期待

在App Store或各大Android市场搜索

“中国国家地理”

即可免费下载客户端

(详情登录中国国家地理网www.dili360.com)

无法言说的是草原

撰文／单之蔷 摄影／赵兰富 等

草原不是自然物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想的，反正在我心中，草原一直是一个自然物，如同森林。即，它是造物主创造的。不是吗？人类何曾在草原上耕耘过？播种过？何曾收获？草原上的哪一棵草、哪一朵花是人造就的？（请注意，我在这里谈的是现在内蒙古草原上还残存的游牧文明，而不是那种定居打草的集约化饲养畜牧业。）

我曾多次去草原，但都很短暂。这次花了较多时间去了一趟内蒙古草原，住进了牧人家里，和牛羊混在一起。在接触了这些牧人后，又与放过羊或是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草原做事的几位“老草原”成为了朋友。渐渐地，我发现草原在他们心中根本就不是自然物，而是一个与人血肉相关的东西。我甚至觉得，牧人与草原的关系比农夫（抱歉，我不喜欢“牧民”和“农民”这两个词）与土地的关系更深厚、更细腻、更感人……这对我震动很大，因为我过去完全不这样看，它颠覆了我长期以来信以为真的东西，因此我愿意把我思想转变的过程说出来，如果有和我一样的人，我的思想转变历程也许对他（她）有价值。他（她）可能像我过去一样，多次去过草原，但很难像我这次一样，经历了一次思想和情感的转变历程。

为什么我过去会认为草原是一个自然物？因为我觉得人对草原的作用和影响不像农夫那样直接，农夫会用犁铧去耕耘土地、用锄头去锄杂草、去播种、去收获……牧人对草原的作用是间接的，他们从不在草原上直接劳作。他们对草原的作用，是间接地通过中介来进行的，而草原五畜，就是牧人的中介。

草原是一个假象，她吸引了一些把草原当做大自然的作品来膜拜的自然主义者。当他们厌恶了楼宇成群、人流熙攘的城市时，想到了草原。草原成了他们躲避人群和人造物的选择。我甚至也曾是这其中的一员。

今年7月下旬，我又去了草原。长达万里的行程、在蒙古包的住宿、与牧人的交谈……这一切都打碎了我以前关于草原的那种罗曼蒂克式的情结。触动我的是：原来草原并不那么自然，她呈现出来的面容，是游牧文化赋予她的，尽管她化了一个不露痕迹、宛如天成的淡妆。

草原是牧人的作品，他的画笔是：牛、羊、马、骆驼

曾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放过羊的刘书润教授说：“没有了牲畜的草原，怎么能叫草原？”草原是人和自然共同创造的产物。这种创造，通过了这些中介：牛、羊、马、骆驼。

牧人在草原上何曾没有耕耘。他们把马群赶到河滩草甸去践踏那些很高的杂草，让低矮的小草得以露出。大雪天时，先放马群进去把雪踏落，然后再放羊群。这个过程算不算是耕耘？

当牧草金黄、草籽饱满成熟之际，牧人又让马群去奔驰、践踏，将草籽踩进泥土里，等待来年春天萌芽，这算不算是播种？

当小灌木疯长时，牧人把骆驼赶进去，让它们吃掉尖端的树芽，为树枝“平茬”和“剪枝”，这是不是也算耕耘？

……

羊群如云，轻轻流过不留痕迹

羊群和白云，仿佛草原美丽的双生子。夏季的牧场，白云在蓝天上流动，羊群在绿草上游走，天地间，呼应暗合。图片上，草原上的车辙清晰可辨，车辙右侧是一个刚被拆除不久的羊圈。羊圈边缘裸露的土地已经开始长出嫩草，羊群就像云一样离开，不久之后，植被的恢复会让这里再难找到羊群停留的痕迹。



阳光、雨水、土壤等这些植物生长所不能缺乏的要素的组合，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植被类型。草原上的五畜实际上是与阳光、雨水、土壤同等重要的要素。

牛、羊、马等牲畜通过它们的采食和践踏，改变着草原的植物组合。

轻微的、中度的、过度的采食，都会相应地带来草原植被组合的变化，这些植物有的受到压制，有的受到鼓励，高的被吃了，低矮的生长了。

践踏带来的影响更大。牧民说，一个牲畜5张嘴，4个蹄子就是4张嘴。践踏通过土壤上层结构的变化，改变土壤的湿润程度。轻微的践踏能抑制杂草，过度的践踏使地面变硬，并使毛细管现象生成，表面蒸发加强，让土壤向干旱的环境演变，进而促使耐旱的草类成为主角，也就使草原的景观变了。草原可以变成草甸，反之亦然。

游牧文明的核心要素就是牧人、牲畜、草原三者，牧人通过赶着牲畜不断地迁移，来调适三者之间的平衡。

草尖上的文明

北京大学的蒙古族学者陈岗龙教授为他写的草原文明的书起名为《草尖上的文明》。这个名字很精彩，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好像看到了在草原上吃草的羊群。这几个字把游牧文明的本质点了出来。

如果是把这块草场的草吃光，再去吃另一



冬季放牧马当先

下雪了，草场被大雪覆盖。马群的蹄铁踏在雪上，没有“哒哒”声——它们像清道夫一样把雪踢散，让枯黄的草重现地表。有马群开路，牛和羊就可以在冬季的草原上吃到被埋在雪下的干草。摄影／杨孝

块草场，这不叫游牧，而且这也破坏了草场，使草场难以恢复。真正的游牧是：牛羊只吃草上的一部分——草尖。用内蒙古师范大学海山教授（他曾放过羊）的话说：“牛羊吃草时，是这儿一口，那儿一口，而且只吃草尖。吃掉草尖，会刺激草再生。再生后，再吃……越吃，草长得越好。严格意义上的游牧，在一个点上逗留的时间最多不能超过14天，这样可以保护草原，不让一个地方的草场被吃得太厉害。反正我爷爷、我父亲那时都是这样，超过14天就要挨骂。如果是夏天，一般10天左右就要搬。这10天里，羊群连每天早上出去和晚上回来的方向都不一样，这是为了把羊群对草场的践踏降到最低程度。”

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千百年来都曾支放过蒙古包

那天见到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时，我记住了他说的一句话：“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除了花、草、牛、羊，一无所有。其实千百年来，无数的牧人来过这里，草地上曾经支起过一代又一代牧人的蒙古包。但是这些蒙古包搬走后，从不留下任何痕迹。”

与草原人接触交谈，发现他们一直强调一种价值观：保持原样、不留痕迹。我称之为“无痕迹”现象或“无痕迹”意识：游牧过的地方不留痕迹，支过蒙古包的地方，走后一切照旧。“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这是鸟儿的准

则；“草原不留任何痕迹，但我已放牧过”，这是牧人的信条。

草原是地带性的，而不是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的飞地。所谓地带性，就是地下与天上相匹配：热量和气候从南向北呈带状分布，相应地，草原也呈带状分布。草原还受远方大海输送水汽的影响。天空与海洋都是辽阔的，草原也是。

那些河、湖边滩地上的草地是局部的，不是地带性的；那些森林向草原过渡地带的草地，植物的植株虽然高大、季相艳丽，但也是局部的。因此植物学家不把它们叫做“草原”，而是“草甸”。

沙地、沙漠和戈壁虽然辽阔广大，也有荒漠植被，但荒漠中缺乏水，人类无法在那里生存……

因地形、降水、土壤等因素的不同，草地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草地只有组合起来才有意义。何为组合？其实就是让草原上的牧民赶着牲畜群游牧起来。一位智者是这样说的：“单独的草场是没有意义的，草场只有组合起来才有意义。”

草原与浪漫无关，草原的背后是艰难

草原根本不像城里人想象的那样，是美和浪漫的象征。恰恰相反，“草原”在生物学上的含义是生存之艰难。

首先，草原有干旱、缺水的含义。因为组成草原的植物是旱生的，即它们不奢求太多的水分。一般而言，草原的年均降水量低于400毫米。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草原植物一般都具有叶片面积小、叶片内卷、保护组织发达等特征。禾本科针茅属的植物种类最为典型，它们的地下根部十分发达，假如我们把这部分地下根茎像地上部分一样全部展现出来，会发现它们远比地上部分繁茂。也有一些植物的根扎得很浅，主要根系都分布在地表下30厘米以内，那是为了雨后能够快速吸水。

其次，草原还意味着寒冷，因为地带偏北。为了保护植物的幼芽度过寒冷、漫长的冬季，有些植物的根部进化出了保护根部的枯叶鞘。而为了等待短暂的生长季，绵刺等植物则学会了“假死”，直到温暖多雨时方才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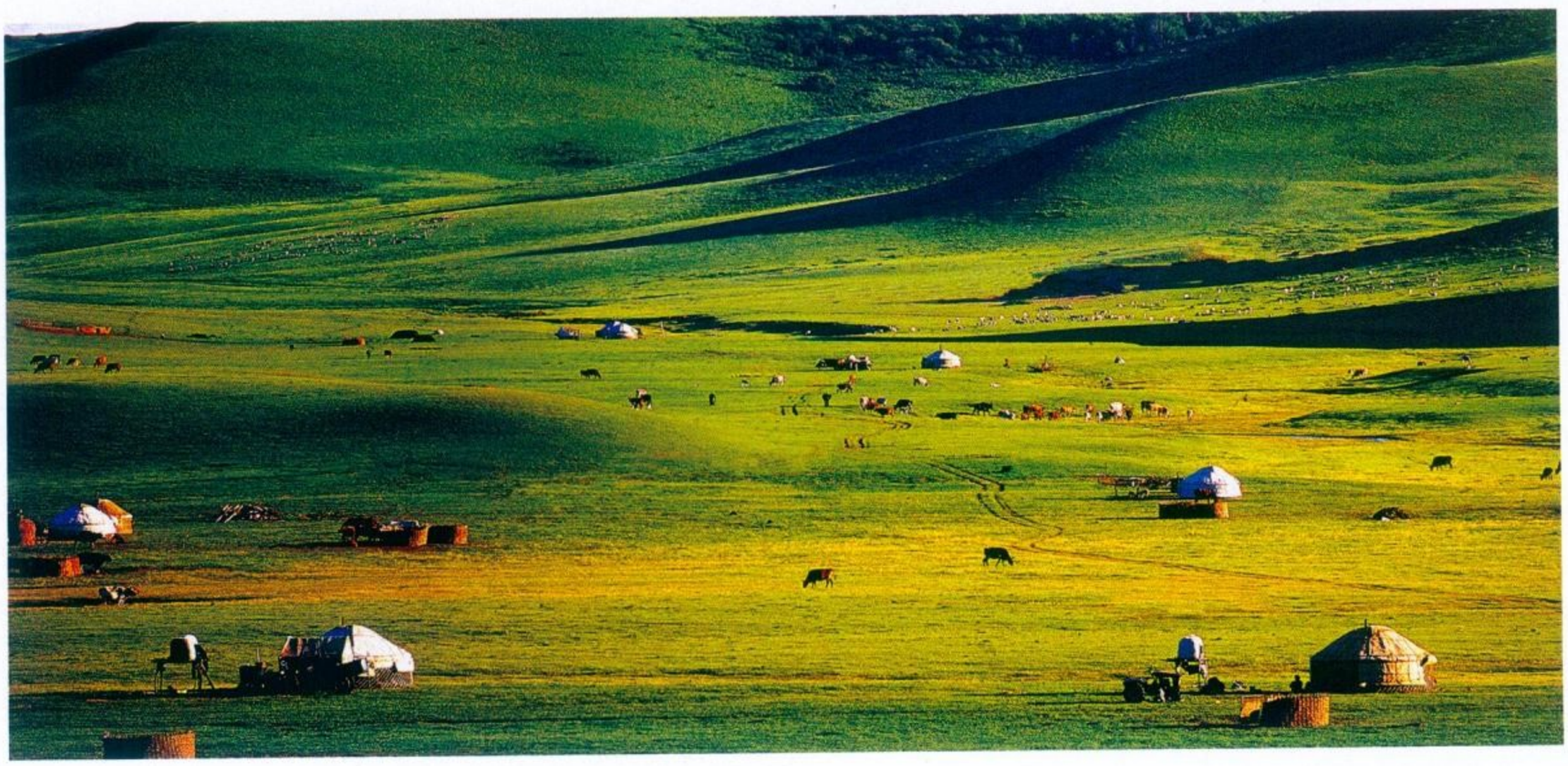
安宁是牧人的权利

我曾经愚蠢地一遍遍地问草原人：一个个蒙古包相距那么远，牧人们不寂寞吗？布仁巴雅尔对我的问题感到奇怪：“怎么会寂寞？一点也没感觉到呀。春天接羔时，一只只小羊生下来，孩子们把它们抱回蒙古包，这时，照顾小羊既是劳动也是玩耍；候鸟飞来时，鸟叫声铺天盖地的；你只要放过一个月的羊，羊在你眼中就不再是一群白白的、会移动的东西，而是每一个都拥有自己名字和性情的朋友……一点儿也不寂寞。”



它们用眼睛诉说眷恋与感恩

“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拴在那门外榆木的车上……”这是长调民歌《钢嘎 · 哈拉》中的歌词，这首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辈辈相传。蒙古族是与马为伴的民族，这里的马有着美丽的长睫毛，睫毛之下，它们的眼睛情感深沉——眷恋世代奔跑的草原、感恩自幼呵护它们的主人。



珍爱草原当如疼爱母亲

蒙古包搬走后，主人会把地上的土坑一一填平，然后带着牲畜去寻觅下一处牧场。草原为什么需要游牧？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妈妈，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不停地搬家？'妈妈答：'孩子，我们要是定居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地搬迁，像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会舒服。你给妈妈上下不停地捶背，妈妈会很开心；假如固定一处，合并成一捶，妈妈会怎样？'"摄影／杨孝

对我的问题的另一种回答，转换了方向，变成了价值观：寂寞变成了宁静。陈岗龙教授说："我最喜欢的是草原上的宁静，万籁俱寂的宁静。"作家张承志曾在东乌珠穆沁旗的草原插队多年，他在书中写道："享有纯粹而悠久的安宁，也许是牧人的一项奢侈。漠北草原，那里静谧得简直能听到40里开外一只獭子的咳嗽。草海潮动时，能吸附一切近在咫尺的声音……"

五畜，几千年形成的完美组合

农夫的劳动对象是无感觉的土地，牧人的劳动对象却是能够与之交流的家庭成员：牲畜，尤其是马。你能在草原上听到那么多咏唱骏马的古老歌曲，以及许多关于马的传说。呼伦贝尔草原的牧人说：呼伦贝尔的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头朝家乡。醉酒的牧人只要能爬上一匹马，把自己交给马，它就一定会把你驮回家。

我曾在草原上不停地掰着手指头数草原五畜是哪几畜：牛、羊、马、骆驼，还缺谁呀？牧人告诉我说："山羊。"难道山羊不是羊？原来，羊群中必须有绵羊和山羊的组合才算完美。山羊机警、好动、走得快；绵羊胆小、谨慎、走得慢（它们只顾安静地吃鼻子底下的草，狼来了都不知道报警）。只有绵羊的羊群找不到好草场，越放越瘦；只有山羊的羊群走得太远，走着走着就散了。在绵羊群中放进一定比例的山羊，一个完美的组合才会出现，山羊因此被列入"五畜"之列。

草原上的"五畜"是一个几千年来形成的完美组合。骑在马上的牧人手持套杆，赶着羊群暮归，牧羊犬则警惕地注视着陌生人，这是草原上常见的景象。某一天，当我站在草原上看到这一幅景象时，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是人类经过了多少年的寻找、探索、驯化、改良，才固定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羊群是草原的养护工

羊群可以调节草场植被的群落成分和结构。在春季，羊将最先钻出地表的冷蒿啃食，让禾本科的羊草、针茅以及豆科的黄芪等优良牧草得以有更加充足的空间萌发、生长。适度的放牧也为散落在地的种子创造了萌发条件——羊纷纷将种子踩踏入土，枯草和腐殖质也同时被埋到地表之下。有机物和化学元素就这样在土壤中得以循环、重组。摄影／宝音

下来的一幅景象啊！

牛羊供人肉、奶、皮毛，它们的粪便是最好的燃料；马供人骑乘、运输……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功能。而温顺、安宁的骆驼，它能不吃不喝，仅靠每天一次的喝水，就能活80天。它还能提供其他四畜的所有功用：奶、肉、燃料、骑乘……一家只需养两头骆驼就能满足一切需求。曾经有部关于牧人和骆驼的电影，讲述一户牧人为了让女儿上学而卖掉骆驼的故事。拉走骆驼那天，主人怕妻子和女儿不舍得，就把她们反锁在屋里，结果骆驼怎么也不离开……故事的最后，女儿冲出屋子，决定不上学了，留下骆驼。

这样的故事能在草原上听到很多很多，牧人与他们的劳动对象，与牛羊马骆驼的感情，是外人难以理解的。

牧人就是生态人，
牧人与草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除了天空和草原，牧人不需要与任何人交换商品，就可以维持简单的生活。生活虽然艰辛，但从未有让他们慌乱和失去希望的东西，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空永远靠得住：草原虽然有水草欠丰的时候，但他们可以游牧；牲畜更是无限地忠诚。生活周而复始，是可以信赖的，所以牧人的心是安宁、温和的。

这是一种可以自我循环往复的文明，也是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让生态环境永不改变（除非自然本身的改变）的文明。用今天时髦的词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价值标准（发展、进步、开拓、创新）或“直线式”的社会进化观，是理解不了这种文明的。

草原上的这种安宁、踏实，这种周而复始的简单生活所带来的安全和信心，是我们城里人所缺乏的。

然而，延续了几千年的游牧文明现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似乎就要走到尽头了。在内蒙古草原上放过马的作家张承志说：“游牧文明翻到了最后一页。”而蒙古族诗人席慕蓉则无可奈何地写道：

在戈壁之南，

东从大兴安岭，西到阴山和贺兰，

几千年绵延的记忆在此截断
无论是苍狼和苍鹰，都已经
失去了大地也失去了天空。
只剩下，那还在惶急地呼啸的
天上的风。

天、地、人、神的四重围合

从草原回来后，我的头脑中定格了这样一幅画面：牧人骑着马，手持套马杆，羊群暮归，夕阳落山。由于逆光，牧人和羊群只是天地之间的剪影，远处的地平线分开了天与地。这是我们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遇到的景象。不知为什么，这幅画面时常浮现在脑海里，总觉得其中有种意味深长的东西，却无法言说。

后来，我看到一位哲学家说了这样的话：世界的本质无非是天、地、人、神的四重围合，而且提到这四者中的任何一个，其他三个也就连带提及了。我很少见过这种四重围合的场面，但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那幅画面，却符合



了这个标准：天、地、人、神同时在场。这种画面在内蒙古高原上时常见到，甚至可以说每天都会出现。

为什么内蒙古草原总是打动我们，令我们感动？我忽然有所开窍。因为在那里，一切杂乱的、虚幻的、无聊的、琐细的、复杂的东西都消失了，一切变得那么简单：一条长长的地平线，上有天，下有地，二者之间是人。人赶着牛羊，还有狗。至于神呢？牛、羊、马、骆驼、狗与人的组合，不正是神赐予的吗？

沙葱，绚丽可口的优质牧草

这是我们在库布齐沙漠南缘见到的场景，路边一望无际的粉白色花海让我们暂时忘却了奔波的疲劳。神奇的是，这是一片“葱花花海”——遍地绽放的，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著名的美味野菜——沙葱。在轻度盐化或者沙化的荒漠植被中，沙葱、细叶葱、多根葱往往生长繁茂，它们让单调的荒漠更加接近草原，甚至比草原更加花团锦簇。这些野生的葱微辣而多汁，它们是牛羊适口的美食，甚至还有为牲畜催情的功效。摄影／王彤





25000里新“长征”

我们用25天走下的25000里路，用力在地图上画下了这条横跨经度27°52′、纵占纬度15°59′的线路。

这条线路串联起的，是内蒙古的3大林带、3大草原带（8个亚带）、5大沙漠、5大沙地、5个火山群，还串联起淡水湖、咸水湖、盐湖；外流区、内流区、无流区……

这条线路还串联起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满族、蒙古族……

它还将位于最东北角的原始森林无人区恩和哈达，与位于最西北角的戈壁滩上的500号界桩串联起来。

这条线路使我们充分领略了内蒙古高原的遥远、辽阔和它多样化的地形地貌，以及由此孕育的文明形式。

回程时，我们用3天时间横穿过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5省区赶回编辑部，我们归心似箭，急着将沿途风景与诸位分享。

这次“穿越内蒙古高原”之行的报道，我们尝试了这样一种新的形式：



1. 人物 首先是对我们邀请的专家学者的介绍，我们将用寥寥数笔，简练地勾勒出专家的面容和特质。

2. 行程 我们将整个行程切分成7大板块，每个板块内都有短文介绍该段行程。

3. 楔子（或者引子） 每段行程前都会交待这段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并承前启后，引出作者与专家的对话。

4. 对话 主编单之蔷与各位专家的对话，是我们整个报道的核心和精彩处所在。

5. 补记 回到北京后，主编单之蔷将再次与熟识内蒙古文化的学者展开讨论。



“穿越内蒙古高原”行程路线图



（最东北角）
恩和哈达
洛古河
图强
阿龙山
根河
满洲里
呼伦贝尔市
阿尔山苏木牧民家
新巴尔虎左旗
玫瑰峰
柴河
兴安盟
扎木钦苏木
乌兰浩特
通辽市
通辽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
赤峰市
包头市
乌兰察布市
呼和浩特市
东胜
太原
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北京
渤海
黄海



考察团队

随行专家



面容慈祥、和善。植物分类学权威，在草原上考察20余年，当年为编著《内蒙古植物志》而跑遍了内蒙古每一个旗（县）。

随行时间：7月26—27日

随行路段：科尔沁

曹瑞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生于锡林郭勒牧民家，“游牧派”的拥护者。脸方、眼大、身材魁梧、性情笃实。但是初次见面却会沉着脸，寡言、冷淡，使人忐忑。熟识并获得信任后，迅速升温，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掏心掏肺。

随行时间：7月26—31日

8月4—7日

随行路段：科尔沁、呼伦贝尔草原

海山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清瘦、温和，更像书斋里的文人。为编著《内蒙古盐湖》曾跑遍了内蒙古所有盐湖，这本书至今仍是关于内蒙古盐湖最全面的资料。

随行时间：8月11—16日

随行路段：鄂尔多斯、阿拉善

郑喜玉

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部成员



单之蔷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 主编



王彤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 图片总监



刘书润

内蒙古教育学院植物生态学教授

初看近似乞丐，细聊疑为天人。浪迹草原，牧羊数年，与牛羊为伍，拜牧民为师，从此学问精进，遍识花花草草。主张恢复游牧，反对定居，被尊为“游牧派”的精神领袖。刘教授几乎与我们并行始终，关于大兴安岭、游牧文明、鄂温克狩猎民族的未来等问题，他将与《中国国家地理》主编单之蔷进行深入的对话。

随行时间：7月31日—8月16日

随行路段：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鄂尔多斯、阿拉善



白志达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

身材高大，清瘦健壮，步伐轻捷，典型的“老野外”。火山地质学、岩石学方面当之无愧的专家，曾在内蒙古很多地方做过地质图的填图工作。他说考察时“从不走人路，哪儿有石头往哪儿钻”，他似乎握有一把钥匙，能解开岩石里的所有秘密。

随行时间：7月28—30日

随行路段：阿尔山—柴河

王乃昂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教授

幽默、健谈，心态年轻得如同他那些90后的学生。酷爱摄影，两台价格昂贵的专业相机，一直不离左右（左肩挎一个，右肩挎一个）。在内蒙古西部所有的沙漠和沙地里都进行过广泛的野外科学考察工作。2009年，曾带领队伍自额济纳旗拐子湖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历时11天。如果你从Google Earth上查找巴丹吉林沙漠的路线图，上面的很多照片便来自他们那次穿越。

随行时间：8月11—15日

随行路段：鄂尔多斯、阿拉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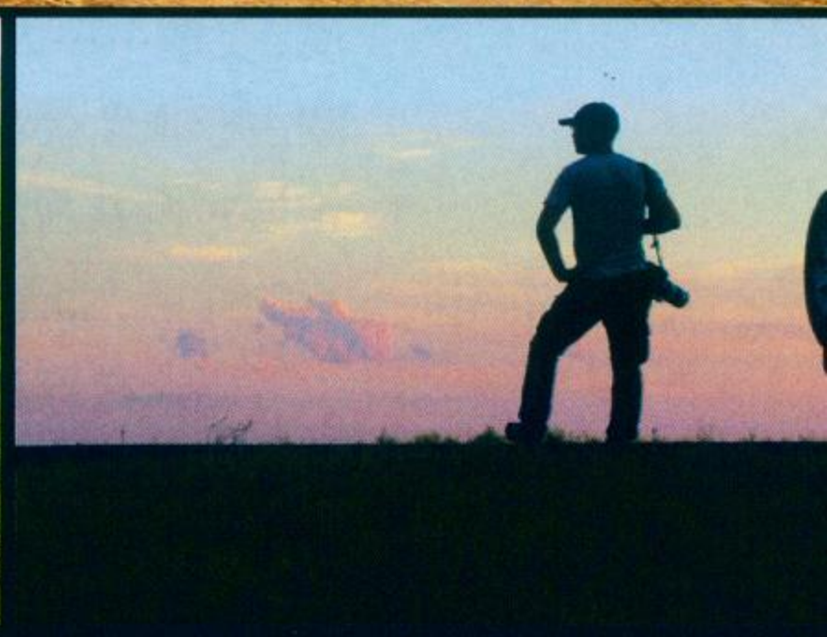
摄影 / 王彤



黄菊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 编辑



高新宇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 编辑



宋文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 编辑

这不是“行为艺术”

撰文／单之蔷

“你们的‘穿越’本身就是行为，为什么不把‘出发’这一段写进去？”回到北京后，蒙古族摄影师白龙这样对我说。

“他说的‘行为’，丢了两个字：艺术。”女导演陈黎明（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纯正的蒙古族）怕我们听不懂白龙的话，补充道。

穿越内蒙古高原是行为艺术，这是我确实没想过的。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一次“穿越内蒙古高原”的行动，不是搞行为艺术，也不是标榜行程险峻（我们是探险者，但内蒙古高原无险可探），而是因为我们今年的10月刊是《内蒙古专辑》。我们想用这样一次穿越——从内蒙古高原最东北角的恩和哈达，一路向西，最后到达内蒙古高原最西北角的500号界碑，制造一种生动真实的现场感，打破那种因为客观、冷冰冰的叙述而对读者造成的疏离感。

还有一种想法是：一说起内蒙古高原，许多人心里涌起的多是罗曼蒂克式的想象——波浪般起伏的大兴安岭、散发着青草味的大草原、金色的沙漠等等，这与艺术家们对内蒙古无尽的赞美有关，也因为这块土地上的景观的确容易使人浮现出蓝天、白云、草地、羊群一类意象。而我们很想拨开这些笼罩在它上面的梦一般轻柔的迷雾，使大家借助我们的穿越，看见一个真实的内蒙古高原。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这次行动是一次类似户外爱好者那样的驾车游，那就错了。与我们一起穿越的专家，都对内蒙古有着深深的了解，他们或者在内蒙古生活了许多年，或者是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学者，或者是一直在这片高原上从事科学考察和研究……他们不只是在书斋里研究学问，更多的是在与这片土地的互动中来领悟它的奥秘。与其说他们是专家、学者，不如说他们是内蒙古大地的儿子。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获得了为这片土地代言的资格。

即使是参加穿越的编辑部成员，也曾多次深入内蒙古考察和采访。这次穿越无非是像一根绳子一样，把专家和编辑们以往对内蒙古的了解、感受、见解和观点串联起来，把散落的珍珠穿成项链，这才是这次穿越的意义。

说实话，我们被这片土地上的景观深深吸引：森林、草原、湖泊、火山遗迹、沙漠、戈壁……人们以前虽然注意到了这些景观，但是往往被草原、牛羊这些带有内蒙古标志性景观的符号所掩盖，而忽略了另一些本质的东西。通过这次穿越，我们希望对内蒙古高原过去被扭曲的形象加以矫正，并通过我们沿途的考察以及与专家的对话，加深对各种景观的认知，来为建构内蒙古高原的新形象付出努力。

但这次穿越，不仅仅是去见识高原上那些迷人的景观，探讨这些景观所蕴藏的秘密和意义，我们更重要的目的，是去遇见那里的人：蒙古族、鄂温克族……只有他们能告诉我们：这片土地到底意味着什么？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金色的马鞍，搭在四岁云青马的背上
现在出发，也许不算太晚吧？
我要去寻找幸福的草原，寻找
那深藏在山林中的从不止息的涌泉。

金色的马鞍，搭在五岁枣骝马的背上
即刻启程，应该还来得及吧？
我要去寻找知心的友人，寻找
那漂泊在尘世间的永不失望的灵魂。”



海山教授（左三）从第一站科尔沁就与我们同行，白志达（左五）教授则在柴河接上我们。此后每一程都有新的专家加入，伴随我们走到最后。因为他们，才使我们关于内蒙古的对话成为可能。

这是现居台湾的蒙古族女诗人席慕蓉（她出身于蒙古王族世家）的诗，这首诗用在我们“穿越内蒙古高原”的开始，似乎也很符合我出发时的心情。

早晨8点，我们在杂志社集合，两辆车都已经准备好：该换的轮胎都换了，该修的地方都修了，但我们其中一辆车的后座局促得似乎不是为人，而是为宠物或者孩子设计的。可是我们的行李很多：睡袋、防潮垫、照相设备、铁锹，还有一架梯子——草原上没有制高点，有个梯子会便于拍摄，它们把后备箱全都塞满了。

编辑部参与这次穿越的共5位：一位是我，本文作者、杂志社的执行总编；一位是图片总监王彤；还有编辑高新宇、黄菊、宋文。没有专职司机，我们都是兼职司机。车上还剩下几个空位，那是留给我们邀请的专家的。这些专家会陆续加入我们：内蒙古教育学院植物生态学系刘书润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系海山教授、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曹瑞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白志达教授、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郑喜玉研究员、兰州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王乃昂。

临出发时，我才知道我们其中一辆车的绞盘遥控器丢了，无法手动，这个陷车时自救的利器，现在竟成了一个摆设。我们这次“穿越内蒙古高原”的行动，会不会也像是丢了钥匙的绞盘一样，成了一个作秀的样子货？我们能接近我们的目标，带领读者触摸到内蒙古高原的灵魂吗？

没有送行的人，吃了几个在街边早餐店买的包子，我们就把车开出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也就是我们杂志社所在地的大院，汇入了北京上班族的滚滚车流。但我相信：满城都找不到一辆与我们目标相同的车，谁会像我们一样，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去穿越中国北方的那片高原呢？

车子进入八达岭高速，接着驶上京承高速，向着北京的东北方向开去。穿越内蒙古高原的25000里行程开始了，第一站：科尔沁。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虽然南部的科尔沁沙化严重，但在北部的扎鲁特旗，还较好地保持了游牧生活，这里的水草亦很丰美。我们在前往大兴安岭的途中邂逅此景，与刚刚告别的科尔沁沙地似乎是另一番天地。摄影／王彤

TOPZAIN.COM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一）

科尔沁的三张脸

沙地、草原、农田

我们以科尔沁作为起点，开始内蒙古高原的穿越之旅。但我们初抵那里就遇到一大难题：科尔沁为什么从草原变成了沙地？有人认为这是假命题，而那些将此视为定论的人，给出了纷繁复杂的答案。

撰文／单之蔷



top志网 zgpzazhi.com

时间：7月26日

旁白：“穿越内蒙古高原”之行，本来有两种走法：一是从北京向东北方向前进，经赤峰到通辽，也就是科尔沁，然后自东往西开始穿越；还有一种是由北京向西，经山西、宁夏，进入内蒙古高原最西端的阿拉善高原，从那里自西往东穿越。最后我们选择从科尔沁开始，大概因为关于科尔沁的文学作品很多，比如《草原烽火》、《茫茫的草原》、《科尔沁草原》等等，我们受其影响，对它感到熟悉一些吧。

一早从北京出发，当晚就到达了科尔沁的核心地带通辽市。晚上又去机场把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海山教授（他是蒙古族）和内蒙古大学的曹瑞教授接上，这是我们请来的专家。这次穿越，全程都有专家与我们同行，中途有的会离去，有新的会加入，这两位是第一批加入我们队伍的。

关于“科尔沁”，有“科尔沁部”、“科尔沁草原”、“科尔沁沙地”等不同说法，每种说法出现的背景和所指范围都略有差异。但文化上的“科尔沁”虽然有过演变，自然区划上的科尔沁却相对统一：一方面，科尔沁周围环绕着一圈350毫米的降水等值线图，这个圈内就是科尔沁的范围；另一方面，北部和西部的大兴安岭、东南角的努鲁儿虎山、西南角的七老图山，将科尔沁围合起来，使它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只有东部向以农耕为主的东北地区敞开。

科尔沁过去以草原和游牧文化为主，后来农耕文明进入，并出现一些沙地，便有了“科尔沁草原”和“科尔沁沙地”两种并行的叫法。以前我为此感到困惑：为什么一会儿叫草原，一会儿叫沙地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这植根于这样一种地理现象：这里是一个生态敏感带，或者叫生态过渡带，即从半湿润地区向半干旱地区过渡。这就像是双面人，当气候进入干旱周期，它就呈现出沙地的面孔，这时人们称它为科尔沁沙地；当气候进入湿润周期，它就呈现出草原形态，被称为科尔沁草原，后来这两种称呼就同时存在了。

如果把在草原上开垦的农田算上，科尔沁就是三面人了。

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的成名作《科尔沁草原》写的就是这里，如果有读者因为想了解科尔沁草原而阅读这本书，可能会大失所望，因为书中全是农户与地主的故事。但我们不能说端木蕻良错了，他的家乡的确属于科尔沁草原，现在属于辽宁省昌图县，离赵本山的家乡铁岭很近。也许作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书名与内容不符，后来我找到他于1940年发表在香港《时代批评》杂志上的文章《科尔沁前史》。一看题目，如获至宝，终于要说科尔沁了。但是通篇读完后更觉无语，长达几万字的文章，全是作者对家族的回忆，与今日科尔沁草原没有一丝联系。

不过端木蕻良却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科尔沁草原是内蒙古高原上一块与农耕文明交融很深的地方。河北、山东这一带最早闯关东的农民出山海关后，最先与大片可开垦土地的接触就在这里。当他们在这里遇到问题，难以容身之后，才会继续往吉林、黑龙江方向前进。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教科书里都把草原叫“宜农荒地”

对话

海山（以下简称“海”）：这个地方过去叫科尔沁草原，“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很短，完全是人工制造的一个地理单元。

单之蔷（以下简称“单”）：应该这样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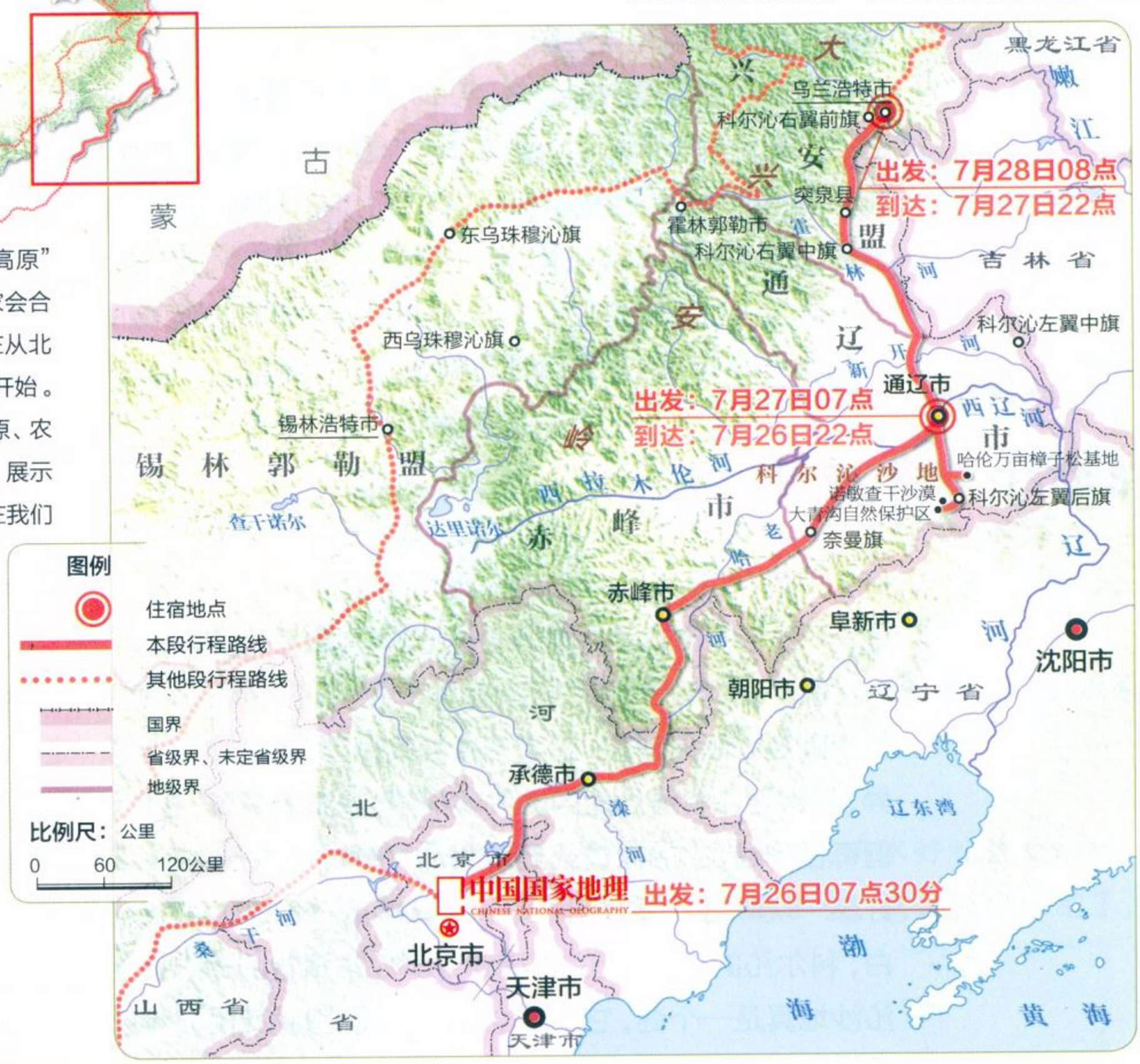
海：那当然。搞农业的人想的就是种地。在他们眼里，地上长了草就是荒地，见到土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能不能开垦，他们对土地的理解与草原人不一样。我上学时，教材里都把草原地区叫“宜农荒地”。

单：照他们的逻辑，凡能开垦的地方都应该开垦，他们是“开垦派”。我看过中国植物学界最权威的经典著作《中国植被》，在“草原”那一章中，凡是讲到某种类型的草原，后面都要探讨一下这种草原能不能开垦成农田，看来那时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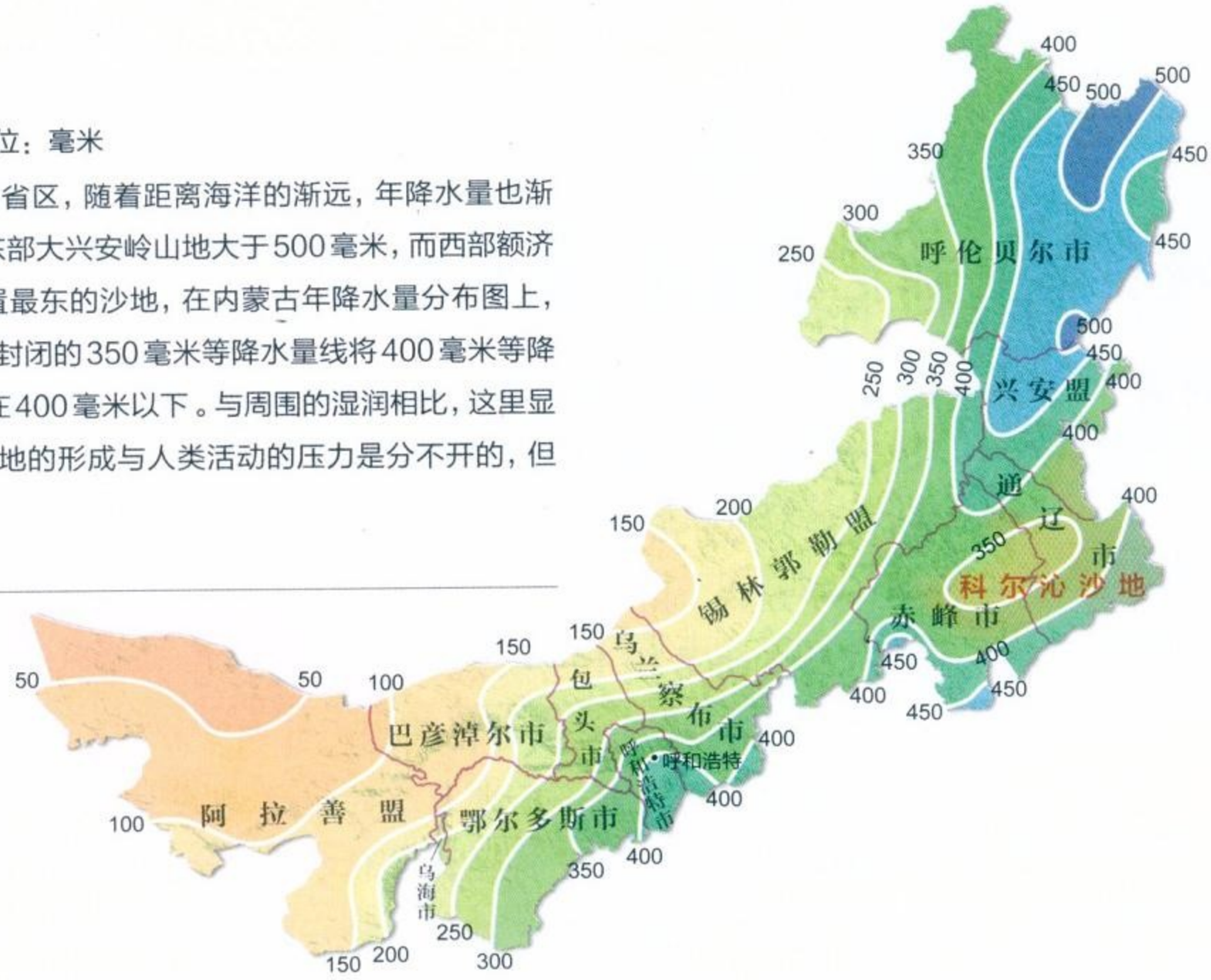
这是我们“穿越内蒙古高原”的第一站，在与两位专家会合前，我们的考察，其实在从北京前往科尔沁途中便已开始。集中了沙地、沙漠、草原、农田等不同形态的科尔沁，展示了这个地区的复杂性，在我们日后的行程中，这种复杂性一再出现。

“穿越内蒙古高原”科尔沁段行程路线图



内蒙古年降水量分布图　单位：毫米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东西跨度最大的省区，随着距离海洋的渐远，年降水量也渐少。全区年降水量数值的跨度很大，东部大兴安岭山地大于500毫米，而西部额济纳旗不足50毫米。科尔沁沙地是位置最东的沙地，在内蒙古年降水量分布图上，这里也是一处比较特别的区域：一条封闭的350毫米等降水量线将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切断，让这里多年平均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与周围的湿润相比，这里显然没有得到大自然的眷顾。科尔沁沙地的形成与人类活动的压力是分不开的，但这其中还有不能忽略的自然因素。



旁白：戴白古拉是科尔沁当地人，也是一位摄影迷，和我们的图片总监王彤是朋友。我们刚到酒店他就来见我们，并送来他的画册：《沙殇——科尔沁沙地》。画册的内容反映了科尔沁生态环境的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拍的一个湖，湖水丰盈，水鸟翔集，但那张照片拍摄于10年前，现在他再去重拍时，湖水已经干涸，干裂的湖底露出一只只硕大的贝壳。

海山教授看着画册对我说："我一看就知戴白古拉是蒙古族人，他的图片透漏了一个蒙古族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对草原的挚爱和蒙古族人特有的忧伤。"但是在后来的路上，戴白古拉偷偷地告诉我："我爷爷跟我说，我们是山东人。"看来对草原生态的关心与基因无关，与文化有关。

戴白古拉原来是通辽市生态建设办公室的主任，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治理沙地。听说我们要考察科尔沁沙地的生态变化，他主动提出明天带我们去看几个地方。

时间：7月27日

旁白：戴白古拉一早就来了，他要带我们去看3个地方：一处是努古斯台镇的沙地；一处是库伦旗的沙漠；还有大青沟。我很佩服他，因为这3处地方都有象征性。

第一处就是沙地。先说说沙地与沙漠的不同：沙漠由流动性沙丘组成，沙地则是半固定或固定沙丘；前者无植被或很少有植被，后者有一定的植被覆盖。这种差异，是因为二者所处地区的气候不同，沙漠较干旱，沙地较湿润。科尔沁属于后者，但奇怪的是，它的周边或是草原，或是森林，或是农田，都比它湿润，科尔沁的沙地好像一块降落在湿润和半湿润地区中的飞地。这在降雨量的等值线图上看得很明白，科尔沁的降水量在350毫米以内，它周边的降水量却都在400毫米以上。科尔沁沙地真是一个谜，它不在全球的荒漠带上，又离海洋那么近，却是沙地和沙漠。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左图拍摄于2002年的奈曼旗孟家段水库，右图拍摄于2009年。仅仅7年，最初水量充沛的水库已经杂草丛生。戴白古拉拍摄了一系列类似的照片：于不同年份，在同一地点拍摄，依照时间序列来看环境变化。摄影／戴白古拉

在海山教授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开垦造成的。但我认为，有人为的因素，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的特殊地形：科尔沁处于雨影区，即处于燕山的余脉——七老图山和努鲁儿虎山的包围之中，从东南方向的海洋吹来的湿润季风被这两座山阻挡，降水大多留在了山南。翻过山，季风已成强弩之末，导致降水稀少。当然，这两列山并没有特别高大，还不至于把水汽完全截留，总会留下一部分给山北的科尔沁。这就要看整个大气候进入怎样的周期，如果大气候湿润，科尔沁得到的雨水就多，反之则少。湿润时期，沙子上就会形成一层土壤，干旱时期，土壤上面就覆盖一层沙。湿润时期的农业生产并不一定导致土地沙化，但干旱时期就有问题，开垦后的农田上面那层土壤被风吹走后，下面的沙子就露出来了。另外，如果科尔沁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沙漠，即使开垦，它也不会变成沙地。

但我说的只是农业开垦与土地沙化的关系，并没有价值判断，并非说不沙化就应该开垦草原，我不赞成“能开垦就应该开垦”这样的思维方式。

科尔沁的108个水库全干了

对话

单：你感觉这几十年来农田的面积大大扩展了？

戴白古拉（以下简称“戴”）：扩展太多了。现在开垦都用大型机械，几台机器一晚上就能开垦几万亩，很快。

单：有一些农田要退耕还草吗？

戴：是的，我们每年有100万亩的任务。科尔沁就是这样，雨水好就恢复得好，老天旱了以后就“生雪”，沙地里全是白沙。前两年雨水少，我说科尔沁完了，全是沙子。去年开始好些，雨水渐渐多了。

单：年均降水量大概是多少？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在科尔沁，能看到沙地、农田、草原等不同形态的地貌，而且它们经常交叉出现。有人认为沙地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在草原上开垦农田所致，虽然这种观点还有待确认，但是当戴白古拉拍下这张照片——在沙地边缘种有庄稼——时，他心里一定是想为这一观点寻找证据。摄影／戴白古拉

戴：最近10年来的平均降水量在300毫米左右。

单：这太少了，但是海老师说科尔沁变成沙地不是水的问题，实际上这里的水量足够了。

戴：科尔沁老缺水了，我有亲身体会。为啥我会拍这本画册？就是让大伙看一看，科尔沁就是缺水。最近我又拍了科尔沁的水库，以前的108个水库几乎全干了，其中包括5个大型水库，30多个中型水库。

单：海山教授说是因为农业进入，人太多，开垦太多造成的。

戴：不光是农业，工业和居民用水全是抽地下水。现在地下水位降到啥程度了？据我统计，最起码10米以上。今年雨水好，会给地下水补充一部分，要不然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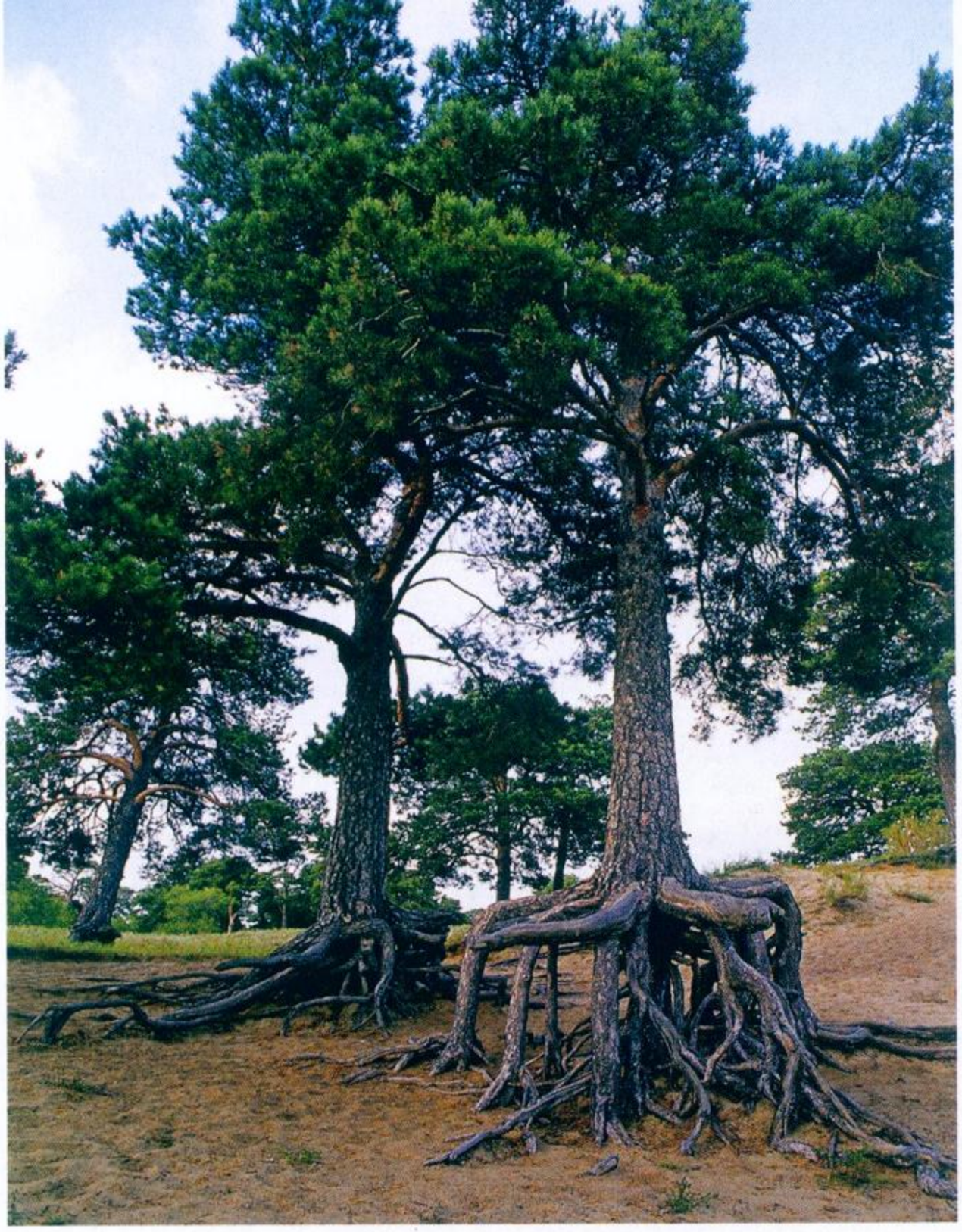
单：原来地下水多深？

戴：我小时候挖一米多就能出水，最深3米就行，现在10米还不见水。

“北水南调”：引黑龙江和嫩江水来浇科尔沁

旁白：面对科尔沁的沙地，我想起了一位西安的老先生（抱歉，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他曾在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的一个梦想：北水南调，把黑龙江和嫩江的水调到科尔沁。既然这次来到科尔沁，何不与当地人探讨一下他这个梦想？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在科尔沁沙地上，树木并不罕见，沙柳和榆树在这里分布得非常广泛，偶尔还有针叶树的出现。图中这株樟子松根部的沙土已经流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根就像利爪一样插入土地，吸取土壤深层的水分。摄影／杨孝

对话

单：嫩江从北向南流，眼看就要流到科尔沁了，却拐了一个弯向东流去，能不能来个“北水南调”，把嫩江水引到科尔沁沙地？

戴：今年我们计划用地下水管道引水，用于城市用水，其他方面还没听说。

单：因为嫩江水不够？

戴：主要是科尔沁这边地势高。

单：但是大兴安岭东坡流下来的那些支流位置也高，可不可以建几个水库，把水截过来呢？

戴：我们有这个计划。

单：如果能截过来，科尔沁沙地一引水，那太漂亮了。

戴：难度大，必须国家投资。

单：吉林、黑龙江不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吗？国务院应该支持这种大的计划，要是能把水引来，科尔沁沙地就能改造成良田。沙地不是有4万多平方公里吗？水一引过来，中国人的粮食问题就不用担忧了。

戴：对，北水南调，这样科尔沁的地上地下都不缺水了。

单：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而且很有意义，不亚于南水北调，甚至可以从黑龙江引水。

戴：原来我们也有这个计划，但这不是一般小财力能解决的事。

单：我觉得国家的粮食还没到紧迫的程度，要是特别紧迫，肯定会下这个决心。关键是看科尔沁到底有多少潜力，有多少地。只要一有水，沙地立马变成良田，那这事就值得做。

戴：现在这东西挺矛盾的，沙地要改造成良田，生态上有点不太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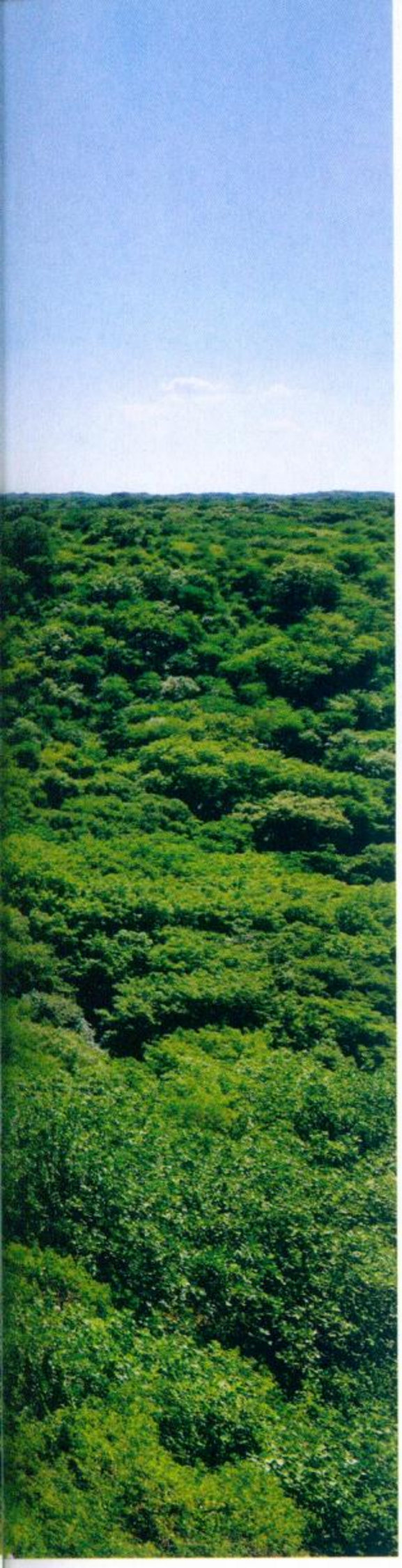
单：要是有水，生态就坏不了，想种树种树，想种粮种粮，想干啥干啥。

海：但牧民可能不干。

单：哎呀，海山教授，请原谅我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科尔沁沙地的“开垦派”，看来有些东西真是深入骨髓，难以改变。

库伦大沙带——科尔沁的另一张脸

旁白：科尔沁南部有一个库伦旗，这里有个大沙带，戴白古拉说沙带长达40多公里。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是想让我们看一下科尔沁的另一副面孔：沙漠。但是这里丝毫没有荒凉的感觉，因为已经被开发成旅游区。能做成旅游，说明沙漠在这里并不常见，这对附近的人很有吸引力，我们在那里遇见了来自沈阳的游客。库伦大沙带代表了科尔沁另一个方向的形象，这是许多人忧虑的。



在通辽市的南部，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大青沟赫赫有名。这是一片保存完好的古老阔叶林生态系统，沟内溪水纵流，水曲柳、蒙古栎以及各种榆树、槭树在这里最为常见，它们错落地分布在从坡底至坡顶的不同位置，葱郁的植被与周围干燥的草原、沙地形成强烈反差。摄影／王彤

单：这沙漠叫什么名字？

戴：塔敏查干沙漠，“塔敏”是地狱的意思，“查干”是白，像地狱一样白的沙漠。

单：这个地方搞旅游挺好。

海：这里过去年均有38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沙丘，200%都是人为的结果，所以科尔沁从草原变成沙地，差不多就是最近100年的事。

旁白：后来我从通辽市气象局了解到，上世纪50年代，科尔沁的年均降水量还有387.7毫米，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就减少14.3毫米。以此推算，现在的年均降水量只在310毫米左右。

大青沟——沙地中神奇的原始森林

旁白：现在我们来到了大青沟这个神奇的地方。说它神奇，是因为它出现在一条深深的大沟里，是一片长达十几公里，宽约300—500米的原始森林。在一片黄白色的沙地中出现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像一条青龙浮动在沙漠中，这不神奇吗？我在戴白古拉的画册中也看到一张拍摄于大青沟的照片，图中，一只野母猪正带着几只可爱的小猪在森林里游荡。

大青沟的原始林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很久很久以前，科尔沁覆盖着森林植被吗？现在这片森林是因为地形下陷而遗留下来的吗？满足这片森林生长的条件是什么？是地下的泉水，还是这条沟谷的地形、土壤造成的？如果了解了这些，大青沟的绿色能不能染绿整个科尔沁？

对话

单：这条沟是怎么形成的？

戴：有专家说是因为地震或地块下陷引起的。

单：有多深？

戴：一百多米。以前泉水不断，冬天也不冻。很神奇，好多珍贵树种都有。

单：这里的树林从来没被砍伐过？

戴：一直保护得很好，因为这是保护区。

单：成立保护区之前也没被开垦过？

戴：没有。解放之前土匪藏在这儿，这里暖和又有水，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才被保留了下来。



在森林茂密的大青沟不远处，就是塔敏查干沙漠。“塔敏查干”，蒙古语中意为“白色地狱”。这片沙漠呈东西走向，横亘在库伦旗的北部，总面积近300平方公里。沙漠让科尔沁沙地多了一种景观，也多了一个旅游点，但它出现在这里，似乎又有些尴尬。因为这一带绝非降水稀少的干旱区，塔敏查干沙漠很年轻，农业开垦使这片流动沙丘的面积越来越大，不知它是否预示着科尔沁沙地未来的命运。摄影／王彤

戴白古拉的忧伤

旁白：看完了科尔沁的3处代表性景观才下午两点多，戴白古拉和我们一起在科尔沁右翼后旗吃饭。席间，他叫来3个蒙古族朋友一起喝酒，还有几位蒙古族歌手和舞者助兴。酒喝到一定份儿上，心扉就打开了。就像张承志在《黑骏马》中所言：“如果没有烈性酒或是什么特殊的东西来摧毁这道防线，并释放出人们那部分天性的话，你永远休想突破彼此的隔膜而去深入一个歪骑着马的男人的心。”

单：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蒙古族非常豪放，曾经横扫欧洲，可是歌曲很忧伤。如果这么忧伤，怎么能征服世界？他们忧伤的根基在哪儿？

海：蒙古族更多地生活在情感世界里，他们觉得情感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大自然、对生命的爱，爱多了就会痛苦，像戴白古拉主任是对生态、对大自然的爱。蒙古族特别珍惜对家乡、对自然界的情感。另外，生活不总是如愿的，比如现在唱的这首《诺恩吉雅》，歌词说的是姑娘出嫁。一家人那么幸福地在一起生

活，但是姑娘年龄大了，要嫁人了。这首歌唱的是这位姑娘对家乡、对母亲、对一切的思念之情，所以忧伤。

单：像我们就没什么家乡感，没有你们这种忧伤。

海：刚才的几首歌都是对家乡的思念或赞美，从来没有人说自己的家乡穷，家乡一定是美丽的，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

单：很忧伤，好像其他民族不这么突出。

戴：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科尔沁接受农业文明比较早，随着农业文明的进入，我们的草原、我们的民俗，改变了很多很多，不得不变，不变不行。

海：草原都没了，习俗也就变了。

单：感谢两位教授，你们把我带到了科尔沁的历史深处。

乌兰夫引起内蒙古行政区划的变化

旁白：吃午饭的时候，感觉这里的一切都很像东北的吉林、黑龙江，说话的口音、饭菜的做法和口味，一切都东北化了。其实通辽大部分地区过去都归吉林省管辖，我们的话题由此转到了内蒙古行政区划的变迁。

对话

戴：通辽市以前归属于吉林省。

单：当时为什么归吉林省，后来又为什么划回来了？

戴：不知道国家怎么想的，但是归吉林省比较合理，长春离这也就300多公里，呼和浩特市离这900多公里，到那里去办事特不方便。现在可以坐飞机，过去坐火车得一个礼拜。

单：海山教授，内蒙古的行政区划为什么变化这么剧烈呢？

海：文化大革命闹的呗。

单：那一阵我记得内蒙古自治区有些地方属于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还有一些地方属于今天的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海：是，那时呼伦贝尔市划到黑龙江；兴安盟、哲里木盟（现通辽市）划到吉林省；昭乌达盟（现赤峰市）划到辽宁省；阿拉善左旗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划归甘肃省。

单：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分？

海：文化大革命时要把乌兰夫的势力削弱。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张漫画：乌兰夫拿着两把匕首，一把匕首插向内蒙古的东部，一把匕首插向西部，嘴里还含着一把匕首，一共3把刀，意思是他不让把内蒙古的地方划走。这些地方1969年划走，1979年又划回来了。

单：正好十年。

草原人的精神归宿——马倌的自豪

旁白：下午我们和戴白古拉告别，向着兴安盟的首府乌兰浩特前进。途中经过大片草原，草原上能见到零零落落的马群，牧民们正骑着摩托车放马。

对话

单：草原上的马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海：过去草原上有很多骑兵部队，现在几乎快没了，牧民的马也少了，所以马倌很痛苦。草原上真正的精神归宿是马倌，一个好马倌，他的骑术是最好的，知识面也最丰富，能识别数百种草，社交也广，他的活动范围大，接触的人就多。他还有那种英雄气概，什么刮风下雨，他是不顾这些的。马群采食的草非常多，速



如果不曾在草原上生活过，会很难理解牧民对马倌的情感。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时代，牧民何时迁徙、迁往何处、在每个地方停留多久，几乎都需要马倌来定。马倌是最权威的植物学家，能认识数百种草；也是气象专家，能读懂天空的信息……所以海山教授将他们视为草原人的精神归宿。摄影／宝音

度又快，一天要走很远的路，有时候去到狼多的地方，马倌就得跟着马群，一晚上一晚上地看着，不能让马驹被狼吃了。他是草原上的精英，最好的马都是他骑，而且可以两三天就换一匹好马，但又不像你们今天开奥迪，明天开奔驰，后天开路虎那种感觉。这里面有高尚的精神归属感，所以他们逐渐形成高高在上的感觉，这是一种精神享受。有多少美丽的姑娘都暗恋他、追求他。现在马群突然没了，他的精神世界坍塌了，那些人一下子就垮了。10个马倌8个都变成酒鬼，马群没了，他的荣誉感，他的自豪，他的自信也全没了。

单：我们的社会在改变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时，注意的只是人的最低需求，比如吃、住，并没有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使船的船工，不能放牧的牧民，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船、马群，他们失去的是整个精神世界。

旁白：从通辽市到兴安盟，有段路程是从科尔沁沙地爬升到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是中国的第二级地形阶梯的一部分，上了这个阶梯，就上到了高原上。现在就要告别科尔沁了，因为前面已经能看到一片黧黑浑圆的山包，没有险峰峻岭，就要进入大兴安岭山区了。

我们竟然不知什么是草原

内蒙古大学的曹瑞教授只与我们同行两天，他本来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因为他参与了《内蒙古植物志》的编写，并在草原上考察、研究草原植物20多年，内蒙古自治区的每一个县（旗）他都跑过。但他接下来有一个重要安排，必须得回去，我们只能在乌兰浩特与他分手。

曹教授虽然走了，但是在科尔沁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十分尴尬的暗示：我们竟然不知道什么叫草原。

每当看到如绿毯一样一望无际的平地，或看到地上是草而不是树和灌丛时，我们就会说这草原如何如何，这时曹教授总会告诉我们：这不是草原。没有高大的树木，没有低矮的灌丛，没有森林，也没有沙漠，地上都长着绿色的小草，这怎么不是草原？在百姓心中，草原不就是长草的平原吗？

到底什么叫草原？“草原是一种植被类型，是由以耐寒的旱生、多年生、丛生草本植物为主的植物组成的植物群落。”曹教授给出了草原的严格概念。我觉得需要解释一下这个概念：耐寒是因为草原分布在温带（分布在热带的叫稀树草原），温带有冬季；旱生就是草原地带应该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年均降水量在200—400毫米之间；多年生是与一年生相对……所以河边无草原，因为太湿，不符合旱生；刚长满草的草地不是草原，因为那里多是一年生植物；紧挨着森林、开满鲜花



这不是草原　白色的火绒草和粉红的石竹灿烂绽放，让草场赢来了一年最美的季节。火绒草，便是深受欧洲人青睐的雪绒花。这些生长在阿尔卑斯山上的著名野花，在内蒙古中东部几乎随处可见。类似的图片，我们也从内蒙古摄影师的作品中见过不少：水草肥美，花织如海。让人纠结的是，这两个词描述的景象，都不是学者眼中的草原。真正的草原，该是怎样的呢？摄影／杨孝

的繁茂草地也不是草原，那不是以旱生、丛生、多年生的草本科植物为主。这样解释之后，我们才能想象出专家们说的草原是什么样子。

我们常说的那些草原，在草原专家那里是草甸，尤其是那种开满五颜六色鲜花的“草原”。

虽然经曹教授一再纠正和指点，我们还是不断认错草原。曹教授有事回去了，但是他丢下的问题：什么叫草原？却一直纠缠着我们，并伴随我们走了一路。

后来我们终于对什么是草原有了领悟，但绝不是因为记住了定义 —— 这不是一个背定义的问题。理解草原需要一个过程，只有理解了草原上生活的牧民，理解了牧民饲养的马、牛、绵羊、山羊、骆驼、狗，并理解了草原上那些小草后，你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草原。

[后记]

时间：9月12日　地点：北京大学

旁白：回到北京后，我们对内蒙古的了解并没有停止。听说北京大学研究蒙古族文学和语言的陈岗龙教授是蒙古族，老家就在科尔沁的扎鲁特旗，我们专程去拜访了他。

草原的特质是宁静、简单

对话

单：内蒙古的游牧文明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机，这是全球化的现象还是个例？

陈岗龙（以下简称“陈”）：可能还是全球化的问题，游牧文明未来的生存肯定有问题。

单：我们讲游牧的种种好处、价值所在，但牧民本身也许并不认可。

陈：年轻人肯定是往现代化方向走，但是如果把草原全变成土地，肯定也不行。

单：现在的问题是，按照游牧方向也未必能走多远，我感觉草原的未来不会是游牧。

陈：是，像蒙古国这样完全游牧的国家都没法抗拒全球化，内蒙古就可想而知了。

单：但游牧文明的确充满了魅力，尤其是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对牧民来说，草原不只是我们眼中的自然，还因为经过了劳作，而对它充满情感。我真是希望游牧民族能作为现代文明的参照而永远存在，现代文明带来的是内心的不安。

陈：文化最后都需要有一个故乡。

单：人类想要安宁，需要找到某种循环的东西，游牧文明能否提供这样一种模式？

陈：我特别欣赏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的理念：简单。他有一张海报，拍摄自蒙古国的一个蒙古包，看了以后我想到一个词：宁静。蒙古国有一首唱草原人家的歌，歌中描述早晨的日出，太阳安静地从骆驼群里慢慢往上升，那时骆驼群中的小驼还在叫，但这声音一点不影响早晨的宁静。另一次，我去登肯特山，沿途的风特别大，但是登上山顶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当时就感觉到草原的特质：宁静、简单。

单：对，简单的丰富。蒙古人没有把财富传给子孙后代的意识吗？

陈：很少。我小时候住蒙古包，一般不上锁。有人走路累了，就会走进任何一户蒙古包，如果家里有茶、有食物，就会找出来吃，吃完就走。家里没有什么财富，有用的都带在身上，比如一把蒙古刀、一匹好马。

单：这种生产方式不可能无限量级积累财富呀。

陈：对，而且大家都知道自己草场的载畜量，不会扩大再生产。

单：那他可以卖掉牲畜，把钱存起来，或者变成金银，这样也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呀。

陈：很少，草原上不像农业社会，留在地上的东西非常少。

单：有没有人先占一块儿地盖房子，就像我们的房子一样，然后再游牧，两边来住？

陈：没有，即使有也是最近才产生的。

单：这个文明太有意思了。

责任编辑／黄菊 高新宇 李欧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金黄的树叶，挺拔的树干，蓝天下之下的白桦林既秀丽又精神，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样动人的森林景象是在内蒙古拍摄的。人们对内蒙古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草原，却不了解这里还有森林，还有更多你想象不到的美丽景观。

摄影／葛蔼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内蒙古之最

榜单发布 »»»»»

你所不知道的内蒙古

提起内蒙古的自然景观，一幅草原牧歌的恬静画面会悄然在你的脑海中显现。那么你是否知道，草原风情其实只是内蒙古万千风姿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不仅有着草原，还有着森林、山地、沙漠、火山……提起内蒙古的历史文化，一幅游牧民族铁血强悍的征战场景马上浮现在你的眼前。那么你是否知道，实际上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也对中原农耕文明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远古的人类遗址、神秘的刻制岩画、精美的雕琢玉器……在这些古老的历史遗迹中，华夏文明一项又一项令人称叹的“之最”被书写创造。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现在，内蒙古还创造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经济奇迹，而这一切的背后，与内蒙古得天独厚的资源矿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一片堪称聚宝盆的土地，蕴藏了难以估量的中国资源矿产“之最”。

为了让读者全方位地了解内蒙古，我们梳理了有关内蒙古的知识，制作了这样一份“内蒙古之最”的榜单，列出了内蒙古无数“之最”中最为突出的一些条目。那么请和我们一起揭晓这份榜单，了解你所不知道的内蒙古的方方面面。

认识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地理概况之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召开，会议决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纪念日，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第一个得以实现。

(2) 内蒙古是中国跨越经度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内蒙古自治区疆域辽阔，地跨中国东北、西北地区，东起东经126度29分（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西至东经97度10分（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3) 内蒙古有我国最大的草原

草原总面积8666.7万公顷，其中有效天然牧场6800多万公顷，占全国草场面积的27%。内蒙古现有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和乌拉特6个著名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是内蒙古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草原。

(4) 内蒙古牧区是我国最大的牧区

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居全国五大牧区之首，羊毛总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山羊绒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驼绒产量占全国的二分之一，均居全国第一位。

(5) 内蒙古是我国森林面积最大的省区

2008年全区森林资源清查，森林面积达3.55亿亩，居全国第一，林木蓄积13.6亿立方米，居全国第五位。内蒙古森林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大兴安岭北部山地，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外全区还有11片次生林。

(6) 内蒙古有我国最大的沙地

科尔沁沙地位于内蒙古东部的西辽河中下游通辽市附近，总面积大约12.4万平方公里。

(7) 内蒙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截至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已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185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4个、自治区级59个、盟市级25个。全区自然保护区面积达1382.37万公顷，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11.68%。

发现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自然景观之最

⑴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阿斯哈图花岗岩石林，是花岗岩地貌与石林地貌相结合的一个新类型

这种花岗岩石林，是世界上一种新的地貌类型，由于特殊的成因和特征，故将其命名为“内蒙古石林”。

⑵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合永平顶山地区的冰斗群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数量最多、发育最好、期次最全、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冰斗群

数以百计的第四纪冰斗分布于海拔1300—1600米的群山中，形成了大量的刃脊和角峰。

⑶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大青山岩臼群，是我国目前及世界上发现规模最大、形成最好、类型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岩臼”群

在约1000平方米的范围，有着千余个“岩臼”，岩臼大小不均，深浅不等，最大的“岩臼王”长约10米，宽5米，深达3米。

⑷ 内蒙古是我国白垩纪时期恐龙化石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地方

内蒙古12个盟市中有9个盟市境内都发现有恐龙化石，我国有恐龙种类100个左右，内蒙古就占了约30个。在二连浩特市发现的二连巨盗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最大的似鸟恐龙化石。

⑸ 内蒙古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中有我国最高的金字塔形沙山

最高沙峰为必鲁图峰，海拔1617米，相对高度约435米，也是世界沙山的最高峰，有“沙海珠峰”之称。

⑹ 内蒙古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是我国湖泊最多的沙漠

在巴丹吉林沙漠5.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沙山之间洼地星罗棋布，点缀着大小110多个常年积水的湖泊，面积多在0.1—1.0平方公里之间，世所罕见。

⑺ 内蒙古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鸣沙区

这里有80％的沙山是鸣沙，整个中心区及东南部多为相对高度在200—400米的鸣沙山，鸣沙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响声之大，在当今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也被誉为“世界鸣沙王国”。

⑻ 内蒙古晚更新世以来的火山数量全国第一

在内蒙古东部呼和浩特以东的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和大兴安岭地区，分布着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火山，据不完全统计有将近500座。

⑼ 内蒙古锡林浩特—阿巴嘎火山群的玛珥式火山规模堪称全国之最

这里的玛珥式火山具有鲜明特征的双轮山地貌景观，锥体直径一般为3—4公里，最大的直径达6.5公里，世所罕见。

⑽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大兴安岭柴河—阿尔山地区，发现了我国最大的火山天池群

近年在该地区发现有近50座火山喷发口，7座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天池和1处百余公里长的火山断裂带，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⑾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查干沐沦镇珠腊沁嘎查，发现一处国内覆盖面积最大、平均树龄最长的沙地古榆树群

仅在4000亩的范围内就发现了古树1007株，树龄最长的已经超过400年，最短的也在100年以上，平均树龄都在350年左右。

⑿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道虎沟侏罗纪地层中发现的距今约1.25亿年前的“远古翔兽”古生物化石，是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能够飞行的哺乳动物

这是迄今唯一发现的与恐龙同时代的飞行哺乳动物，这项发现使得飞行哺乳动物的历史又提早了至少7900万年。

寻踪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历史遗迹之最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北的大窑石器制造场，是我国迄今唯一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造场

它的发掘表明大窑遗址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是古人类生息、繁衍的摇篮，内蒙古地区也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2) 内蒙古是我国发现岩画最丰富的地区

内蒙古的岩画分布区横贯东西，从东部的大兴安岭、赤峰、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包头达茂、巴彦淖尔阴山、乌海桌子山、乌兰布和沙漠，一直到西部的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真可谓是中国的“岩画宝库”。

(3) “中华第一龙”：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是我国发现的体型最大、制作最为精美的龙形玉器

据考证，其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属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色泽墨绿，整体呈“C”形，高26厘米，是用一整块玉料经切割、雕琢、抛光等数道复杂的工序制成。质地精美，造型流畅，堪称“中华之国宝”。

(4) “中华第一凤”：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征集到的“凤形陶杯”，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有关“凤凰”造型的陶器

杯子所表现的冠、翅和尾的造型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凤凰”形象极为接近。这件器物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赵宝沟文化，绝对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

(5)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瑞兽纹陶尊，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将鹿（麒麟）、鹰（凤）、猪（龙）、牛角怪兽四种动物图案融合在一件器物上的史前艺术佳作

其动物造型头部写实，身体隐匿于羽翼、云气之中，呈现出腾云驾雾、虚幻缥缈的艺术效果。这件作品暗示赵宝沟文化的居民对鹿有着非同一般的原始宗教情结。猪（龙）和鹿（麒麟）在长城以北地区是具有灵力的瑞兽，鹰（凤）和牛角或许为其他某个氏族的图腾，将这4种动物集中表现在一件陶器上，很可能记录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件作品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赵宝沟文化，绝对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

(6) 居延汉简是中国出土的最大宗汉代简牍

1930—1931年和1972—197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居延烽燧遗址两次发掘，共出土西汉至东汉中叶的竹木简牍3万余枚，其内容涉及汉代的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这是继敦煌汉简之后，汉代边塞屯戍文书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考古档案界的“三大重要发现”之一。

(7)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古长城遗址保存数量最多、里程最长的省区

其中，在包头市区至石拐的公路17公里处，保留有一段最完整的战国赵长城；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小余太乡和包头市固阳县境内保存有秦长城中最为完整的一段，前者长200余公里，后者长近百公里。

(8)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是保存最完好的中国游牧民族都城文化遗址，也是世界上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为数不多的几座重要都城之一

作为元朝的陪都，元上都建于游牧与农耕区的边缘，自1256年兴建至1358年被毁，历经百余年。元代，上都是沟通蒙古和林与中原大都的中转站，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可确保蒙元帝国在政治与军事上能北控草原、南制中原。元上都的布局自成一格，其建筑理念成就了它作为当时“蒙古草原上最繁荣都市”的地位，对中国和世界史均有重大影响。

探索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资源矿产之最

(1) 内蒙古自治区风能储量全国第一

10米高度可开发利用的风能储量为1.01亿千瓦，占全国总储量的40%，居全国首位；50米高度可开发量为2.02亿千瓦，也占全国总储量的40%；年大于每秒3米风速的时间在5000小时—6000小时；大部分地区风能密度在每平方米200瓦—300瓦之间的风能丰富区的稳定度高、连续性好，风能丰富区的面积为46万平方公里。

(2) 内蒙古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全国第一，达7413.9亿吨

内蒙古也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中国五大露天煤矿内蒙古有4个，分别为伊敏、霍林河、元宝山和准格尔露天煤矿。霍林河煤矿是我国建成最早的现代化露天煤矿。准格尔煤田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露天开采煤田。

(3) 内蒙古有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在建）

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中美合作的一座拥有2000兆瓦发电能力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厂正在建设中。项目占地将达到64平方公里，比现今运营的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电站大30倍。

(4) 内蒙古是我国发现新矿物最多的省区

自1958年以来，中国获得国际上承认的新矿物有50余种，其中10种发现于内蒙古，包括钡铁钛石、包头矿、黄河矿、索伦石、汞铅矿、兴安石、大青山矿、锡林郭勒矿、二连石、白云鄂博矿。

(5) 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山

到1997年已探明的稀土氧化物储量占世界稀土总量的76%。该矿山含矿物172种，是世界上含矿物种类最多的矿山。

(6) 内蒙古石墨的远景储量约为3亿—5亿吨，居全国首位

在西起阿拉善右旗，东至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长1000公里的地带，成矿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其中兴和县石墨矿的产品，鳞片大，柔韧性好，是我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

(7) 内蒙古吉兰泰盐场是我国最大的机械化湖盐场、湖盐区，最大的碘盐加工基地

湖盐开发始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1975年建成我国第一个机械化湖盐盐场。

审稿专家

白志达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
田明中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
王乃昂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区域：科尔沁

沙地上的文明史

造物主在一万年前向内蒙古高原东南缘撒下了一把沙子。这就是科尔沁沙地，在沙地的薄弱处，草原和森林交错生长。在这个半干旱半湿润的地带，水就是决定生命存在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关注西拉木伦河，它的流域有着8000年来的人类文明史。科尔沁大草原偏在沙地东侧，是蒙古族科尔沁部驻牧的家园，与中原汉族的密切往来，注定这里会产生嫁接式的文化形态，我们选择了“乌力格尔”。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丘陵地带，一些山坡已经被改造成梯田。内蒙古高原的东南缘，自古便是中原的“粮仓”，从这里一直向东延伸到兴安盟的平原地区，农业生产已经改变了疏林草原的地表。自然界将会如何适应人的行为？也许不断扩大的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摄影／李振东

P50 “科尔沁”解读
P52 西拉木伦河：科尔沁沙地上的母亲河
P64 你想听哪个朝代的故事？
——科尔沁草原上的乌力格尔艺术

“科尔沁”解读

撰文／万喜

提起科尔沁，人们多会联想到“科尔沁沙地”。据地理学家解释，科尔沁沙地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南至辽宁省彰武县，东至吉林省公主岭市，西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然而，除了“沙地”科尔沁之外，还有“科尔沁部”和“科尔沁草原”。这后两个“科尔沁”所代表的地域范围与科尔沁沙地不太一致。

“科尔沁”原本是一个蒙古族部落的名称。

科尔沁一词在《蒙古秘史》中第一次出现时所表示的意思是“带弓箭的人”或“弓箭手”。因此，该词最早表示的是佩带弓箭的职业军人。

据历史记载，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的时候，委任了一万名近卫军，其中一千名为弓箭手。成吉思汗的胞弟术赤合撒尔是一位力大无比、百步穿杨的神箭手，在建立蒙古汗国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成吉思汗委任他世代掌管一千名弓箭手，同时分封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为其袭世领地。术赤合撒尔后裔中也出现过很多神箭手，以他的后裔和领地为核心，逐渐形成了科尔沁部。因此，术赤合撒尔是科尔沁部的祖先。

到元朝末年时，科尔沁部仍在呼伦贝尔游牧。后来，科尔沁部势力逐渐强大，“能够从兵打仗者二十万”。15世纪初，一部分科尔沁人越过大兴安岭向东南迁徙到嫩江流域游牧。因此，这部分科尔沁在历史上以“嫩科尔沁部”著称；留居呼伦贝尔的科尔沁人以“阿鲁科尔沁部”著称。后来“嫩科尔沁”继续往南迁徙，控制了今沈阳以北、长春和哈尔滨以西地区，形成了强大的科尔沁部落，他们游牧的草场成为“科尔沁草原”。

元末明初，蒙古族与中原汉族之间形成了以长城为界、南北对峙的局面。蒙古也因此陷入了长期战乱，蒙古族分裂成东西两大集团。在《明史》中，西部以“瓦剌”名称而著称；东部以“鞑靼”名称而著称。科尔沁部属于“鞑靼”。

1479年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在其夫人的辅佐下登上蒙古大汗位，以达延汗著称，《明史》称“小王子”。经过十几年的东征西讨，达延汗重新统一了蒙古，在这个过程中科尔沁部积极支持达延汗的统一事业，为消灭分裂势力立下了大功。达延汗统一蒙古后，把国家分为6万户，采取了分封诸子、削弱权臣、与明朝友好往来等等措施，巩固统治。

念其战功，达延汗保留了科尔沁部的完整性，但没有将其列入直辖的六大万户，而是在蒙古诸部中享有特殊地位，继续委任术赤合撒尔后裔管理该部族，继续以“叔叔科尔沁”（因其祖先术赤合撒尔是成吉思汗胞弟，所以被称为“国家的叔叔”）来尊称这个部族。

清朝初年，留居呼伦贝尔游牧的“阿鲁科尔沁部”南迁到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和呼和浩特、包头以北的广大草原。这样一来，到清朝初年为止，科尔沁部彻底离开了呼伦贝尔大草原。

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科尔沁部与蒙古汗之间逐渐疏远了。17世纪初，嫩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中最早归顺后金（后改称“清朝”）的。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科尔沁

我们特意把行政级别划分到县、旗级，是因为，这些县或旗的名称显示着不同的蒙古族部落的分布情况。科尔沁沙地的范围大部分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一小部分还分布在辽宁省和吉林省，这在图中没有显示出来。科尔沁方言的分布范围基本相当于科尔沁人和科尔沁沙地的分布范围。随着大气候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科尔沁沙地的范围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



科尔沁沙地与科尔沁方言分布示意图

大约在清康熙年间开始，朝廷鼓励蒙古人耕种，从内地派一些农业专家来科尔沁指导蒙古人，开始小规模地开垦耕种。各个旗出现了王府、喇嘛庙等定居点，游牧生活逐渐被打破，定居和耕种生活逐渐形成。

晚清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僧格林沁率领的科尔沁铁骑的覆灭，标志着蒙古骑兵时代的终结。从此清朝转而依靠汉族，在蒙古地区推行了以“移民实边”为核心的新政。民国以后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大量移民涌入内蒙古地区，大面积开垦耕种，科尔沁草原植被很快被破坏了，土地沙化的速度史无前例。

今天的科尔沁部蒙古族主要居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兴安盟、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等地，有200余万人口。

位于兴安盟和通辽市境内的科尔沁草原，由于退化严重，已经无法说清它的范围了。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科尔沁

西拉木伦河一路流淌，穿过了并不平坦的内蒙古高原东南部。我们希望在河的两岸见到平缓起伏的草原，其实不然，西拉木伦河在大兴安岭西端南麓发源，在七老图山和努鲁儿虎山的夹持之中流淌，所到之处，多丘陵，地势起伏不已。

西拉木伦河

科尔沁沙地上的母亲河

科尔沁沙地上流淌的西拉木伦河，距今8000年前就开始了对人类的哺育。这条半干旱地带的河流，给中国北方民族提供了赖以驻牧的水草，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族……在西拉木伦河两岸“你方唱罢我登场”。沙地与草原、游牧与农耕，在西拉木伦河两岸创造了经典对白。

撰文／喜见　摄影／杨孝 等

“父亲曾经形容过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

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一路听着席慕蓉作词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们的车渐渐驶近内蒙古东南部的那条大河。

西拉木伦河，那条有着迷人名字的河流，就是歌中所描绘的“母亲的河”。

在内蒙古高原上流淌的河流中，西拉木伦河并非最长的，也并非最大的，流域也不能算最广的。它偏安一隅，在大兴安岭西端的南侧发源，向着东方迤逦而去。



它所流经的地方，被大兴安岭和七老图山夹持着，并不平坦。它在发源地把高原面上隆起的地层切割出一段山峡。顺着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过渡的这个倾斜面，它从西北向东南，穿过中山、绕过丘陵、冲向平原。

这条河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高原的内部汩汩涌出，以涓涓的细流闯出了一条路，从高空望去，那河道像张力十足的闪电，“撑”开了坚硬的岩层，在平淡无奇的高原面下，回旋出一番天地。

诗人在河源处痛哭

我们在内蒙古高原东南缘的一片丘陵之海中驱车良久，举目四望，看不到河流，只有起伏圆润的小山和山前小平原。一上山，草原植被就变成了白桦林、榆林，其实几乎不成林，只不过有几棵、几十棵树长在一面坡上罢了。这样的景观和北京人熟悉的“塞罕坝”很像，这里是塞罕坝以北、乌兰布统草原的北边。

乌兰布统草原上的萨岭河，向北注入了西拉木伦河。当年隐蔽噶尔丹部队的山林，如今已见不到遮天蔽日的气势——400多年了，这片位于北方干旱区与半干半湿区过渡地带的高原丘陵区，草在变少、沙在聚集。

有文献记载：公元344年，鲜卑人中的宇文部被慕容部击破后，窜居在松漠之间，以“契丹”和“库莫奚”的名号出现。又有史书记载：契丹祖先驻牧于松漠之间、潢河以西、土河以北之地。“潢河”是今天的西拉木伦河，“土河”指今天的老哈河。

我对“松漠”很感兴趣。据《蒙古游牧记》和《大清一统志》，“松漠”是指被称为“平地松林”的森林，树种以松、杉、榆、杨为主，“高者达



河源往往充满了神秘气息，西拉木伦河的源头更是如此。在内蒙古东南的一片掺杂着沙土的丘陵草原地带，一股水流悄无声息地从地下冒出来，顺着地势流向东方（左页图 摄影／赵振民）。西拉木伦河流过的地方，是林草交错地带，这样的环境，是古人类栖息的理想地点，几千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就是明证。摄影／张井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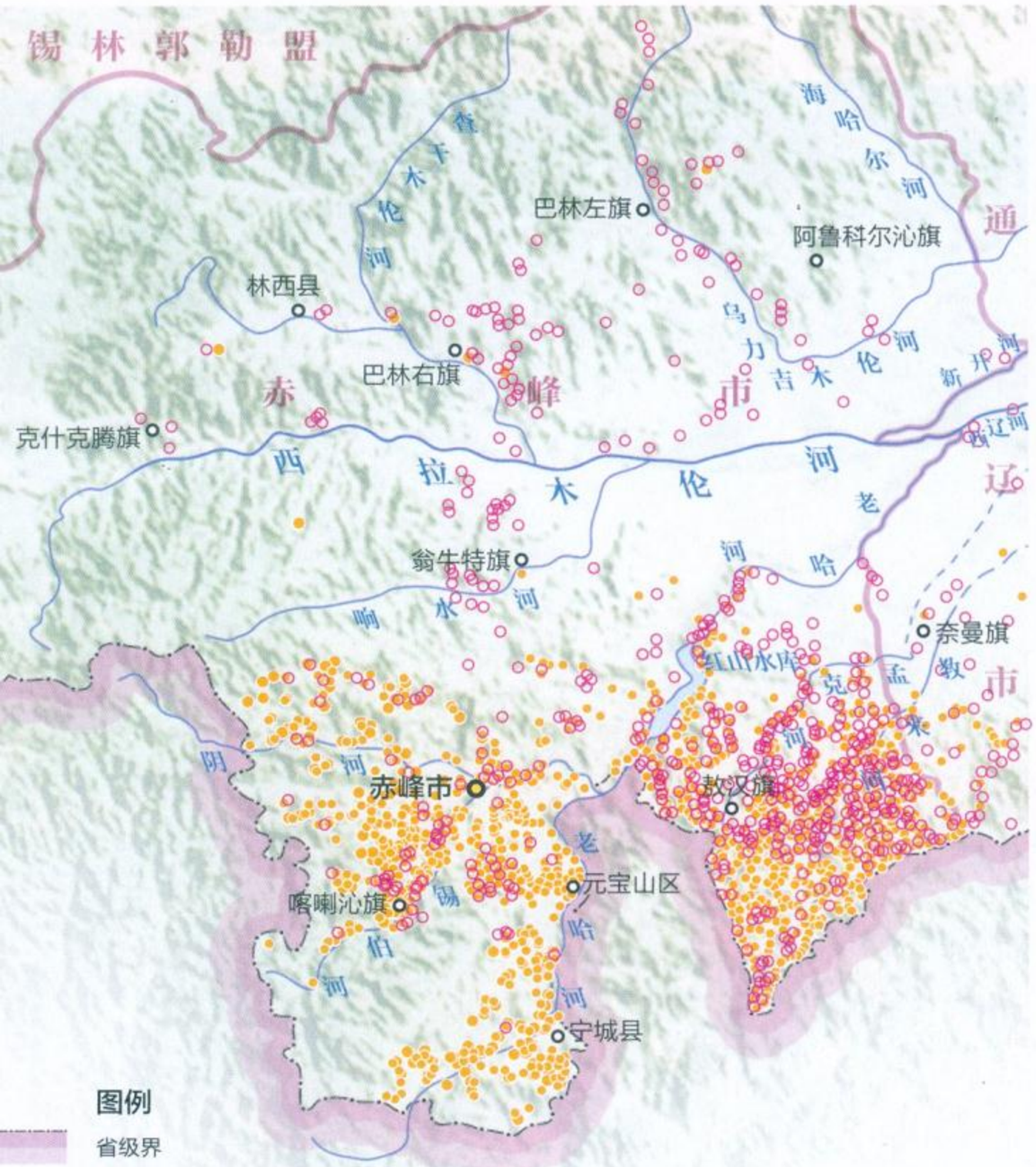
数十丈”。而且，“平地松林”并非仅在西拉木伦河源头处有，沿西拉木伦河而下，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河两岸全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史书记载有“八百里平地松林”之说。

我想起了克什克腾旗引以为豪的“沙地云杉”林，就生长在西拉木伦河源头以北不远处的克什克腾草原上。顾名思义，那是抓根在沙土地上的森林。在那片云杉中，据说有500岁高龄的云杉树——那么，它的生命一定经历过成吉思汗嫡系子孙达延汗一统蒙古的时期，它的同伴们当年遍布西拉木伦河流域乃至下游的西辽河流域，在这片水草丰美之地，茂密的平地松林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守护了清香的草原、守护了一条丰沛的大河。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就是在那样的年代中印入了席慕蓉对祖先的记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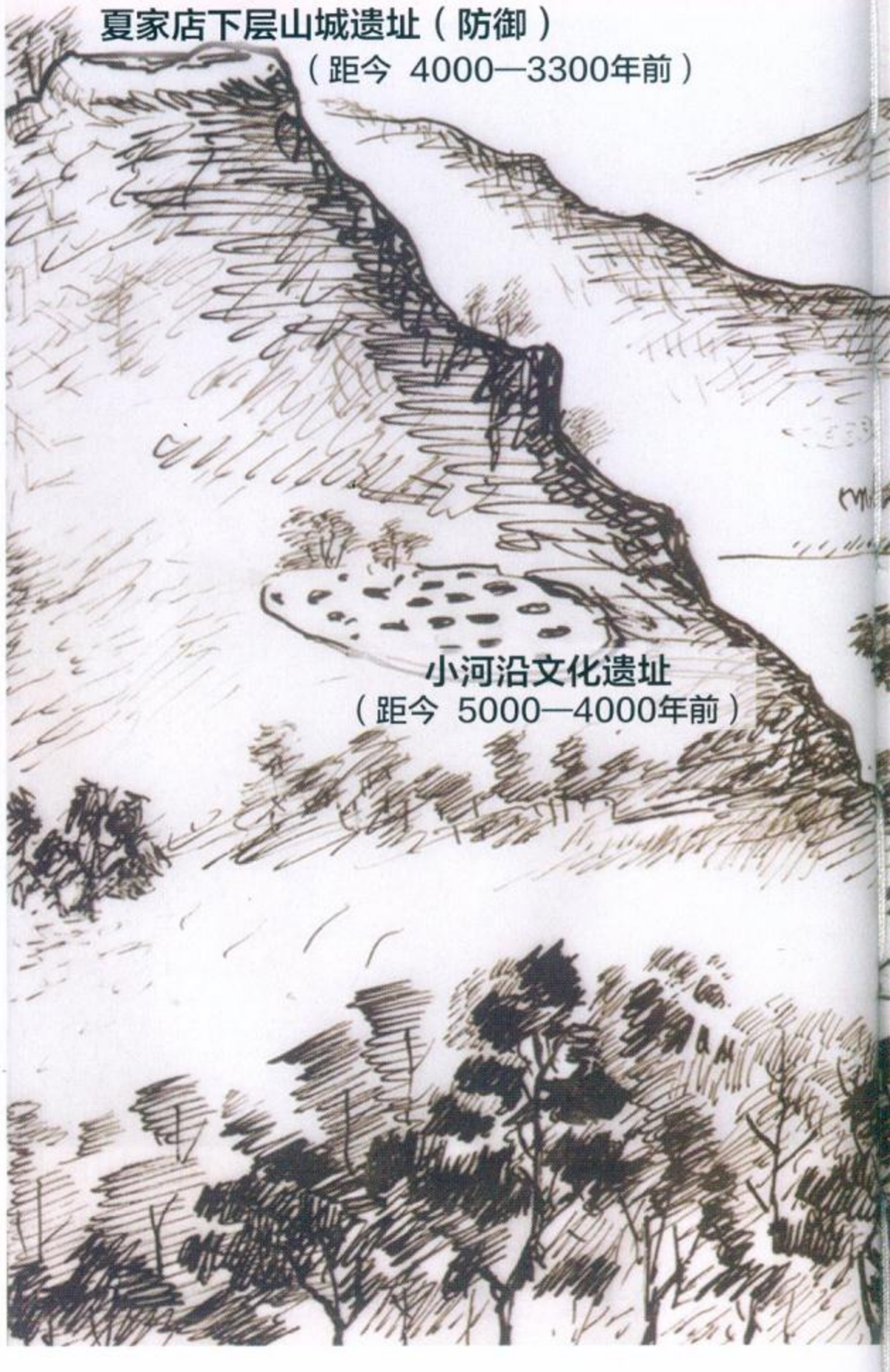
如今，这片被称为世界上“连片最大”的沙地云杉林面积不过2000公顷，在它周围，则是延绵1240万公顷的科尔沁沙地，“八百里平地松林”，已变成“八百里瀚海”。诗人心中的故乡，500年来经历了巨变！

我们依着“龙口水库”的指示牌拐入一条向下盘旋的道路，这是一条干净而窄小的柏油马路。我们很快就贴近了那条河，它在这条被称作“西拉木伦大峡谷”的谷沟里，欢快地流淌着，与它相伴的，有河边小片牧场和无人居住的农舍，有淌水消暑的奶牛和捕食的野鸭，路旁偶尔闪过簇新的蒙古包，那是为游客准备的餐馆。



西拉木伦河流域
古人类遗址分布示意图

资料提供：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教授



西拉木伦河流域丘陵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兴隆洼文化到小河沿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夏家店上层和夏家店下层）分布密集（上）。同一时代的遗址几乎分布在同一个海拔高度上，不同时代遗址的海拔高度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学者们认为，每个时代的人类都会选择居住在河边，遗址海拔高度的改变，暗示了河床下切的程度。右上图显示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各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规律，从中我们看到了人类逐水而居的轨迹（绘图／刘海文）。

游客们多是冲着漂流而来：在湍急、清浅而无险滩的西拉木伦河上游，皮筏子漂流深得人心。

两岸没有松林，乔木点缀在灌木和草地之中，大部分山体都是斑驳的，裸露着大片浅黄色的地表，我能感到沙子已经飘落到了所有植物的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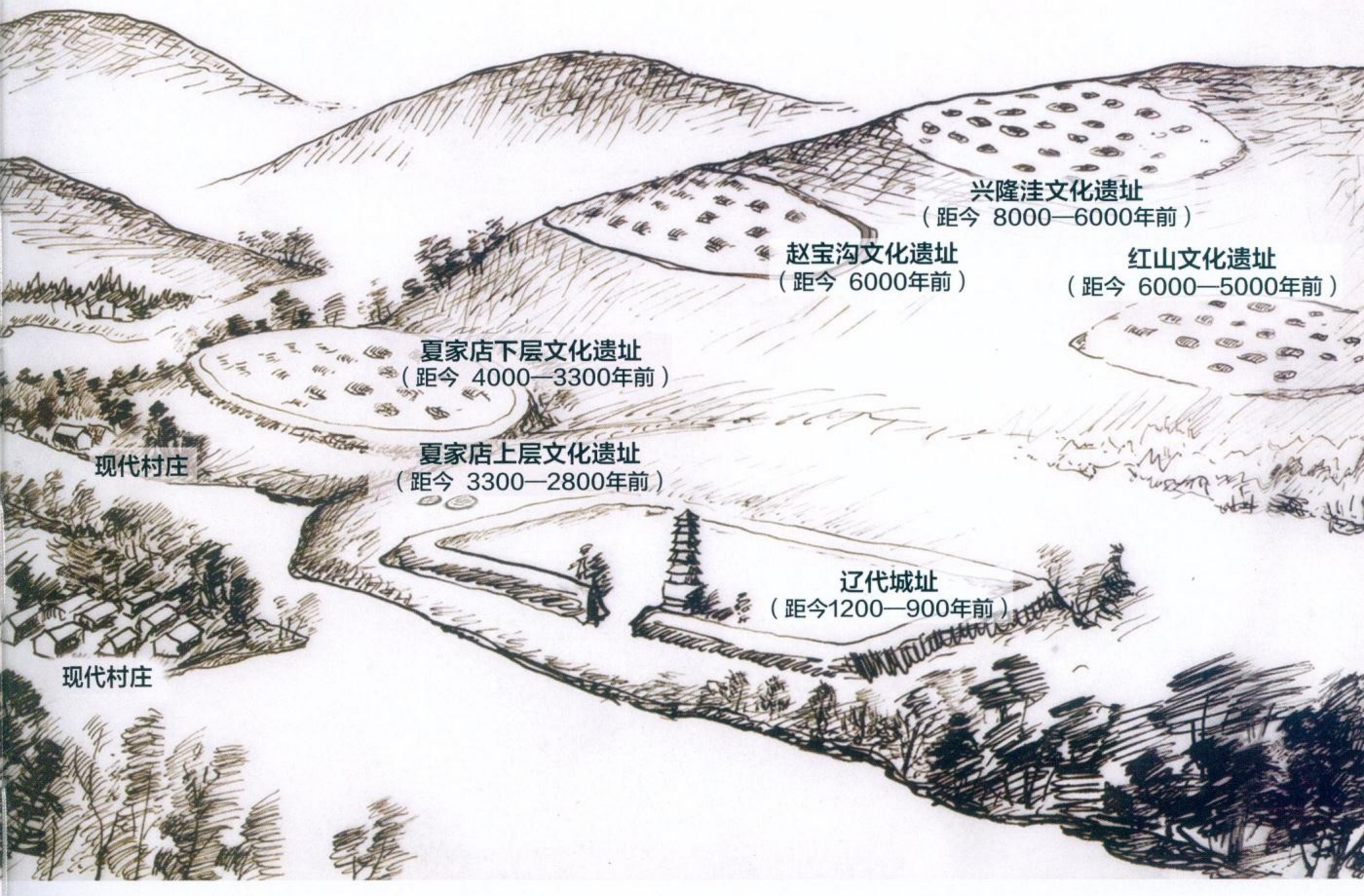
这是一条了不起的河。虽然它看上去乏善可陈——“西拉木伦大峡谷”貌似中国北方任何一条普通的沟谷——但是，它能在这干旱环境中不息流淌上万年，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也是人们歌颂它的理由。

我曾询问蒙古史专家乌云毕力格教授：西拉木伦河很重要吗？

他回答：“当然重要！对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来说，有水才有草，西拉木伦河就是内蒙古东部的一条生命河，在它的两岸，曾经居住过许多游牧部落，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在这条河的流域上演了很多幕，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族等，都是这条河的子民啊！”听罢，我对西拉木伦河肃然起敬。

我理解了席慕蓉为什么在西拉木伦河源头

西拉木伦河流域古文化遗址相对位置示意图



处痛哭。作为蒙古王族公主的外孙女，她的祖先在河畔生活、征战的历史记忆一定多次梦回、令她深夜惊醒；多少个世纪的悲欢离合、金戈铁马，全部源自西拉木伦河源头处不动声色的、静谧的泉涌。

近4000个古遗址说明了什么？

科学家说，距今1万年前，第四纪最后一个冰期结束时，科尔沁沙地就形成了。

1万年以来，在被科学家称为“全新世大暖期”的大背景下，平均1000年左右，气候会发生一次干湿交替的轮回：干旱的千年里沙地扩大，湿润的千年里沙地缩小。

在距今8000年 —5000年前，考古发现的证据显示出科尔沁沙地的范围大大缩小了，沙子退却的地方，积累起了厚厚的土壤层。在巴林左旗大坝、二道梁子、敖汉旗西台等属于红山文化期的遗址上，考古学家利用古土壤中的孢粉成分，还原了距今5000年前的气候环境：那时西拉木伦河流域植被比较繁盛，有蒿类植物、毛茛科木本植物、唐松草、中华卷柏、松科植物等，这类植物的组合代表着一种温暖干燥的疏林草原环境。在距今6000年前的属于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期的敖汉旗小山遗址上，考古学家重建出了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环境。

类似的温暖期还出现在距今4000年到33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所以学者们推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测，在这三个文化期，西拉木伦河流域植物生长繁茂，沙地趋于稳定，黄土覆盖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南部的大部分地方，这时候，原始农业出现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片游牧民族驰骋的高原上，与现代人对话的最早人类，竟然是从事农耕的人。

科学家说，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史前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曙光之一。

近4000处古遗址点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西拉木伦河的重要支流）南北两岸，尤以南岸居多 —— 可以想见，在这片东西向绵延的流域里，在半干旱半湿润的大环境下，靠南的地带必然要倾向于获得更多热量和水分。与之相应的是，黄土在西拉木伦河南岸比北岸分布得更加广泛。黄土是易于耕作的土壤，是原始农业赖以存在的条件。

直到今天，我们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南部，仍然可以见到高大的黄土台塬、黄土丘陵和黄土阶地。在这样的地方，农耕一直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北部，大兴安岭的余脉此起彼伏，黄土的堆积是零星的，当暖湿气候降临时，这里会成为森林与草原交错的地方，渔猎和畜牧是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但当气候转冷、变干，土壤层便会被风沙层所覆盖，这时，沙地面积扩大，人类活动的遗址数量陡然下降，农业文明的水平相应降低，畜牧则成为当时人类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这样的时期发生在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的小河沿文化期，以及距今3300年到2800年前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期。

老哈河是西拉木伦河流域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它源自七老图山，在源头区接纳了丰沛的雨水，不仅在山区形成了颇有气势的瀑布，而且给中下游平原带去了水和泥沙——农耕的条件。因此，老哈河两岸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直到今天，都是农耕的沃土。

大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就这样被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几千处古遗址透露出来。同时透露的，还有河两岸人类的生存方式——无论何时，农业与牧业都是并行不悖的——在时间与空间

TOP资源网 topzazhi.com



打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地图，那遍布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文物点令人咋舌。从距今8000年起，西拉木伦河两岸就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在距今3000年左右，夏商周时期，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南部住满了人，考古发掘的遗址点一个挨一个、一个摞着一个（左图摄影／王金）。后来建立了辽国的契丹就是这些人的后代，右页图为辽代壁画的局部。摄影／孙静文

的坐标系里，农业与牧业呈交错分布，此起彼伏。

而这一切人类活动存在的前提，是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水系在地表像血脉一样的流淌。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古人类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近5000年没有间断，这里甚至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中国史前用玉的佐证。这个流域所开启的文明，超越了水系延展的范围，与中国北方文明、中原文明遥相呼应。

西拉木伦河是谁的乡愁？

西拉木伦河在大兴安岭南缘的山前蜿蜒向东，流域西边以七老图山为界，南面横亘着努鲁儿虎山，所流经之地山丘连绵、沟壑纵横，平均海拔六七百米，只在河流中下游才进入较广阔的冲积平原。

这里所说的西拉木伦河，被视为西辽河的上游，虽然在老哈河的源头竖有“辽河源”的石碑，但实际上，辽河的真正源头是西拉木伦河之源。通常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作为西辽河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内蒙古东南部另一条重要的河流老哈河，便也被纳入西拉木伦河流域之内。

西拉木伦河流入冲积平原上时，便显示出大河浩荡的气势：河道宽阔、水流浑黄。诗人席慕蓉的蒙古族名字穆伦·席连勃，发音与“西拉木伦”极其相似，含义是“大江河”，一看便知长辈起名时候的用心：西拉木伦就是故乡的那条大江河，是乡愁的象征。

西拉木伦河不仅仅是蒙古族人的乡愁，这条河所流经的地方，曾经上演了大半部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这里是太多人的乡愁！

内蒙古东半部的众多部族，目前可以追溯的祖先，是距今3300年到2800年前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存在过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东胡人。

此时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史书记载中有“燕却东胡，置五郡”等，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偏南的地段已经与燕国发生了领地的冲突，燕长城的修建就是在那个时候，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南部山地今天还能见到燕长城的遗迹。

“东胡”这个族名，是中原华夏族对居住在匈奴（胡）东面的许多族属、语言和习俗相同或相近的各部落的统称，东胡人的活动地域大致在今呼伦湖以东的呼伦贝尔草原、嫩江以西的大兴安岭北段和西拉木伦河流域。有学者认为，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东胡人是发轫于本地的产物。

西拉木伦河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参与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方各民族，多半属于东胡系统。

如公元2世纪中叶统治了大漠南北的鲜卑人，就是兴起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东胡人的一支。窜居在“松漠”之间的契丹人，又是鲜卑人的一支，10世纪时建立了辽王朝，把大漠南北、东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辽的上京和中京都建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丘陵地带。今天蒙古语族各语言，就是从东胡语发源的。

这条河，从未走出北方强势民族的视野之外。

成吉思汗的后世大汗们，不论是达延汗还是林丹汗，他们驻帐的核心地带，从来不曾远离西拉木伦河。

直到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部在东北崛起之后，西拉木伦河才逐渐退却到历史舞台的边缘，回归到静默的流淌中。



材料：科尔沁沙地面积为1240万公顷，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南至辽宁省彰武县，东至吉林省公主岭市，西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克什克腾旗。

一脉相承的大河

商周时期，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气候属于变冷变干的轮回，那是距今3000年左右的时候，如果按照1000年一个轮回的规律推算，刚过去的千年也属于偏冷偏干的，科尔沁沙地的范围应当在不断扩大中。

中国地质大学的田明中教授给了我这样的

这个范围，我相信在历史上也不算是小的。

西拉木伦河就穿行于这片沙地的西部。它的下游被称作西辽河，西辽河穿行于科尔沁沙地的腹地。西辽河的下游就是奔流入海的辽河了。由上游河水带来的泥沙所冲积而成的辽河平原、辽河三角洲，在另一个时空创造着文明。

这一脉相承的大河啊，每一段都弥足珍贵。

TOP资讯网 topzazhi.com



在通辽市奈曼旗境内一个叫八仙筒的地方，老哈河汇入了西拉木伦河。

我们本期待着看到两河相汇浩浩荡荡的场面，本想临河感慨一番，本想向着西拉木伦河涌来的方向行注目礼。

现实是，这里建有一座大坝，大坝下游本该是西辽河的河道没有一滴水。

现实是，为了解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两岸居民的用水、用电问题，这两条河的上游早已建设了几座水电站。

西拉木伦流域自由流淌的河水早已被拦截得丧失了活力。

田明中教授又给了我一些材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千余年的草原开垦历史使科尔沁大草原彻底改变了疏林草原景观，变成了现在的科尔沁沙地；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机械化垦殖作业的开始，使科尔沁沙地的土地沙漠化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既便我们把科尔沁沙地的扩张归罪于千年轮回的气候大环境，我们眼前所见的农垦开发的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事实，也会把人类的行为放到是与否的天平上。

前往通辽市大青沟的路途中所经历的荒芜景象，几乎是在瞬间被置换成青葱的山林，进入大青沟，像是闯进了精心设置的布景。这是内蒙古东部高原边缘的一个地裂谷，谷里一派江南山林风光，溪泉瀑布、古树参天。然而一旦返回到高原一侧，鸟语花香皆尽消失，像是做了“黄粱一梦”。

此时，我想起了西拉木伦河清静的河源地，在那内蒙古高原上、科尔沁沙地丘陵深谷中，突然冒出一股泉水，无声地，流向东方，把它从地下带来的灵气和生命力，一点点地，扩散到它的流域所及之处，孕育了万物。

西拉木伦河流经的这个东西向的地理条带，在1万年前就形成了林草交错、疏林草原的景象，所有对过去环境的形容和记载，都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绿色的画卷：大河两岸方圆800里的平地松林、肥美的草原、大汗的驻牧之地。然而今天，在疏林之下，只有干涸的沙地。科尔沁沙地虽然已经存在了1万年，但是它的范围之广以及对草原的侵占，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摄影／张世勋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科尔沁

你想听哪个朝代的故事？

科尔沁草原上的乌力格尔艺术

乌力格尔，起源和流行于科尔沁草原上的说唱艺术，是中原文学流入内蒙古高原开出的一朵美丽的花。民间默默壮大的说书艺术，不经意间承担起了文化交融的使命。蒙古族对中原王朝历史的了解，是从乌力格尔艺人的说唱中得来的。

撰文／陈岗龙　摄影·老照片提供／阿音

在我的故乡扎鲁特草原上流传着两句民谚。一句是：“三个扎鲁特人中必有一个是胡尔齐。”胡尔齐就是用四胡伴奏说唱乌力格尔（故事）的民间艺人，民谚说明扎鲁特人中胡尔齐多。

另一句是：“故事听琶杰，语言听毛依罕。”（也有说“故事听扎那，语言听琶杰”。）琶杰和毛依罕是蒙古族曲艺大师，都是扎鲁特人，琶杰擅长于故事叙事，毛依罕擅长于好来宝。他们两人都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那大手紧紧握住琶杰拉四胡的手的照片足以见证新中国初期蒙古族民间艺人最灿烂的幸福时刻。

我就是在乌力格尔的熏陶下度过了童年、长大以后走上民间文学研究道路的，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蒙古族的口头传统，侧重于科尔沁的乌力格尔艺术。

乌力格尔就是讲朝代历史

1996年我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和兴安盟做田野调查途中打听胡尔齐的时候，见到的老人经常问我的问题就是：“孩子，你想听哪个朝代的故事？”

蒙古语说书中，从三皇五帝、夏商周开始，一直到清朝，每个朝代都有“乌力格尔”。在东蒙古，实际上乌力格尔的曲目基本上是用朝代来指代具体的故事作品。譬如，“商朝故事”就是《封神演义》，“周朝故事”就是《东周列国志》，“三国故事”就是《三国演义》，“唐朝故事”就是《说唐》。而这每个朝代的故事实际上都是相关历史背景下的古代汉语章回小说。

如果我们拿地理板块理论做一个比喻，乌力格尔就是代表北方游牧文明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和中原汉族农业文明这两块文化板块在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碰撞之后的结果。

乌力格尔在口头传统的形式和结构上传承了蒙古族古老英雄史诗的传统和审美情趣，而说唱内容的选择上则接受了中原王朝兴衰更替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主题和题材。

蒙古语说书的表演传统与蒙古族史诗传统密不可分。说唱艺人对英雄好汉的描述、对骏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马的赞美和对战争的栩栩如生、亲临现场式的扣人心弦的描述都是从古老的蒙古英雄史诗传统里发展而来的。中原王朝的历史英雄在蒙古故事中都一个个被“蒙古化”了，经过说唱艺人的本土化过滤，这些英雄身上都带上了史诗英雄的特点。

正因为这样，蒙古族喜欢听中原王朝的战争故事而不屑于那些“才子佳人小说”所讲述的“卿卿我我”。蒙古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还是那些关公、张飞、混世魔王程咬金和八弟罗成、林冲和武松等英雄好汉。

除了中原王朝历史的本子故事和断案故事，蒙古族说唱艺人也经常演唱本民族的传统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曲目就是近代蒙古族大文豪尹湛纳希的历史长篇小说《青史演义》。

在东部蒙古族民间，民众是把乌力格尔当作“真正的断代史”来倾听的。乌力格尔深刻影响了东部地区蒙古族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让他们知道“历史”是什么、“国家”是什么。

蒙古族是草原游牧民族，分散居住和逐水草不停迁徙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戏曲、曲艺等舞台艺术在古代蒙古社会中相对欠发达。蒙古族的曲艺是依靠民间艺人的说唱活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有一位著名蒙古学家曾经说过：“胡尔齐满足了蒙古地区看戏、听歌和读书三种需求。”胡尔齐所表演的正是东部地区蒙古族的乌力格尔和好来宝。而乌力格尔是近几百年来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

锯大腿的乞丐

与江格尔奇、格萨尔齐和玛纳斯齐等史诗艺人有过神秘的“神授艺人”、“梦授艺人”的经历不同，东蒙古的胡尔齐基本上都是拜师学艺，因



过去在民间，每逢过年、为老人祝寿等喜事的时候，一般都会请胡尔齐说唱乌力格尔。而寺庙法会“劳斯尔”期间也会请胡尔齐说唱乌力格尔。这和汉族地区的请戏班唱戏是一样的道理。在解放前，胡尔齐社会地位低贱，只有少数杰出的艺人才能博得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的欣赏，有幸成为王爷和活佛的专职胡尔齐。更多的艺人则过着走街串巷的颠沛生活。

此可以说，说唱乌力格尔是一门口头表演技艺，其传承基本上都是师徒传承，而不是家族传承。

在蒙古族民众一般看来，胡尔齐是掌握了一门特殊技艺的民间艺人，他们的表演很少与神圣的叙事联系起来，更多的是在娱乐层面上。正因为这样，过去曾经有过“与其学说书不如去偷盗”的说法，认为胡尔齐不务正业。也有人把胡尔齐贬低为“锯大腿的乞丐”，因为胡尔齐拉着四胡说书的姿势看来就像锯着自己的大腿。

但是，尽管这样，东蒙古地区还是涌现出了很多胡尔齐，其中一些才华横溢的胡尔齐就通过说书比赛等渠道成为王爷的专职胡尔齐或者寺庙活佛的专职胡尔齐。巴林王府、阿鲁科尔沁王府等经常举行这样的活动，取胜的胡尔齐就留在王府说书，败下阵来的胡尔齐就背着四胡在草原上走家串户，或者说唱数日、半个月的乌力格尔，或者演唱几首好来宝，为的是糊口和生计。

胡尔齐的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蒙古语说书成了宣传党的政策和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的重要艺术形式，《林海雪原》、《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保卫延安》等现代革命小说相继被蒙古族说唱艺人们改编成乌力格尔。

在这过程中，琶杰和毛依罕等胡尔齐脱颖而出，他们演唱的好来宝和乌力格尔甚至一度代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水平，作家出版社还出版过毛依罕的好来宝《党和母亲》。呼和浩特建立了蒙古语说书厅，琶杰和毛依罕等任专职胡尔齐，专门为农牧民说唱乌力格尔和好来宝。

琶杰和毛依罕还把乌力格尔艺术带出国门，琶杰演唱的《武松打虎》成为蒙古国大学者呈·达木丁苏伦编的《蒙古文学精华一百篇》的经典篇目，毛依罕演唱的《呼日勒巴特尔胡》在乌兰巴托出版，这些都引起国际学界对乌力格尔艺术的高度重视。

在舌头上种地养活一家

但琶杰、毛依罕等曲艺大师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胡尔齐则在农村一边务农一边拉四胡说唱乌力格尔。其中一些胡尔齐基本上能够靠说唱乌力格尔养家糊口，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在舌头

蒙古族口头传统中典型的专业艺人可以举出西部卫拉特蒙古的江格尔奇和东部科尔沁蒙古的胡尔齐。与江格尔奇、格萨尔齐和玛纳斯齐等这些“史诗艺人”有过神秘的“神授艺人”、“梦授艺人”的经历不同，东蒙古的胡尔齐基本上都是拜师学艺，都要经过严格的学艺过程。因此可以说，说唱乌力格尔是一门口头表演技艺，其传承基本上都是社会传承也即师徒传承，而不是家族传承。



上种地养活一家”。

其实，胡尔齐都是口齿伶俐、头脑灵活的人，他们在说唱乌力格尔时充满了智慧。民间对胡尔齐说唱的传统乌力格尔的内容都是相当熟悉的，因此民间艺人必须严格遵循传统，又要不断出新意，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譬如，关公的坐骑是赤兔马，《说唐演义》中罗成骑的是白龙驹，如果胡尔齐说错了乌力格尔中主人公的坐骑和武器，听众马上就会提出抗议，以后可能不再听他说唱乌力格尔。

传说有个胡尔齐因为口误把罗成的白龙驹说成关公的赤兔马，听众立刻喧哗起来，胡尔齐灵机一动说：“人家是富家子弟，好马成群，爱骑哪一匹就骑哪一匹。”

到了20世纪后半叶，内蒙古的哲里木盟、兴安盟、昭乌达盟和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和播放乌力格尔，邀请胡尔齐到电台录制节目。但是编辑对乌力格尔内容严格把关，有些内容就要删掉一两个小时的节目，这对胡尔齐来讲会损失不少收入。于是，有的胡尔齐说着说着就演绎出新的情节来，结果不仅补回了被删掉的一两个小时，有的甚至多演唱了几个小时。

在电台录制乌力格尔对胡尔齐来讲是莫大的荣耀和机会，但是电台录制节目以后就一次性地买断了胡尔齐演唱的乌力格尔，可以反复播放，实际上也影响了胡尔齐在民间走家串户的具体表演机会。

对胡尔齐的说唱活动造成巨大打击的则是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 —— 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一般都会错开电视连续剧的播放时间。在科尔沁右翼中旗说书艺人齐宝德家录制乌力格尔的时候，一到晚上8点，我们就停下来，因为年轻人要看通辽电视台的《射雕英雄传》。

“失神”的乌力格尔

20世纪90年代以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一些盟旗开始着手重点抓乌力格尔艺术的保护和发展。1996年国家文化部命名科尔沁右翼中旗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1998年中国文联和内蒙古文联命名扎鲁特旗为“中国民族曲艺之乡”；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和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科尔沁右翼中旗为“乌力格尔之乡”。2006年，乌力格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TOP论文网 topzazhi.com

产名录。2007年扎鲁特旗建了全国首家乌力格尔博物馆。在这过程中乌力格尔成为地方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各旗利用乌力格尔艺术的影响推动着地方经济大发展。

今天，打着乌力格尔旗号的各旗定期举办内蒙古甚至全国的乌力格尔艺术节和大型比赛，并且借助网络媒体大加宣传，表面上带来了一番繁荣。但是，这就是东蒙古流传几百年的乌力格尔传统吗？在舞台上表演的年轻的胡尔齐能否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把真正代表乌力格尔传统的长篇大书连续说唱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一年半载？乌力格尔的博大精深就在这些长篇大书里，舞台上不超过半个小时的表演是看不到什么的。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东蒙古地区的胡尔齐就有600多人，今天锐减到不足100人。年轻人离乌力格尔越来越远了，而各地政府却突然“发现”了乌力格尔，用乌力格尔来展示地方文化的魅力。这种重新打造的文化品牌犹如今天内蒙古地区到处所见的敖包一样，有其形而失其神了。

编辑手记

“科尔沁”的分歧

撰文 / 刘晶

之前没想到，“科尔沁”是一块“硬骨头”。

因为，自然与人文的“科尔沁”在地域和内涵上出现了分歧。

最初编辑部把“科尔沁”这个板块锁定在了通辽市的行政区划范围内。这不奇怪，当驱车穿越通辽境内时，公路两旁时而可见的沙丘明白告诉人们这就是科尔沁沙地。

然而赤峰多重要啊，那3000年前人类活动的几千处遗址就躺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摞着一个，这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极为重要的地理现象，它们存在的原因也许正与“科尔沁沙地”的存在有某种联系。

历史上并不存在现今的行政区划，地域的分野依照着河流与山川。为了能把赤峰包容进来，我期望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所以，我选择了一条河——西拉木伦河——它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发源，向东流到通辽市的奈曼旗接纳了老哈河之后改称“西辽河”，西辽河是辽河的上游。

在西拉木伦河鞭长莫及的兴安盟，科尔沁人生活了好几个世纪。我们的“科尔沁”板块不触及这个蒙古族部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注重血脉传承的高原上，科尔沁部是王族之外最显赫的家族。

兴安盟和通辽市，是科尔沁人现在居住的地方，也是“科尔沁大草原”真正的所在。

然而，赤峰境内的蒙古族与科尔沁人却分属着不同的血脉传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赤峰人归入科尔沁部，“这在当地会引起不满的。”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陈岗龙教授提醒我。

终于，我们以科尔沁沙地的范围限定了这个板块，这是一个自1万年前就形成了的地理范畴。当它在气候大环境的变化中扩张与收缩它的边界时，人类和文化也在大地上往来生灭。

自然的科尔沁，必然会承载着比人类创造的文化更广阔的信息，科尔沁人与其驻牧的科尔沁草原被科尔沁沙地所涵盖，从而变得可以理解了。

此刻，我才敢说，“科尔沁”的分歧和解了。

审稿专家 /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教授 陈岗龙 责任编辑 / 刘晶 图片编辑 / 马宏杰 版式设计 / 崔晓琳

今天，打着乌力格尔旗号的各旗借助网络媒体大加宣传，带来了一番繁荣景象。但是热闹过后，冷静思考一下，这就是东蒙古流传几百年的乌力格尔传统吗？蒙古族中原王朝历史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胡尔齐说唱的乌力格尔的内容，这些乌力格尔文本不是简单的民间故事，而是一两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才能完整说唱完的大型说书文本，乌力格尔的博大精深正在这些长篇大书里，舞台上年轻的胡尔齐不超过半个小时的表演是不得其精髓的。我们看到，真正的胡尔齐和乌力格尔艺术正在渐渐离我们而去。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动物：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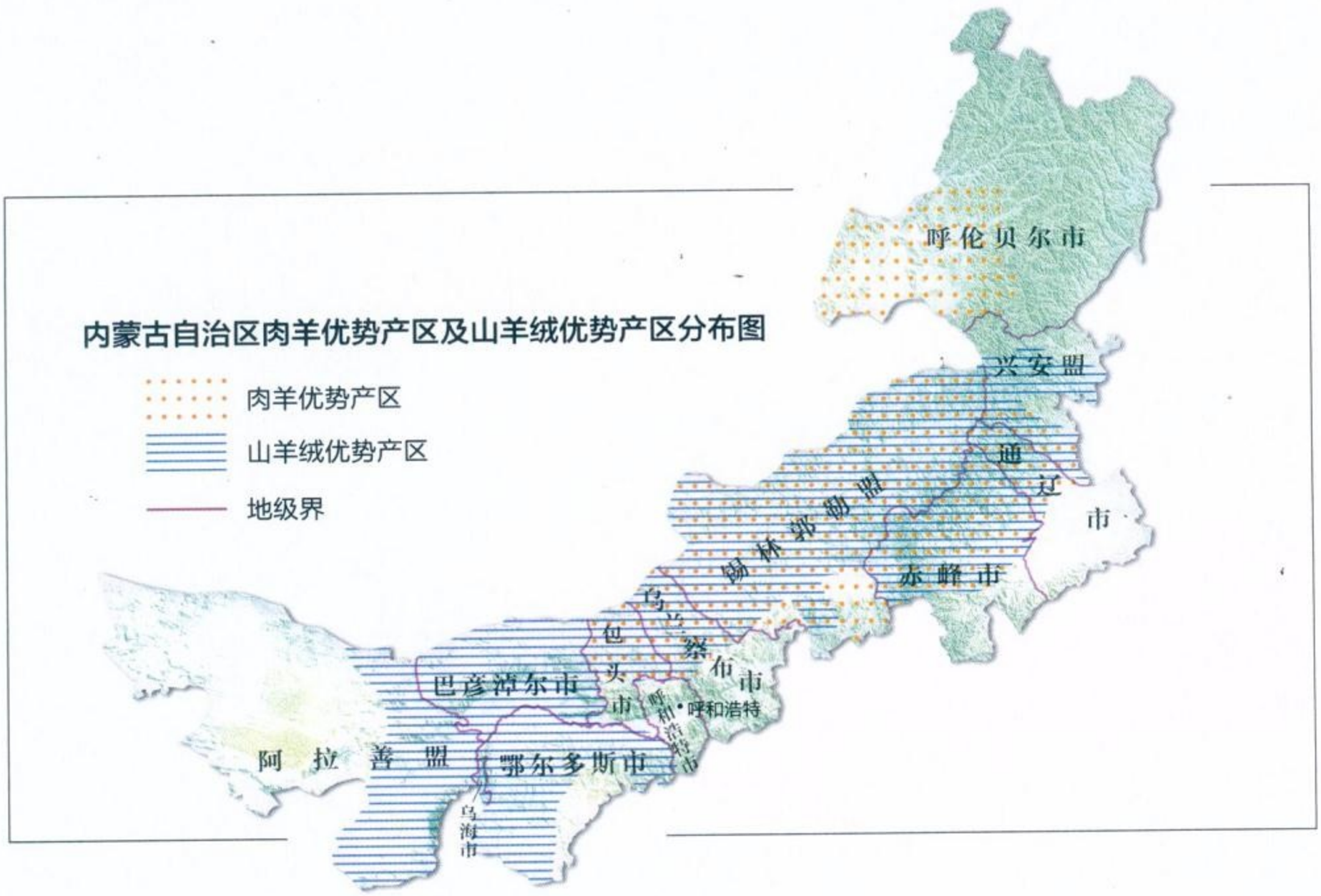
夏季的内蒙古草原，最著名的美景莫过于“风吹草低见牛羊”——羊群洁白，云朵般游弋在草原上，仿佛是英文字母“S”，又似阿拉伯数字“5”。在牧区，自古有着“草原五畜”的提法，这“五畜”之中，牛、马、骆驼各占一席，其余“两畜”则被山羊和绵羊所占据。

摄影／王玉琪

草原五畜羊为首

撰文／曾笑菲

草原五畜，牛马骆驼羊。之所以算五畜，是因为里面包含了两种羊——山羊和绵羊各占了一个席位。在内蒙古西部荒漠和半荒漠地区，山羊多于绵羊；而在东部，绵羊则唱着主角。羊是内蒙古数量最多的家畜，它们与草原，就像鱼和水一样密不可分。



山羊产绒，绵羊供肉

内蒙古产羊绒的山羊，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荒漠和荒漠草原上，它们以灌木、粗草为食，并可在岩石嶙峋的山上来去自如。内蒙古的肉用羊主要是分布在东部典型草原上的绵羊，其中以苏尼特羊、乌珠穆沁羊以及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羊最为著名。除了提供羊肉，重要的纺织材料羊毛，也是由绵羊提供。作为牧区最重要的家畜，绵羊和山羊为人类提供着生活必需的物资，而人类的放牧也反馈于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人，羊，草原，彼此依存关联，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7月的日头异常明烈，有风从原野掠过，让人感受到空气的干燥。第一次来到草原，是我读书时的暑期实习。快到实习基地的时候，草原上几块灰白色岩石状的东西，在阳光下一动不动，走近了看，竟是几头肥羊。

初到草原的我禁不住好奇，蹲在它们身边仔细打量。这些羊侧躺在地上，鼓着肚子，歪着头，时不时发出几声呻吟。书里说牧区“风吹草低见牛羊”，可从没说过是躺着的羊啊。

“这几个笨蛋，又吃多了。”来迎接我们的牧羊男子熟练地把羊一个个拽了起来。他说，夏季草原水草丰美，正是羊群狠吃抓膘的季节。因为吃得太多，羊大腹便便，有时不小心跌倒，甚至无法自行翻身，只能躺在地上哼哼，等待主人救援。

草原五畜中，羊占两席

迎接我们的肥羊，变成了丰盛的晚餐。当地的指导老师热情地把羊肉分到每个人碗中：“这是本地的‘苏尼特羊’，肉质紧致，口感好，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讲究的就是涮苏尼特羊。这一盆是‘乌珠穆沁羊’，这种羊长得快，做成手把肉最好吃。吃完留意骨头，乌珠穆沁羊有14对肋骨，比其他的羊多一对。”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看上去无甚区别的羊，原本有着各自的品种和特点 —— 至少吃法不一样。那么草原上到底有多少种羊？

草原上的羊其实分为绵羊和山羊两大类，我们吃到的两种羊，都属于绵羊。在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草原，羊群主要是以绵羊为主的 —— 既可吃肉，又可薅毛。由于数量多，绵羊在草原五畜中也被叫做“蒙古羊”。说到这内蒙古畜牧业中最为重要的五畜，我还闹过笑话：来的路上，有人考我草原五畜是哪几种动物，我答对了牛马骆驼羊，却无论如何猜不到最后一种。据说不光我，很多没来过牧区的人，都会被这个问题给来个下马威 —— 五畜包括蒙古牛、蒙古马、蒙古双峰驼、蒙古绵羊，这最后一种，是山羊。内蒙古的山羊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等地区。

如今卖价越来越贵的羊绒，正是出在山羊身上。可是近二十年，山羊的日子不太好过。很多环保人士对山羊提出了质疑，有专家形容山羊“嘴是一把刀子，腿是四把小镐，所过之处寸草难生”。很多人认为，山羊吃草的时候连同草根一起啃噬，加速了牧场的退化。还有说法，要缓解北京的沙尘暴，首先要杀光内蒙古“制造沙地”的山羊。

绵羊和山羊，一字之差，却有着不同的境遇。这两种羊到底有多大差别？短暂的实习之后，我回到家撰写实习报告时，终于理清了它们的些许背景。

人类对山羊和绵羊的驯化，可以追溯到11000年前。这两种羊的驯化几乎是同时的，而且都发生在亚洲的西南部地区。绵羊是由盘羊驯化而来，而山羊的祖先则是野山羊。如今，欧亚大陆上的野生盘羊大致有9个亚种，野山羊也有众多野生种，现今世界各地的山羊和绵羊，几乎可以肯定是通过不同的野生种驯化而成的。

在中国，根据遗址中出土的家畜骨骼来判断，羊的驯化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到了商朝，青铜四羊方尊中的羊，肉髯和须看起来和我们熟悉的山羊几乎没有差异，可见那时这种家畜已经被普遍养殖，并被人熟识。

在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就已经指出了绵羊与山羊的分别，但是绵羊和山羊的界线，古人似乎分得并不太清楚。在东晋学者郭璞对《尔雅》的注中，他写到羊可以单纯以颜色标记：白羊为绵羊，黑羊指山羊。这种区分方式为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沿袭，他在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中，亦称绵羊为白羊，山羊为黑羊。至于将山羊和绵羊这两个名称真正按照驯化祖先的差别区分开来，则是宋代以后的事了。

如今，在内蒙古高原仍有山羊和绵羊的祖先游弋着 —— 它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北地区。北山羊，与家养的山羊极为相似，它们有着更为灵活的身体，善于攀援和跳跃，可以在荒漠中岩石裸露的山上来去如飞；野生盘羊有着群居的习性，它们喜欢在禾草繁茂的开阔缓坡上觅食，同时也喜欢爬山 —— 尤其是雌羊喜欢带着幼崽，栖息在陡峭的岩山上。

山羊和绵羊，一个都不能少

此后我多次前往牧区，在和牧民的接触中，我越来越发现绵羊其实是很笨的动物，它们仿佛总是迷迷糊糊忘记带脑子出门，早已没有了盘羊的矫健与警觉。

冬天，草原被积雪覆盖，河流冻结，羊群大都只能以雪解渴。到了春天，等河流解冻，羊群终于有机会喝到流动的水，纷纷涌至河边。

只是绵羊一心往前，似乎不知道在河岸边分散开来，于是前面的羊到河边之后只顾低头喝水，走在后面的羊解渴心切，仍然愣愣往前挤。于是，每年春天，都会有羊被挤到河里去，甚至溺死。

基于这样的无奈，有经验的牧民只得尽量寻找平缓的河岸，供羊群饮水。

绵羊生性慵懒软弱，一位老牧民曾告诉我："如果羊群遇到饿狼，绵羊只知道扎堆聚集在一起，即使被狼咬住喉咙，也很少发出叫声。"

"所以需要牧羊犬？"我问道。

老人回答："光有牧羊犬是不够的。绵羊群里需要混进三分之一的山羊，山羊性格知道躲避危险，遇到狼知道报警，可以带领绵羊去更安全的地方。"

那么只养山羊不好吗？也不妥。别的不说，山羊性格太过活跃，到了夏天，草原上有很多例如苍蝇、蚊子和虻之类让羊群讨厌的小虫子。山羊若是迎着风走，小虫子就不容易飞来落脚叮咬。于是不胜其烦的山羊羊群也不管家在哪儿，干脆一直顶着风走，而且各走各的。羊群很快就散了，山羊的记性也很有限，走远了，同样找不着家；不见羊群的牧民只好也顶着风去一只只地把它们找回 —— 找羊着实是件很操心的事。

行为习性的差异没有让绵羊和山羊各自为生，反而把它们拧在了一起。夏季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山羊是财神还是魔鬼?

冬季的额济纳旗，一户牧民正在从山羊身上刮取羊绒。羊绒是入冬后贴着羊毛根部长出的一层薄薄细绒，如不及时收集，等到春季天气转暖，它就会自行脱落。近20年来，羊绒价格不断攀升，为了增加羊绒产量，牧民希望多养山羊，可是山羊一度又被认为是加速草场退化的元凶而颇受争议。摄影／巴图特

的牧场上，如果是绵羊群，它们很可能聚在一起取食，直到把一小块草场啃光。但是混进了山羊后，山羊领路，督促绵羊活动，能够非常明显地扩大放牧半径，充分合理地利用草场。而且绵羊怕热，夏天它们总挤在一起，自以为聪明地利用同伴身体来遮阴，有山羊在，可以把它们分散开；山羊也有短板，它怕冷。到了冬天，山羊夜里特别喜欢扎进绵羊堆里去睡觉。

山羊和绵羊的互补还不止于此。和牛粪一样，羊粪也是草原上很好的燃料。可是喜欢吃硬草的山羊粪干，而绵羊粪却很潮湿 —— 唯有把两种粪混在一起，才容易做出优质易燃的粪砖。

在鄂尔多斯地区，有一首名为《北斗七星祷词》的祷告词：

“不可思议的火神，

祈求赐予：

尾巴肥大的绵羊，

油膘肥厚的羯羊，

数不尽的绵羊山羊福禄。”

这篇祷告词里，人们向火神祈祷 —— 不是索求烤全羊，而是要绵羊和山羊共同为草原带来温暖、福禄。

我们吃的羊肉，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内蒙古

在草原上养羊，远远不是把山羊、绵羊混群就万事大吉。为了养出好吃的羊肉，牧羊人还需要懂得，在不同季节应该把羊带到什么样的草场。

在内蒙古东部的夏季牧场，最受羊欢迎的食物，是禾本科的羊草、针茅和隐子草、冰草。此外，野韭、细叶葱等多汁而有刺激性气味的葱属植物以及各种开着蝶形花的豆科植物，也非常适口，它们为羊提供着丰富的蛋白质。

在内蒙古的西部，草原逐渐被干旱的荒漠所替代。在荒漠区，稀疏的小灌木和一年生的禾本植物是那里主要的植被，也是羊群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在那里，山羊更为多见，相比于绵羊，山羊爱吃更粗硬的食物，啃灌木也很适合它们的口味 —— 它们偶尔也啃树皮，但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热衷扯断多年生草本植物的草根。

在鄂尔多斯地区，比较著名的山羊品种有阿尔巴斯白绒山羊，这种羊的主要价值不是用于吃肉，而是产羊绒。为了获得更细腻优质的羊绒，在夏季比较忌讳让羊吃太多的食物 —— 荒漠草原上生长的牧草数量刚刚好 —— 进食过多会让羊绒变粗，品质和价格都要大打折扣。

如今，提到内蒙古的羊，更多的人想到的还是那里的羊肉。历史上，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和蒙古羊的不断驯化与扩散，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主要肉食，羊肉在汉人饮食中的分量逐渐上升，在唐代发展成为主要的餐桌肉类。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在肉用羊中，苏尼特羊可列为最受牧民欢迎的品种之一。这种人工培育的瘦肉型品种，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高原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以及乌兰察布市境内，其中主产地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多是由丘陵、沙地和湖盆低地构成的荒漠草原。这种羊因为耐寒耐旱，又被称作戈壁羊，其肉质紧实，味道浓郁，故而成为涮羊肉的首选。

“比别的羊多一对肋骨”的乌珠穆沁羊，是产自锡林郭勒盟的绵羊品种。它们膘厚抗冻，因肉质肥而松软，颇受中亚国家的偏爱。

这种羊体型修长，其中相当一部分羊不仅多一对肋骨，还比其他的羊多两节脊椎骨 —— 这是世代的人为育种不经意间留下的变异，有人套用伊甸园的神话，说乌珠穆沁羊是苏尼特羊的情人 —— 蒙古族的祖先用苏尼特羊的肋骨造就了乌珠穆沁羊。

在内蒙古，肉质名气不亚于苏尼特羊和乌珠穆沁羊的，还有产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巴尔虎羊和呼伦贝尔羊。

放眼中国其他地区，肉质鲜美或者皮毛著名的羊也大多和蒙古羊有着紧密的联系。

巴音布鲁克羊，产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虽然有一个新疆名字，但它们其实是随蒙古族早年游牧而来。由于处于高山盆地，交通不便，今天这里仍是蒙古族的聚居地，而闭锁繁育的巴音布鲁克羊也仍然保持着蒙古绵羊的主要特征；

唐代曾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沙苑地区）设有专门负责养羊的沙苑监。据《唐六典》记载：“沙苑监，掌牧养陇右诸牧牛羊，以供其宴会祭祀及尚食所用……”关中著名的“同羊”便是在此时育成，据《大荔县志》记载，其原始种来源于蒙古绵羊；

隋唐时代，官府还在西北设立数处羊场，以裘皮闻名的“滩羊”即是那时所育绵羊品种。到宋明时期，滩羊裘皮已是著名的土贡品；

宋朝中期，我国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迁移中原时，把蒙古绵羊带到黄河流域，发展为小尾寒羊，如今，小尾寒羊几乎遍布全国；

长江中下游以羔皮著称的“湖羊”也是蒙古羊南迁的产物。公元11世纪初，随着南宋都城南迁至临安（今杭州），黄河流域的居民也大量南移，饲养在北方的蒙古绵羊被带到位于江、浙交界处的太湖流域。

那么我们平时买的羊肉，大多来自哪里呢？是锡林郭勒，还是呼伦贝尔？答案可能让人失望，市场上出售的羊肉，大多来自山东、河南，来自那里的圈舍饲养。

草原虽大，却不及饲养场生产力强。放牧过度，超出牧场的承载能力，羊会因采食不足而贴膘失败，而草原生态系统也会遭受难以挽救的破坏。内蒙古草原有着优质的羊，却无力成为畜牧高产区 —— 如果一味追求产羊量，代价可能会是让草原丧失生命力。

如此想来，生活中少一些内蒙古的羊肉，或许并不遗憾。

TOP杂志网
topzazhi.com

山羊与绵羊——草原上性格迥异的双生子

内蒙古的牧羊人总是把绵羊和山羊按照2:1至3:1的比例混养在一起，这两种羊在一起生活，恰能够取长补短。因为拍摄需要，我们的摄影团队从羊群中挑出了绵羊、山羊各10只，并请主人帮助搭建了一个临时的小羊圈。尽管这样，羊还是偶尔会从为摄影师进出而留的狭小缺口里跑出来。当夜幕降临，晚霞浮在四周，蒙古包的烟囱里飘出袅袅青烟，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天中最美的时刻到来了，绵羊开始聚拢在一起休息，而机警好动的山羊则自动在外面围成一圈保持警惕。抓住这个时机，我们为山羊和绵羊拍下了合影（右图 摄影／耿艺）。这张看似简单的照片，着实让我们费尽周折。摄影／葛蔼



责任编辑／高新宇　图片编辑／宋文　版式设计／崔晓琳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景观：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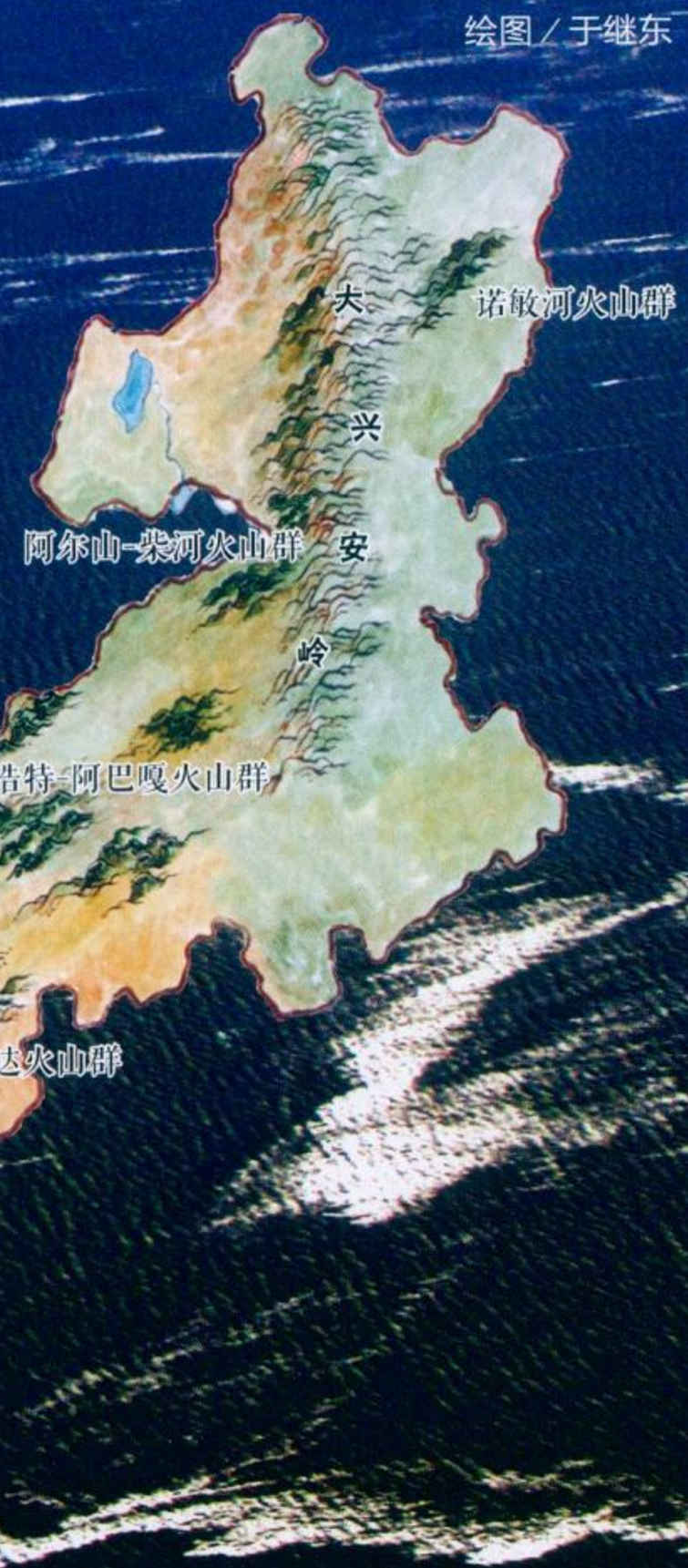
内蒙古火山最独特之处是它的“新”，新就意味着火山形成后被剥蚀、被外力作用影响的时间短，因此也就更好地保持了火山的原来面貌。

从大兴安岭北部鄂伦春自治旗诺敏河，向南到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有4个大的火山群，由北向南分别是：诺敏河火山群、阿尔山 — 柴河火山群、锡林浩特 — 阿巴嘎火山群和乌兰哈达火山群。诺敏河火山群地处大兴安岭北段东坡，阿尔山 — 柴河火山群位于大兴安岭中段。这两个火山群都以森林为背景，火山地貌形态因被茂密的森林覆盖而保存得非常完整。被火山锥托举到高处的火口湖——天池的成群分布，成为这两大火山群的显著特点。锡林浩特 — 阿巴嘎火山群是草原上的火山群，从地貌景观看，火山遗迹有一定程度的风化侵蚀，火山锥附近喷发物较明显，火山口内无水蓄积，个别火山口只在多雨季节有零星小湖沼发育。乌兰哈达火山群位于内蒙古中部察哈尔右翼后旗，地处荒漠化草原区。火山熔岩面积大，但火山活动的规模较弱。火山锥、火山口和熔岩流保存得还算完好，部分火山锥锥体断面柱状节理较发育。

达里诺尔湖畔的火山群

这是摄影师在达里诺尔上方捕捉到的画面，他力图将达里诺尔火山群和达里诺尔同时呈现在读者眼前。20多座火山锥雁行式排列于整片熔岩台地上，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地披上了金色的外衣，有的还在奋力地挽留最后一抹绿意，而一池微波荡漾的湖水，仿佛想走近火山群一探火山奥秘。达里诺尔火山群所在的熔岩台地，如今已随着时间的脚步与锡林郭勒草原连成一片，台地上耸立着120多座第四纪火山锥，相邻火山锥之间一般不超过1—3公里，远者不超过10公里。这些火山锥虽然成群出现，但火山个体不大，高度也不及阿尔山地区的火山锥。摄影／杨孝

绘图／于继东





火山景观

乌兰哈达的炼丹炉：火山喷出的壮美

这是一张深秋时节的航拍照片，整个夏季还披着绿装的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以最真实的面貌和质感呈现给我们。火山岩被风化后呈现出的暗红色，火山锥体上放射状的楔形裂隙，给人一种火山正在喷发、熔岩正在流动的错觉。照片主体表现的这座火山锥，比周围地面高出50米，外形好似炉灶，当地汉人称其“炼丹炉”。它是附近火山锥中锥体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火山口仍是完整的浑圆状，火山锥的外壁上陡下缓，内部平坦，坡度在20度左右。同样被叫做“炼丹炉”的，还有稍远处的两座火山锥，它们已经有部分塌陷的锥体，以及相比之下较低的高度，更凸显了眼前这座火山的雄伟与壮美。摄影／杨孝

达里诺尔火山群的银装

一场冬雪的温柔覆盖，我们几乎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白色世界就是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的达里诺尔火山群。此时，它已与苍茫的冰雪大地融为一体，仿佛披上了头纱的待嫁新娘，让众人去猜测她的美丽与神秘。冬季，除了辛勤的牧民和寻找独特之美的摄影师，这片草原少有游人光顾，摄影师的镜头定格了火山群的洁白纯净，光线在火山锥一侧投下的阴影，让整个画面的立体感立刻呈现出来，让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火山锥体的外形和高度。达里诺尔火山群和数万年前形成之初相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风化，它的改变也就在冬雪与夏花之间。摄影／鄂博

火山景观

阿巴嘎火山群：温柔如此之多

柔和的绿绒毯般的草地，让人有把它披在身上的欲望。草地上由近及远地缓缓升起数座火山锥，锥体并不高大，也无锋芒棱角，让人不禁惊叹：火山竟有如此温柔的一面。草地上悠然自得的羊群告诉我们，这些火山口早已成为人类活动空间的一部分。除了画面带来的美感，这张照片真正吸引我们之处在于：拍摄地点位于阿巴嘎旗，这个火山锥体现了阿巴嘎火山群锥体起伏和缓的火山风貌。阿巴嘎火山群在内蒙古火山家族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里的熔岩台地是内蒙古高原上最大的一片玄武岩分布区，它的火山群规模也是最大的。台地上的第四纪火山锥超过200座，如此数量的火山锥，让人不得不感叹来自地球内部的力量。摄影／慧斌

责任编辑 / 李欧　图片编辑 / 吴敬　版式设计 / 介彬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二）

阿尔山—柴河火山群

比草原更神奇的是火山

在内蒙古近千公里的火山带中，我们选择了位于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阿尔山—柴河火山群精心考察，它只是这条火山带上数个火山群中的一小个，但它以天池、地池、玄武岩石柱、熔岩峡谷等不同形态，为我们讲述了几乎所有火山的秘密。

撰文／单之蔷



大兴安岭广袤无边的金色林海，将位于分水岭上的吉尔果山托举起来，接近满月状的吉尔果山天池像是被精心保护的瑶池，深藏在山顶的凹陷处。因为她的点缀，而使画面如同梦境，这梦境如今已成标志性景观。这道景观由数万年前的一次火山喷发造就，在它周围，还有很多同样由火山造就、却形态各异的景观，它们组合成一条精彩纷呈的火山景观带，镶嵌在大兴安岭的密林里。摄影／杨孝

时间：7月29日

旁白：到了内蒙古，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火山。在中国看火山，固然有几个地方：浙江省的雁荡山、吉林省的长白山天池、黑龙江省的五大连池等等。作为个例，这些都很精彩，但在形成时间上，它们要么太老，像一个个仅剩残垣断壁的古城，要么太年轻，年轻得履历不够；而在规模和形态上，它们或者孤零零地出现，没有足够烘托出气氛的巨大规模，或者缺乏让人难以忘怀的标志性景观……总之，它们难以构成一个综合系统，以诠释火山的全部秘密。

内蒙古的火山就不同了，它有一条火山喷发带：北起大兴安岭北段东坡的诺敏河火山群，经大兴安岭的阿尔山 — 柴河火山群、锡林浩特 — 阿巴嘎火山群，南抵察哈尔右翼后旗的乌兰哈达火山群，绵延近千公里。这些火山不仅单体精彩，组合也很出色，层层叠叠地构成了一个火山群落，讲述着中国火山曾经的辉煌。

这条火山带最突出的特点是年轻：从第四纪的晚更新世（这是专家术语，我们只需记住这表示12万年前就可以了）才进入活动鼎盛期。但其实，据中国地质大学白志达教授的测定，这个火山带的大多数火山都喷发于距今4万—6万年前。尤其可贵的是，其中一些火山喷发于全新世，即距今一万年前，白教授甚至在这里发现了喷发于两千年前的火山。

“穿越内蒙古高原”阿尔山－柴河段行程路线图



“火山”是我们这一段行程的关键词，在柴河至阿尔山不过百余公里的路段里，密集地分布着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火山遗迹：以吉尔果山天池、卧牛泡子、驼峰天池为代表的天池；以杜鹃湖为代表的堰塞湖；以山水岩壁画为代表的玄武岩柱……在距今100万年至一万年期间，这一带一直有火山喷发活动，最终造就了堪称火山博物馆一样规模壮大、形态奇异、构造完整、分布广泛的火山岩地貌。



内蒙古东部第四纪火山群分布示意图



260万年前，人类进入了第四纪。以距今1万年为界，第四纪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是内蒙古东部火山喷发最为强烈的时期，形成了一条断续延伸的火山带。火山活动受地壳的基底断裂控制，火山群多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向基底断裂的交会处。在全国范围内，第四纪火山喷发的范围除海南岛、雷州半岛、五大连池和长白山外，其余全在内蒙古境内，且集中在内蒙古东部。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这里的火山结构完整、体态完美。火山最突出的标志是火山锥，没有火山锥的火山，就像没有旗手的队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锥会遭受风化剥蚀，锥体形状逐渐改变，高度逐渐降低，形态逐渐萎缩，直到最终消失殆尽。因此，火山喷发时间越近，火山锥越新，形态越完整，反之亦然。正因为内蒙古的火山年轻，才使得它们结构完整、体态优美。

此外，内蒙古的火山易于观赏：一些分布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那里的山脉起伏平缓，火山锥很容易清晰呈现；一些分布在草原上，那里的平坦地势更利于观赏火山。而且，这里的大部分火山锥和火山地貌都是近几年才被发现，尚未被媒体炒作。还有另一些极具价值，媒体却不感兴趣，因而得以保持清静的火山。

中国在景观方面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正在喷发的火山

旁白：每当在电视里看到意大利的埃特纳（Etna）火山冲天而起，红红的喷发柱照亮整个夜空；或者是看到夏威夷的地缝里流出的炽热熔岩流汇入大海，因为水火相逢而迸发出漫天水蒸气时……我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羡慕。

虽然中国最近的一次火山喷发于何时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没有正在喷发的火山。

过去我一直主张：论景观，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媲美。但在火山方面，我得承认，意大利的火山堪称出类拔萃，那里的很多火山都闻名于世，更牛的是：这里的很多火山都代表并命名了与它同类的火山。

如普里尼式（Plinian）。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火山喷出的大量有害气体使当时正在现场观测火山的先驱人物普里尼中毒身亡，这种喷发属于大量挥发性气

从柴河驱车前往阿尔山途中，我们邂逅了这片黑褐色玄武岩组成的石海，单主编被其深深吸引，下车前去拍摄。借助他的身影作为参照，我们正好看清了这些石头的大小：几乎与腰齐平。在这片石海东北方向1公里处，有一个火山溢出口，大约3万年前火山喷发的熔岩在此汇聚，由岩浆流淌而成，宛如一条石河，在国内外都极为珍稀。摄影／王彤

体和硅质火山灰的浅层火山喷发，后来人们便将这一类火山喷发命名为“普里尼式”。

如武尔卡诺式（Vulcano）。武尔卡诺是一座火山，后来以这个名字代表了与它类似的火山喷发：火山喷发时先受阻，继而猛烈地冲开熔岩顶盖，喷出的黏稠熔岩和火山灰形成火山锥，锥体自下而上地分出两个明显的层次——由降落的火山碎屑和火山灰组成的降落锥；由溅落的火山弹和熔岩结块组成的溅落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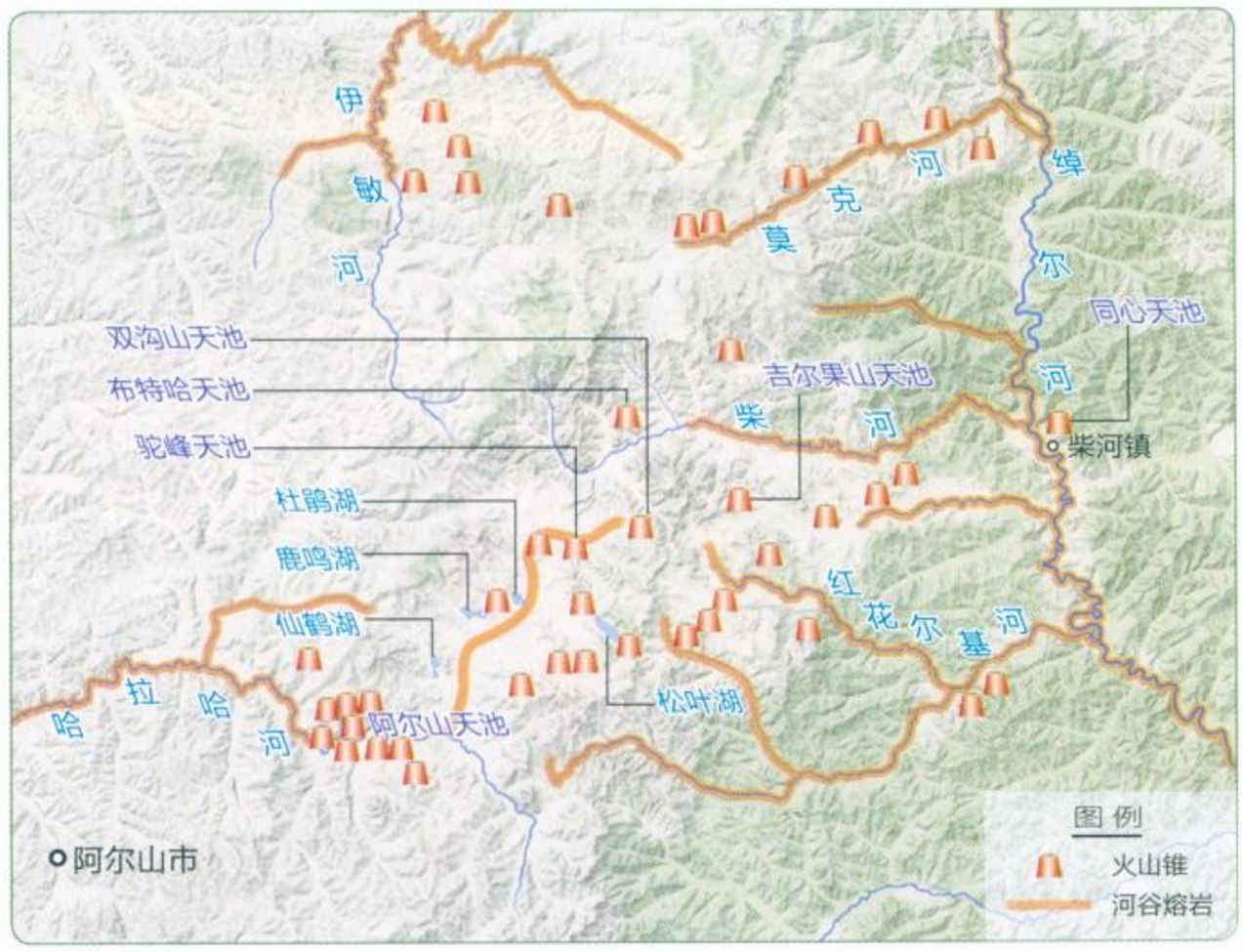
如斯通博利式（Stromboli）。连续多年来，斯通博利火山每20分钟（最长一小时）就喷发一次，从未间断，以至于水手们将它称为“地中海上的灯塔”。人们以它的名字命名了那些和它一样的火山：喷发周期短、喷发缓和而有节奏。

意大利还有一座著名火山埃特纳，从公元前475年第一次喷发算起，埃特纳至今已喷发了2000多次。我以前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以“埃特纳”命名某一类火山？后来想通了，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火山，根本不需要“埃特纳式”。

火山景观出色的还有日本、印度尼西亚、美国、冰岛等国。其中，美国和冰岛也各为全世界贡献了一种火山喷发模式：前者有夏威夷式，后者有冰岛式。夏威

阿尔山—柴河火山群火山、熔岩分布图

阿尔山—柴河火山群处于大兴安岭中段，是内蒙古第四纪火山活动形成的几座主要火山群之一。这里的火山喷发多属中心式喷发——岩浆沿管形通道喷出地表，但喷出地表的位置受古河床裂隙的控制，这使得火山锥的分布与河道的位置息息相关，且岩浆最终形成条带状的河谷熔岩。在本区的哈拉哈河上游、伊敏河上游、莫克河、柴河、红花尔基河、绰尔河等河流谷地，都分布着厚层的河谷熔岩，因此形成了一系列河谷火山、熔岩台地地貌。



夷式是指炽热、红红的火山熔岩从火山泉里像河流一样缓缓流出的火山喷发；冰岛式则指在火山喷发时，熔岩从长达几公里（甚至数十公里）的地壳裂缝中泛流而出，用如同被子一样的熔岩覆盖大地，待熔岩冷却后，在大地上形成广阔的熔岩台地和熔岩平原。

中国的火山也曾像意大利一样辉煌，但这辉煌已经过去。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火山都已进入休眠期，只存遗迹。去内蒙古看火山，是看过去的辉煌，就像去关中平原看那些汉唐陵阙。

这次穿越内蒙古高原，我们邀请了中国地质大学的白志达教授与我们同行。

白志达 / 温文尔雅的野外达人



白教授身材高大，清瘦健壮，步伐轻捷，一看就是“老野外”。他是研究火山地质学、岩石学方面当之无愧的专家，年轻时曾参加过全国1:25万、1:10万、1:5万地质图的填图工作。所谓地质图的填图工作，是指按一定比例尺及技术要求，将各种地质体及有关地质现象填绘于地理底图之上。而要弄清这些地质体和地质现象，必须借助裸露的岩石，否则无法填图。这项工作就是像拉大网一样在全国排兵布阵，搞清地表上的地质和岩石情况，这为地质工作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白教授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很多地方都做过地质图的填图工作，比如大兴安岭。此前，大兴安岭一直没有1:25万的地质图，因为一些地质学家认为那里全被森林覆盖，看不到岩石，这使得地质填图无法进行。可是他通过之前在大兴安岭的工作经验发现：这里的一些山峰只有阴坡被森林覆盖，阳坡往往有岩石出露，填图工作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

当年在做大兴安岭地区的填图工作时，他们每天清早出发，遇见有山、有悬崖处，就直奔那里。我想象他那时的工作情形：每来到一处悬崖下，就用地质锤敲下一块岩石，再用放大镜仔细查看，这是火成岩？沉积岩？然后掏出小本子来一一记上。

火山研究是后来的事，先研究中生代，后研究新生代。正是新生代的火山，将他再次召回大兴安岭。

下面是我与白教授在阿尔山 — 柴河火山群考察时的对话。

内蒙古火山最大的特点是年轻、体型保持得好

对话

单之蔷（以下简称“单”）：白老师，你是怎么开始关注火山的？

白志达（以下简称“白”）：有一次，内蒙古自治区地矿局的人让我来大兴安岭看一看，阿尔山—柴河火山群位于这里。过去人们认为这里的火山较老，但我第一次来就觉得很新，阿尔山有个叫“焰山”的火山，我们测定出它的喷发年代是两千年前，这是很难得的，后来就逐渐做起来了。

单：距今两千年前？

白：对，这里的很多火山都很新，有的距今几万年，有的不到一万年，还有这种距今只有两千年的。

单：火山很新，是不是也意味着火山很美？

白：可以这样说，因为新就意味着它们的形态遭受风化、剥蚀的时间不长，体型保持较好。地球一方面造山，一方面又用风雨、日晒、寒冻等方式，将山体风化、剥蚀，直至夷为平地。那些较为古老，如中生代的火山，已被风化、剥蚀得所剩无几，只有这些新火山才被保留了下来。这里的一些火山新到连土壤都还没有发育，火山形态完好，还是原来的样子。

这里天池成群

旁白：到了柴河，不能不去看月亮湖。月亮湖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圆：这个直径200多米的火山口湖，好像农历十五的一轮圆月，湖泊因此得名。

白：月亮湖原来叫“吉尔果山天池”，后来当地政府觉得天池形似月亮，便改名为“月亮湖”，觉得这名字更吸引人。其实这一改反而不好，因为吉尔果山位于大兴安岭的分水岭上，原来的名字能传达这一信息。

单：我也觉得不好，把原来名字中传达的信息全改没了：吉尔果山，大兴安岭的分水岭；天池，火山锥上的湖。对我而言，还是原来的名字“吉尔果山天池”更有吸引力。

旁白：爬上吉尔果山，我们看到了圆圆的月亮湖，确实很美，很精致。后来我们离开月亮湖，前去看驼峰天池。天池的形状因为酷似一个脚丫，而被当地人称为“大脚丫湖”。从高处俯瞰，果然很像，脚尖、脚掌、脚后跟，全都清清楚楚。

单：这里的天池一般都接近圆形，为什么？

白：这与火山爆发时的状态有关，这里的大多火山爆发时，火山通道都是直



形同明月的月亮湖是一个火山口湖，海拔约1200米，水面直径200余米，水深7米，被群山环绕，深藏闺中，直到最近才为外界所知。以前这里人迹罕至，湖岸的森林里栖息着很多野生动物，湖边的兽道，便是那些常年出没于此的动物留下的。摄影／宋文

立的，这使得它喷向四周的物质呈均匀分布，因而容易形成近圆形的火山口，火山湖自然也多呈圆形。

旁白：我最早被阿尔山—柴河火山群所吸引，其实并不是因为火山锥，而是因为火山造就的湖泊。那些湖确实很魅惑人：有的是天池，静卧在高高的火山锥顶部，湖水清澈，映日印月，湖岸整齐，好似刀刻；有的是地池，深藏地下，森林环绕，若不走到跟前，几乎发现不了。

对话

白：这一带因为火山形成的湖泊类型较多，有一种是火口湖天池，这在阿尔山—柴河火山群可以说是成群分布，如月亮湖、同心天池、驼峰天池等；有一些是玛珥湖，如布特哈天池等；有一些是地池，熔岩没有爆发，而是从火山口流出，后来塌陷形成地池；还有堰塞湖，这类湖很多，如杜鹃湖，当这里最年轻的火山——焰山喷发时，流出的熔岩堰塞了哈拉哈河，杜鹃湖因此形成。

单：哪一类火山喷发对造湖最有贡献？

白：当然是斯通博利式，这一类火山喷发造就的湖泊最普遍、最典型，像驼峰天池。它的喷发过程是这样的：先有岩浆在地下积聚，之后压力渐增并最

终喷发。喷发时，先是岩浆、挥发性气体和水猛烈喷出。接下来，这些喷出的物质开始了在火山口周围造“锥”的过程：最开始是在高空中沿抛物线轨迹降落的物质堆积在火山口周围，它们堆积成的圆锥体叫“降落锥”；当熔岩中的挥发成分和水汽消耗得所剩无几时，从火山口中喷出的物质呈溅落状堆积在“降落锥”上，形成“溅落锥”；最后，当连溅落的力量都没有了，如果岩浆供给较多，就会形成熔岩流……整个过程可以概括为：爆发—降落锥生成—溅落锥将降落锥覆盖—熔岩流出—火山口形成—积水成湖—天池生成。

单：斯通博利式的喷发，因为适度、缓慢、有节奏，才能造出这么精致的天池。那种极其爆裂、粗鲁的火山是不可能造湖的，如美国的圣海伦斯（St. Helens）火山，一次喷发就把山头将近1/3的体积掀掉，使高度减低400米，这就谈不上造湖了。

旁白：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离开驼峰天池时，对斯通博利式火山喷发产生了好感，觉得它是优雅的艺术家，它的破坏是为了创造：它打破平庸，创造出了艺术品。



柴河石柱群：冰岛式喷发

旁白：晚上，我们住在大兴安岭森林中的柴河小镇，绰尔河从柴河镇流过，而且流过我的窗前。绰尔河水量大，但水声小，几乎是无声地流淌。一般来说，这种山区河流大多水流急，水声响，但是大兴安岭起伏和缓，河流流速也较慢，河中看不到山洪冲下来的巨石和常见的卵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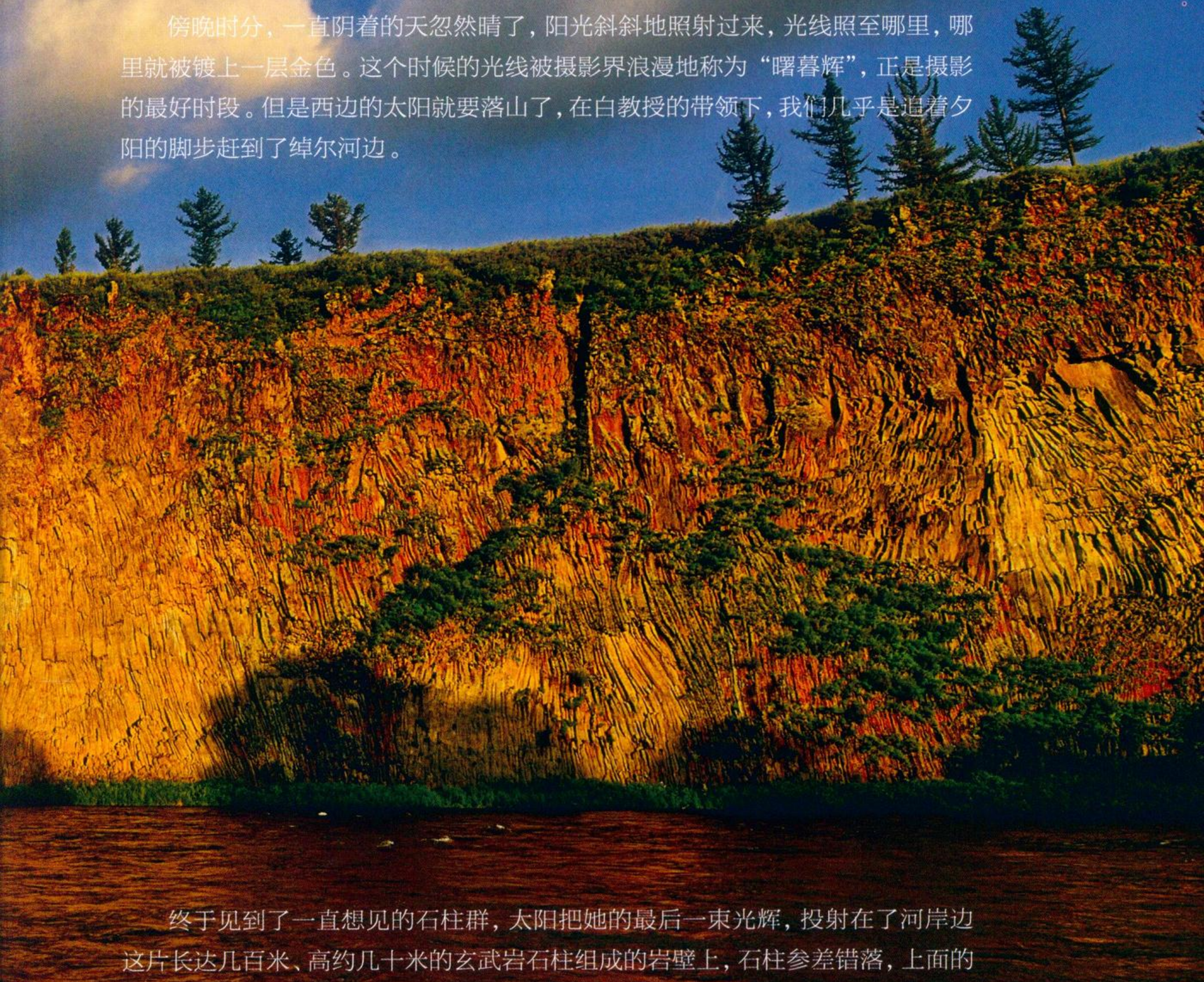
我为什么要说这条并不出名的河呢？因为它与我们关心的火山地貌关系密切。这条河的岸边有一种因为火山喷发而留下的独特遗迹：多边形的柱状玄武岩节理。一根根玄武岩石柱像电线杆一样粗大，约20米高，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或

垂直竖立，或水平放置。最神奇的是，这些岩柱的横截面都是五边或六边形。

我很早就对这种玄武岩石柱群感兴趣，为了看这种景观，我曾去了台湾的澎湖列岛，也专门去了福建的南碇岛——整个南碇岛就是由数百万根竖立的石柱组成的。韩国的济州岛、长白山的十五道沟、吉林省四平市、南京市六合区、广东省湛江市、浙江省花岙岛……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石柱群，我去过这些地方的大多数，还专门写过玄武岩石柱的文章。

只有绰尔河两岸的石柱群，我只是耳闻，却没能亲见，这次既然来看火山地貌，来到绰尔河，当然要看石柱群。

傍晚时分，一直阴着的天忽然晴了，阳光斜斜地照射过来，光线照至哪里，哪里就被镀上一层金色。这个时候的光线被摄影界浪漫地称为“曙暮辉”，正是摄影的最好时段。但是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在白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几乎是追着夕阳的脚步赶到了绰尔河边。



终于见到了一直想见的石柱群，太阳把她的最后一束光辉，投射在了河岸边这片长达几百米、高约几十米的玄武岩石柱组成的岩壁上，石柱参差错落，上面的小树和草丛鲜绿青翠，岩石上的地衣或灰或赭，阳光斑驳陆离，闪烁其间，整个岩壁像是一幅巨画。在照相机快门的噼啪声中，夕阳的余晖从崖壁上逐渐退却，暮色紧跟着拉上帘幕。这一过程的完整，也就十几分钟的光景，这时我们才开始和白教授聊起绰尔河石柱群的故事。

摄影／王彤

白：这些石柱是因为火山喷发而流出来的熔岩，经冷却收缩后形成的。

单：熔岩从哪儿来呢？

白：过去的专家们认为是从北边很远的地方流下来的，但是我们做了大量研究后发现，它们就是这里自产自销的。绰尔河河谷本身就是一个活动性的大断裂，一条地球撕开的大裂缝，那些炽热的玄武岩岩浆，从这条大裂缝中缓缓流出来，逐渐铺满整个河谷，并越来越厚，当这些厚厚的熔岩渐渐冷却，熔岩表面的张力开始等距离收缩，最后就形成这种横截面是五边形或六边形、垂直于熔岩流表面的一条条节理。再后来，河流将这些节理切开，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石柱群。

单：这些形成石柱群的炽热的、火红的熔岩流，是沿着河谷的地缝里流淌出来的？

白：是的。

旁白：听白教授这么说，我有些吃惊，因为这意味着这里出现了一种少见的火山喷发类型：冰岛式喷发。

单：那这种火山喷发类型应该属于冰岛式吧？

白：是的，冰岛式火山喷发就是熔岩流从一条长达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地壳裂隙中缓缓地流出来。

单：这条河的两岸还有石柱群？

白：有，顺着河往下走，多得是。这条河谷的石柱群北起塔尔气，南至浩绕山，长约100公里。从上游到下游，熔岩流的厚度几乎没有变化。河谷中的石柱群有些垂直，有些水平，有些倾斜，柱体形态变化丰富，十分壮观。

单：这条河的水量稳定吗？枯水期是怎样的？

白：稳定，即使是枯水期，水量也大得不敢趟河过去。

旁白：当我这么问时，我心里想的是：何时能乘一艘小船顺流而下，在两岸六边形玄武岩石柱的护送下，静静地欣赏绰尔河的景色？

时间：7月30日

卧牛泡子：玛珥式喷发

旁白：路过一个敖包，穿过一片墓地，我们来到一个山坡上，以便取得一个制高点，好俯瞰一个湖泊的全貌。这是白教授特意带我们来看的火山地貌，一定是他认为非常有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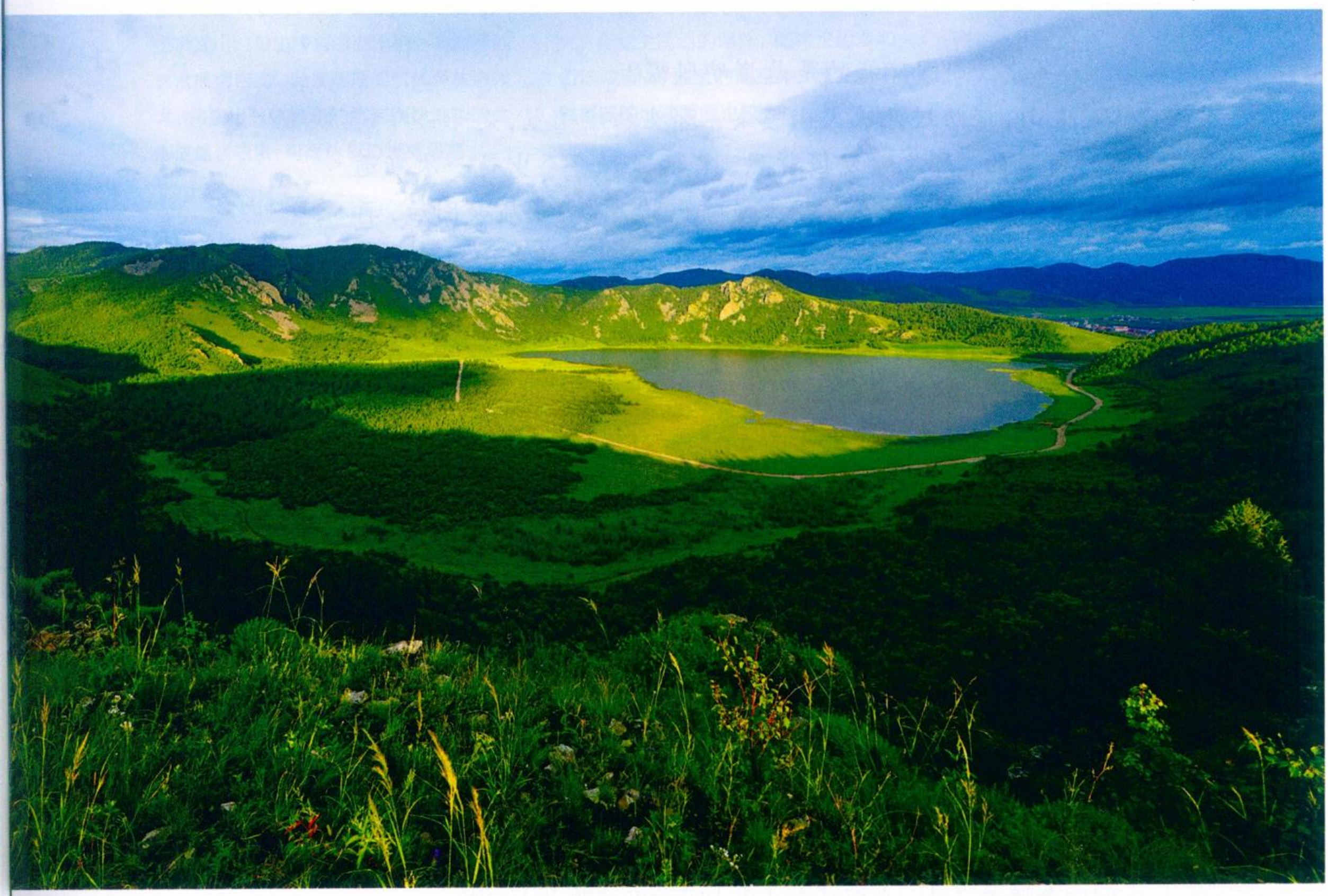
白：这个湖原来叫“卧牛泡子”，有很多关于它的传说，当地政府去年把它改成了“同心天池”。

单：“卧牛泡子”挺好的，土生土长的，一改就没有历史感和传统感了。

旁白：我们已经登上山顶，下面的卧牛泡子尽收眼底。这个泡子呈“心”形，所以当地政府把它改名为“同心天池”。望着下面的“天池”，我理解了为什么白教授不赞同改名：卧牛泡子位置太低，基本上在平地，不应称天池。再者，“天池”与火山喷发的类型有关——“天池”是火山锥顶的湖，需先有锥，再有湖，所以有天池的火山，喷发时一定是猛烈地爆发，使喷到天上的火山灰、火山渣、



这是达里诺尔火山群中的喷气碟，它的形成需要很多特定环境。液态熔岩流经潮湿多水地带，表层呈固结或半固结状态，如果继续喷发的熔岩中富含气体，气体会在地表脆弱处喷发，液态熔岩随之喷出。每喷出一次，在喷出口四周会堆起一层环状熔岩饼，间歇性多次喷出，熔岩饼则逐层叠起，形成熔岩堆积体，中间的空腔是气体喷出的通道。如果条件合适，堆积体会越来越高直至形成一个小口甚至封闭，如果中途条件发生变化，则喷发停止，形成比较低矮的碟状堆积体——喷气碟。摄影／杨孝



柴河一带的火山多呈圆形，同心天池又是它们中最为特别的：接近“心”形。但它真正可贵之处在于，它先后经过了至少3次不同类型的火山喷发：斯通博利式、玛珥式、夏威夷式，但要足够仔细，才能在它周围找到历次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摄影／王彤

火山弹、火山熔岩块等降落或溅落下来，堆成截顶圆锥，圆锥内再积水成湖，才能称为“天池”。能造成这样形态的火山喷发只有这几种类型：普里尼式、武尔卡诺式、斯通博利式。像卧牛泡子这种地表下的圆池子，它的火山喷发类型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它的成因只能是夏威夷式或玛珥式，可到底是哪一种呢？

对话

白：这个湖是玛珥湖（Maar）。

单：玛珥湖不是地下上升的炽热熔岩与地下水相遇，发生爆炸，将地下炸出一个圆圆的大坑，由于坑中积水形成的吗？

白：所以玛珥湖的特点是低，围绕着湖的碎屑环也很低矮。

旁白：但奇怪的是，我看到这个湖的周边环绕着一圈高大的悬崖或者陡坡，而不是低缓的碎屑环，我就此向白教授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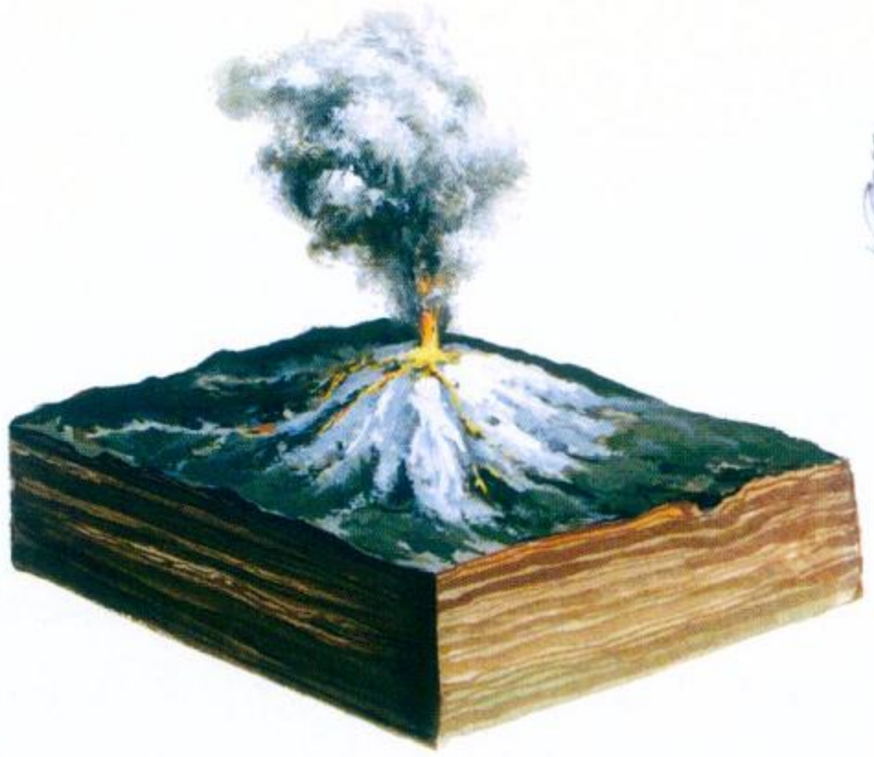
单：既然是玛珥湖，为什么周围环绕的是悬崖峭壁呢？

白：这是一个复式火山，经历过几次火山喷发。那些悬崖峭壁，是千万年前的一次火山喷发时留下的，那次喷发很猛烈，其猛烈程度至少是一次斯通博利式或比它更为猛烈的喷发，然后留下大量喷出物，这些物质凝固后，再经风化侵蚀，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几万年前，在原来的火山口处又发生了一次玛珥式火山喷发，这可以在周围的湖边找到证据。更神奇的是，此后又发生了一次夏威夷式火山喷发，这次喷发的熔岩充满了湖盆，熔岩流从南边的火山口缓缓流出。这个外观非常平凡的湖，却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故事——它至少发生过3种类型的火山喷发。

地池：是“夏威夷式”，不是“玛珥式”

旁白：我们穿过一片落叶松林去看地池，按字面意思，“地池”一定是与“天池”相对。在阿尔山—柴河火山群，天池并不少见，地池却似乎仅此一个。有“天池”就有“地池”，有“阳元石”就有“阴元石”，这是中国人“易经”式的阴阳互补思维。

终于到了地池，地面上是一个圆圆的、直径约百米左右的小湖。如果不与火山联系起来，这种湖不会受到任何人关注，也许只有野生动物前来饮水。可是除了我们，湖边还有另一些游人，可见它已受关注。湖边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这是玛珥湖，但白老师说这是一个夏威夷式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口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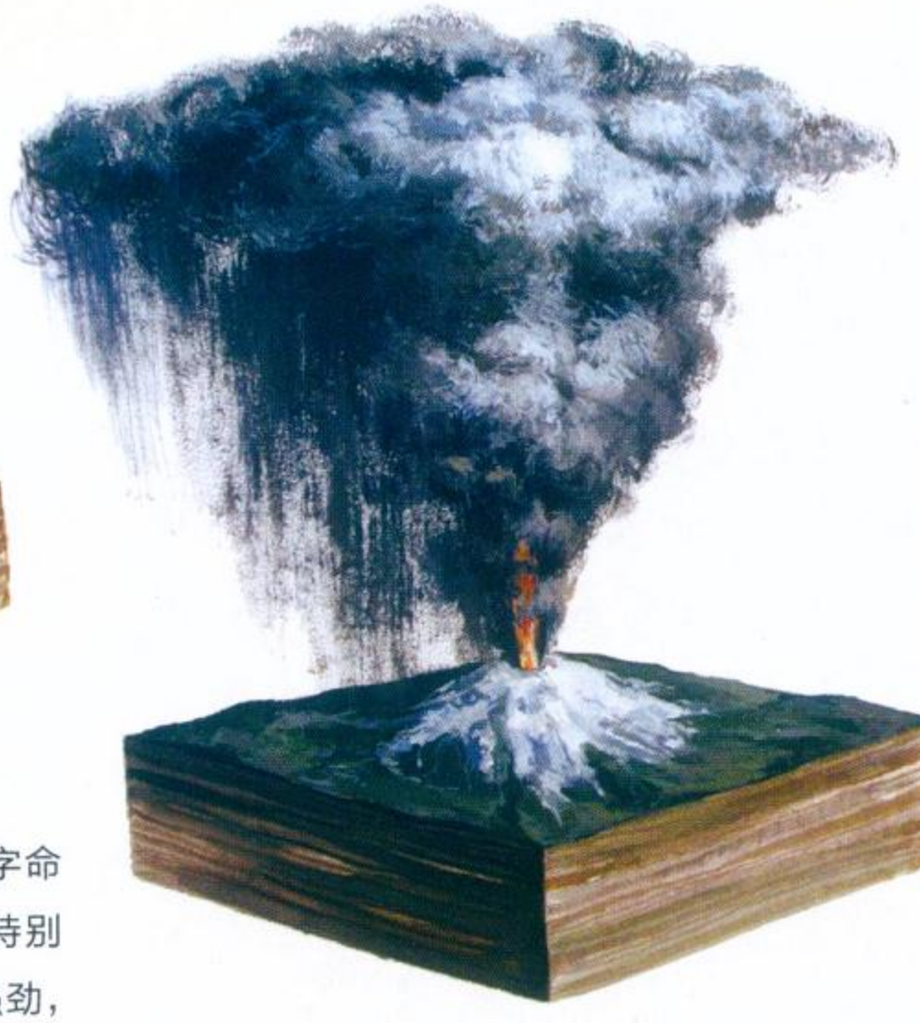


斯通博利式

几种常见的火山喷发类型

斯通博利式：以意大利斯通博利火山命名。火山喷发表现为韵律性的多次喷发，熔岩的流动性强，喷发时的爆炸较为温和，很多火山碎屑落回火山口或其附近，会再次被喷出。

普里尼式：以古罗马人普里尼的名字命名。这种喷发类型通常是火山喷发特别强烈的代名词。喷发过程中，爆炸强劲，烟柱直冲高空，大量的碎屑物和蒸气被喷出，喷出物覆盖范围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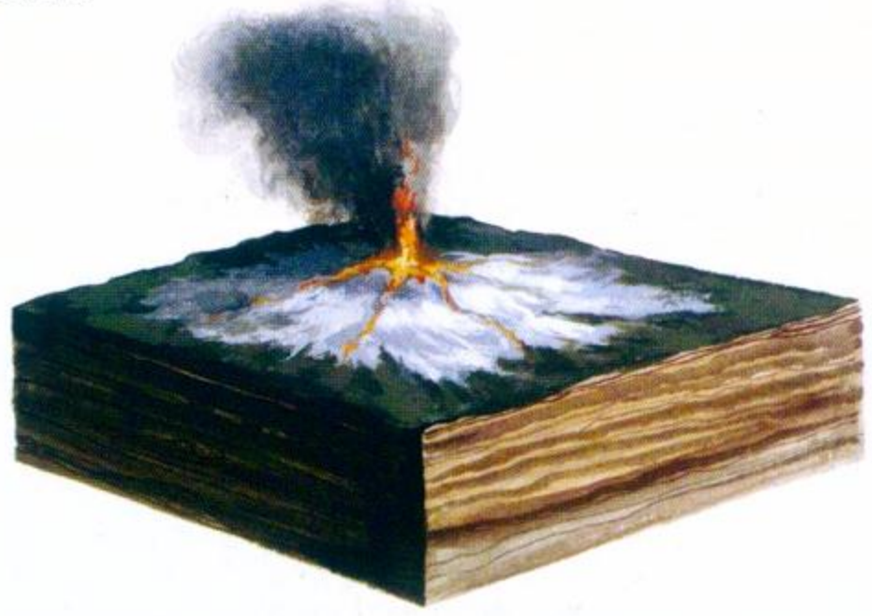


普里尼式

夏威夷式：以夏威夷群岛命名的喷发形式。火山喷发时，很少发生爆炸，常常从山顶火山口和山腰裂隙溢出相当多数量的玄武质熔岩流。喷发初期的气体释放量很大，由逸出气体推动的熔岩到达地表时会形成熔岩喷泉，可高达300米或更高。

武尔卡诺式：以意大利武尔卡诺火山命名。火山熔岩黏度较大，喷发的强度也较大，会发生猛烈的爆炸，能将火山灰和火山渣喷到20公里的高空中，喷发物下落时覆盖的地面范围也较大。





夏威夷式

武尔卡诺式

对话

白：这是夏威夷式火山，它没有爆发，熔岩流从一个中心流出来，待流完以后，火山口塌陷，因此形成一个很圆的火山口。火山口积水成湖，并且低于地面，加上没有明显的锥体，与天池反差很大，所以就叫“地池”。原来湖岸周围有一圈大型玄武岩石柱，足有五六米高，但今年水涨得太高，把石柱全淹没了。

单：为什么说它不是玛珥湖而是夏威夷式的火山口湖呢？

白：“玛珥湖”这一说法来自德国的莱茵地区，那里的人把当地那种形态呈圆形、水很浅的湖泊称作玛珥，即湖的意思。后来德国的科学家在此进行研究后，发现这种湖泊形成于一种新的火山喷发类型，便以“玛珥”为其命名，

即玛珥式火山喷发。我们说的“玛珥湖”是音译过来的，它与夏威夷式的区别是：前者是水汽—岩浆爆炸，后者没有水，只是熔岩从火山口中涌出。

单：具体而言，它们的差异体现在哪里？

白：如果是玛珥式喷发，湖的周边堆积的是水汽—岩浆爆炸形成的火山碎屑，而夏威夷式则在周边留有火山喷发时涌出的岩浆流，这在现场比较容易区分。这个地池周边围绕着一圈整整齐齐的玄武岩石柱，这显然是在夏威夷式喷发的最后阶段，由岩浆在火山口慢慢冷却收缩后形成的，如果是玛珥式那样的水汽—岩浆爆炸，怎么可能炸出这些岩柱？

熔岩隧道变成了峡谷

旁白：白教授带我们来到地处阿尔山市的一处峡谷，论险峻壮观，它不能与横断山区那些大江造就的峡谷相比，也不能与长江三峡或由黄河冲出的晋陕大峡谷相比，其实整个大兴安岭就没有峡谷可看，因为大兴安岭由波状起伏的低缓丘陵组成，最高峰黄岗梁的绝对高度才2029米，大部分山峰呈浑圆形态，相对高度不足千米。

但这个峡谷仍然有其独特性，它是因火山熔岩隧道崩塌而形成的。如果不崩塌，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长长的火山熔岩洞穴，这从景观的角度而言更为珍稀，因为中国的自然景观类型虽然丰富，但是缺乏这一类。虽然喀斯特溶洞特别多，但二者的成因完全不同，洞中的形态和内容也不一样。在中国，目前我还没见过一处火山熔岩洞穴景观，只是听说长白山天池附近有一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峡谷，本来是有机会成为中国绝无仅有的一处火山熔岩隧道洞穴的，但是很可惜，它坍塌了，成了一个近10公里长的峡谷。

对话

白：我考察过整个峡谷，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比较壮观，上面堆积的碎屑基本上是熔岩隧道塌陷后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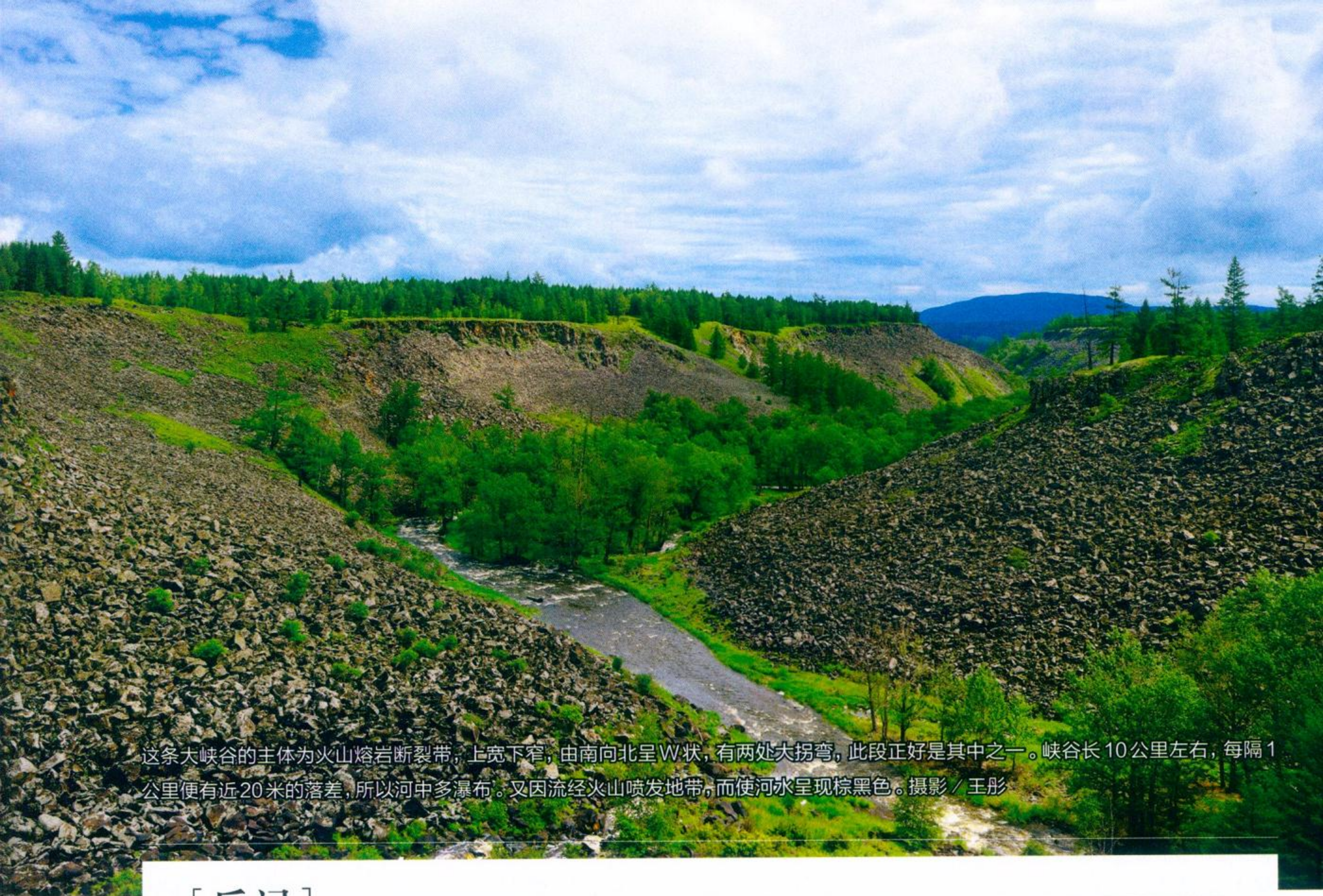
单：这个峡谷挺有味道，挺独特。很少有这种火山熔岩流造成的峡谷，而且组成峡谷的玄武岩还很厚，能有几十米。它们是一次流出来的？

白：不是，大概有五六次。

单：峡谷的长、宽、高各是多少？

白：大峡谷主体为火山熔岩断裂带，长10公里，平均宽度约20米，落差25米。山泉涌出后形成河流，即柴河。

旁白：当我走到峡谷底下时，看到河水是棕黑色的。在大兴安岭，我发现许多河流都是这种颜色，我猜测，这是因为这些河流经过火山喷发地区，因为黑色的火山灰进入河水里造成的。



这条大峡谷的主体为火山熔岩断裂带，上宽下窄，由南向北呈W状，有两处大拐弯，此段正好是其中之一。峡谷长10公里左右，每隔1公里便有近20米的落差，所以河中多瀑布。又因流经火山喷发地带，而使河水呈现棕黑色。摄影／王彤

[后记]

旁白：在这次穿越内蒙古高原的行动中，关于火山景观，我们主要考察了大兴安岭中的阿尔山—柴河火山群，随后我们向西北方向行进，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如果向着大兴安岭的东北方向前进，我们会看到另一个壮观的火山群：诺敏河火山群。

这个火山群坐落在大兴安岭北段东坡，行政区划上属于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那里有30多座火山遗迹。但是我们放弃了，因为我们这次的主要目的是穿越整个内蒙古高原，而不是专门考察火山。

后来在锡林浩特，我们远远地看到一处玄武岩桌状高地（山体高高的、顶部平平的），但是并没有深入到这处桌状高地所在的又一处火山群：锡林浩特 — 阿巴嘎火山群。因为时间紧迫，我们原来留给火山的时间，因为有几天被难行的路途耽搁，只能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更遗憾的是，回到北京后，我们计划再度重返内蒙古，专程去乌兰哈达火山群和锡林浩特 — 阿巴嘎火山群考察，但这个计划仍然因为受限于时间而没能实现，看来只好留给将来了。但不遗憾的是，仅仅一处阿尔山 — 柴河火山群，就为我们讲述了几乎所有火山类型的故事。

其实内蒙古还有一处火山群。在北京正北方向约600公里处，有一个湖泊达里诺尔，那里因为湖的周围聚集了几百个火山锥遗迹而自成一个火山群。虽然与前面提到的那条火山带同属新生代，这里的火山形成年代却比它们久远。我曾去过那里，经过岁月的侵蚀，绿色的草原上，一处处火山棱角全无，低缓圆润，有的在草原上仅留下一处处马蹄般的痕迹。那里很像一个梦境，绿茸茸的草地像一面无边无际的旗帜，盖在了曾经创造过传奇的英雄的雕像上。

责任编辑／黄菊 李欧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景观：森林

稀树和林海——苍茫在草原的尽头

中国哪个省区的森林面积最大？遥感数据的统计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内蒙古的森林超过了2000万公顷，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区。

地图上的绿色，深而密集的，表示郁闭的森林；浅而稀疏的，则表示疏林以及灌木林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内蒙古最主要的林区在东北部。大兴安岭属于黑龙江，也属于内蒙古——起伏的中低山以及茂密的森林，从内蒙古东北角一直向西南延伸到赤峰市境内。

每年夏季，无数的游客奔向内蒙古的兴安盟和阿尔山等地——去看火山，也去领略内蒙古的森林、花海。在我们的行程中，阿尔山让我们领略了大兴安岭之美，也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一室难求”。由于房间早已被游客订满，从乌兰浩特到柴河、阿尔山，一直到大兴安岭北部的根河，我们每天都在为当晚住在哪儿发愁。

阿尔山的白桦林与杜鹃花、红花尔基的樟子松、莫尔道嘎的落叶松，以及落叶松下遍布的红色浆果越橘，让人流连向往。从植被地带性上来看，大兴安岭的森林被划分为两个植被带：南部以及大兴安岭东侧的森林属于“中温型夏绿阔叶林”，这些地区的高大乔木，常见的有蒙古栎、大果榆、山杨和几种桦树，林下常常密布着西伯利亚杏和大片的毛榛、平榛——这些都是松鼠和花鼠所珍爱的食物；在大兴安岭的北部，兴安落叶松占据着绝对的霸主地位。落叶松间，樟子松挺拔而秀美，松林密集，却并不遮光——阳光透过林斑，照射到林下，林下往往密布着一种叫杜香的小灌木，它们散发着柏枝般的香气，赋予了大兴安岭独特的气味。

从密林中登上防火塔，但见兴安落叶松和樟子松构成的林海蔓延脚下。它们与油松、偃松等构成的针叶林是大兴安岭的灵魂，这样的森林在植被地理上被称作“寒温型明亮针叶林”，“明亮”二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大兴安岭的特点：森林郁闭却并不幽暗，这样的森林让人心情敞亮，而鲜有压抑之感。其实这漫山遍野的落叶松也是夏绿冬枯的，每年9月，兴安落叶松满树金黄，金色的林海吸引了无数摄影师北上内蒙古，聚集于大兴安岭。

从全国地图上看，大兴安岭的西南部已经延绵到北京市的正北。然而在很多研究植被地理的学者看来，大兴安岭的核心部分，在阿尔山和兴安盟之北，赤峰市一带的森林仅分布在山坡上，他们没有把这片森林视为标准的“林带”，而是按照山下的植被类型，将之归于“典型草原”。

除了大兴安岭，内蒙古其他地区的森林同样令热爱自然的远足者和摄影人钟爱、痴迷。

赤峰南部，是另一处著名的摄影胜地。从乌兰布统草原再向南走，便是桦木沟和红山军马场，它们位于大名鼎鼎的塞罕坝之北，在清代曾是皇家猎场。从名字可以看出，这里桦木遍布，此外辽东栎和山杨也较为常见。从植被地带性上看，这片面积不大的山地森林也属于夏绿阔叶林，因为纬度较低，被归为“暖温型夏绿阔叶林带”。

浑善达克沙地从赤峰市西部横亘至锡林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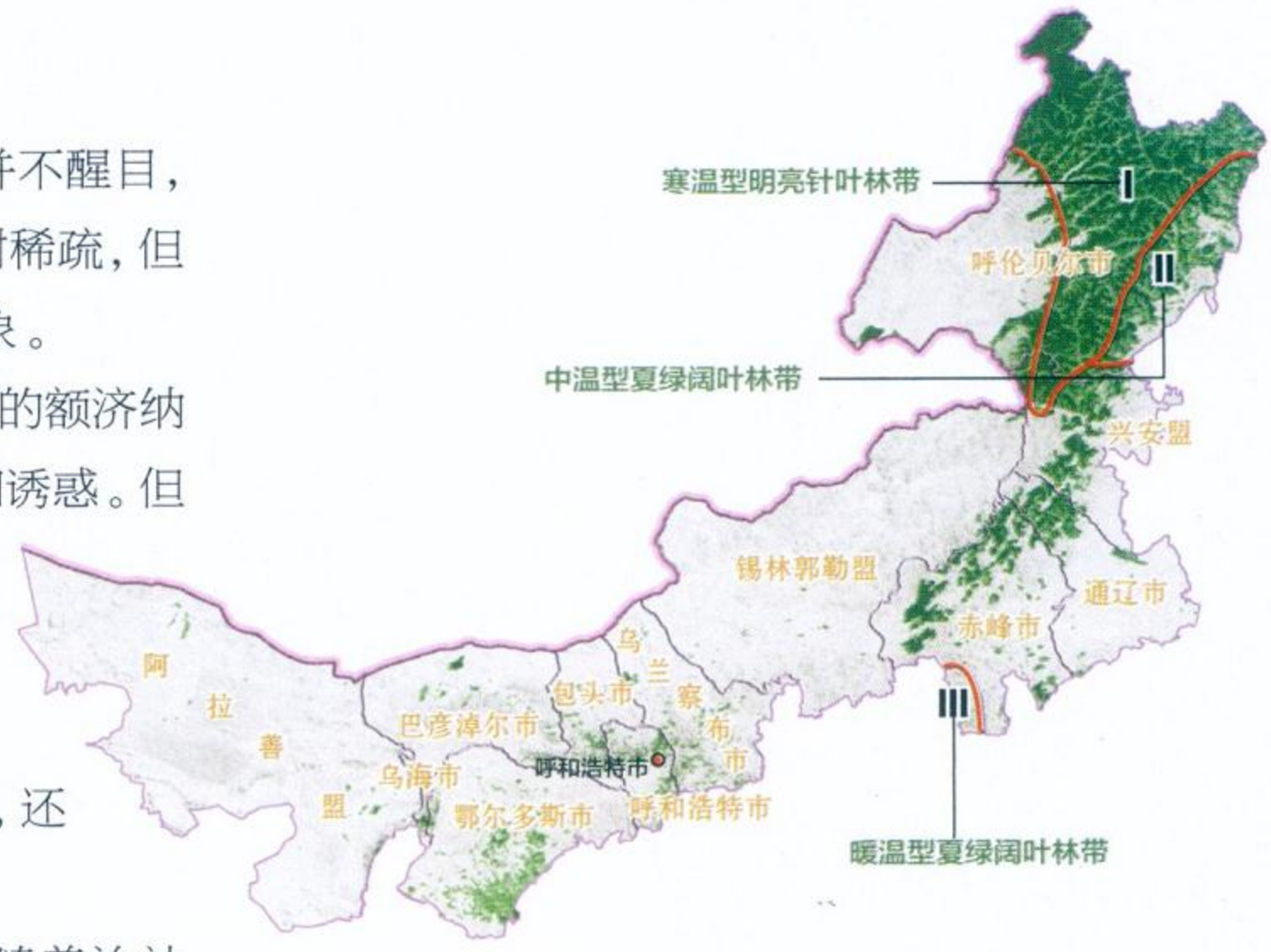
勒盟。虽名为沙地，地图上的绿色也并不醒目，但这里其实不乏树木：沙地之上，榆树稀疏，但却分布极广，俨然一派稀树草原的景象。

在很多人心目中，在内蒙古最西部的额济纳旗，弱水河畔的胡杨同样充满了神秘和诱惑。但是在地图上，它们只是点点绿色，胡杨林的覆盖度与内蒙古东北部的森林相差悬殊，面积更无法相提并论。

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东南角，还有一片代表森林的淡淡绿色。

“那里不是毛乌素沙地吗？难道随着治沙和降雨量增加，已经树木成林？”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但见沙地之上，飞播固沙的沙生灌丛井然有序，人工种植的树林也已经遍布沙地。仔细观看，这片人造森林的树种，竟是我们的“老熟人”——生长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樟子松。

远道请来的樟子松，能把沙漠改造成西部的“明亮针叶林带”吗？



内蒙古自治区的森林植被地带性以及森林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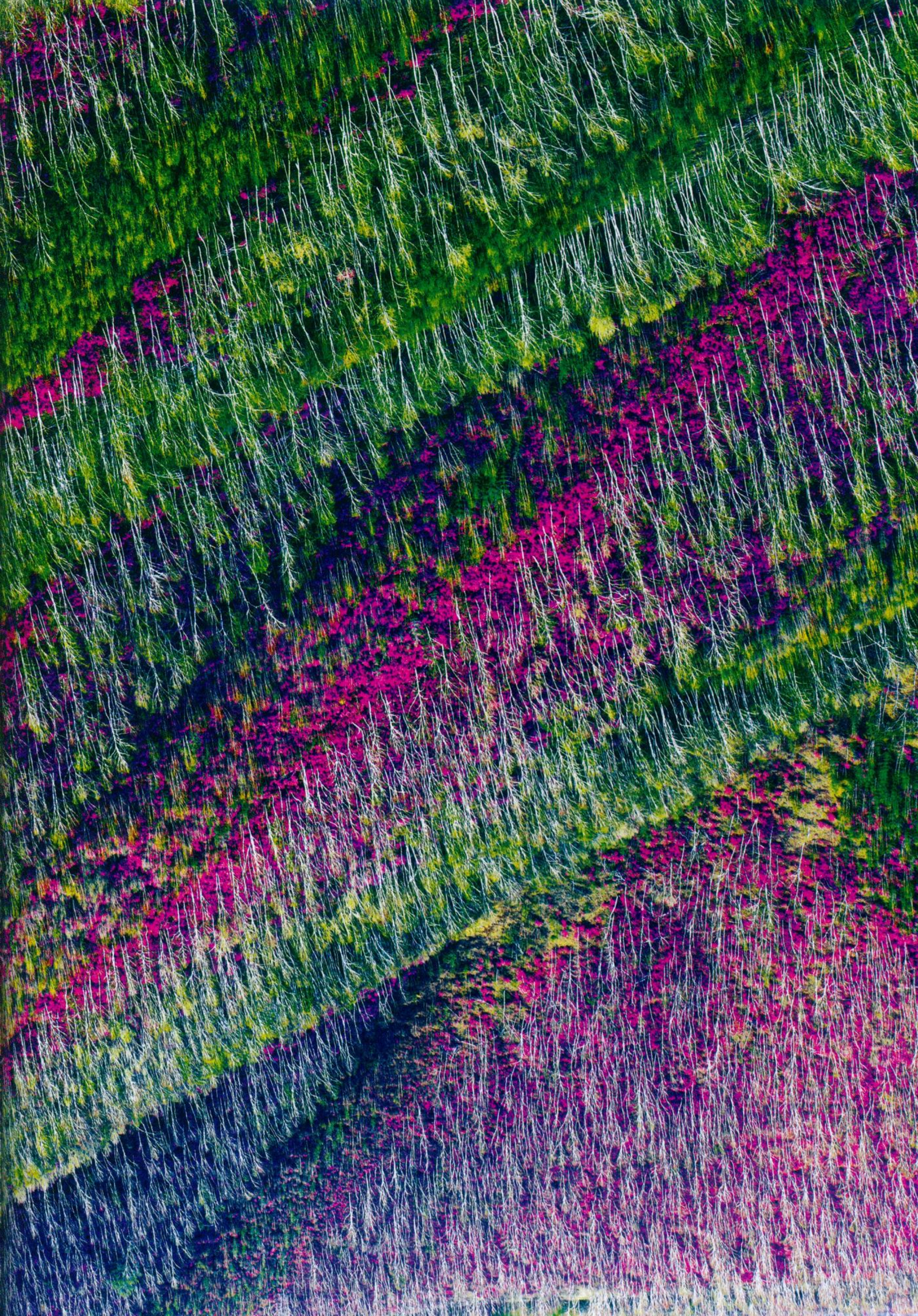
这张遥感图片中的绿色，表示森林的分布。它告诉我们，内蒙古不仅有草原，在东部还分布着大面积的森林。从植被地带性上看，内蒙古的森林以大兴安岭的“寒温型明亮针叶林”为主，针叶林南缘分布着“中温型夏绿阔叶林”，另外在赤峰市的南部有小面积的“暖温型夏绿阔叶林”分布。图中部分森林区域因地带特征不明显或面积小等原因，没有被划归入森林带中。



兴安落叶松林是内蒙古自治区“寒温型明亮针叶林”的建群树种。摄影／慧斌

大兴安岭的秋天来了

大兴安岭的秋季是金色的。兴安落叶松、白桦、山杨、青杨……在秋天渐行渐近时，它们的树叶纷纷变黄，缓缓起伏的山峦，如今变成了金黄色的大海。在根河地区，深秋的林海中闪现出醒目的白色枝干，这说明在这片森林中，白桦是主要的建群树种。这是一种充满故事的树，森林里流传着桦皮情书的传说，猎手把自己和心爱人的名字刻在树上，让它们和树木一起成长、老去。然而此时此刻，白桦只是群落演替过程中的一个过客，当我们继续向着北极星的方向行走时，眼前这片以白桦为建群树种的森林终将被以兴安落叶松为主体的针叶林所取代。摄影／葛霭



森林景观

大兴安岭的时装——杜鹃与白桦

这里是黄岗梁，大兴安岭的最高峰所在——这是一个少有的现象，山脉的最高峰竟然偏于整条山脉的一端，黄岗梁位于大兴安岭从东北到西南漫长山脊线的西南端，这里曾经被砍伐得遍山荒芜，如今山上的森林全部是次生林，林场工人们把山林修剪得像驯服的马群。图中山坡上一行行的白桦树，就是林场工人砍伐山林之后所得到的景象，据说这样能够保证林间植被的恢复和生长。没有想到，这里的林下灌木层竟然密布着兴安杜鹃。每年5月，当兴安杜鹃绽放之时，上层的白桦树也刚刚抽出新叶。新叶的嫩绿、树干的洁白和花瓣的粉紫，3种颜色让山林绚丽却又充满肃穆的仪式感。摄影／杨孝

责任编辑／刘晶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三）

大兴安岭

狩猎人的枪没了

大兴安岭因为在一条山脉内划分出了东南西北4个植被区系而被植物学家高度评价，也因为广袤的原始森林为鄂温克猎民提供了家园而被珍视。但是，猎民们却在他们珍视的家园里渐渐迷了路。

撰文／单之蔷

雾气笼罩着山岭里的密林，让人不知山究竟有多高，林究竟有多密。“大兴安岭”的名字中虽然有“大”，但山却算不上高大，南部最高峰黄岗梁海拔虽然超过了2000米，但在大兴安岭北部，最高的山峰不过海拔1500米左右。然而这里却有着极为茂密的森林，它们展现了内蒙古除草原之外的另一派风情。摄影／宋文

时间：8月1日

内蒙古高原：中国五大高原中真正的高平原

旁白：我去过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经过比较之后，我认为只有内蒙古高原才是名副其实的高原。高原是这样定义的：海拔较高（500米以上）、面积较大、顶部相对平坦、一侧或数侧为陡峭的高地。内蒙古符合所有条件：它是平原，至少起伏很缓，虽然也有几座大山，如大兴安岭、贺兰山、阴山，但是这些山都在高原的边缘，不像云贵高原，因为遍布喀斯特地貌而崎岖不平；青藏高原的范围虽然很大，但几条横亘的山脉在它内部制造了一道道屏障；帕米尔高原只有河谷两岸是平的，或者说是那些雪峰的峰顶在一个平面上；黄土高原就更不用说了，千沟万壑的。因此我觉得中国五大高原中，只有内蒙古高原才是真正的高原，让人产生骑上骏马驰骋一番的冲动。为了与中国其他四大高原相区别，我把内蒙古高原称为“高平原”，也就是矗立在高处的大平原。请问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阿拉善，哪一个不是高平原？

大兴安岭跟高平原有何关系？其实大兴安岭与这高平原关系很大，因为这高平原东边的一大半，就是由大兴安岭掀起来的。就像一个旅行箱，你打开锁，抓住提手，掀开盖子，这时停住，将这一幕定格，这个旅行箱上面就是高平原，箱子掀开的侧面就像大兴安岭的东坡。同样，从大兴安岭向西，阴山、贺兰山、龙首山、合黎山这些山脉都像掀开的旅行箱，它们共同掀起了一个内蒙古高平原，同时也勾画出了内蒙古高平原的边缘轮廓。

一条山脉，竟划分出东西南北4个植被区系

旁白：大兴安岭是一条很独特的山脉。如果以山的高度论英雄，大兴安岭实在很难排上位。即使是位于西南端的最高峰黄岗梁，海拔高度也只有2029米，而海拔高于1500米的山峰仅有一两个。按照地理学中对于山的分类：大兴安岭的最高峰黄岗梁只能算是中山（海拔1000—3500米），其他绝大多数山峰只能算低山（海拔500—1000米）。如果考虑到大兴安岭的西部是海拔约1000米左右的高原，这些山峰的相对高度就更不引人瞩目了。

但是，植物学家却高度评价大兴安岭。

首先，大兴安岭是南北方向的山，以洮儿河（连接着阿尔山市与白城市）为界，大兴安岭被分为截然不同的南、北两段：南段属于东亚中温带阔叶林区，北段属于欧亚寒温带针叶林带 —— 我国只有大兴安岭和新疆阿尔泰山两处才有欧亚寒温带针叶林，但大兴安岭较阿尔泰山的欧亚针叶林区系更为完整、面积更大。

“穿越内蒙古高原”大兴安岭段行程路线图



以洮儿河为界，大兴安岭分南、北两段。我们从洮儿河开始这一段旅途，一路往北，直达它的最北端：内蒙古的最东北角恩和哈达，这是我们此次穿越内蒙古高原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虽然恩和哈达的居民都已从森林里搬迁出来了，我们却在阿龙山的猎民点上拜见了使鹿鄂温克部落的最后一任女酋长玛利亚·索，她告诉我们应如何与森林相处。

欧亚针叶林带从欧洲北部开始，沿纬度方向，环绕着北极圈的南部呈带状向东延伸。可是到了大兴安岭，好像到了一个“丁”字路口，除了继续向东延伸外，竟然往南伸出一个“舌头”来，有人称此为“舌状南伸”。这个“丁”字路口在哪儿呢？牙克石（在呼伦贝尔市东侧）。牙克石以北的森林属于欧亚针叶林带的一部分，体现的是全球气候带的影响，表达的是植被的水平地带性；牙克石以南虽然还是欧亚针叶林带，体现的却是大兴安岭山地的气候变化，表达的是植被的垂直地

带性。因为大兴安岭的隆起而使山上的气温降低，这样就使本来属于纬度更高地区的欧亚针叶林带因此南移，呈舌状南伸进来。南伸进来的这部分针叶林林带物种丰富，多样性强，因为它既有欧亚针叶林带里的植物，又有周边东亚阔叶林区系植物的包围渗透。从更长的地质年代来看，随着气候冷暖周期的变化，这块南伸的欧亚针叶林带或进或退，植物演化因此更为丰富。

大兴安岭能在山的南北两段集中两个不同的植被区系，已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还在山的东西两侧分开了另外两个植被区系：东侧属于中温带的夏绿阔叶林，西侧属于横贯欧亚的大草原带。

一条山脉能如此明确地将东南西北的植被划分开来，成为几道植被的重要分界线，这难道不罕见吗？

但大兴安岭的意义不止如此。整个松嫩平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都是大兴安岭哺育的。从大兴安岭流出来的水，就好像大地母亲的乳汁似的，哺育了这么大面积的区域。当看到大兴安岭遭受毁灭性采伐时，生态学家李济同痛心疾首，他说："我们向大兴安岭要的不是木材，是水！"

大兴安岭还是基因库，是物种传播的渠道 —— 分布于这条山脉东西南北的各种动物，都是通过大兴安岭来完成彼此间的交流的。

它还是多个民族成长的摇篮，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这些民族都从这里发源、壮大，并从这里出发，最后成为中国北方的主人……这是大兴安岭的人文意义。

奔向恩和哈达：大兴安岭最后一片原始森林

旁白：现在我们正在前往黑龙江省漠河县图强镇的途中，因为要去那里与网名叫"北方森林"的图强人徐国栋会合。我们早已通过网络彼此熟识，一听他的网名就知道他对大兴安岭的感情。

这一趟"穿越内蒙古高原"之旅，我们有两个重要目标，其中一个就是抵达恩和哈达。恩和哈达位于额尔古纳河岸边，与黑龙江省的漠河县接壤。我们原定沿额尔古纳河前往，但咨询了许多高人，都告诉我们去不了，因为路况太差，很多路段连坦克车也去不了。我们被迫绕道漠河县，于是想起了家住图强镇（紧邻漠河县城）的徐国栋，请他带我们越过省界前往恩和哈达。

除了位于内蒙古的最东北角，恩和哈达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大兴安岭面积广袤的森林，被林业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剃了一遍光头，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次生林，但恩和哈达还保留着最后一片原始森林。那里偏处一隅，鲜有人至，一定充满神秘感。



我们原计划从额尔古纳市的室韦开始，贴着额尔古纳河岸边的国境线，一路走到恩和哈达。但打听后知道，那条路无法通行，只好绕道黑龙江，经漠河前往。在自漠河至恩和哈达的路上，我们的前车驶上了这条飘带状的土路，飘带很长、很缓，它最好地演绎了大兴安岭“波浪状缓丘”的地形。道路两旁的兴安落叶松和白桦林，也暗示了它的位置所在。摄影／王彤

大兴安岭最具特色的野果——蓝莓

旁白：正是采蓝莓（又叫笃斯越橘）的季节，我们一路上都能碰上采蓝莓的人，有的三三两两地在路边兜售，有的骑着摩托车在森林公路的弯道处突然出现，弄得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驾驶。


笃斯越橘　摄影／刘兆明


红豆越橘　摄影／高新宇

对话

徐国栋（以下简称“徐”）：现在每天都有几万人在大兴安岭采蓝莓。

单之蔷（以下简称“单”）：蓝莓很好吃，北京的超市里有卖，很贵，可能是价格最高的水果，100克要15元左右。我在加拿大的超市里也看到很多，但是价格很低。

刘书润（以下简称“刘”）：加拿大的气候和这里差不多，植物区系都属于寒温带针叶林带，也就是环北极圈的植物区系。这个区系里的浆果种类很多，蓝莓、红豆越橘（又叫雅格达）、蓝靛果忍冬、黑加仑等，它们都是随着兴安落叶松来的，生长在落叶松下的灌木层。如果落叶松消失了，这些小伙伴也就全退了。这些浆果只在寒冷的地方才有，很珍贵，具有独特的风味，是其他水果代替不了的。这种浆果如当水果卖，我赞成，但是现在这么漫山遍野地采，我反对。这么大规模地采蓝莓，是为了造酒或是做饮料，是工厂在收购，森林砍光后，这一带建了一些酒厂和饮料厂。

单：其实蓝莓做成酒和饮料后，风味全无，并不受欢迎。这么大规模地采，会把大兴安岭的生态破坏了。

徐：可是不采蓝莓怎么办？大兴安岭的森林已经被砍伐光了，更新的森林还没长起来，林业工人都下岗了，加上家属，有近百万人。没有其他工作可做，只有靠山吃山，靠采蓝莓等山货为生。

刘：但是这些浆果也是野生动物和鸟类的食物，现在人把它们采得一干二净，它们吃什么？原来这些东西特别多，鄂温克族也吃这种野生果实，用它们做



东北茶藨子　摄影／刘华杰



稠李　摄影／杨孝



蓝靛果忍冬　摄影／刘华杰

蓝莓在分类上属于杜鹃花科，又名笃斯越橘，它的果实在大兴安岭被称作“都柿”，加糖熬煮，可制成风味独特的果酱。除了蓝莓，白桦或者落叶松林下还分布着一种当地人称“红豆”的红色浆果，它也是杜鹃花科植物的果实，又名“红豆越橘”。除了这些和杜鹃花沾亲的美味浆果，大兴安岭可口的浆果还有蓝靛果忍冬、东北茶藨子、稠李等等。8月份来到林区，这些美味不容错过。

果酱，但是经过这些年大量毁灭性的采集，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这对鄂温克族来说是非常大的扰乱，因为来山上采蓝莓的人，还会用套子套他们养的驯鹿，用德国进口的高级套子套，驯鹿也因此越来越少。鄂温克人以前住在大兴安岭里，森林就是他们的，但是现在打猎不让打，养驯鹿又被套子套，已经不能安静地生活了。

采金人：扩大中国版图的功臣

旁白：有人说东北是“白山黑水金镶边”，“白山”指长白山，“黑水”指黑龙江，“金镶边”指的就是这里，因为这一段黑龙江的沿江两岸都产黄金。刚才我们路过了漠河县北极村附近一个叫八里房的地方，便是当年采金时留下的。这里有一个金矿，附近还有胭脂沟、老金沟、金沟等地方，都是当年采金时的热门地儿。最繁盛时，这里的采金人口达到了4万多，是黄金把这些人吸引来的。就像美国西部的采金热一样，这里的金子也都是从河里淘出来的沙金——这里每条河的沙子里都藏着金子。

路过一个叫“妓女坟”的地方，据说那是采金时代的妓女留下的坟头。哪里有金钱，哪里就有追逐金钱的产业。有人正在积极地把这里开发成旅游景点，额尔古纳河那边的采金点也有妓女坟，他们已经率先将它开发成了景点。

我猜测，那些坟墓里埋葬的不会是妓女，因为妓女大多不会老死他乡。坟墓里埋葬的应该是远隔千山万水来这里淘金的山东人（也有其他地方的人，但山东人

最多）。他们虽然是奔金子而来，但是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他们为国家守住了版图。清朝初期的疆界虽然越过了额尔古纳河——《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还是额尔古纳河北边的石勒喀河。但是后来这些边界形同虚设，只有靠中国人在一个地方实实在在地生活，那个地方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土。假如漠河这一带没有采金的中国人，谁能保住它是中国的呢？有人说，中国东北黑龙江、吉林一带的领土是山东人的锄头保住的。现在也可以这样说，额尔古纳河一带的领土是靠采金人的筛子保住的。

现在我们要去的恩和哈达是一个地名，也是一条河的名字，这条河里也盛产金子，不过它比漠河那一带更偏远，也更难进入。那里森林密布，河流纵横。徐国栋告诉我们，有很多罪犯逃亡到那里，靠采金为生，生活得很好。政府进去清剿过几次，可是过了一阵，一切又恢复原状。

我们不是采金子去，只是想到达恩和哈达，内蒙古的最东北角，它与内蒙古的最西北角——500号界桩，很具有象征意义。两个角，一东一西，象征了内蒙古的辽阔、遥远，也象征了内蒙古还是中国少有的自然状态保存较为完好的地方。

我们到了内蒙古的最东北角

旁白：终于到了洛古河村，它与恩和哈达紧邻，但行政上属于漠河县。村子就在黑龙江边，与对面的俄罗斯隔江而望。现在我的右侧就是大名鼎鼎的黑龙江，很壮观，水量很大，江面足有二三百米宽，感觉水很深。这一带的大多数河流都听不到河水流淌的声音，黑龙江也是。在黑龙江边短暂停留后，我们就奔上了一条土路，这条土路通向恩和哈达。

这一路来，我们穿过了大兴安岭里无边无际的森林，大多是白桦林，原始的兴安落叶松已被砍光，只在河谷和难以到达的山内还留有残余。

前往恩和哈达的土路不时有起伏，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波谷。渐渐地，白桦林不见了，茂密高大的落叶松开始出现。森林的郁闭度（即森林中乔木树冠遮蔽地面的程度）变得很高，树林里非常阴暗，我知道，这就是大兴安岭的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了。

从黑龙江省境内的洛古河村越过省界，就进入了内蒙古，恩和哈达到了。但路上出现了路障，一道栏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路旁有一座红色建筑，原来是恩和哈达派出所。两个警察迎上前来，告诉我们没有领导的条子，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片原始森林无人区。

单：地图上显示这里有一个镇，那里有人住吗？

警察：以前有几户人家，但是他们已经迁出去，现在这里是无人区。

单：我们想去那里看看。



从北京到内蒙古的最东北角恩和哈达，我们走了整整一个星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无人区，属满归公安局恩和哈达派出所管辖。平日由4名警察轮流值班，每两人一组，我们遇见其中一组。照片中年长者名叫高仓武，身材壮实的那位是周炎。我们一路风尘仆仆，就是为了到达这里，恩和哈达河、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在此汇合成一条大江——黑龙江。黑龙江从这里开始了长达数千公里的奔向大海的旅程。

对话

警察：不行，你们得返回满归，那里有一个“全国北方原始森林保护区管委会”，需要请他们开一个入山证，你们才可以进去。

单：为什么需要入山证，这里有什么特殊性？

警察：这是全国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呀，还是3条河的交汇处：石勒喀河、恩和哈达河、额尔古纳河，它们交汇成黑龙江，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黑龙江的源头，黑龙江的源头不在黑龙江省，而在内蒙古。

旁白：现在往返满归，又是几百公里。事实上，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到达了内蒙古的最东北角，见到了这里的原始森林，也站到了3条河的交汇处。再回满归去开一张证，没必要，也没时间了，因为我们还要赶回内蒙古境内的阿龙山林业局，去拜见我们向往已久的使鹿鄂温克部落的女酋长玛利亚·索。我们把车里的西瓜留给守在这里的警察，然后掉转车头往回走。

时间：8月2日

防火的唯一办法就是经常放火

旁白：从恩和哈达返回阿龙山，需要再次穿过大兴安岭。进入大兴安岭之前，每天的天气都很好，空气能见度高，但是在大兴安岭的这几天，天空总是很阴沉，看不到云，也难见太阳，进入漠河一带更是如此。徐国栋告诉我们，那是因为这阵子正好是俄罗斯那边的森林放火的时期，他们每年都会放几回火。刘教授说，他们放火的目的是为了防火。有意思的是，我们一路在大兴安岭里看到的宣传语，全是关于防火、禁火的。

对话

单：大兴安岭1987年发生过一场大火，那场火烧了多少面积的森林？

徐：整整三个林业局（漠河、图强、安莫尔）和5个贮木场，全给烧了。

单：那是几月？

徐：5月。那时山里背阴的地方还有雪，结果着了这么一场大火，因为正好赶上大风，火被风吹了起来，街上和屋里都是火，所有人都跑到额木尔河边去，图强镇的两万人才得救了。

刘：防火的唯一办法就是经常放火。

徐：把森林里那些可燃物烧掉就不起火了。

旁白：没想到身为图强粮食局职工的徐国栋对森林防火的观点与刘教授完全一致。

刘：我们的火灾就是一味防火造成的。

徐：因为防火，森林里蓄积了更多的枯枝落叶，这些都是燃料，一旦着起来的时候，救都救不了。

单：1987年的那场大火就是因为防火防的？

刘：就是，最后酿成不可收拾的大错。当时的林业部长以“防火不力”的理由被撤职，实际上他是防火防得太厉害了。

徐：你看现在窗外这些树，都是过火林。

单：过火以后不死？

刘：不死，着一场火，大树经受得住，但是灌木会死，死后清理了就是。

徐：但是灌木的根部不会死，以后还会继续生长，长完之后再烧，烧完后落下的草木灰会为大树提供营养，这样大树才能茁壮成长。

单：我看现在森林里堆了很多树枝和枯枝落叶。

徐：那是人工清理出来的。

单：清理后怎么处理？放在这里不是等着着火吗？

徐：等着慢慢腐烂。

刘：不定哪天就会有人不小心丢下火种点燃这些东西，引起大火灾，谁让他们不经常放火呢。

旁白：此时路上正好出现一条标语：森林防火，利国利民。

刘：经常放火，不仅仅是为了防火。放火也会使森林得到更新，这是生态循环的重要措施。大兴安岭地处寒温带，气温非常低，针叶林中的枯枝落叶不容易被细菌分解，没有分解，生态系统就不能循环，必须得定期放火，加速它的正常循环。如果得不到循环，枯枝败叶就会越堆越厚，树木落下的种子就只能落在厚厚的落叶堆上，不能扎根，这会让整个森林慢慢死掉。常放火，其实是用火管理森林。生活在大兴安岭里的鄂温克族常说："火是好的，要是森林老不着火，野生动物就跑了。"

单：为什么？

刘：因为不着火，到处都是枯枝落叶，绿草就没了，动物也就没吃的了。澳大利亚就是靠烧荒来吸引野生动物的。



面对这团熊熊烈火，来自农业民族的人一定深感恐慌，但它却是更新大兴安岭植物群落的重要措施，动物们也才能因此获得新鲜食物。一直生活在大兴安岭里的鄂温克猎民深谙火的重要性，一直将火奉若神明，从不熄灭火种，哪怕是在搬迁时。



画面中的年长者便是玛利亚 · 索，她身后身材高大的男子是她的干儿子、我们的向导胡玉良，戴帽子的中年女士是她的二女儿德克沙。我们身后的那顶白色帐篷，便是玛利亚 · 索即使住在城里也念念不忘的“家”。

时间：8月3日

狩猎文明的最后一个音符

旁白：阿龙山林业局坐落在一个宽谷中，两边的山起伏缓慢，山上都是兴安落叶松。大兴安岭真是像大海一样，缓缓的波浪起伏，波峰不高，波谷却很宽。

我们在林业局见到玉良大哥，他是林业局的员工，也是鄂温克猎民最后一任女酋长玛利亚 · 索的干儿子，我们请他带我们去山上的猎民点见玛利亚 · 索。在那里，我们会见识这个狩猎民族今日的生活。

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过一本描写鄂温克猎人生活的小说。书中描写的情节对我来说是那样新鲜，记得当时我一口气就把小说看完了。其中一个细节至今仍记忆犹新：一个猎人用他的猎物 —— 一头牛一样大的犴达罕（即驼鹿）与商人交换东西，结果只换得一盒火柴。记得那时的我一直为这不公平的交易愤愤不平。现

在就要见到当时小说中描写的那些人，今天的生活对他们公正了吗？

刘书润教授曾经去过山上的猎民点，与玛利亚·索认识。进山前，他一再提醒我们不能有社会进化论。他这样说，是因为前几年政府没收了他们的猎枪，不再让他们打猎，并让他们迁下山去，住进了“城里”，一些媒体因此声称：“鄂温克民族终于告别了野蛮的原始部落时代，迈向了现代化生活。”鄂温克人很不喜欢听这种话，讨厌说这种话的人。刘教授也很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说不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平等的，不分高低。

对话

刘：鄂温克人在中国一共3万多人，有种地的，也有放牧的，但打猎的最少，现在主要就在根河、阿龙山一带，他们的祖先是从贝加尔湖迁来的，依靠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非常强悍。

单：俄罗斯那边是不是还有很多？

刘：比咱们这边多，大约还有4万多人全是猎民，蒙古国也有一部分。

旁白：我原以为去猎民点的路很艰难，没想到路况还行，坡度也不大。路旁河流清澈，蜿蜒曲折，沙滩上河柳低垂，河中枯木横躺。几次都想停下来，坐在河边的倒木上，把我们还剩的西瓜吃了。可是每当我们停下车来准备实现这一想法时，成百上千的蚊子就铺天盖地地涌上来，好像为了这一餐，它们已在这里等候千年。我们一边不停地拍打脸上和身上的蚊子，一边逃回车里。

刘教授在一旁冷眼旁观：“我可以通过一个人对蚊子的举动和蚊子对他的态度，来判断他在野外工作时间的长短。”转身看他，脸上竟然没有一只蚊子。我在想，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影，当我们不来时，蚊子咬谁呢？

不到两小时，猎民点到了，在一片稀疏的落叶松林地里竖着几顶白色的帐篷。树林里有一个冒烟的灰烬堆，驯鹿就围着这群烟堆啃食石蕊和苔藓。驯鹿温顺极了，过去鄂温克人饲养驯鹿只是为了运输、骑乘、挤奶，从不杀它们。

在最后的一顶帐篷里见到了玛利亚·索，她已经近90岁，因为不太会说汉语而沉默着坐在门口，阳光照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她的二女儿德克沙能说汉语，人们都叫她二姐。她招呼我们在帐篷里坐下，和我们聊了起来。

对话

单：现在不能打野生动物了？

二姐：不能打了。

单：就是养驯鹿？

二姐：对，没有枪，猎民怎么过？蒋介石给我们枪，毛主席也给我们最好的枪，现在却把我们的猎枪没收了。狗熊也知道鄂温克猎民没有枪了，所以有时候会找上门来。



玛利亚 · 索的儿子何协一直梦想着能像父亲一样，以传统方式（不用猎枪）捕获一只驼鹿，但驼鹿现在几乎只在汗马自然保护区才有。图中，何协正带着驯鹿在汗马保护区内寻找驼鹿。摄影／顾桃

单：狗熊会来？

二姐：来，咬死了我们好多鹿。

单：没有了枪，那你们用啥赶走狗熊？

二姐：用春节时放的花炮。

单：再跟政府要求发枪不行吗？

二姐：政府也说给我们解决双筒猎枪，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解决。其实我们也不打猎，就是用来防身。

单：现在还有多少头鹿？

二姐：400 多吧。

单：主要靠卖鹿茸？

二姐：那也卖不了多少钱。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养驯鹿养得很困难，干扰太多，林子里采蓝莓的人太多了，他们也整我们的驯鹿，整死老多了。

单：听说采蓝莓的人也有被熊咬了的？

二姐：对，其实熊这么咬也对。你们大批的人去抢它的食物，谁不急啊？

单：蓝莓是狗熊吃的？

二姐：就是，人们把狗熊吃的食物都采没了，狗熊就会来吃我们的鹿。为啥说狗熊和鸟都越来越少？都是这些采蓝莓、采山货的人采的，鸟儿都饿死了。

单：鸟儿也吃蓝莓？

二姐：棒鸡（细嘴松鸡）、飞龙（花尾榛鸡）什么的，都吃蓝莓。过去整个大兴安岭都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带着驯鹿群游猎的地方，开发大兴安岭时，是我们给林业工人带路，告诉他们哪里有水，哪里能建房子。现在哪里也容不下我们，把我们撵来撵去，连养鹿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们去哪儿生存？在各林业局的夹缝里找地儿养鹿，还不敢离镇子太近，那里有铁道，很危险。

单：搬到城里去住不习惯？

二姐：我行，我妈不行，她嫌城里的地板太硬太滑，不如林子里的地松软。

单：她不喜欢城里？

二姐：冬天还能待着，夏天一定要回到山上，在这溜达着心情还好。她喜欢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陪她，人生能活几个90岁啊？有时候我下山去城里，她就一直站在门口送我，走了老远，回头看她还在那儿站着。下山后我一闭眼就是她在门口站着目送我的样子，特让人受不了。每次走的时候，我都说别让她出来，一看她的目送我就走不了。

旁白：晚上在阿龙山的一家小饭店，我们和玉良大哥以及当地组织部的赵部长一起吃饭。他们说，这里具有纯正鄂温克血统的猎民不足100人，现在大多酗酒，酒后伤人、自杀。女的也喝酒，享有国际盛誉的鄂温克女画家柳芭，也是因为喝酒后不小心倒在河中死去的……玉良大哥和赵部长和我们说起一件件具体案例。

刘：有些人认为，让猎民下山，搬到城里的楼房去住，是很好的事。

单：他们爱喝酒，是不是因为不让打猎，生活方式变了，找不到生存的依托和希望，得不到尊严和自信，只能借酒浇愁？

刘：对，这个民族跟蒙古族一样，没有领袖就散了，他们对领袖绝对服从。他们过去的思想支柱是宗教，也就是萨满，柳芭的外婆就是鄂温克猎民的最后一任萨满，现在这些都没了，整个民族就垮掉了。

单：美国人随便谁都可以去枪店买枪，中国仅有的这么一个小小的鄂温克猎民群体却不能使用枪，这难以理解。

刘：大兴安岭这么大，过去都是鄂温克人的家，为什么不能划出一片森林让他们去狩猎，去放驯鹿呢？

时间：8月4日

告别森林，向草原过渡

告别大兴安岭之后，我们就要返回到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了。途中很长一段沿着额尔古纳河走，河中有不少牛轭湖，但河边都有铁丝网拦着，对岸就是俄罗斯。

额尔古纳河一带有几个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乡镇，最著名的是室韦俄罗斯民族乡。街上全是俄罗斯风情的店铺，店铺里卖的东西也全与俄罗斯有关，店铺的名字也很俄罗斯化，都带有叶尼塞、喀秋莎等字眼儿。而我们吃饭的餐厅，是一个叫“澳丽雅”的列巴房，老板娘就是俄罗斯族和汉族的混血儿。

在呼伦贝尔市至根河市的途中，路边的草原逐渐被起伏的低山和森林所取代。在林缘的草地上，花开似海。究竟是哪些花草如此绚烂？我们在山前的一片草场上用绳子围出了一块1米见方的样地。小小的一块样地，植被生态学家刘书润先生为我们找出了近40种植物，其中正处花期的就有十余种。我们的鲜血喂饱了这里数百只饥饿的蚊子，当我们抄录下所有的植物名称后，刘先生却告诉我们，这片漂亮的花花草草组成的植被，在植物学专家眼里不是草原，而是草甸。摄影／王彤

之后我们还途经一个叫“恩和”的牧场，那里的俄罗斯风情更加浓郁，有很多健在的俄罗斯老人，还有俄罗斯民族风情博物馆、俄罗斯墓地。“恩和”与我们去过的“恩和哈达”，在名字上只差两个字，内容上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原始森林里的某个角落，一个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小镇。

恩和之后，我们就算走出了大兴安岭，慢慢过渡到草原。在前方等待我们的，就是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了。

责任编辑／黄菊　高新宇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大兴安岭的山峦以极为柔和的姿态，从眼前铺陈至天边，如渐渐退去的波浪，波峰上是缓丘的山脊，波谷内被金色茂密的森林和云海填满。这种波浪状的缓丘，会从北端的黑龙江，一路绵延至内蒙古自治区南边的赤峰市，长达千余公里。很多人都难以想象，这道即使身临其境也觉得极为平缓的山脉，是中国地形上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温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大陆性气候、农耕区与游牧区等众多地理现象的分界线。摄影／杨孝

区域：大兴安岭

森林里的狩猎文明还能否继续？

作为中国北部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一片原始森林，大兴安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理上，它是众多重要的分界线；历史上，多个少数民族从这里崛起，入主中原，叱咤风云。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又在大兴安岭演绎着属于它们的新故事。

P130 驯鹿文化的原点，森林民族的摇篮
P134 当猎人的身影渐行渐远



大兴安岭山脉位置图

几大水系的分水岭

大兴安岭以广袤而茂密的原始森林著称，是重要的林业基地，也是东北地区和呼伦贝尔草原最重要的水塔。如果足够仔细，你能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找到上百条蜿蜒流淌的河流。西坡的恩和哈达河、乌玛河、阿巴河、敖鲁古雅河、激流河、莫尔道嘎河、金河、根河、海拉尔河……它们最后全归入额尔古纳河，再流入黑龙江。东坡同样被数十条河流切割：甘河、奎勒河、诺敏河、绰尔河、洮儿河、归流河、霍林河……它们最后并入辽河、松花江和嫩江。

驯鹿文化的原点 森林民族的摇篮

撰文／舒子

大兴安岭是真正的龙兴之地，发源于这里的“原始部落”经常突然爆发，直接到中原的“文明社会”称王称霸。那些走出大山，在外称王称霸的民族，其实都是大兴安岭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兴安岭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摇篮之一。

被误读的大兴安岭

当我们说起喜马拉雅、祁连山、昆仑山、横断山等山脉时，脑中会浮现出一列列雄伟的山脉，它们横亘在大地上，成为地理学上一道道重要的分水岭，也构成视野里一幅幅壮阔的景观。而它们中的主峰，甚至只是一些高耸的山峰，已成为群山中的闪耀明星：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峰、希夏邦马峰……可是面对大兴安岭，这道在小学地理课本里就提到，又在日后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的重要山脉，我们对它耳熟能详，却知之甚少。就连百度百科，也将大兴安岭山脉与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地区混为一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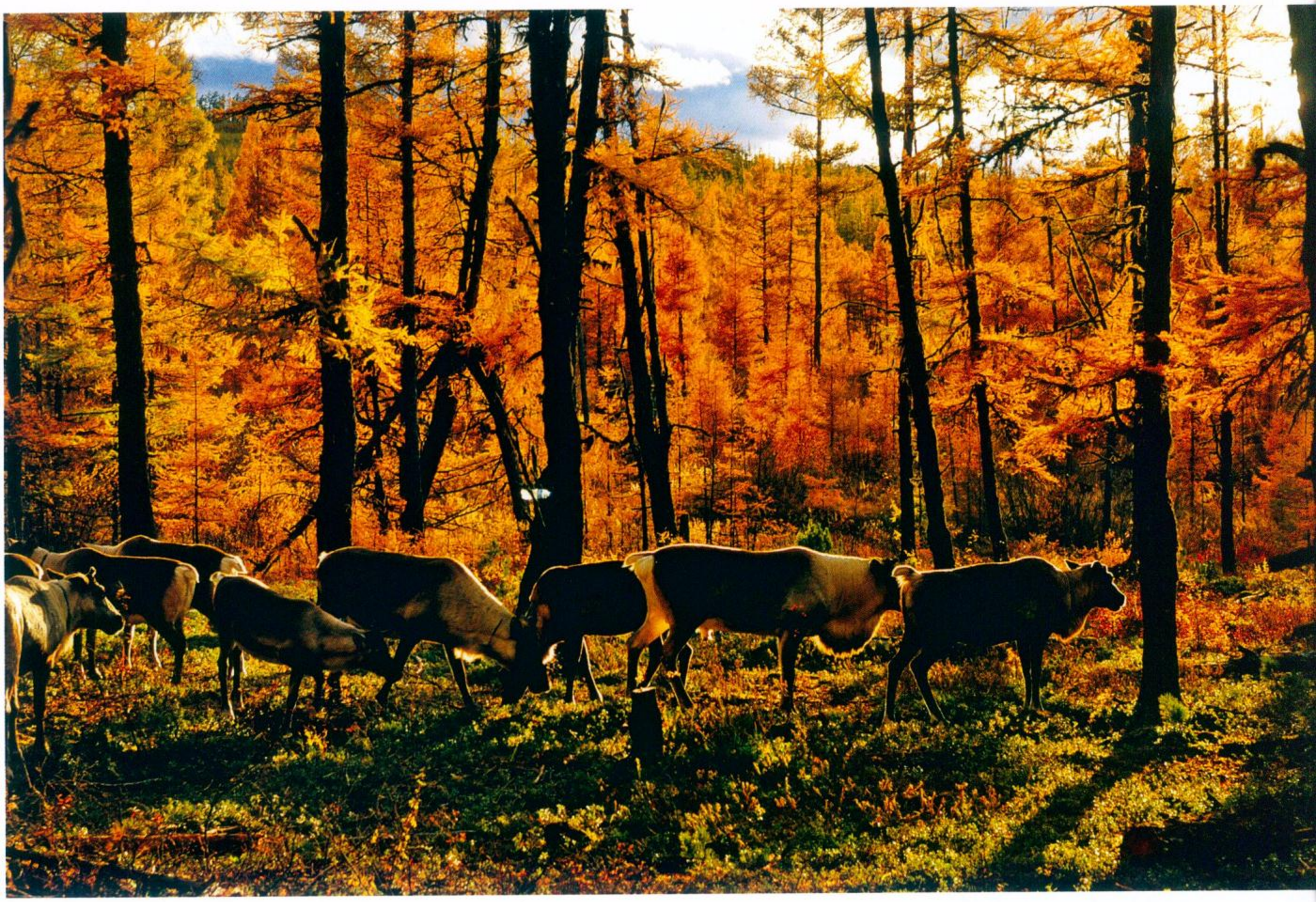
即使亲临实地，也经常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克什克腾旗的某个冬天，我们去草原上看冬季那达慕，暴风把大雪吹成了漫天烟雾，羽绒服好像纱布一样透风。我们提前结束活动，开车往回赶的途中，翻过一座小山头，大风渐渐弱了，等回到旗里，已经“风平浪静”。我和同行的朋友感慨道：“好像一过山头风就没了。”他笑着说：“你知道你过的是什么山吗？大兴安岭呀！”

大兴安岭一定为此感到委屈，事实上，呈东北 — 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平均海拔在1100—1400米之间，宽200—300公里，长1200余公里。这是一道相对高度不算低，而宽度与祁连山近似、长度比祁连山还多几百公里的巨大山脉。

大兴安岭不仅是草原的母亲，也是草原民族的母亲

或许从空中俯瞰，才是了解大兴安岭全局的最好方式。

这道长达1200多公里的巨大山脉位于内蒙古高原和松嫩平原之间，形成一道天然分水岭。这道分水岭绵长，从北端黑龙江主航道，一路蔓延至南边西拉木伦河上游，行政上则包含了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几个地区，锡林郭勒盟东端也挂上一点边；但是温和，因为山



蒙古人将驯鹿视为老祖母

在《蒙古秘史》一书中，作者将苍狼与白鹿（即驯鹿）结合而生的孩子奉为蒙古人的祖先。后来，进入草原的蒙古人乘上了善于在草原上奔跑的马，而把鹿留在了大兴安岭的森林里。但是走遍世界的蒙古人仍然记得，他们是从森林里走出来的，他们的老祖母是一头白色的驯鹿。这头驯鹿由他们的主人从今天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畔带过来，在大兴安岭北部森林里安家。摄影／顾桃

体多由火成岩构成，山顶浑圆，山坡平缓，从空中俯瞰，全是如波浪状起伏的低缓山丘。

但是这道分水岭并不均质：以发源于阿尔山白狼镇的洮儿河为界，它被拦腰截断成南、北两段，北段较宽，最宽处近300公里，南段较窄，最窄处仅90余公里。若以主峰索岳尔济山为界，将它剖成东、西两道山坡，西坡平缓，缓慢地滑向蒙古高原的草原，东坡陡峭，简洁有力地切入松嫩平原。

大兴安岭以林海著称，是我国最重要的林业基地，但是一位学者却说：大兴安岭是水塔。它当然是林海，但是水塔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水塔的水，大多蓄积在河流里。

若从空中下来，置身其中，会对大兴安岭有更具体、细腻的体会：400多种野生动物、1000多种野生植物弥漫其间，即使是最权威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也不敢说认识它们中的所有，其中很多物种只生活在大兴安岭。

因为这种独特的地形环境，使得大兴安岭成了地理上的重要分界线。可是身临其境时，会觉得大兴安岭十分平缓，我来回几次翻越大兴安岭，但是多数情况下，不知不觉间就升高或降低了，有时翻过山脊也不太觉得。不过细心观察，每上一道坡，每翻一道梁，植被、动物、气候、降水，各项指标都会随之改变。即使同样是草原，也有非常大的内部差异。

那天路过陈巴尔虎旗的时候，看着窗外，我忽然想哭，这宽广无边的草原竟然如此温柔。我拍过很多草原的图片，有一天，有个朋友在网上贴了他在呼伦贝尔草原拍的照片，我告诉他说："你拍的草原是柔软的，而我的是坚硬的。"

这一次来呼伦贝尔，我忽然明白了，我的大部分照片拍摄于锡林郭勒草原，那是典型草原，上面生长着针茅、冷蒿一类看上去很硬朗的植物，盐碱洼地上的芨芨草干了以后更硬，羊都不愿意咬。但是呼伦贝尔是草甸草原，有更多灰色、细软的羊草和其他柔软的草，而湿地上多长柳条和芦苇，整个草原显得柔软多了，风吹过，草上有浪，泛着光泽，像丝绸一样。

湿度的不同造就了草种的不同，而不同的湿度取决于它和大兴安岭的距离。内蒙古草原的年均降雨量在300毫米以下，而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草原的滋养几乎全仰赖从大兴安岭流出来的河流，距离山越近，河流越多，草原越湿润，反之亦是，所以山是草原的母亲。

大兴安岭不仅是草原的母亲，也是草原民族的母亲。著名音乐人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夫妇近期做了一部反映大兴安岭使鹿鄂温克生活的舞台剧《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以驯养驯鹿为生，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人的祖先是由一只苍狼和一头白驯鹿相结合而生的。中国境内只有大兴安岭北部有驯鹿，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使鹿鄂温克一起，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创造了独一无二的驯鹿文化。

大兴安岭的民族经常突然爆发，到文明社会称王称霸

至今仍拥有广袤森林的大兴安岭一直被视为神秘之地，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很自然地被视为原始部落。其实自古以来，大兴安岭就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面历史，只是我们经常忽视。

在阿里河镇的北边，有一个神秘的石洞"嘎仙洞"，这个洞穴已被确认为拓跋鲜卑的起源地。拓跋鲜卑离开大兴安岭以后南下，并逐渐发展成游牧民族，后来占领中国北部，建立起北魏王朝。这是比较确切的，走出大兴安岭的第一代君王，但这只是大兴安岭传奇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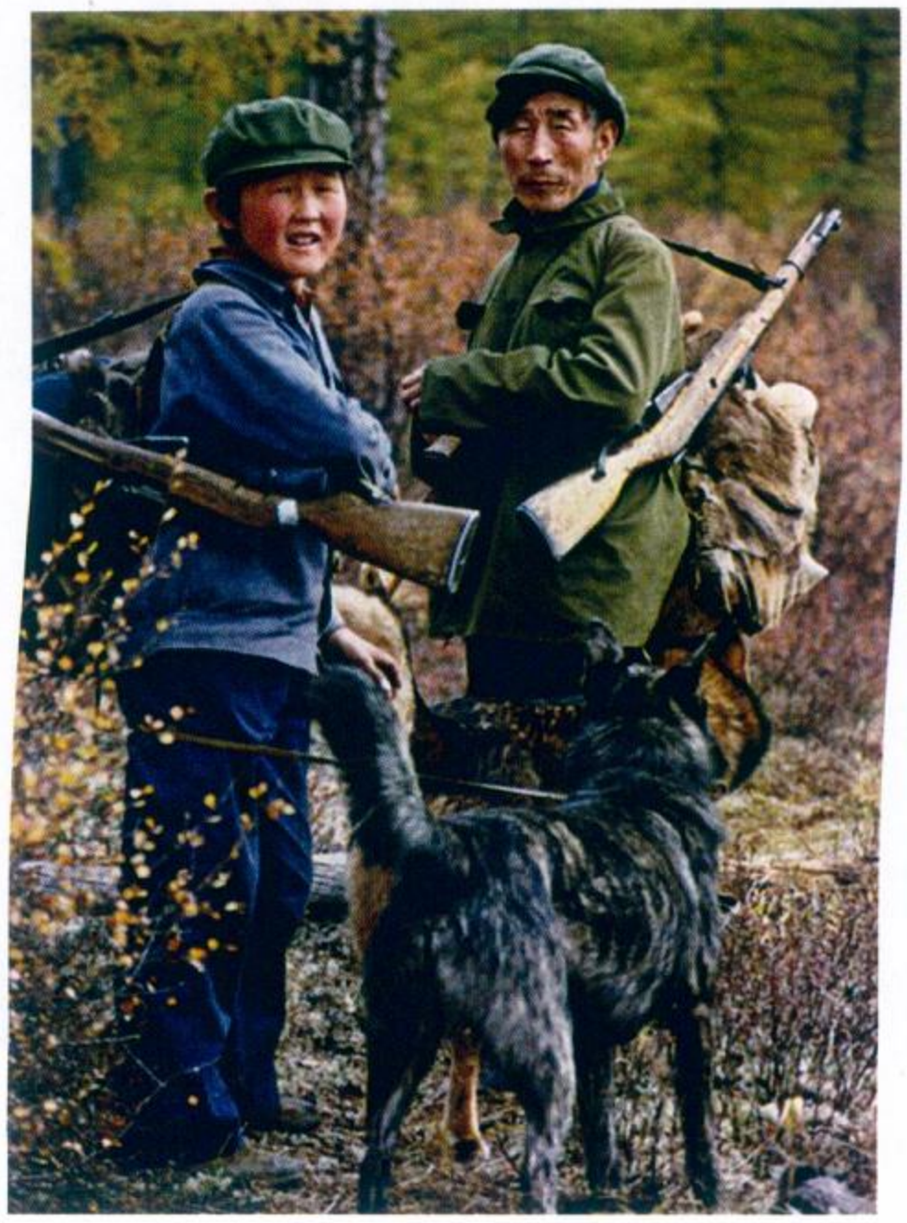
而后走出大兴安岭的契丹，他们从大兴安岭南段走出，日后的政治中心也背靠大兴安岭。

生活在松嫩平原的女真族建立了金朝，而女真最早的发祥地，就在大兴安岭的西北角。

接下来更牛。"蒙兀室韦"被认为是"蒙古"这个名称见诸史书的最早记录。关于蒙古的族源，有一个重要的创世纪传说：化铁出山。传说蒙古人的先祖在一次战斗中失败，只有两男两女逃进深山，日后繁衍出两大氏族：讷古思和乞颜。氏族后来人口剧增，山里住不下，但是当初进山的路陡峭又狭窄，而且早被森林覆盖，无法出山。后来大家在族中老人的带领下，砍倒森林燃起大火，大火使高山化成铁水，人们最终打造出工具和弓箭，得以开路出山。

下一个走出大山的民族是建州女真，即日后的清朝统治集团，这时的建州女真虽然生活在长白山山区，但在他们向南征服明朝的途中，大兴安岭为他们提供了一支重要的盟军 —— 蒙古科尔沁部……

而今，继续留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他们在这里创造着（过）独一无二的森林文化。但是与历史上那些从这里出发，日后到中原叱咤风云且个性鲜明的民族不同，这三个有着不同文化历史的少数民族，现在以"三少民族"的集体称呼出现。"少"是指人口的少（少于所有其他民族），而今，"少"还指他们原有生活方式的弱化、淡去。大兴安岭的森林民族正在上演着新一轮故事。



当猎人的身影渐行渐远

撰文／舒子

当大兴安岭还是原始森林时，它曾孕育了历史上众多少数民族，并为它们创下的辉煌历史提供了最坚实的背景，后来还曾滋养过饲养驯鹿的鄂温克族和骑马狩猎的鄂伦春族。如今，当森林越来越开放，森林里的道路越来越密集时，世代守护着这片森林的民族，还能继续以前的生活吗？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斑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这样的自述开始，这部摘获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其故事原型取材于使鹿鄂温克部落里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利亚·索。女主人公像是坐在一顶幽暗的撮罗子里，安静地讲完了自己的一生。而她的一生，勾勒了整个使鹿鄂温克部落的命运。

“大大小小的河流是额尔古纳河的血管，而大兴安岭众多的山峦，是它的骨骼。”

根河市北面的金林林场有一个使鹿鄂温克的猎民点，猎民点附近有条清澈的小河，河岸都是松针，踩上去软软的，四周长满了茂密的白桦，白桦是森林里最亮堂的树，就像披着丝绒的白袍子，白袍子上点缀着一朵又一朵黑色的小花纹。河中有原木小桥，一过桥，林间狗叫声骤起，一个穿红色长袍的女人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这是我二姑布冬霞！”陪同我前来的使鹿鄂温克学者古新军介绍道，“驯鹿就在营地后面，你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白桦林里一群正在觅食的驯鹿。鹿的脖子下系着铜质的



陈列室里的狩猎文化

30年前，摄影师顾德清为大兴安岭里的狩猎民族拍下了大量珍贵照片，左页照片中的年长者是当时鄂温克猎民的领袖，现任酋长玛利亚 · 索的丈夫拉吉米（摄影／顾德清）。顾德清说，那时候，光是灰鼠，拉吉米每年冬天就能打上千只。当猎枪被没收，狩猎被禁止时，当地艺术家王罡以绘画的方式（上图）缅怀逝去的狩猎文明，他为这一系列绘画命名为“陈列的历史”。



鄂温克人的史诗船漂进了博物馆

“鄂温克的史诗船，就是桦皮船，来自桦皮船上的月光曲诞生在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那时的东西两岸统一完成，西岸是辽阔的西伯利亚，东岸是壮美的兴安岭。”这是鄂温克诗人维嘉为桦皮船写的诗篇，桦皮船曾是鄂温克人生活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人们借助它行走于森林里的各条河流（右图 绘画／王罡），但是这艘正在制作的桦皮船，并非生活所需，而是为博物馆准备的（左图 摄影／王彤），它已从生活里渐渐消失。

铃铛，悦耳的铃声飘荡在丝绒般的白桦林里。

“使鹿鄂温克”是鄂温克人的一支，以饲养驯鹿而闻名。“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但事实上，鄂温克人的3支部落，索伦、通古斯、雅库特，前两个部落都已在农耕区和游牧区定居，只有雅库特一支至今还生活在森林里。“使鹿鄂温克”就是专指这部分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森林里，并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他们是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并以驯鹿为唯一的交通工具，久而久之，“使鹿鄂温克”几乎就等同于“驯鹿”。

驯鹿以森林里的苔藓和石蕊为食，半野生，为了觅食，鄂温克人只能带着驯鹿在森林里不断迁徙，数百年如此。但是2003年，根河市政府收缴了鄂温克猎民的猎枪，并让他们带着驯鹿集体搬迁至山下定居。这是使鹿鄂温克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鄂温克猎民和驯鹿从未居住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

但是离开了森林的鄂温克猎民，和离开了野生苔藓和石蕊的驯鹿一样，都很难适应山下的生活：人酗酒，驯鹿生病。之后几年，一些人带着驯鹿陆续搬回山上的猎民点。但所谓猎民点，因为没有了枪，已无狩猎可言，只是照看驯鹿。这些猎民点分布在激流河两岸，以金林、阿北、阿南、嘎拉牙几个林场为主。

布冬霞所在的猎民点距离城市最近，游客也最多，传统的驯鹿生活多多少少受了些影响。猎民点中，最传统、规模也最大的，是距离根河市200多公里外，位于乌鲁吉气河畔阿北林场的玛利亚·索猎民点。年近90的玛利亚·索是使鹿鄂温克部落里最后一位女酋长，他们的精神领袖。

猎民点的房屋就是帐篷，更早的时候，他们住在一种被称为“希楞柱”的撮罗子里，将二三十根落叶松杆锯成两人高的样子，再将一头削尖，让松杆的尖头汇聚在一起，朝向天空，另一端贴着地面均匀散布开来，外面再搭上用桦树皮或兽皮做成的围子，一个撮罗子就建成了。现在虽然住了帐篷，围子多用帆布和毛毡，有的地方甚至将松杆换成了钢铁架子，但整体

格局和功能还和撮罗子一样。

玛利亚·索说，以前撮罗子的中间留有小孔，那个小孔是火塘的排烟通道，也是星星栖息之地，晚上睡在帐篷里，可以透过这个小孔看到星空。现在帐篷顶全部围合起来，于是在四周开了窗户。她就坐在靠东的一扇窗户下，和我们回忆使鹿鄂温克人的过去。

像《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主人公一样，玛利亚·索的故事都与河流有关，使鹿鄂温克的迁徙路线，也全由河流引导。“如果把额尔古纳河右岸比喻为一个巨人，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是巨人身上纵横交织的血管，而它的骨骼，是由大兴安岭众多的山峦构成的。”鄂温克人是这些山峦和河流的主人，并为它们一一命名：阿龙山、金河、敖鲁古雅河、莫尔道嘎河、根河……

“6个季节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大自然在每个季节里都有赏赐。”

从去年开始，每到夏天，舞台剧《敖鲁古雅》就在根河和海拉尔两地上演。剧中讲述了一个简单、经典的爱情故事：一个养驯鹿的小姑娘遇到狼群，勇敢的猎人将她救下，并把她带回营地。营地里的其他猎人不服，家中长者让他们到猎场上比试，途中遇到熊，历经一番坎坷后，美丽的姑娘和她的恩人终成眷属。

有意思的是，《敖鲁古雅》剧中的猎人们说起熊时，从不正面提“熊”这个字，而是隐晦地说“它”。吃熊肉时，不仅要学乌鸦“呀呀呀”地叫上一阵，而且也要把肉分给乌鸦，这是为了暗示熊的灵魂：是乌鸦，而不是我们在吃你的肉。《额尔古纳河右岸》里还记录了一首流传在鄂温克人中的葬熊神歌：“熊祖母啊，你倒下了，就美美地睡吧。吃你肉的，是那些黑色的乌鸦。我们把你的眼睛，虔诚地放在树间，就像摆放一盏神灯！”

舞台剧《敖鲁古雅》的总导演乌日娜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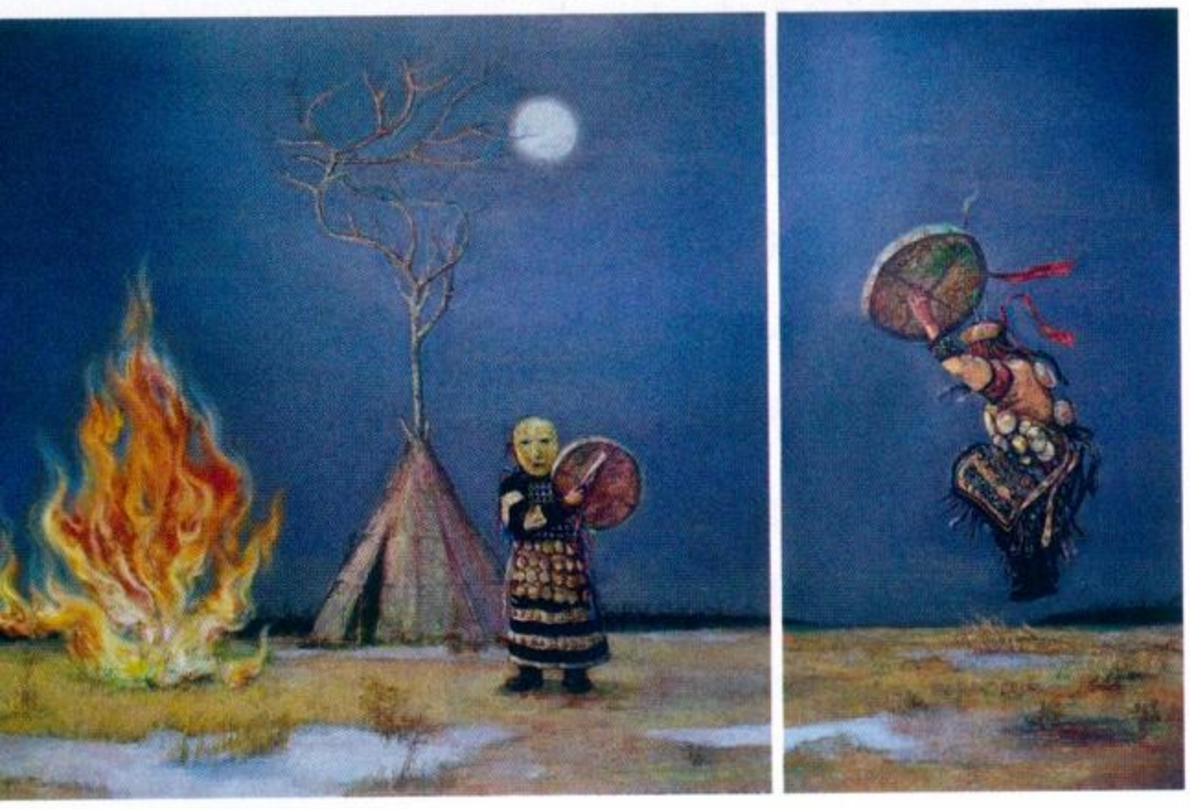


墙上有一张撮罗子照片：森林里下着雪，一个圆锥形的撮罗子静立其间，非常美。“但是这个很冷吧？”我问。“就是呀！冷！”乌日娜故意拖长“冷”的声音，肯定地回答。“但是冷是大自然的现象之一，不必逃避。”

这一次采访，沿途碰到最多的是林业局的员工。从50年代林业进入大兴安岭开始算起，他们已有三代人在这里安家。采访沿途，林业局的每个人都会问我同样的话：“你一个女孩子跑到这个地方来，多遭罪呀！”而当我离开布冬霞家的时候，她却说：“冬天再来，我喜欢冬天！”大兴安岭中的“兴安”，意为“极寒处”，冬天的温度常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左右，林业局的人在这么好的夏天都觉得遭罪，布冬霞却

说她喜欢冬天。“冷得会冻掉鼻子的冬天，是比夏天更美好的乐土。”

鄂温克人将一年分为6季，每季两个月，我根据玛利亚·索的女儿德克沙的讲述把它们记录了下来：“图干”是最冷的季节；“西勒”是雪变黏的季节，大致在2、3月；“能涅”是春天；“就乌”是夏天；“博咯”是深秋；“郝米勒和”是蚊虫多的季节……这些季节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大自然在每个季节里都有赏赐，山里人也会因此有不同的美味和生产劳作，生活的乐趣也随之而异。我来的这个季节正好蚊虫猖獗，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一网一网的蚊子都尾随我们，无处逃遁，可是德克沙说：“这也是浆果的季节，蓝莓和红豆都成熟了。”鄂温克诗人维嘉更简练地道出了鄂温克人与大自然的情感：“人们与大自然交谈，仿佛它也有灵魂。”



画布上的萨满与篝火

鄂温克诗人维嘉也为萨满与篝火写过诗篇：“萨满是神与人交界的使者，当之不愧的终结者。”“篝火，它在燃烧，燃烧着鄂温克永久的历史。它从远古时代升起，一直为鄂温克人的文化燃烧着灿烂。鄂温克人把它称为女神，因为她把她亲爱的火和热献给了人类。”以前，大兴安岭的每顶帐篷里都燃烧着一堆永不熄灭的篝火，每个人都信奉萨满（上图 绘画／王罡）。现在，篝火只在节日时燃起，而最后一任萨满，正为寻找传人发愁（右图 摄影／顾桃）。

“桦皮船就是鄂温克人的史诗船，但是如今已经漂进了博物馆。”

300多年前，使鹿鄂温克部落主要活动在贝加尔湖和勒拿河一带，那时他们就开始放养驯鹿，因为那里森林茂盛，遍布苔藓、石蕊，为驯鹿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驯鹿因为长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看上去似马非马，似鹿非鹿，似驴非驴，似牛非牛，所以在汉族的史籍里，一直称之为“四不像”。但事实上，“它既有马头的威武、鹿角的美丽，又有驴身的健壮和牛蹄的强劲。”

在玛利亚·索看来，驯鹿因为食用森林里的自然植物而身心洁净。《额尔古纳河右岸》将这一观点具体化了：“森林就是驯鹿的粮仓，除了苔藓和石蕊，春季它们吃青草；夏季啃桦树和柳树的叶子；到了秋天，鲜美的林间蘑菇是它们的最爱；它们夏季渴了喝河水，冬季则吃雪。”而且，驯鹿吃东西时很爱惜环境，它们从草地走过，是一边行走一边轻轻啃着青草，草地看上去像是毫发未损。吃桦树和柳树的叶子时，也是啃几口就离开，树木看上去依然枝叶茂盛。“好像特别体贴那些植物。”

驯鹿是鹿科动物驯鹿属下唯一的动物，极为珍稀，中国只有大兴安岭北部才有。但它在环北极圈有广泛的分布，如北美洲、北欧、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每个国家情况不同，驯鹿的生存方式也就有了差异，比如大兴安岭这边会锯鹿茸。德克沙曾去北欧看过那里的驯鹿，“英国、德国的驯鹿民族主要依靠旅游；挪威的萨米人则是卖鹿皮鹿肉；中国有中医的问题，所以卖鹿茸。”但是鄂温克人早先也是不卖的，后来猎枪收缴，不能狩猎的鄂温克人没有其他生计来源，才转向锯鹿茸。“实际上，我们和俄罗斯阿穆尔州的埃文基人一样，两边的语言也

通。他们也将驯鹿视为交通工具，但是他们不卖肉也不锯茸，纯靠它打猎，因为他们那里猎物多……”德克沙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一顶小帐篷里，但关于自己的民族，万里之外的事她都知道。

离开时，我们路过猎民点外驯鹿的集中地，驯鹿脖子下的铃铛清脆地响彻在茂密的森林里，听上去就像是一阵接一阵的轻盈歌声。德克沙说，铃铛的作用很多：驯鹿是半野生的，鄂温克人会从风儿吹送来的铃声里，判断驯鹿的方向，而狼，则会被铃铛声吓走。

驯鹿旁边，一个人正在制作一艘桦皮船。桦树和鄂温克人关系密切，人们用桦树皮做成盛水的桶，装放盐、茶、烟、糖的盒子，以及用以开江过河用的桦皮船。桦皮船刚具雏形，但已非常精致，我们以为是做给自己用，但他说：“是北京一家博物馆定制的。”我忽然感到忧伤，维嘉曾在诗里将桦皮船形容为“鄂温克的史诗船”。然而，以前鄂温克人生活里必不可少的桦皮船，如今已经“漂进了博物馆”。

“大兴安岭的森林变了，生活在森林里的民族也变了，而且是沧桑巨变。”

大兴安岭曾是驯鹿文化的集中地，使鹿鄂温克的邻居鄂伦春族原本也饲养驯鹿。在关于“鄂伦春”的两种解释中，一个指住在山岭上，一个指饲养驯鹿。这正和今天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地区和生活方式一致。如今，具有纯正使鹿鄂温克血统的人已不足100人，鄂伦春人稍多一点，8000多，但鄂伦春自治旗只有1000多，更多的鄂伦春人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那





天我正好赶上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传统的古伦木沓节，鄂伦春歌唱家白娟与我同行。活动上，鄂伦春族的知识分子、民间艺人、基层干部，与鄂伦春族的普通百姓聚集一堂，而且大家都是亲戚，既亲切又热闹。白娟的丈夫孟中说："富在深山有远亲！"

鄂伦春族第一位女博士刘晓春认为，鄂伦春是环北极狩猎民族的一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小民族。这和古新军对于使鹿鄂温克人的看法一样："从外兴安岭一直到北极苔原，都有我们驯鹿民族。如果再算上住撮罗子的、信奉萨满的，北半球简直到处都能看到。"这很有意思，我想起德克沙和古新军对自己民族的辩解，一方面，他们极力与"外族"区分开来，一方面，又将本民族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北极圈。他们如此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与其说是对本民族的骄傲，不如说是在面对越来越泛滥的外来文化时，对自己民族的保护。

但是这样的民族，会不会淹没在现代文明里？刘晓春和古新军都不敢确定，可以确定的



驯鹿迷失在没有主人的森林里

这张绘画呈现的是丢失了主人的驯鹿（左图 绘画／王罡）。2003年，使鹿鄂温克带着驯鹿集体搬迁至山下的根河市，但在森林里生活惯了的猎民和驯鹿都不适应城市里的新环境，一些人开始带着驯鹿陆续返回山上的猎民点，右图这张照片便拍摄自根河市阿龙山镇的猎民点（摄影／王彤），但现在大多数人都在山下生活，只有极少数照看驯鹿的人留在山上。

是，森林变了，森林民族的生活也变了，而且是沧桑巨变。

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原本都以驯鹿和打猎为生，而今，他们都已放下猎枪，鄂伦春人彻底丢失了驯鹿，鄂温克人虽然现在还可以在猎民点上饲养驯鹿，但对未来毫无把握。

森林里的生活方式正在转变，人口也在骤减。清朝建立后，朝廷多次在大兴安岭征兵：大半的锡伯族被调到新疆驻防；鄂温克人参与平定准噶尔的战争；鄂伦春人被派到云南作战……清朝末年，整个大兴安岭更是变成日俄之间的拉锯战场，俄军、日军、游击队，全在这一带交战，森林中的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其中，伤亡无数。

更大的变化来自解放后，林业局大规模进入大兴安岭，大兴安岭陆续建起了林场，几十万林业工人进入。这是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的家园，他们最熟悉，亲自为林业工人开山带路，并用驯鹿和马为他们驮运物资，认真地告诉工人们哪些区域要保留，哪些神树不能伐。但那些保护区域和粗大的神树成了首要目标，大树一棵棵倒下，森林伤痕累累，一条条公路、铁路，像墨迹一样，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迅速蔓延开来。可是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付出的代价是：他们丢掉了猎枪、驯鹿，离开了他们世代守护的森林之家。而号称契丹人后裔的达斡尔人，早在更早前就开始了农耕。森林民族对待自然的那种谦和、敬畏，似乎都被抛弃了。

以前大兴安岭的森林里没有路，《额尔古纳河右岸》里记述道，为了让外来的商人找到路，使鹿鄂温克部落每次搬迁时都会在沿途留下树号作为线索，否则就会迷路。而现在，森林里到处都是铁路、公路，猎民们却搬迁得越来越少，而且也不知道该搬往何处了。玛利亚·索说："我就是不会说汉语，有这么多的话说不出来。但是，我要用最有力量的话，要回我们的森林，还有我们自己的猎枪和驯鹿……"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女主人公在故事讲完时，这样收尾："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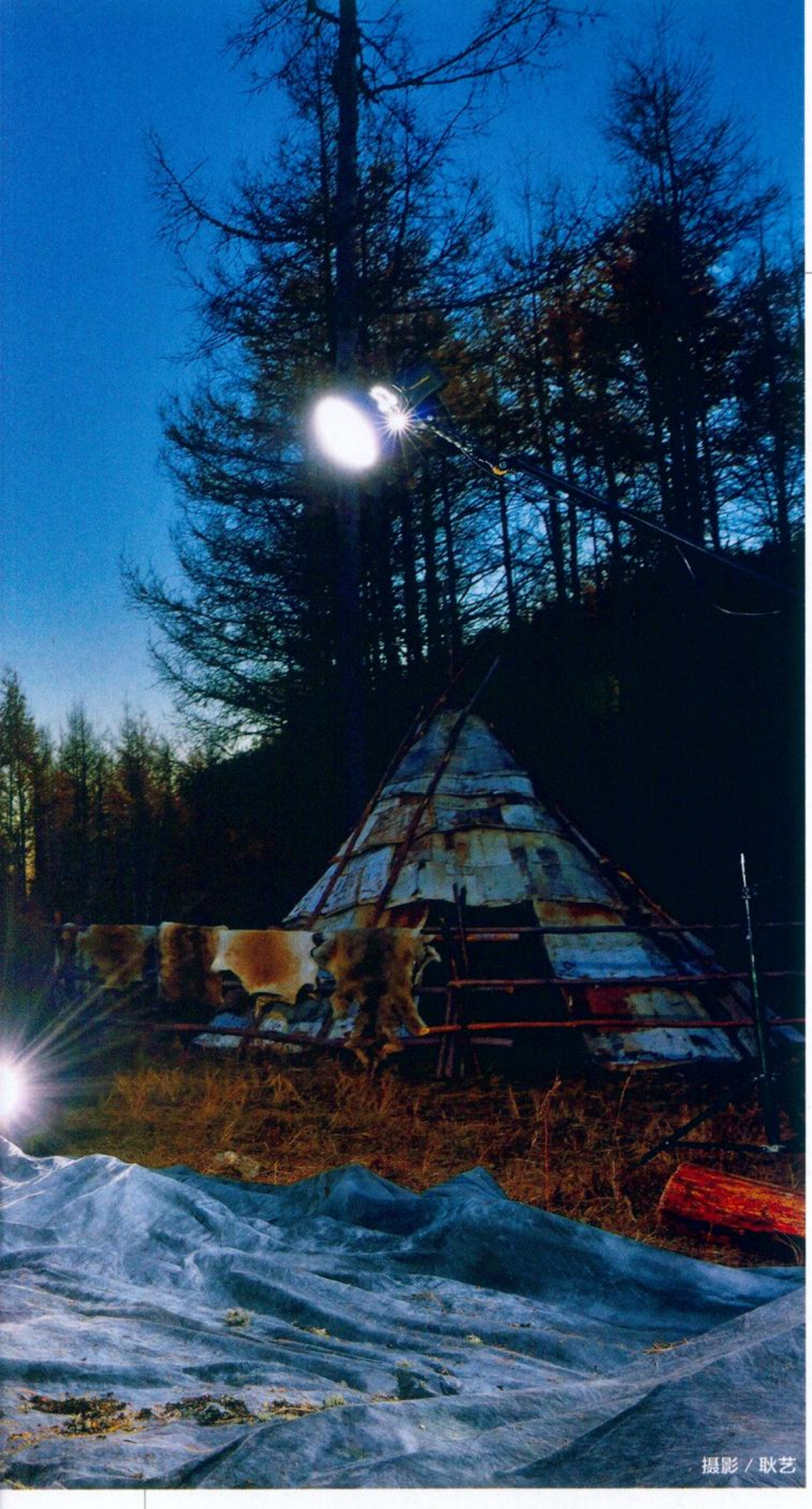
编辑手记

与使鹿鄂温克相遇

撰文 / 黄菊

受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影响，几年前，我曾一个人沿额尔古纳河旅行，去看看玛利亚 · 索曾经生活的地方。作者说，小说杂糅了鄂伦春和鄂温克两个森林民族的历史，但最重要的素材来源于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长玛利亚 · 索。

那次旅行的目的地是奇乾。使鹿鄂温克人一直带着驯鹿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四处迁徙，奇乾是他们历史上第一个定居点，那是1965年。但即



摄影 / 耿艺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摄影 / 宋文

使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也要很费力才能找到奇乾。这是一个接近内蒙古自治区最北端、紧挨着界河额尔古纳河的小村子，行政上隶属于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但是镇上距离奇乾还有200多公里，而且没有路，需聘请极度熟悉森林的林业工人任导游，并租用越野性能极好的当地车。

当我们长途跋涉抵达莫尔道嘎时，已近深夜，那是大兴安岭最寒冷的12月。很不幸，那两天正下大雨，一到夜里就下雪结冰，进出森林非常危险。整个镇上的司机都不愿意冒险进去。那次失败而归。

再次动念去看玛利亚 · 索，是在看了导演顾桃的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之后。纪录片以玛利亚 · 索为核心，呈现了不到200人的使鹿鄂温克猎民的群像。敖鲁古雅鄂温克是鄂温克人继奇乾之后的另一个定居点。他们在那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也是玛利亚 · 索度过大半生的地方。

直到制作内蒙古专辑，这个愿望才如愿以偿。我们用了25天自东往西穿越内蒙古高原，从原始森林到茫茫戈壁，历经迥然不同的景观，但是玛利亚 · 索的猎民点使我最为难忘。通过影像和文字，她的故事和容颜传至全世界，年轻时，她能歌善舞，是个好猎手，但是现在，森林里的家园失去了，7个孩子死了5个，部落成员和驯鹿也越来越少，她再也不爱说话了。她坐在靠近窗户的角落，任阳光在她脸上更换方向，一言不发。

我理解这种沉默，在顾桃为她画的速写里，有一段她的自述："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可是根河的定居点就不一样了，周围的树都没有，风也挺大，找不到烧火的木材……那里一点儿也不好！"

责任编辑 / 黄菊　图片编辑 / 吴敬　版式设计 / 李晟



穿越 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动物：驯鹿

驯鹿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一直以“四不像”的名称出现，这名字本身已经含有一种偏见，但也足见它的珍稀，珍稀到无法为它分类，只能以其他动物来作类比。驯鹿是鹿科动物驯鹿属下唯一的种类，中国只有大兴安岭北部才有。但它在环北极地区却有极广泛的分布，它的特殊茸毛使它异常耐寒，宽大的脚掌则使它适合在苔原、沼泽地带快速行走，那里的人们出行来往都依赖它，难怪圣诞老人将它选为坐骑。

摄影 / Wayne Lynch / C

分布在大兴安岭的驯鹿是全球驯鹿分布的最南端，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猎民世代饲养驯鹿，女酋长玛利亚·索的一生都在与驯鹿打交道，我们邀请鄂温克族著名学者乌热尔图代我们采访了她，请她为我们讲述鄂温克人与驯鹿的故事。

“我只想回到驯鹿身边”

——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长

玛利亚·索自述

我在激流河边出生，现在我快90岁了，但我从来没离开过激流河。从能牵驯鹿开始，我就跟着父母出去打猎，帮着喂鹿。有了驯鹿，鄂温克人才能过得踏实。但小时候我家的驯鹿少得可怜，只有1头，那是我们家的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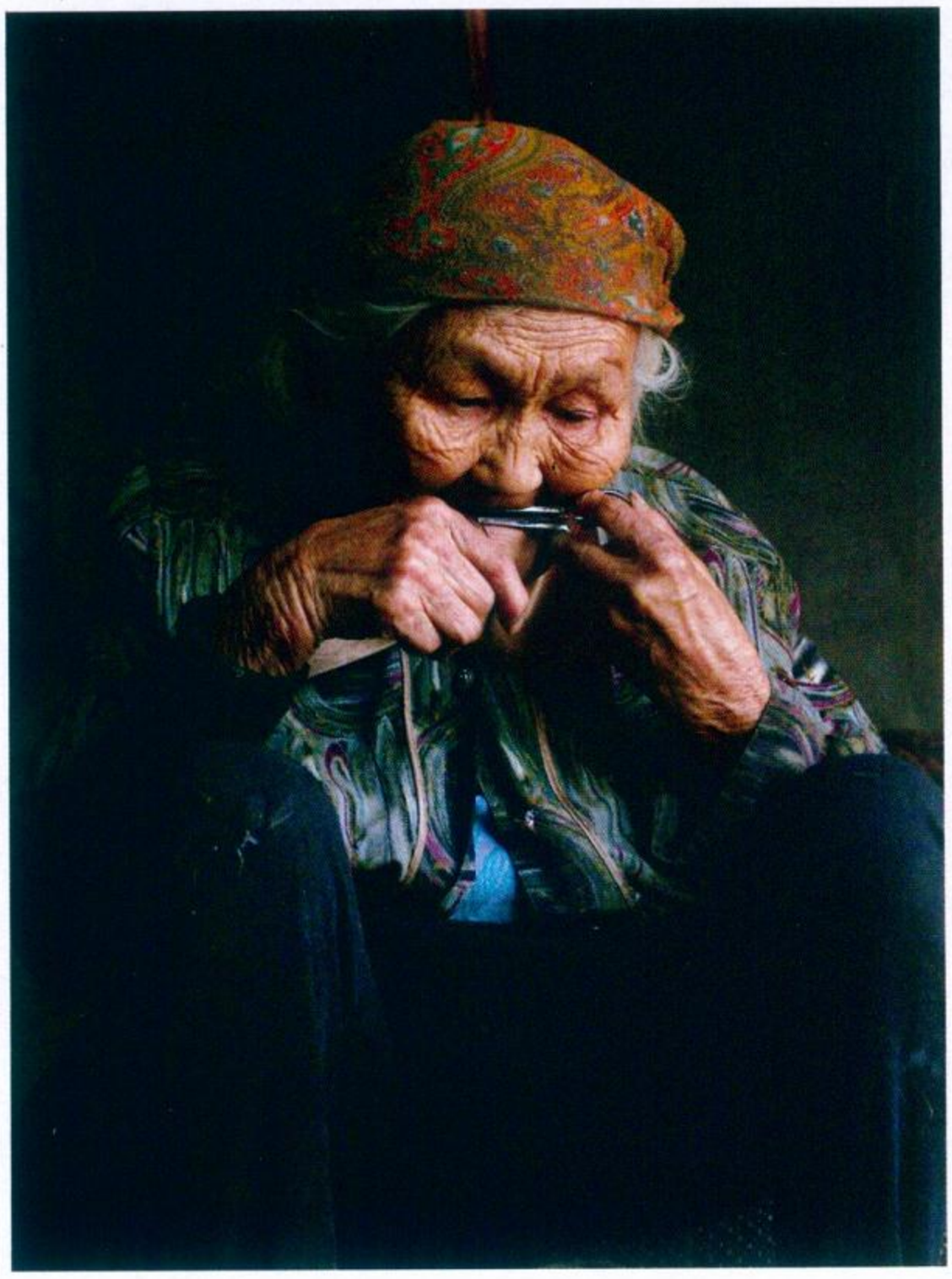
我从小就盼着有那么一天，驯鹿的头数能一下子多起来。出嫁的时候，家里给了我6头驯鹿做嫁妆，在当时已经算相当好了，好多姑娘都没有鹿作嫁妆。40多岁时，是我的鹿最多的时候，多得怎么抓都抓不过来。

除了打猎，过去的人从来不杀驯鹿，也不吃。那个时候猎物非常多，有枪就有了武器，自己想吃什么就去打，什么都能办到。原先驯鹿死了都是风葬，哪怕是在外头病死的也要风葬，做个架子把它搁到上面去，为的是舍不得它烂掉或被别的野兽吃了。这些年才开始吃驯鹿，但是我也不吃，自己家养的东西怎么舍得吃呢。

每年5、6月份，驯鹿就产羔了。驯鹿自己在林子里走，随便哪里都能下羔，人就到处去找。女人们在这个季节很忙很累，但是很开心，每天都要出去找鹿，看看鹿下了什么样的羔，有花的、黑的，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刚生下的小鹿羔子，人不能碰它、抓它，要不然它妈妈就觉得它被弄脏了，有别的味道，会不要自己的孩子。

找鹿要沿着蹄印去找，一路上什么都能看到，棒鸡、熊、兔子、灰鼠子，带着列巴背着枪走。驯鹿如果找不到是不会回去的，晚上就在林子里拢一堆火，就这么过夜了。

以前搬家根本不用车，东西绑在鹿背上，孩子跟在后面，从这片林子走到那片林子，不管下雨还是下雪。驯鹿只吃苔藓，为了鹿，就得不断地找苔藓，不断地搬家。搬家时除了苔藓，还要看哪里猎场好、灰鼠多、水好、烧柴多。那时候林子好，灰鼠有的是，冬天我们一边搬家一边打灰鼠，用灰鼠皮换吃的和用的东西。我姑姑一天打过30只灰鼠，她也打犴，那时候不管男女都能使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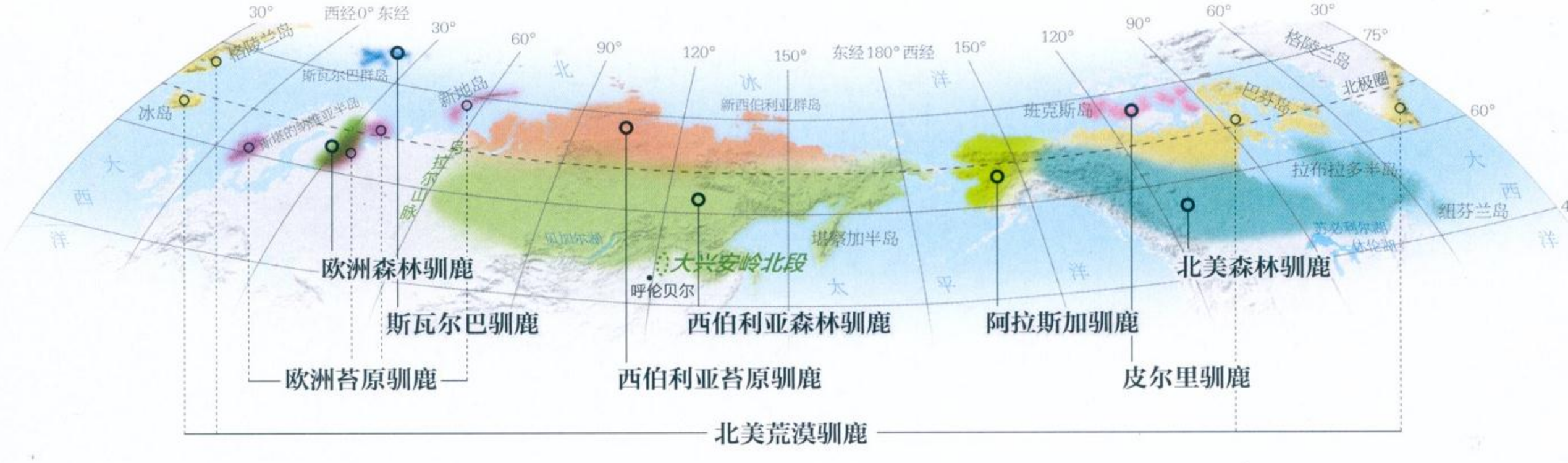
说起来，狩猎离不开驯鹿，冬天雪深的时候，骑着驯鹿去打灰鼠。我有一头坐骑，它很懂我的心事，我撵驯鹿的时候骑着它，木棍朝左边指，它就朝左边拐，木棍朝右边指，它就朝右边拐。我驯服的驯鹿，不管多深的雪都陷不住它。

过去打猎、放驯鹿的地方挺大的，方圆上千里，一直到黑龙江省的呼玛县都去过。不管多远的路，我们都牵着驯鹿走。过去到处都有犴、鹿、灰鼠子，现在不一样了，到处都有人，都有偷猎的人。

要说搬迁，我心里真难受。鄂温克人过去搬迁的次数不少，从奇乾乡搬到了阿龙山，从阿龙山搬到敖鲁古雅定居点，现在又从敖鲁古雅搬到了根河定居点。这几次都不是鄂温克人自己想要搬的，但是要说这几个地方，还是敖鲁古雅好，村子周围的林子没被破坏，村边的河里还有鱼，那里的风也不大，烧水也能找到木材。根河的定居点就不一样了，周围的树都没有了，风也挺大，都找不到烧火的木材。

前几次搬迁对鄂温克人影响不大，这次影响可大了。从古至今，鄂温克人就没在离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养过驯鹿，驯鹿根本就离不开林子，离人

全球驯鹿分布范围示意图



全球驯鹿分布图

驯鹿在加拿大北部、北欧、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分布最为集中，有的地区数量达数百万只。全世界的驯鹿共11个亚种，亚种的分类参考了生活环境（如苔原、森林、荒漠）和生活区域（如欧洲、北美、北欧）的差异，但其中两种已经灭绝，现存9种。分布在我国大兴安岭的驯鹿是全球驯鹿分布的最南端，属于西伯利亚森林驯鹿，目前不足600只。这其实并不是自然分布的结果，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统。因为在大兴安岭的森林沼泽地带，如果只是为了打猎、交通运输之便，其实可以使用马，就像使鹿鄂温克的邻居鄂伦春族。但因为使鹿鄂温克是从环北极地区迁徙过来的，也将那里的驯鹿传统一并带过来了，就像玛利亚·索名字中的“索”，以及她的装扮，都与俄罗斯有很多联系（左上图 摄影／顾桃）。

群越远越好。最重要的是，驯鹿没有吃的东西。驯鹿是草地上的马吗？它和牛一样吗？搬迁之后，到底死了多少驯鹿？

猎枪也被收走了，就像把我们的饭碗打碎了。熊到我们猎民点来的次数就多了，它就在驯鹿点转悠，弄死了两头鹿，还把一头鹿的脊背抓伤了……没有枪你就对它没办法，吓都吓不跑它。山下派出所的人来了，他们拿了枪蹲了几天，什么也没看见。从那以后，驯鹿群就跑远了，不再回来了。

这里的人看见我们还在这里，他们很吃惊，这些偷猎的家伙以为我们全搬走了，重新把他们的套子下了一遍。我们的驯鹿一下子有20多头被他们的套子弄死了，那真是惨呐，我真是没法说，一堆堆白骨！

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驯鹿和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可是现在这是怎么了？这才过去几年啊，我们连自己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放驯鹿群的地方都没有了。真是怪呀！大兴安岭的这些公路、铁路，开始的时候都是鄂温克人带路修的。那几年，所有的鄂温克猎手都去当向导，女人留在家里照看驯鹿。那些山下的人怎么就不想一想，他们待的根河、莫尔道嘎、金河、阿龙山、满归，这些名字不都是鄂温克人起的吗？我们在这些林子里生活了少说也有几百年，那时候有谁啊？从解放那天起，鄂温克猎手就是护林员了，哪儿被雷劈了，哪片林子着火了，还不都是鄂温克人走上百里的山路下山报告，还领着人在林子里打火……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些都忘了呢？

我一个人的时候很寂寞，觉得被别人忘了，来人了虽然很高兴，可他们老一个劲儿地拍照片，弄得我都不知道该做啥了。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给驯鹿划出个地方来，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森林，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责任编辑／黄菊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李晟

景观：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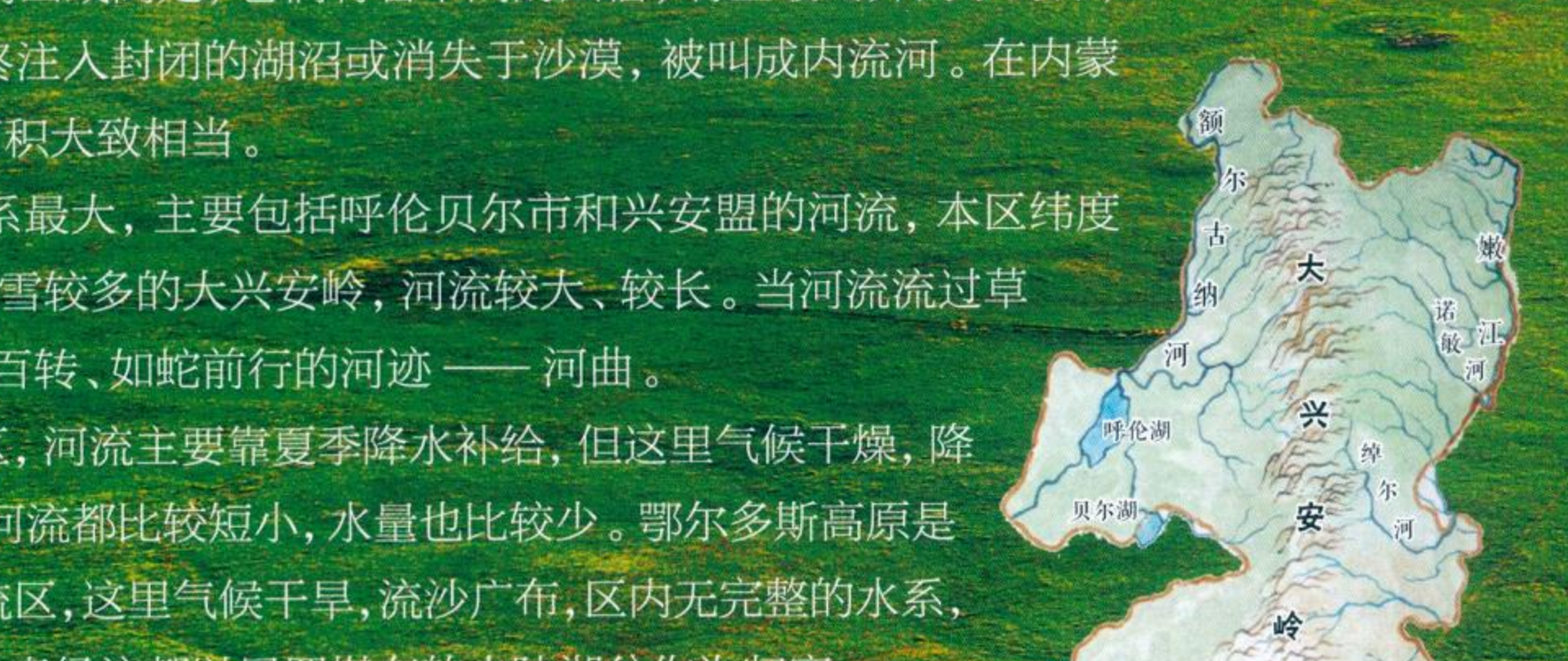
内蒙古河流的分布特别不均匀，东部河网密集，水量丰富；西部河流稀疏，水量贫乏；越往西河流越短小、河网越稀疏、水量越缺乏。

河流来自陆地上的高山或高处，它们有着不同的归宿，有些最终奔向了海洋，被叫成外流河；有些最终注入封闭的湖沼或消失于沙漠，被叫成内流河。在内蒙古，这两类河流的流域面积大致相当。

外流区以黑龙江水系最大，主要包括呼伦贝尔市和兴安盟的河流，本区纬度高，蒸发弱，河流源出雨雪较多的大兴安岭，河流较大、较长。当河流流过草原、沼泽时，形成了迂回百转、如蛇前行的河迹——河曲。

内蒙古中部的内流区，河流主要靠夏季降水补给，但这里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因此河流都比较短小，水量也比较少。鄂尔多斯高原是被外流区包围的孤立内流区，这里气候干旱，流沙广布，区内无完整的水系，也缺少常流河，微量的地表径流都以星罗棋布的内陆湖盆作为归宿。

西部阿拉善地区深居大陆腹地，降水更为稀少，蒸发也更为强烈。这里大部分地区都为沙漠、戈壁所覆盖，因此形成了大面积闭塞的内陆无流区，成形的河流只有源出祁连山的黑河下游——木仁高勒和额木讷高勒。



绘图 / 于继东

莫尔格勒河，蜿蜒型河流的典型

弯弯曲曲的莫尔格勒河像新抛光的银链般闪亮，也成为陈巴尔虎草原上最美的地方。这是一条发育在冲积平原上的蜿蜒型河流，河曲发达。物极必反，河流“弯”到极限就会“裁弯取直”，图中断续的积水河道和有植被覆盖的“隐形”河道，是“裁弯”时留下的痕迹。飞舞起来的飘带似的河湾与“废弃”河道，共同诉说着河流的发育史。因为河水的滋养，莫尔格勒河流域的草原碧绿青翠，和覆着青草的平缓丘陵一起，构成一幅淡雅的画面。摄影／杨孝



景观 河流

根河，矛盾的曲线

这张照片拍摄于根河，呈现的是沼泽湿地地区常见的网状河流的特点。网状河流由纵横交错的多个河道和江心洲构成，这类河流的水动力非常弱，河道位置变化不显著。但当洪水期来临，位置较低的江心洲会被洪水淹没。从空中俯瞰两河交汇处，细而弯曲的河道与浅而宽的河道并行，好像一幅还没有想好思路就急于落笔，又想办法修补错误似的油画。这些河道留下或清晰明确或杂乱无章的矛盾曲线，暗示了这个网状河流区域是由弯曲河流演变而来的秘密。摄影／裴国庆

临河段的黄河呈现辫状水系

肆意改道的黄河自古以来就难以说清是好河还是害河，一条条黄褐色的河道，像辫子一样彼此缠绕着向远方流去，河心滩和河道中间的植被虽绿意盎然，却给人一种岌岌可危之感。黄河流经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时，呈现出典型辫状河流的特征。辫状河流是多河道河流的一种，河道整体上非常宽浅，但河心滩的大部分非常不稳定。这是因为沉积成河心滩的泥沙颗粒较粗，黏接性差，抵抗流水侵蚀的能力弱，易于被流水冲刷侵蚀，难以生长大面积的植被。黄河的水动力很强，河水中携带的泥沙很多，单个河道的位置变化非常明显。一场洪水过后，河道的位置、宽度、数目，连同河心滩的位置、大小和形状，往往会变得面目全非。摄影／杨孝

景观 河流



黑河与胡杨林的秋之乐章

不同季节的胡杨林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夏绿色、深秋黄色、冬天红色，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韵味。这张照片拍摄于夏末秋初的额济纳旗，黄中带绿的胡杨林，给人一种渐弱的生命力正在与缓缓降临的萧瑟之秋展开博弈之感。而那蜿蜒着穿林而过的黑河，清澈而安详，像个旁观者。两者融合在一起，共同奏响了迎接秋天的乐章。摄影／杨孝

河流景观

责任编辑／周晓红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牧民如何与羊群、草原、天、地相处并建立情感？游牧文明真正的魅力何在？草原深处的牧民告诉了我们答案。遗憾的是，我们来得似乎晚了一点儿。

在新巴尔虎右旗的牧民人家借宿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牧民每日的生活作息。由于经度靠东，这里日出很早，4点左右天就亮了。天刚亮，甘迪嘎就和他的父亲嘎拉布日从几公里外的蒙古包赶来为羊群检查身体。为了照看羊群，父子俩每隔一天就要来查看羊尾是否被感染或者有伤口，如果出现问题，就得及时为它们上药、疗伤。他家有一千多只羊，待一只只检查完毕，一天里的第一件事才算完成。摄影／王彤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四）

呼伦贝尔草原
相识恨晚的游牧文明

撰文／单之蔷



刘书润 / “游牧派”精神领袖，草原知识大侠

生于北京，学于内蒙古大学生物系，后任内蒙古草原研究所研究员。善自贬自嘲，实自尊自傲。个矮，相亲时，是坐了一个板凳在炕上掩饰身高才获成功；人黑，跑野外50多年，能白吗？

初看近似乞丐，细聊疑为天人。遍识草原花花草草，学问实属拔尖，但性格比学问更突出。上世纪60年代末从内蒙古草原研究所只身溜走，浪迹草原，自言牧羊数年，与牛羊为伍，拜牧民为师，从此学问精进。如今，与人争论起草原的问题来，“你放过羊吗？”成了他的撒手锏，争者气势顿减，恨不得把哈佛的博士文凭换成牧民的老羊皮袄。

“禾本科的草，没人能认全。但在植物分类这个行当，禾本科最难，辨不清禾本科的草种类，这在学界不丢人。但这刘老爷子一路上逢草必识，尤其是禾本科的，没有叫不上名的。”编辑高新宇这样评价道。高新宇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硕士研究生，酷爱花鸟虫鱼，这次穿越内蒙古高原，他负责草原部分，而他对刘教授的态度，始疑、后信，再后尊为神人。“这老爷子太神了。识别植物，主要靠植物的花和果，如果拿一棵不开花、没结果的植物让一般的植物分类学家辨认，可能不会认，但刘老爷子是你拿什么他都认，整个内蒙古大草原就像他家的自留地似的。”

但刘教授对他植物分类的本领并不看重，他说他不是搞分类，而是搞生态的。他最喜欢谈论的是内蒙古草原的生态、游牧文明的未来。他主张恢复游牧，反对定居，对那种将内地农村土地承包的方式搬到草原上来（分割草场）的做法，批评尤甚。因其对游牧文明的阐述有理有据，影响颇巨，而被尊为“游牧派”的精神领袖。



海山 / 像爱惜皮肤一样爱惜草原

蒙古族，锡林浩特人，地理学教授、博士。方脸，让人想起成吉思汗的那张脸。但眼睛很大，不似蒙古族的长长细眼。身材中等，结实有力。一路上一直手持一个小相机，但从不拍日出日落、牛羊暮归这些美景，专拍草原上的窟窿：大坑、小坑，或是草被揭去、黄沙裸露的地方。

我总觉得与他似曾相识，当他在科尔沁的沙地里捡拾塑料瓶时，我想起来了，是他——海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李秀彬教授曾在博客上写过一篇短文：一个教授带着帐篷和孩子去牧场露营休假，临走时，他们带走了所有垃圾，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让儿子把因为扎帐篷而留下的小坑填平，恢复原状。他说：“草原就像我们的皮肤，不能把它划破。”文中那位教授就是他。

这些年，内蒙古的草原实行承包制，将草原化整为零——将草原分给家家户户，每户人家都在自家的草场外围上铁丝网，以区隔于邻居家的草场。这项政策受启发于内地农村的土地承包制，自1984年起在内蒙古推行。这一措施带来的影响之大，难以想象。如今，原本没有任何界限的大草原，已经被每家每户草场上的铁丝网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马儿不能自由奔驰，牛羊不能随意游牧，不断迁徙的蒙古包渐渐退位给定居的砖瓦房……在内蒙古延续了几千年的游牧文明，像是翻到了最后一页。

海山教授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反对这种趋势。在他看来，这是上面的政策，牧民不喜欢这样，牛羊也不喜欢……但现在这项政策的恶果已经出现：草场退化了。现在，海山教授正在一些牧区组织牧民成立合作社，把想恢复游牧的牧民组织起来，将他们草场上的铁丝网拆卸下来，让牧场合起来，在小范围内恢复游牧。

围绕着内蒙古草原的问题，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定居派，以农业部的官员和科学院及部分高校学者为主；一派是游牧派，以刘书润教授为首，并以海山教授等人为代表。下面是主编单之蔷与刘书润、海山关于内蒙古大草原的对话。

时间：8月5日

旁白：听着腾格尔的歌，我们从大兴安岭的森林中出来了。一段林草交错地带之后，一望无际并如波浪一样起伏的大草原出现了，终于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几乎没有裸露的土地，大草原就像一张硕大无朋的绿毯，使我们之前一路见到的草原都相形见绌。

绿色的草原就像他的皮肤一样

对话

单之蔷（以下简称“单”）：听了腾格尔的歌再来看草原，似乎感受到了你说的蒙古人那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草原人好像天然就是生态人，游牧文化就是生态文化，牧民和草原天然地组合成了一个整体。

海山（以下简称“海”）：在科尔沁见到戴白古拉时，他的话挺震撼我。他说看到草原沙漠化，痛苦得就像病了一样。因为治理荒漠化，他们拿到了很多项目款，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高兴，反倒觉得血液中被某种东西折磨，可见生态意识已深入他的骨髓。蒙古人信奉萨满，萨满认为天、地、人是连在一起的，可是现在草原已经坏了，他感到切肤之痛。

“穿越内蒙古高原”呼伦贝尔草原段行程路线图





呼伦贝尔草原最吸引我们的，是这里的众多湖泊、拥有最典型河曲形态的河流，还有草原深处牧民人家的生活。我们的路线因此设计：经以呼伦湖、贝尔湖为代表的微咸水湖，至以巴音查干诺日为代表的盐湖，在这途中去看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的河曲，并将两个晚上安排在牧民人家借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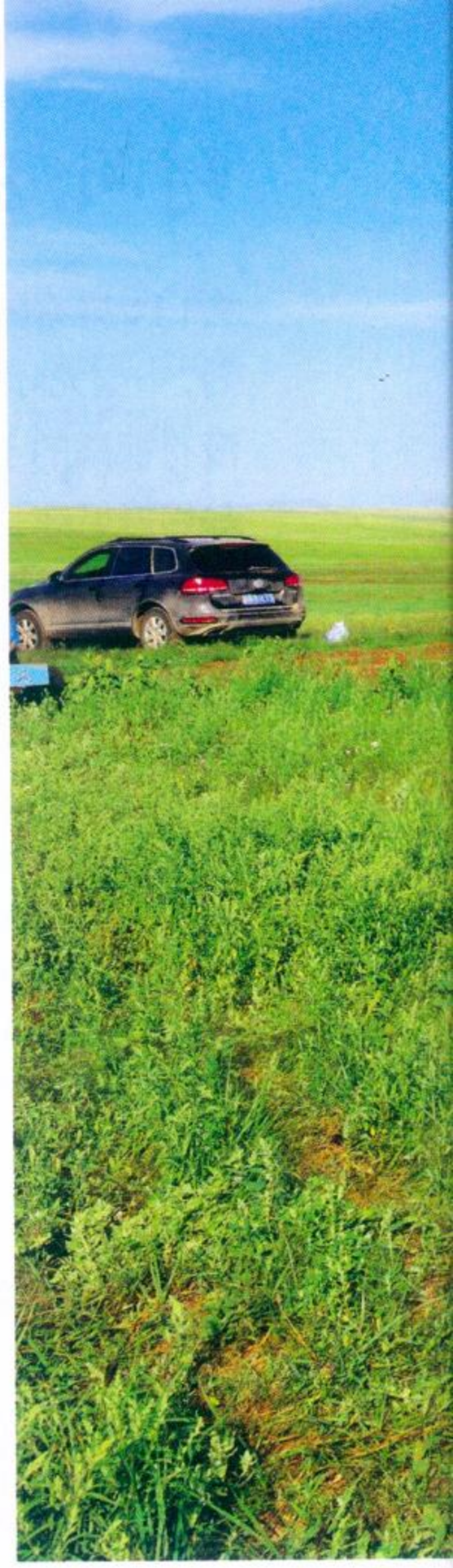
单：大地上的绿色植被就像他的皮肤一样。

海：大地母亲就是这样的。我们唱母亲的歌特别多，其实这母亲不只是自己的母亲，更多的是大地、自然。蒙古人生活简约，对他们来说，蒙古包只是用来睡觉的床，他们的精力不是放在装饰蒙古包上，关注更多的是大草原。只要草原长得繁茂，精神就满足了。

单：他把天地当成屋宇。

海：对，人与草原是一体的。





远方的牧民来游牧，会带来微量元素

单：游牧时，互相之间的利益怎么协调？比如锡林郭勒的牧民到呼伦贝尔的草原上来了，那怎么行？

海：我也问过这个问题，奇怪的是牧民根本不这么想，反而欢迎你来。他说牧民从远方来这里游牧，牲畜之间可以彼此交换种畜，以此更新、强化血缘，牧民之间可以有文化交流，我家的女儿也许还可以跟你家的儿子达成婚姻。最重要的是，如果外地来的种畜将草场吃得啥也没了，那时草场恢复得最快，因为它们带来了大量远方的微量元素。

所有搞草原的学者都应该放放羊

刘书润（以下简称“刘”）：上学时我连个小组长都当不上，成绩排名全校倒数第一。可是到了草原上，牧民把我看中了，让我当了羊倌，这荣誉感！羊群的组织性特别强，尤其是母羊对小羊羔的情感，你要动我的羔子，我就顶你，保护得特别厉害。放羊特锻炼人，放了一年羊以后，我的生态学知识大长，责任心和爱心也起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都没回家，放羊去了。

单：你在哪儿放的羊？

刘：锡林郭勒草原。放羊是好事，长学问，所有搞草原的学者都应放放羊。

“风吹草低见牛羊”说的不是草原

对话

单：“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首民歌里描述的草很高。

刘：那说的是芨芨草滩地，不是草原，是草甸。

单：过去人们一直以为那表示最好的草原，草高得淹没了牛羊。

刘：光草高不一定是好事。草原上有牲畜，有牧民，有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甚至连老鼠都要好。

单：草高，生物量不就大吗？

刘：不应该让草一次性疯长，这会使草原上多年积攒下来的粪土营养一下子释放了。应该抑制，让它慢慢地长，长出草尖来。等到牲畜吃掉草尖，再让它长，再吃掉，再长……牲畜越吃，长得越快。这叫植物的刺激再生机制，所以适度放牧，会使草越长越好。

单：我看过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的一本书：《草尖上的文明》，听你这番话，我才认识到“草尖上的文明”不是一种文学性的修饰，而是游牧文明的写实。这样看来，完全禁牧是不对的。



嘎拉布日（意为木头）一家共4口人，除了儿子甘迪嘎（意为大理石），还有夫人图雅（意为光明）、女儿岗岗（意为美丽）。他家的生活方式可能代表了牧民的普遍状态：在旗里有商品房；儿子和女儿都在海拉尔上学，过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蒙古包其实已经“定居”下来，至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搬迁过，蒙古包内的地板上甚至铺上了瓷砖……但他们仍然愿意、习惯生活在草原上。当我们提出和他们全家拍摄一张合影时，他们换上了很久没穿的蒙古长袍。只是在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时，他家的大黑狗闯入镜头前，图片总监王彤快速地捕捉了这一瞬间。摄影／王彤

刘：禁止放牧，把草场围起来，依靠自然恢复草场，这是绝对错误的概念。没了牲畜，那还叫自然吗？没有牲畜，草原还是草原吗？“没有太阳宇宙会黑暗，没有牲畜草原会寂寞。”这是咱们蒙古族的谚语，牲畜和草是一家子，一个生态系统。过度放牧不行，但不放牧更不行。

单：草场退化不是因为载畜量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现在围封起来好让它休息、恢复吗？

刘：这是错误的诊断，牧民游牧几千年了，草场从来没有被破坏。

单：那为什么现在草场退化了？

刘：主要是因为定居和划分草场导致的。现在不让牲畜走，主要在一个地方，每家每户的草场都有网围栏围着。可是羊有一个特点，它在不同季节想吃不同的草，如果这里没有它想吃的，就得往别处跑。就跟人一样，中午吃这个，

晚上吃这个，明天还吃这个，你肯定不干。草原退化最严重的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多年，把草场承包到户，一年四季都被围封在铁丝网里，不可能不退化。牧民的权利不是定居权，而是移动权。

单：但我觉得年轻一代不一定接受这些，他们可能更愿意定居，而不是游牧。

刘：他们从小学开始就离开家去外面上学，跟城里人过一样的生活。过去牧民有一套适合农牧生活的教育方法，但是现在传不下去了。

单：对啊，这么弄的话，小孩适应不了游牧生活，他们学的已经完全是另一套。

刘：他们再没办法回到游牧生活中来了。问题出在分草场上，因为现在的政



策是，老人有草场，年轻人没有。没有草场，他们回去干啥？在退化的草原上能看到未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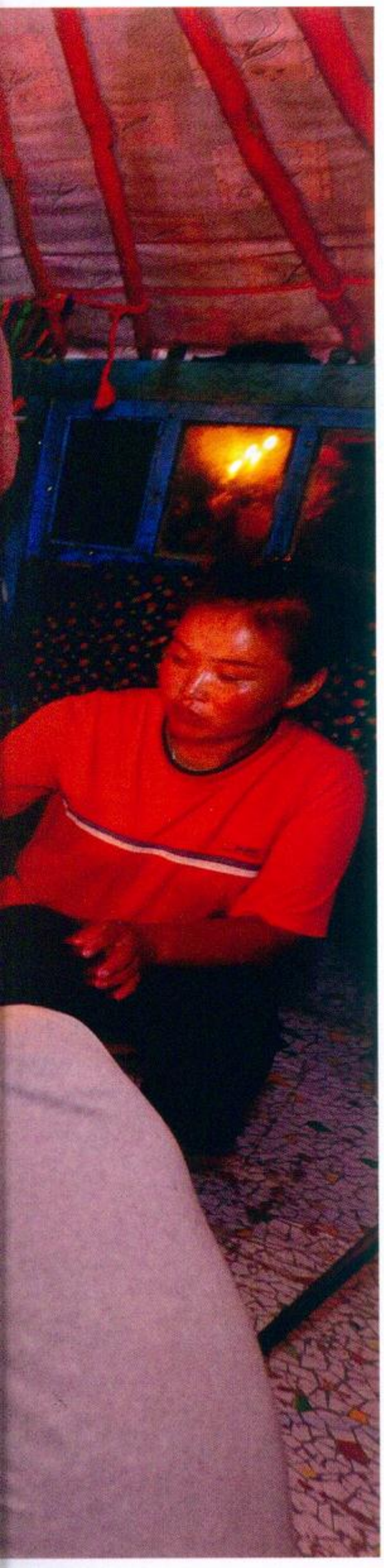
一只羊一生能吃700多种草

对话

刘：内蒙古的草原上有2000多种植物，一只羊一生能吃700多种，这里吃一点，那里吃一点，所以羊群的状况很好。

单：现在定居后能吃多少？

刘：它现在也不走了，就在一块儿固定的地方，而且草场一退化，植物种类也大大减少。



单：有数据吗？现在一只羊一生能吃多少？

刘：东部地区顶多二三百种，西部地区连100种都到不了。

牧民不说草原“退化”，只说草原“累了”

刘：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差距太大了，总是改变不了偏见。

单：这太难改了，你要不接触牧民，永远都想不出来。

刘：人们很自然地觉得，把草场完全围封起来就效果好，可是草原不是这样的，草原的哲学就是适度。

单：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整个思想界、文化界都主张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反对改变自然。这里有个误解，外界与牧民对草原的理解不一样：外界认为草原是自然的，就像森林一样，禁牧因此才被理解为恢复自然。可是牧民认为，草原与牛羊结合在一起，那才是自然。

刘：禁牧实际上是强烈的人工干扰，你把牲畜排除出去，它就不自然了。禁牧的草场，在第一二年的时候，草会疯长，那些支持禁牧的专家和官员就以此为理由，证明禁牧的正确，并进一步推行禁牧。可是这算不上什么禁牧成果，过度放牧以后，牲畜积累的粪、肥料特别多，忽然一下子不放牧，草自然疯长，但是多年积累的营养也就因此消耗掉了，草高实际上是坏事。牧民对草原感情很深，是把草原人性化，他们从不说草原“退化”了，而是说草原“累了”。

单：人们习惯性以为游牧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他们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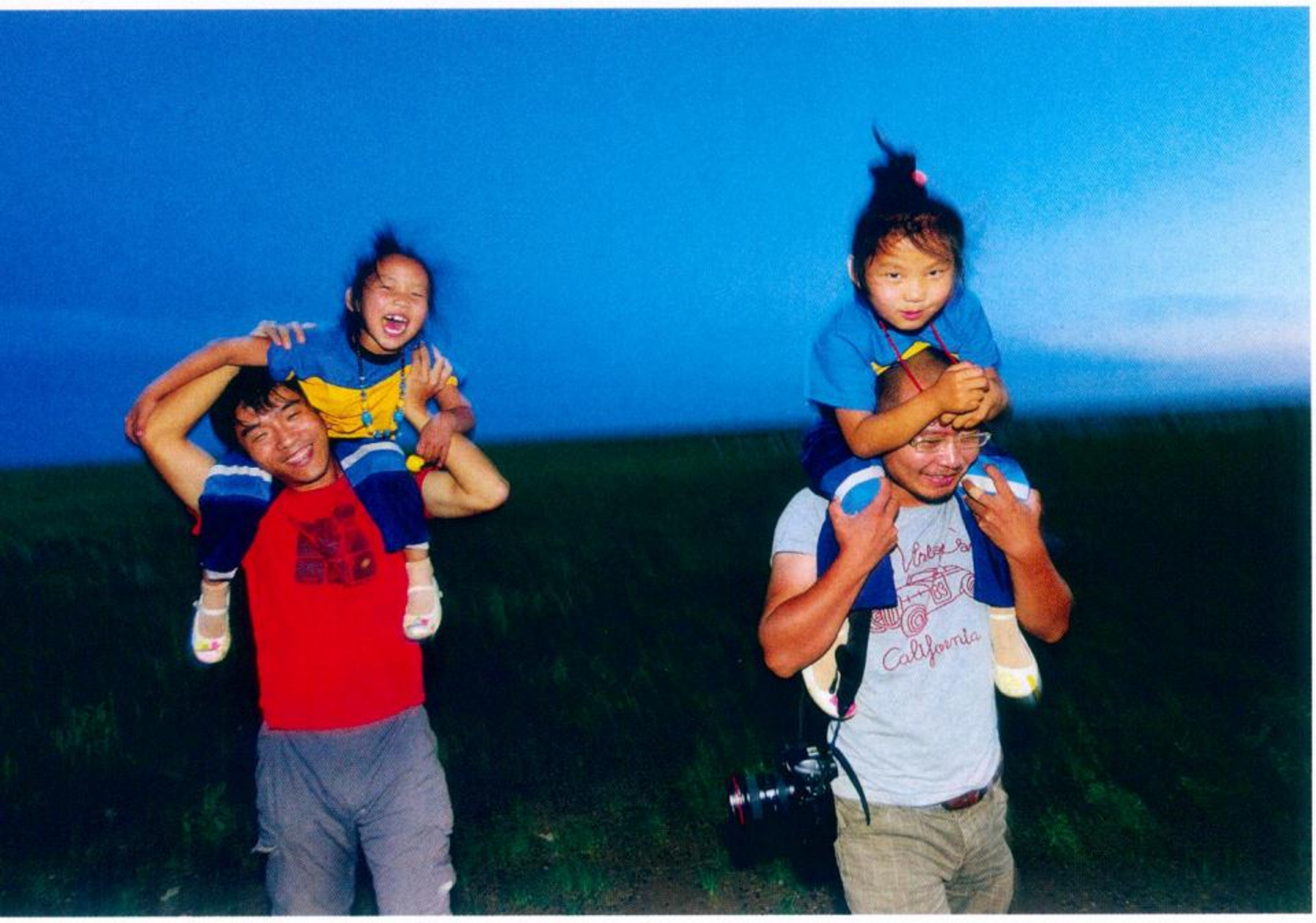
刘：固有的文化偏见。

在新巴尔虎左旗的另一户牧民家，主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家里的亲戚以及附近的朋友也纷纷赶来一同享用。没有电，大家就着烛光，一边啃着散发着浓郁香味儿的手把羊肉，一边吃着女主人用羊汤煮的手擀面。这是草原上很传统、很经典的一幕，虽然这里距离公路只有两公里，但已经足够自成一个草原深处的世界，而与外面的时代暂别一会儿。摄影／王彤

蒙古包的妙处

旁白：夜里，我们在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上找路，带路的桑塔纳开得比越野车还猛，我们的越野车紧跟也跟不上，而车里的东西，快颠得飞起来了。我们要去一户牧民人家住一晚，但几次都找不着路，因为牧民都定居了，草场分割给一家一户，到处都是铁丝网，我们的路总是被隔断。

最后，一条草原上的自然道（牧民们把他们自己在草原上走出来的路称为“自然道”）终于将我们带到草原深处。当前面的桑塔纳停住时，我们看到了一扇锁住铁丝网的铁门，后来才知道，每家的草场上都有这道门。



草原上每家每户都隔得很远，平时相聚很少。对孩子来说，最快乐的时候莫过于家里来了客人。我们的车还没来得及停稳，双胞胎阿吉娜和阿丝娜便狂奔过来，爬上编辑高新宇和宋文的肩头撒娇嬉闹（左图）。草原的天空很低，像蒙古包罩住屋子一样，形似穹庐的天空笼罩在草原上，月亮就挂在蒙古包和天空之间（右上图）。夜里，单主编和同行的3位男士共处一室，那时已近凌晨1点，外面正长风浩荡。摄影／王彤

带路人用手机与主人联系上了，不一会儿，远处有灯火飘来。等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一辆摩托车。摩托车由一个小伙子驾驶，后面坐着一位姑娘，是这户牧民家的儿子和女儿接我们来了。

晚上住在蒙古包里，外面的狗叫声此起彼伏，月亮很圆，很低，就挂在我们的蒙古包外。躺在床上，我开始打量眼前的蒙古包。蒙古包呈穹隆状，底下由木栅围成圆形，类似内地房屋的四面墙壁，木栅由大约2米长的细木杆相互交叉而成，可多可少，视牧民需要。木栅上由60根被牧民称作“乌尼”的撑杆，将木栅从空中围合起来。蒙古包不管大小，撑杆都是60根，大了就将撑杆加长，反之则缩小。听刘书润老师说，之所以是60根，是很考究的：与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的精确度差不多。牧民会根据太阳照射到撑杆上的位置来判断时间：什么时候该出门放

羊、什么时候羊群该回来了，等等，它就是牧民的钟表。

但我觉得这些都不算神奇，真正神奇处在于：从生态的角度看，蒙古包其实是草原的救星，这种居住形式保住了草原的生态。想想看，有哪种文明的房子，能在搬走时不留一点痕迹，而且从不永久性地占有任何一块地方？假如草原人像我们一样盖房子，还有今天的草原吗？“你看哪儿绿，哪儿就是蒙古包待过的地方，他们不是盖不起房子，是为了保护草原。可是现在，哪儿光秃秃的，哪儿就是定居者的房子。”我想起了刘老师的话。

时间：8月6日

河漫滩和碱滩的价值

旁白：一早就离开了牧民家，因为我们今天有好几项考察内容。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像大海一样平坦，只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有几个微微的起伏。这就是刘老师说的典型草原，上面生长着不少多根葱，还开着一片一片的葱花儿。有些地方的沙葱覆盖度达到60%以上，还有的地段能看到针茅。在草原上，由于受地形、水分、热量、土质等因素影响，草的种类和品质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刘老师说草原的价值在于组合，单个的草场没有意义。昨晚的那户牧民人家也告诉我，他们家的马在邻居家的草场上放养，因为邻居家借用了他家的水井，牧民们互相依靠、彼此支持，这是游牧文化的特点和价值所在，这也说明让牧民定居起来会有很多问题。

当我们沿着克鲁伦河走时，看到河漫滩一带也围了铁丝网，看来也是分给单户牧民家了，刘老师对此提出意见。

对话

刘：像河漫滩这种地方更不能划分，河流是大家的，一条河甚至应该为一个旗所共有。草原上有两种东西非常珍稀，绝对要大家无条件共用：一个是水，一个是碱滩。但是草场承包后，河流和碱滩分到谁家就是谁家，这对分到它们的牧民也不妥：羊光喝水不行，一年四季光吃碱滩也不行，还需要草场。

单：碱滩对牲畜很珍贵？

刘：太珍贵了，碱滩可以补充很多独特的微量元素。牲畜在冬天吃上一个季节的枯草以后，胃酸特别多，这时候需要赶紧把它放到碱滩草场上，碱和酸一综合，牲畜才能开胃。如果胃酸太重，就会厌食，死亡。



一道彩虹划过蓝色天空，给苍穹抹上了绚丽的胭脂，开满了野韭花的草原上，白莲花般的蒙古包盛开在风雨之后。这是一幅极为经典的画面，浓缩了草原游牧生活的几大关键词：雨云、降水、牧草、牲畜、蒙古包和勒勒车。蒙古包是游牧人的家，它占地面积小、拱顶、能御强风，一辆牛车就可以运走。它冬天可加毡，能在零下30摄氏度的环境中保持温暖，夏天把围毡撩起来就成了凉亭，夜间把顶毡打开，可望星月。勒勒车是牧民迁徙的主要交通工具，被称为“草原列车”。路途上，老人孩子睡在车上，是流动的家，到了驻扎地，装上水槽水桶就是水车。它装载着牧民们对水草丰美之家园的渴望，行走在茫茫草原。摄影／杨孝



清晨，甘迪嘎带着编辑黄菊去看他们家的马群（右页图）。为了保证草场质量，草原上放养的牲畜头数有严格规定，他家的草场上只能养30匹马。甘迪嘎从小与马群一起，对它们了如指掌。他像介绍熟识的老朋友一样和我们说起每匹马的名字、性情，最前面那匹白地黑斑的骏马，是他们家的头马，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上图）。摄影／宋文

旁白：海山教授在这一带与牧民有合作，他为我们推荐了另一户牧民家借宿。草原人热情好客，因为我们的到来，主人把苏木长也请来陪我们。这一路都与刘老师和海山教授讨论游牧的问题，这回来到牧民家，怎能不听听牧民的现身说法呢。晚饭时，和苏木长聊了起来。

对话

单：我听说如果不游牧，草场就会退化。

苏木长：对，还是游牧好。

单：游牧会不会使每家都想把自己的畜群弄到最大限度？



苏木长：不会，牧民知道自己家草场上的载畜量。

单：大家都觉得分草场不对，为什么现在改不了？

苏木长：难改。

单：我们这一路都遇到网围栏。

苏木长：有了网围栏特麻烦，我们连开那达慕大会的赛马跑道都没有了，因为赛马需要完整的30公里，可是现在几乎找不到，到处都有网围栏。

单：牲畜数量如何控制？

苏木长：如果有一万亩草场，只能养500只羊，平均20亩一只。

单：牛呢？

苏木长：一头牛顶5只羊。

单：马呢？

苏木长：马和牛一样。

单：马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苏木长：对。

单：因为经济效益不如羊？

苏木长：以前是这样，现在还好，比如赛马的奖金很高，获奖的可以拿到两三万元，但那是少数。



[后记]

时间：9月12日　地点：北京市718艺术区

旁白： 我不是音乐迷，平时车里放的歌曲不多，但最近经常听布仁巴雅尔的歌，尤其是那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从内蒙古回来后，总觉得被草原上的某种东西感动着，心中总是回荡着一种旋律，我想找一个蒙古族歌手聊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布仁巴雅尔。

初次见面，布仁巴雅尔话不多，但慢慢熟悉后，他的话开始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这些话回答了我心中的很多疑问。

草原上并不孤独

对话

单：有人说布仁巴雅尔的歌是唱给他自己听的，这个评价你喜欢吗？

布仁巴雅尔（以下简称“布仁”）：唱歌首先是自己觉得高兴才唱，自己听了高兴，朋友听了高兴，才会考虑其他人。

单：很多知青到了草原后，都对草原产生了很深的情感，为什么？

布仁：文化大革命多么残忍！每个人都有帽子，可是到了草原上，牧民不在乎你的帽子，同样是孩子，就同样对待。草原上不对人分等级，自然感情深。

单：我注意到一种现象，蒙古族对人们在草原上挖坑很在意，自己挖的坑一定要恢复。好像人们之间有一种无言的约定：在草原上不要留下人为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些痕迹怕什么？

布仁：这就是游牧文化的传统。当人们在草原上骑马奔跑时，一旦有马因为坑陷进去，或者小孩不注意时踩到了坑里，那不是要摔死人吗？即使没有人，动物在奔跑时踩到坑里，不是会弄断它们的腿吗？要是谁家的牛折了腿，一问时间地点，就知道这坑是谁家留下的，这样就会对那户牧民印象不好。所以蒙古包搬走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有坑就要填平。

单：这能不能引申到草原民族对待死亡的态度？比如成吉思汗这样的人死后都没有留下坟墓。

布仁：牧区里传统的大户人家到现在仍然坚持将自己融在大地里。祖先没有坟墓，如何找祖先的地方呢？牧民很清楚，哪个方向能看到太阳出来，哪个方向能看到太阳落下，哪个地方视野辽阔，能看得很远很远，就一定是祖先坟墓所在。他们不会随便埋葬，一定要在能看到东边的日出、西边的日落，并且视野辽阔的地方。

单：元代的皇帝都没留坟墓？



布仁：后来的我不知道，但成吉思汗肯定不会留下痕迹，他把自己融在了大地里。

单：现在如果有人去世，要在草原上立个坟堆，会遭到什么反应？

布仁：一看就知道这是外地人，草原人不会这样，将来我死了也不会留坟墓。

单：有人说草原上信息流通非常快，如果来一个新人，周围马上就知道了，大家彼此间隔这么远，这是因为什么机制在起作用呢？

布仁：在草原上，放羊的人走得是最慢的，但不要小看，他们一天也能走几十公里。这几十公里，是离开自己家的距离，也是接近别人家的距离，他可以随便找一个蒙古包进去填饱肚子。填饱肚子的过程，也是交流的过程。如果途中遇见别的羊倌或者牧民，双方都会下马来问好、打听消息，蒙古人是非常爱打听信息的。有时候两家的羊走着走着就走到一起了，两个牧羊者就会一路聊天。这很正常，也很神奇，但外面的人没法理解。

单：在草原上会觉得交流困难吗？在农业文明的乡村里，家家户户都挨着，但是草原上每个蒙古包都隔很远。

布仁：但是农民是用两条腿跑，草原人却是骑着马跑，马的速度比两条腿的速度快上七八十倍。

单：我在草原上每看到一个蒙古包就想，这家人多孤单寂寞呀，小孩都能玩什么呢？

布仁：太多啦。比如春天来的时候，草原上还是冰天雪地，但小羊羔已经陆续出生，要把它们一个个拿进蒙古包来，不然会被冻坏。小孩这时候太开心了，因为可以跟小羊羔玩耍。其实，孩子也是游牧文化诸多环节中的一员：照顾幼畜。等到雪化了以后，如果离湖或者河近，鸟儿会铺天盖地飞来，鸟声哗啦啦的，就像交响乐在演奏。只是一个春天就能看到、听到这么丰富的东西，还孤独什么呢？

暮归的羊倌胯下骏马，头戴斗笠，手持套杆，乘着最后一抹黄昏，赶着羊群回家。图片总监王彤当时正在开车，被这场景吸引，突然一脚油门冲到羊群前面，然后迅速抓起相机熄火下车。当他正逆着阳光拍摄下满意的画面时，单主编也为他记录下了这张精彩的工作照。摄影 / 单之蔷

责任编辑 / 黄菊 高新宇　图片编辑 / 吴敬　版式设计 / 介彬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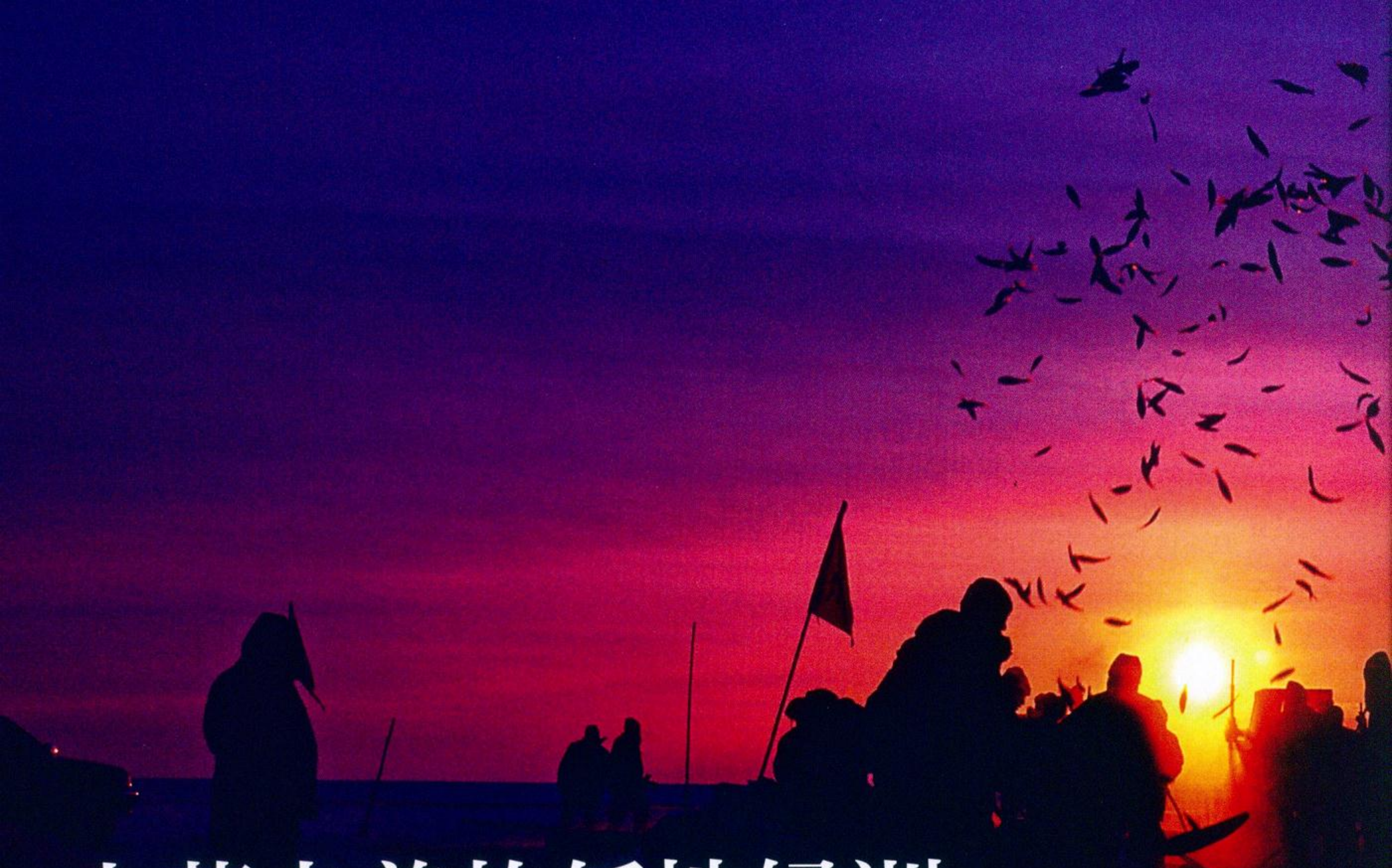
宝格德山是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的民众心目中的神山。祭山与祭敖包的意义一样，都是祈求天地神灵护佑，让草原风调雨顺。自鲜卑人开始，草原人祭敖包的传统已有3000多年，祭宝格德山已有250多年历史。每逢祭山这天凌晨，宝格德山万人攒动。上自耄耋老人，下至两三岁孩子，鱼贯登上山顶进行祈祷。2011年新巴尔虎左、右两旗祭山民众多达10万余人。摄影／杨孝

巨域：呼伦贝尔草原

游牧民族的世居之地

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纬度最高的草原，也是环境保护得最好的草原。这与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们，自小培养的对草原环境的保护意识密切相关。这种意识源自他们的祖先。匈奴、鲜卑、蒙古等多个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休养生息、繁衍壮大，从这里打马出征，走上历史舞台。

P174 水草丰美的低地绿洲
P178 蒙古马：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守护神



水草丰美的低地绿洲

撰文／李墨田　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面积最大、景致最美的草原，在世界上也堪称最肥沃的草原之一。世代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把自己的命运同草原紧密联系在一起，格外爱护草原的环境。

呼伦贝尔草原东依大兴安岭，西邻蒙古高原，是呼伦贝尔市西南部的一片广袤牧场，天然草场面积多达1.49亿亩。呼伦贝尔市是内蒙古东北部的一个地级市，总面积25.3万平方公里，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中堪称最大，接近于山东省和江苏省面积的总和，而人口竟然不足270万，只有山东和江苏两省人口总和的八百分之一。居住在草原上的人更加稀少，据上世纪90年代的统计，每平方公里大约生活着3.4人。现在，这个数字也不会增加多少。

呼伦贝尔草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气候区。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栏目经常播报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气象，大部分范围是指这里。这里冬季漫长，夏季短促，春秋风大，年平均气温0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生长期仅100天，只能种植早熟的小麦、油菜和马铃薯，北方广泛种植的玉米在这里很难看到。但由于春夏日照时间长，加上肥沃的黑钙土和栗钙土催肥，极宜牧草生长。这里生长的草原植物多达1000多种，其中大多是优质牧草，养育了世界闻名的三河牛、三河马和呼伦贝尔绵羊。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也是一片良好的天然牧场，但温度和湿度都要逊色于呼伦贝尔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





呼伦贝尔位置图

大气的流动是从高压区向低压区倾泻，来自大兴安岭林区的暖湿气流迂回到草原，又有以呼伦湖为中心，包括周边200多条河流的大量水蒸气补入，两大湿气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对流，形成云雾雨露播洒下来，使得呼伦贝尔这片偏湿草原生机勃勃，成为一片水草丰美的低地绿洲。

呼伦贝尔草原西南部的呼伦湖是内蒙古第一湖泊、中国第五大淡水湖，水域面积最大时达到2339平方公里，湿地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比太湖枯水期面积大得多。这在相对干旱的北方是个奇迹，在北半球生态环上也占据重要位置。呼伦湖系构造湖，湖盆由于地壳陷落形成，

呼伦湖冬捕

呼伦湖冬捕时，一网下去就会捕到动辄数万斤甚至更多的鱼。鱼儿们初出水面时还是蹦跳着的，但很快就被冻上了。为了不让鱼冻成一团，工人们需要及时用铁锨把鱼儿铲起来，用力扬到半空中，确保每条都是独立结冻。摄影／郎立兴

海拔540米，低于临界的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山地，由此汇聚了众多河流。湖区河湖交织，水流纵横，汇聚了三湖五河之水。三湖是指呼伦湖、贝尔湖、乌兰泡，五河是指从蒙古国的肯特山流来的克鲁伦河、来自大兴安岭山地的哈拉哈河、源出贝尔湖的乌尔逊河、连接呼伦湖与外流水系额尔古纳河的达兰鄂罗木河、额尔古纳河的干流海拉尔河。三湖五河水系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浅盆地绿洲，生物多样性极为明显。

清晨，一位老牧民走出蒙古包，把一瓢热热的奶茶，洒向宝格德山、洒向千里草原……住在宝格德山下的新巴尔虎右旗牧民阿迪亚，就以这种方式表达他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是他40年来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无论阴晴雨雪从来没有耽误过。

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的蒙古族民众，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宝格德山活动。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信奉萨满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他们堆石为敖包当做天地神灵的象征物，举行祭祀活动。《史记》中有“大会蹛林”的记载，是说北方民族绕林而祭的习俗。古书记载，此乃“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季无林，尚树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鲜卑人从大兴安岭森林迁居到呼伦贝尔草原之后，也许是出于对森林的怀念，才会留下祭敖包的习俗。至今，草原人沿袭祭敖包习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新巴尔虎蒙古族的祭山与内蒙古其他蒙古族的祭敖包意义相同，但新巴尔虎蒙古族缘何对一座海拔仅922米的山情有独钟？

这源于一个典故。成吉思汗年轻时遭人暗算，曾藏进今蒙古国的孛儿罕山，茂密的丛林庇护他9天9夜，得以躲过追兵。后来他在一次路遇其他山林时想起此事，便下马脱帽，跪伏于地，表达感恩之情，并号令随军将士要世世代代祭祀草原上的大山。在巴尔虎蒙古人心中，成



吉思汗的遗训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们从来到呼伦贝尔戍边时起就保留着这个传统，到现在已有250多年。巴尔虎蒙古人还有个朴素的哲学观——天人合一，认为天和人是能互相感应的，而山是离天最近的地方，只要登上去许个愿，就能得到心中的所想。在现实中，宝格德山也是个独特的小气候区，由于大气上下对流作用形成多雨天气，使得牧草长势更好，牲畜也膘肥体壮，因此宝格德山更加深受牧民的敬仰。

其实，宝格德山顶也堆有多个敖包，这说明祭山和祭敖包是一回事，只是民间说法有所不同而已。祭山祭敖包其内涵则是传播生态意识，从孩童时就培养起热爱大自然的观念。畜牧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随自然的升沉而升沉，珍爱自然已经成为草原民族的根性。

新巴尔虎左右两旗的牧民乃至全呼伦贝尔草原的牧民，历来把大草原当家一样看待，把自己的命运同草原连在一起，因而积累了很多保护环境的好习惯：不能在湖里洗澡、不能在河里撒尿、不能倒未熄的炉灰；蒙古包搬迁时，必须把炉坑填平；看到大雁飞回，他们撒米，每当大雁飞走，他们朝天上洒奶，像迎送儿女一样；看到被药死的老鼠，他们会说它应该被鹰吃掉；看到濒死的鱼儿，他们有时也会买来放生。因为他们认为鱼是马的灵魂，“水里有多少鱼，岸上就有多少马”，鱼少了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然而，作为正在建设中的东北能源基地，呼伦贝尔市已成为投资的热点地区。到目前，已探明呼伦贝尔地下矿藏十分丰富，其中煤炭储量最巨，远景储量高达2000亿吨以上，还有大量石油和有色金属。这些宝贵资源大多蕴藏在草原之下，一旦破土就将对草原环境造成巨大影响。新千年以来呼伦湖水位陆续大幅度下降，已经敲响了世纪警钟。我们必须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把破坏降到最低，否则，将愧对子孙，愧对这片牧歌回荡的大草原。



达斡尔人的白桦排

自古以来，达斡尔人的传统交通工具分为水上和陆地两种。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独木舟、木板船和木排，照片中就是达斡尔人用白桦树做的白桦排。据说达斡尔人现在已经不使用这种水上交通工具了。

摄影／郭伟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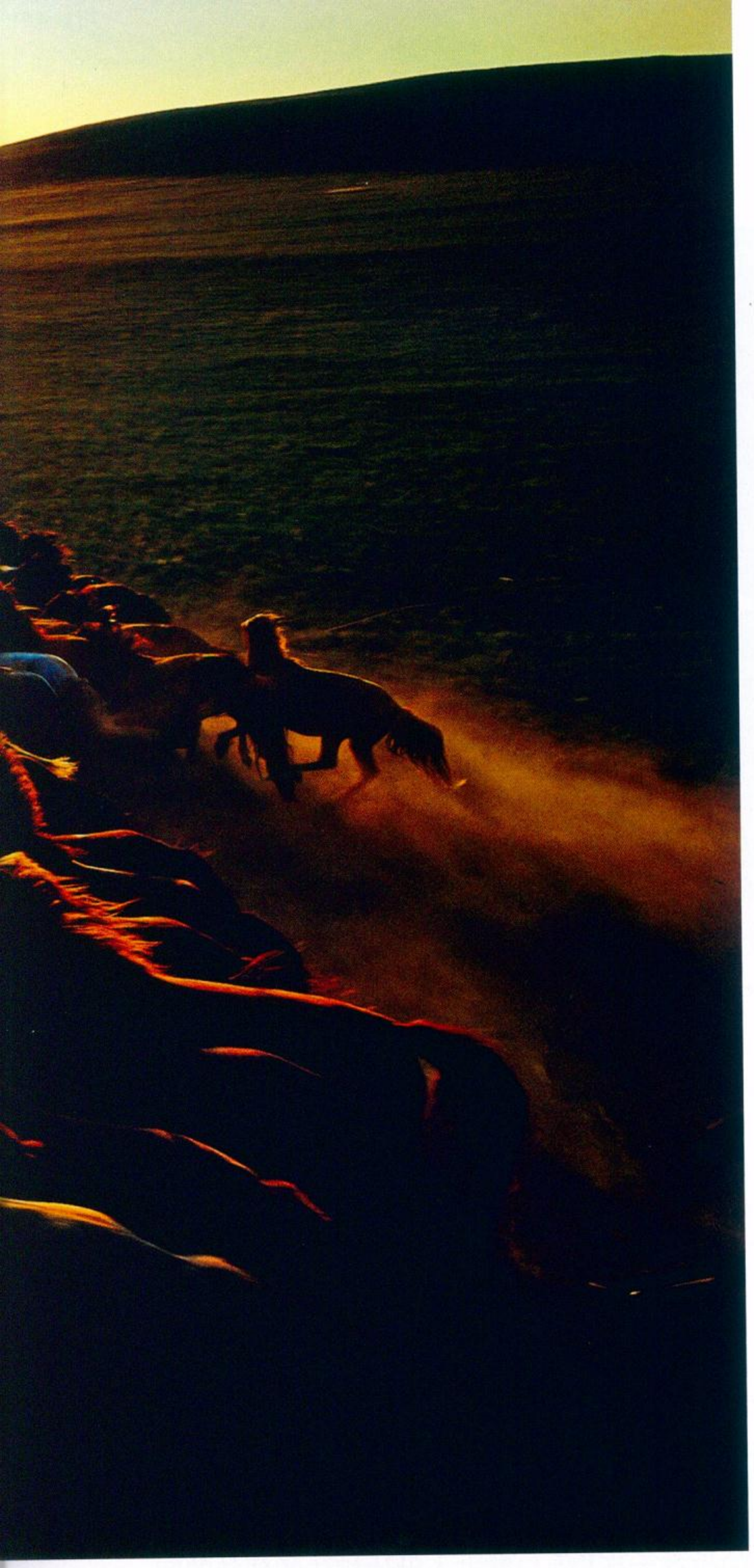


蒙古马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守护神

撰文／唐荣尧　黄文
绘图／于继东

蒙古马是中国本土马中的第一大类型。蒙古马为什么会在众多马种中脱颖而出？这是因为蒙古人运用独特的“驯马学”，让蒙古马走向了世界，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版图。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马生育繁衍的核心区之一，是蒙古马与蒙古族人水乳交融、血脉相连的重要地点。





呼伦贝尔草原

公元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意大利主教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前往蒙古帝国，希望蒙古帝国的首领停止他们对欧洲的征伐和屠杀。两年半后，历经艰险的加宾尼终于回到法国里昂，向教皇呈交了他所见的关于鞑靼人的忠实记录。鞑靼人是当时欧洲人对蒙古人的称呼。这本记录，就是后来在欧洲影响深远的《出使蒙古记》。

欧洲人通过加宾尼的记录，发现他们眼中的“鞑靼魔鬼”，其实是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生活方式的另一族群，在他们的生活中，马占据“上帝”的位置。“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三岁时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在下葬死者时，除了埋入一顶帐篷，“还埋入一匹母马和它的小马、一匹具备马笼头和马鞍的马”。“靠在马鞭上，用马鞭碰到了箭”，都被他们认为是极其罪恶的事情。

长途跋涉中，让加宾尼印象深刻的也是鞑靼人的马：“我们的马不会像鞑靼人的马那样从雪下面挖掘出草来吃。”加宾尼正是在基辅换骑了这种马后，才深入到草原腹地的蒙古汗国首都哈剌和林。鞑靼人的马，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蒙古马。

蒙古马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帝国的立国之基，随着成吉思汗的远征，蒙古马和蒙古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走向了世界。

在这片中国最大最美的草原上，蒙古马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生活的工具，更是草原牧民几千年来生死相依的伙伴和精神依托。生于斯长于斯的草原人，像他们久远的祖先一样，血液中流淌着对草原和骏马的无限深情。正是在这种血脉相连的传承中，才孕育了辉煌灿烂的草原文化。

马是蒙古族的图腾

如同汉民族的龙一样，蒙古族的马不但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而且也是文化图腾的象征之一。畜牧之用、战争之用、竞技之用对马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但这些都曾压在草原上的骏马身上。像画面中这样自由奔跑的成群骏马，已经很难在草原上看见了。

摄影／阿音



蒙古人怎样“养”出了蒙古马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一文中曾这样评价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而这个“后台”上的真正主角——游牧民族和他们的骏马，与草原相依为命、相厮相守的关系贯穿了游牧民族的全部历史。东胡、匈奴、鲜卑、柔然、室韦、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这些游牧民族都曾骏马一般，飞驰过呼伦贝尔的历史尘烟。山河梦断，时光流转，如今这些游牧民族已经湮没在史册尘埃中，唯有马还留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自古以来，有什么样的草，养什么样的马。汉武帝时，名扬四海的大宛马最喜欢吃的只是苜蓿草。与大宛马相比，蒙古马不知要幸福多少倍。呼伦贝尔大草原给蒙古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禾本科的羊草、冰草、无芒雀麦、贝加尔针茅、早熟禾等比比皆是，豆科的黄花苜蓿、达乌里黄芪、野豌豆等也很丰盛，哪一样都是蒙古马的美食。但好草只能让马吃得饱，吃得饱的马不见得都是好马。

内蒙古高原秋短暂、夏短冬长的气候特点，使得蒙古马与生具备极强的生存适应性。特殊的生存大环境，与蒙古人世代相传的独特的饲养驯化经验，两者的结合才使得蒙古马从众多马种中脱颖而出。蒙古族在对马的饲养、调教和使用上，毋庸置疑地有别于其他民族，有很多独到的经验与方法。在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的《黑鞑事略》中，记述着宋人描述的蒙古人的养马法：“其马野牧，无刍粟。六月餍草始肥……凡驰骤勿饱，凡鞍解，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气调

草原人与马的深厚感情是从小培养的

草原人从小就开始与马密切接触，骑马、在马车下安睡（左图 摄影／白俊江），连蒙古包的门上也有马的形象（右图 摄影／阿音），他们与马的深厚感情不是外人能够理解的。过去草原上的孩子五六岁就开始赛马，现在大多数要等到十几岁。这也是马文化衰落的标志。



息平，四蹄冰冷，然后纵其水草。”蒙古人很早就知道，马经过奔跑后会异常口渴，但在其“气调息平”前是万万不能喂水的，否则不久即病。

徐霆还比较了当时汉人与蒙古人养马方法的不同。蒙古人的马强，是因为春天休养马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西风将生，准备出征骑乘时，则“啖以些少水草”。经过这样张弛得度的放养后，马就会“经月膘落，而日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汉人马弱，除了牧草的良莠之别外，最重要的是“此养马之良法，南人反也，所以多病也”。

为了能驯养出良马，蒙古人会在马三四岁时就为之去势。这种去势的马在蒙古语中叫阿格塔，汉语叫骟马。这样早早去势后，马的身体会越来越矫健、勇壮，性情变得柔顺、易驯服。蒙古马正是在蒙古族人这种长期的定向调教、驯养、筛选下才成为优良马种的。

从外形上看，蒙古马的身体结构格外匀称，胸廓深广、背腰平直、肋拱腹圆，非常适合骑乘；前肢正直，后肢略微外向，十分善于奔跑。在敦实的外形下，其超强的耐寒性、善于长途跋涉的超群体力和耐力，都令其他马种望尘莫及。它甚至可以在雪深40厘米的情况下刨雪采食深埋的干草，即使寻找不到干草，部分蒙古马甚至能吃自己的粪便存活下来。它们鼓胀的腹部积存着大量的脂肪，让它们掉膘缓慢，也让它们在春暖草绿之后迅速长肥。

在内蒙古高原的不同地区，蒙古马有着不同的优良品种。产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百岔山地区的百岔铁蹄马，是唯一不需挂掌即可远行的蒙古马；产于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阿巴嘎黑马，是蒙古马中体型最大的，善于长途奔跑……蒙古马众多的优良品种，以及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使得这一马种成为中国本土马中第一大类型。

改写中国历史版图的蒙古马

在呼伦贝尔这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草原上，蒙古马是上苍赐给成吉思汗最锋利的“武器”。虽然蒙古马可选择的青草种类繁多，但它们对草料的要求大大低于其他马种，且耐饥渴，这决定了蒙古骑兵可以“兵马先动，粮草后行”，逆

锡林郭勒马



产于锡林郭勒盟东南部，已有三十年的杂交改良历史，是以蒙古马为母本，以苏纯血、三河马、顿河马等名马为父本杂交的培育型蒙古马。最初以乘挽兼用型马为主，后来培育出适合赛马的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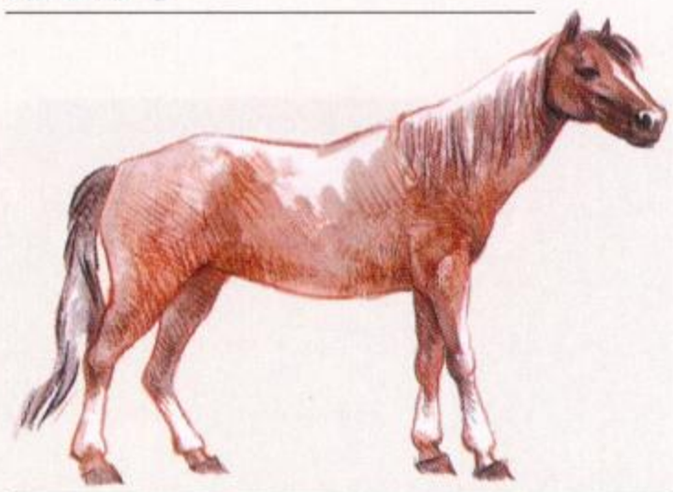
科尔沁马



科尔沁马产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科尔沁草原。自1950年开始，以三河马、顿河马、阿尔登马等公马与当地蒙古马杂交。普遍前躯发育良好，后躯较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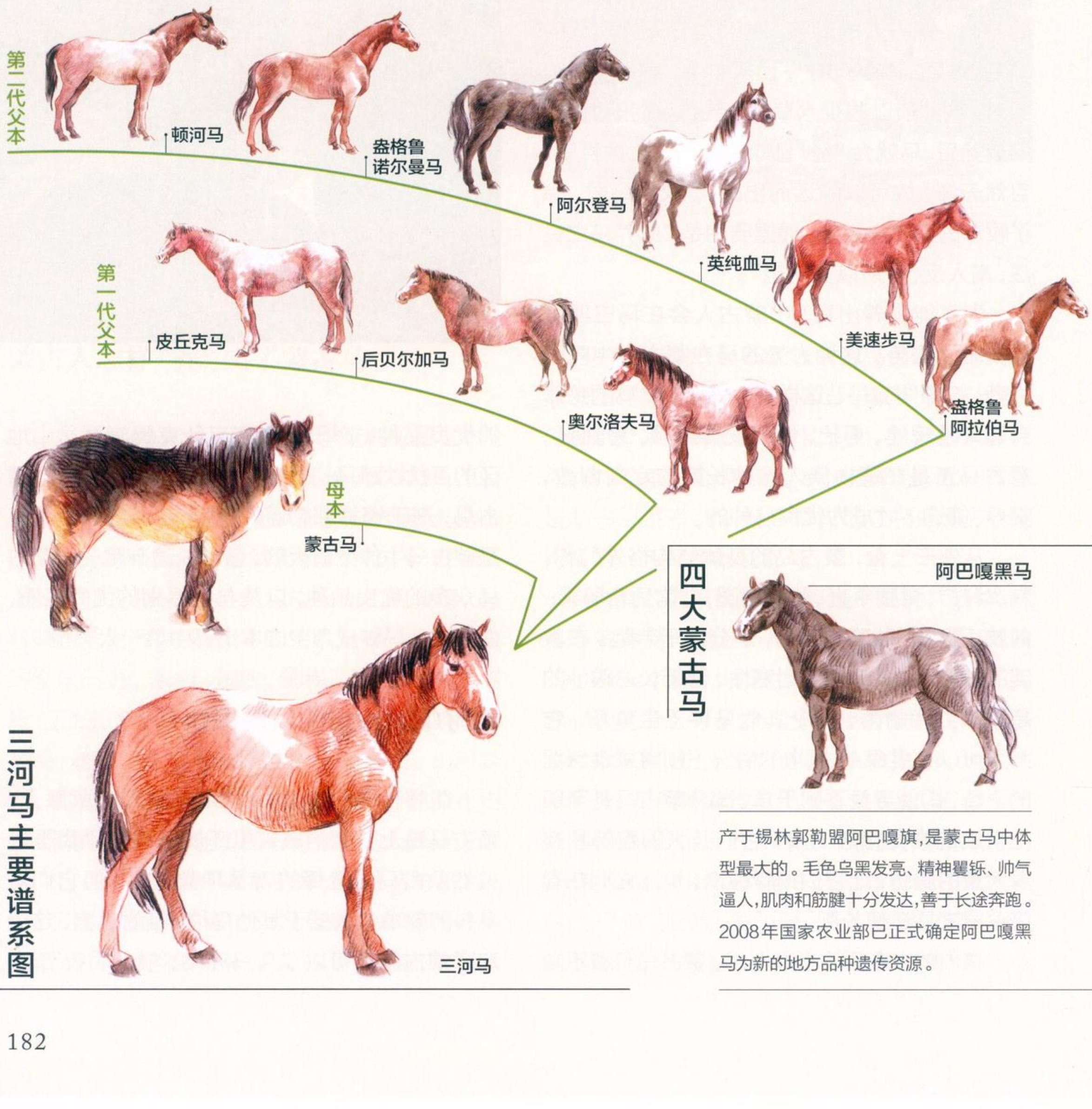
底图供图／谢建中

锡尼河马



锡尼河马产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锡尼河、伊敏河流域，属乘挽兼用型的地方良种。遗传了蒙古马富持久力、耐粗饲、适应性强等良好性能。但因选育的历史尚短，个体间仍有一定差异，少数马匹外形尚有缺点。

三河马主要谱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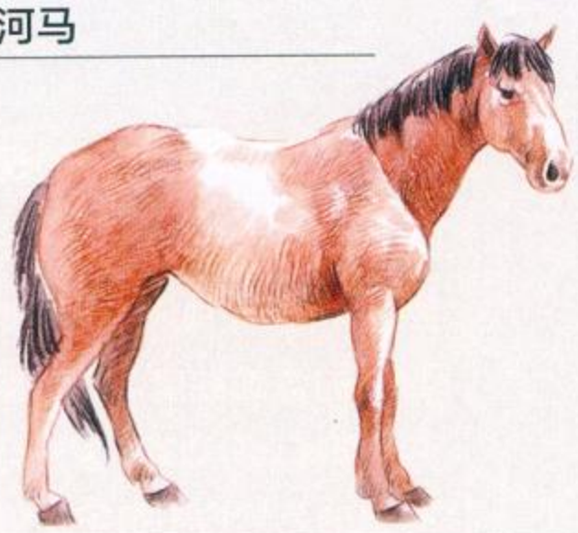
四大蒙古马

阿巴嘎黑马

产于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是蒙古马中体型最大的。毛色乌黑发亮、精神矍铄、帅气逼人，肌肉和筋腱十分发达，善于长途奔跑。2008年国家农业部已正式确定阿巴嘎黑马为新的地方品种遗传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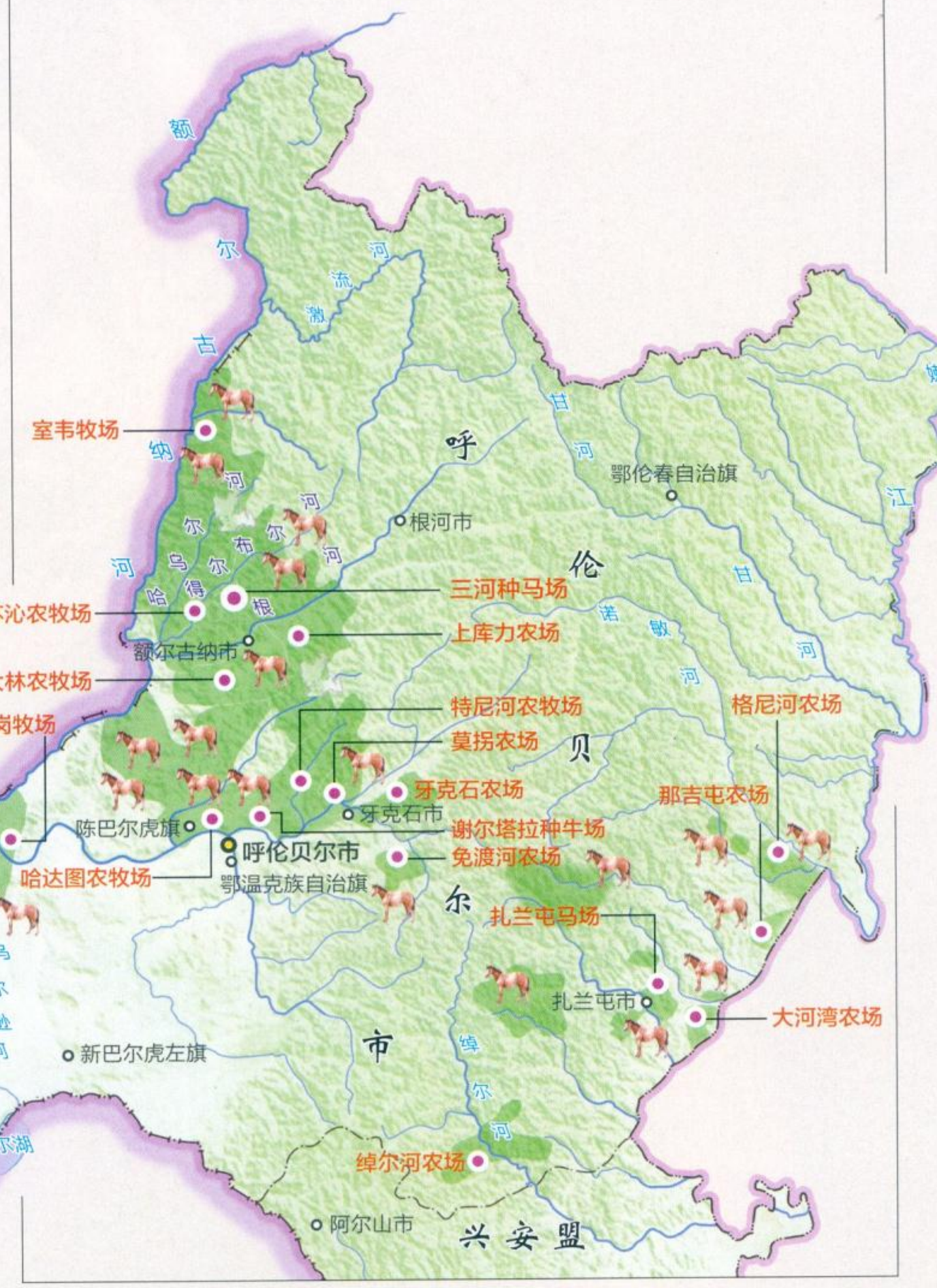
四大培育品种

三河马



三河马是蒙古马最优秀的培育品种，也是中国最成功的培育马种之一。三河马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培育、驯养历史，遗传性十分稳定。因为主产区在呼伦贝尔的根河、得尔布尔河和哈乌尔河这三条河的流域附近，所以得名“三河马”。三河马外貌俊美、性情温顺，继承了蒙古马体质结实、耐粗饲、抗寒抗病、体力持久的优点，也遗传了国外名马英俊、身材高大、结构匀称、善于奔跑的优良特性，适合长短距离骑乘、比赛、挽用等，是世界上最佳兼用马种之一。在现有记录中，三河马是中国唯一可与国外名马同场竞技的国产马。早在1960年，三河马就被引入越南，成为改良当地马种的优秀种马。当时一匹三河马的优秀种公马，在越南市场可以换得一辆大卡车。

三河马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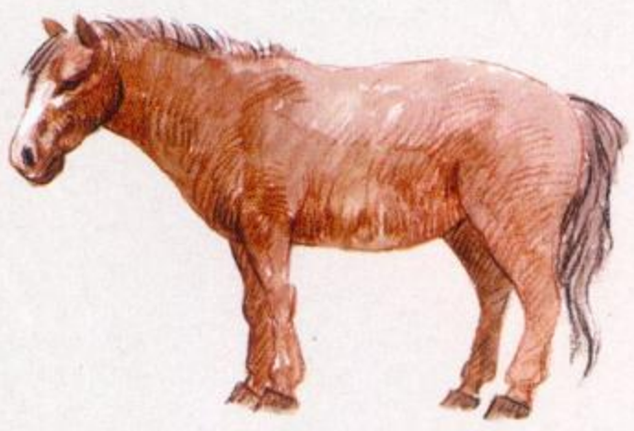


乌珠穆沁马



主要产于锡林郭勒盟东、西乌珠穆沁旗的草原上。腰多为弓形，后肢呈外弧形，同时具备短距离速跑和长距离持久奔跑的双重优点。底图供图／若希

乌审马



主产于鄂尔多斯市南部毛乌素沙地的乌审旗，是蒙古马中体型最小、性情最温顺的，适合沙漠地区的气候。行走、奔跑都保持对侧步前进的姿势，同侧的前肢和后肢同时迈步，像被调训过，所以也被称为走马。

百岔铁蹄马



产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百岔山地区，是唯一不需挂掌的蒙古马。据说百岔铁蹄马原本是成吉思汗禁卫军的专用马，因蹄小坚硬、圆而厚实、不易裂缝，在乱石遍布的崎岖山路上如履平地。

蒙古马濒危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多少年来，蒙古马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血液中流淌的是野性的奔跑欲望。但草畜承包、草场划分以后，蒙古马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得不变得安静了。蒙古马的濒危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作为优秀马种，蒙古马有着重要的保种价值。

摄影／耿艺

军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常规，出其不意地率先发起进攻。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和马相依千年，深谙驯马、骑乘、竞技等方面的诀窍，一旦应召从军，都是善战的骑士。经他们调驯的蒙古马，既能持久奔驰，又通晓人性，坚贞忠诚。

成吉思汗从呼伦贝尔草原起兵远征，以十几万骑兵征服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那时的蒙古军队全部由骑兵组成，没有一个步兵。在成吉思汗的军事才能中，他将蒙古马的运用也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为了让自己的铁骑军团战无不胜，成吉思汗研究出一兵多马的战术，每个蒙古骑兵都配备2至5匹蒙古马，这让蒙古骑兵成为了“插上翅膀”的骁勇战士。同时，成吉思汗的将士和骑兵还练就了在马上吃喝、弹唱、开会，甚至与对手谈判、宣告汗旨的高超本领。成吉思汗还为传令兵定制了“箭”一般神速的传令体系，传令兵以每天一二百公里的速度，换马不换人地穿梭在各个驿站之间，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驿站制度，为蒙古骑兵远征亚欧提供了全面、快捷的资讯。

当成吉思汗率领他的诸多将领和大批铁骑兵，骑着蒙古马在蒙古高原上驰骋征战时，蒙古马和蒙古人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高度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才使得成吉思汗在经过数年征战后，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

早在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建立的800多年前，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同样是骑着草原上的骏马离开呼伦贝尔草原，开始征战之旅的。战士跨上战马飞跃奔驰，在马背上如何稳定身体是一个大问题。马匹被驯化后，古代波斯人、亚述人、埃及人和古罗马人、巴比伦人甚至中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族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鲜卑人于公元1世纪从大兴安岭森林来到呼伦贝尔草原后，在此生活了200多年，当林地生活经验和冶铁技术集于鲜卑人身上时，鲜卑人便在呼伦贝尔草原发明了马镫，为草原乃至整个世界贡献出一项伟大的发明。马镫的发明是让勇猛善战的拓跋鲜卑南征北战纵横无敌，他们在公元3世纪中后期，不仅占据了从呼伦贝尔草原到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整个中国北方草原，还一路南下，建立了北魏政权。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民族曾经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政权，伴随着金戈铁马的历史回音，草原骏马真正改写了中国历史版图。

草原文化的核心是马文化

蒙古人爱马如命，蒙古马对主人也十分忠诚。如果主人从马背上意外摔下来受了伤，马会站立在原地不停悲鸣等候人来救助；如果主人醉酒或者病重，只要扶上马就会安全到家；如果主人在风雪里迷路找不到家，只要放开缰绳，马就会载着主人回家。

由于爱马、懂马，在蒙古语中，蒙古人对马的称谓多达354种，对马的毛色称谓有228种之多。在世界上现有的语言中，再也找不到一种语言对一种动物有如此之多的细腻而准确的描绘。如“乌纳格”指刚下生的马驹，“达阿嘎”指2岁马驹，“乌纳格别德斯”指3岁母马，“伊斯格勒乌热”指达到骟龄的4岁公马。纯色的蒙古马相对较少，蒙古族人把马身上最凸显的颜色，分为五种基本毛色。接近白色和黑色的，直接称为白马、黑马，灰色的称为“宝日”，枣红色的称为“蛰日特”，黄色的称为“希日嘎”。正是在长期与马的接触中，蒙古人总结出相马学、驯马学、牧马学、医马学、赛马学等关于马的学问，创造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马文化。

过去蒙古族地区每个牧民的毡包前都设有一个泥台，台上有一个方槽，槽内立一高杆，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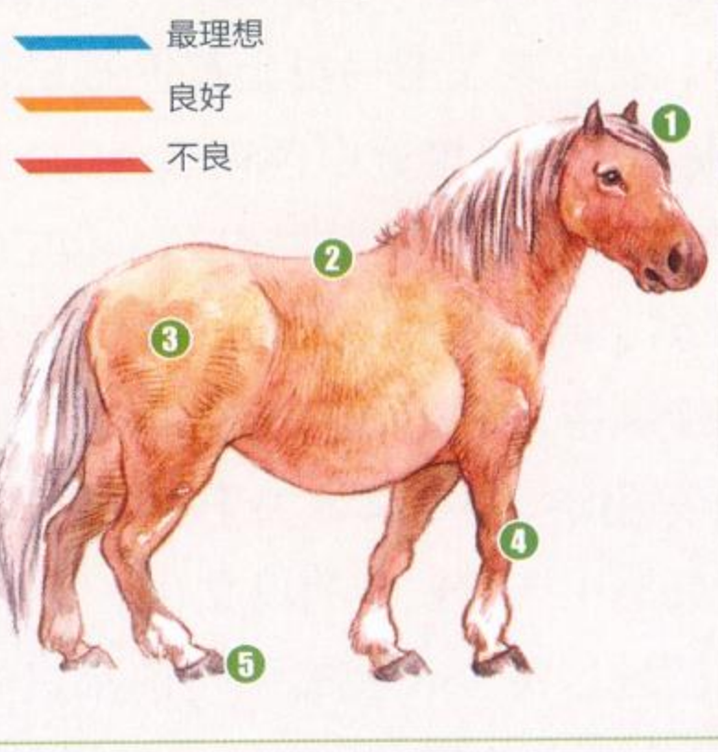
如何鉴别蒙古马

马的寿命很长，不同用途的马寿命长达二三十年不等。为了挑选出符合心意、长久陪伴自己的动物朋友，蒙古族先民根据蒙古马身体各部位的特点，总结出一套相马经验，还总结了一些相马的歌诀。其中一首内容是这样的：“远看一张皮，近看四肢蹄；前看胸膛宽，后看屁股齐；当腰掐一把，鼻子捋和挤；眼前晃三晃，开口看仔细；赶起走一走，最好骑一骑。”其中的每一句，都是一个相马的标准。比如“远看一张皮”，就是要看马的全貌，包括毛色、营养、身体大小、体型结构、各部位比例匀称与否等等；“近看四肢蹄”，是说四条腿是马的运动器官，与马的运动能力关系极大，要看马腿的肢势是否端正、看肌肉的多少和坚硬强度、腿骨粗细、蹄的长短和大小，等等。每个部位都不是单独看待的，需要综合判断才能做出鉴别。蒙古族先民的相马方法，适用于各种品种的马。由于版面有限，为了让效果更加直观、清晰，经过多次尝试，我们仅保留了头、腰腹、尻部、四肢和蹄这几个部位的最常见形态，管中窥豹地展现蒙古族先民千百年来总结出的相马经验。

指导专家

芒来 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中国马业协会秘书长

茫来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体育局 职业驯马师



本页资料提供 / 芒来

1 头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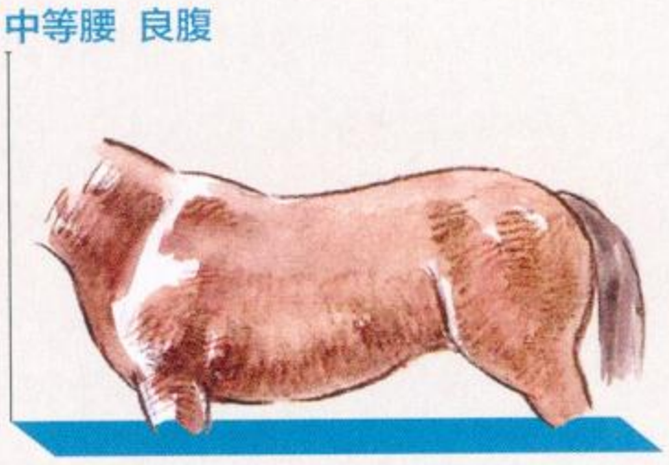
头是马的大脑和五官的所在地，能协调全身各个系统。头的大小，一般是以头与颈作比较，头颈比例相等者为中等大的头；大于颈长者为大头，小于颈长者为小头，过大过小都不理想。根据从侧面观察额部和鼻端显现出的特点，又细分很多类型：由额部至鼻端成一直线，且鼻大、口方、无楔形，被叫做正头，是最理想的头形，适于各种用途的马；由额部至鼻端的连线，侧望显著弓起的是兔头，多为挽用马；额部凸起的是羊头，是不良头形；额部正常，但额部与鼻梁之间有凹陷，形似鲛鱼的头，称凹头，在乘用型马中可以见到；额部正常，但鼻梁和口部显细，形如木楔，为楔头，在善于长途奔跑的马中可以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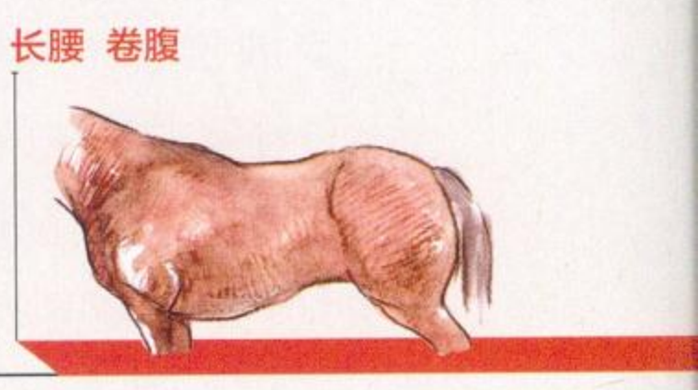


2 腰腹

腰是马匹前后躯的桥梁，应和背同宽，肌肉发达，短宽直者为佳。根据腰的长短和形态，分为短腰、长腰、中等腰、直腰、凸腰和凹腰。长腰、凸腰和凹腰都是不良的腰型。

腹部的形态与运动和饲料有关。腹部正常的马，腹部下方与胸部下方应成一直线，并逐渐向后上方呈缓弧线上升，腹部两侧不突出，以适度的圆形移向腰部，称良腹。不良的腹形有垂腹，即腹部下垂；草腹，腹部向左右两侧膨大；卷腹，腹部外形缩小，呈紧缩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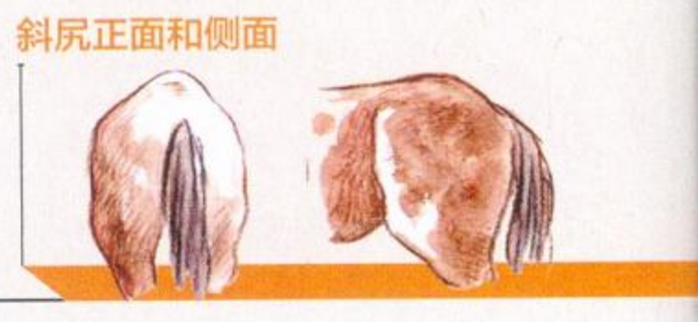




3 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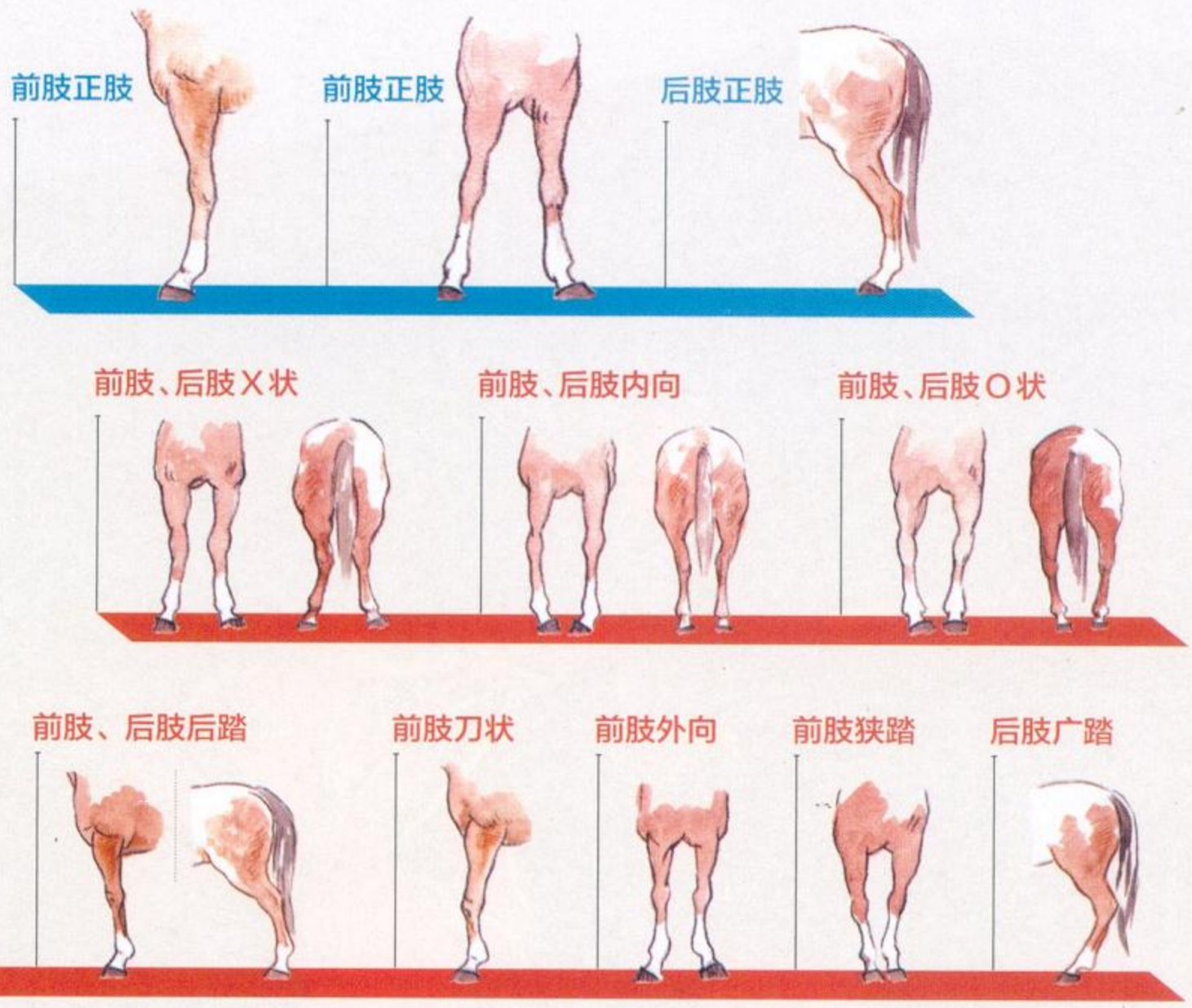
马匹的臀部也叫尻，是后肢肌肉最多、产生推动力的重要部位，直接决定后肢的运动能力。尻的长度决定奔跑速度的大小，尻的宽度决定挽力大小。正尻宽度适当，形状正常，利于速度和持久力的发挥，是理想的尻形，适用于任何用途的马匹；水平尻利于速度的发挥，适于乘用马；斜尻持久力强，适于挽用马，但奔跑速度差。





4 四肢与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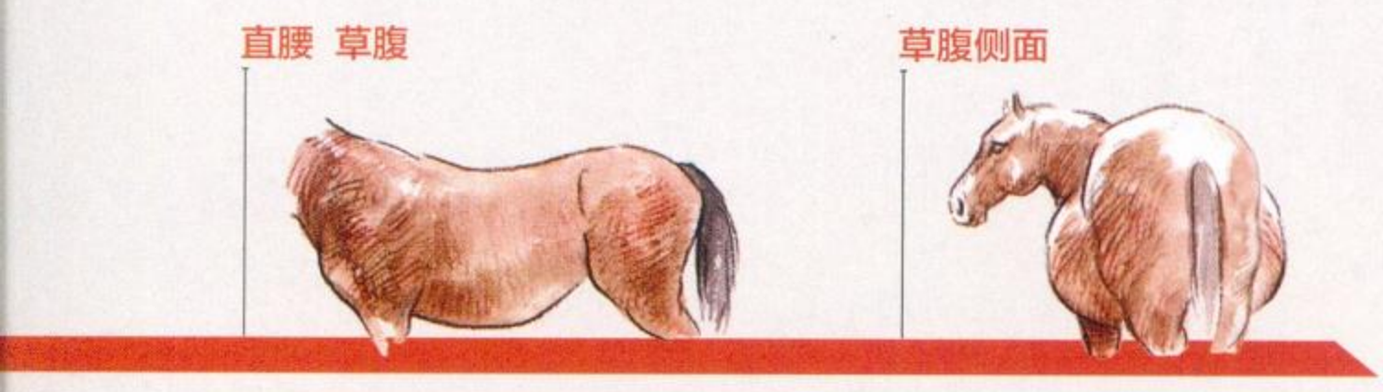
蒙古族牧民喜欢用“好马好在四条腿上”这句话，来说明四肢对马的重要性。前肢的功能主要是支撑躯体，缓解地面反冲力，是马匹运动的前导部位。后肢有较大的摆动幅度，产生动力推动躯体前进。肢势是指马匹四肢驻立的状态，肢势的正与不正，直接决定马的奔跑速度、挽力大小等。判断肢势的正与不正，需要分别察看前肢和后肢。小图的图名中除了正肢，都是不良肢势。



5 马蹄

蒙古族有句俗语：无蹄则无马。蹄是支撑马体重的基础，好马的蹄子应该端正、大小适中，像倒扣的锅一样圆润、结实，蹄尖如剪刀般尖锐。这样的马蹄十分坚硬，可以刨开冰雪觅食，长途奔跑不易开裂。水平蹄是最理想的蹄形，卧蹄和垂直蹄都是容易受伤的不良蹄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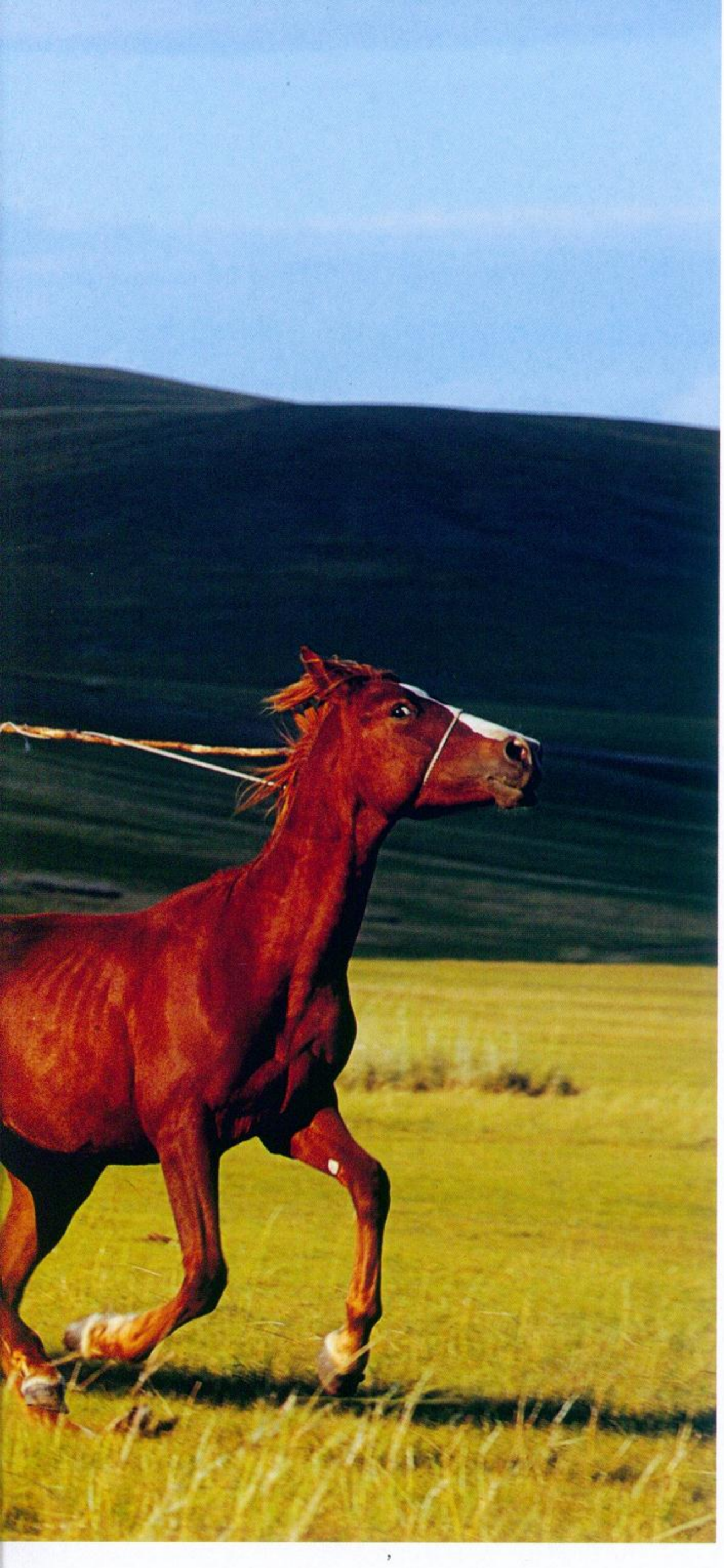
蒙古马主要种类分布图





顶安一只三股叉。这个三股叉就是牧区闻名的玛尼杆。玛尼杆上系着长方形旗帜，旗面中央画着一匹骏马，四角饰以狮、虎、龙、凤，连同殷红的马鬃缨穗随风飘扬 —— 这就是禄马风旗，饱含象征意义的命运之马。牧民以此来祈求平安祥和、五畜兴旺。老牧民们提起这些正在逝去的传统，虽不免叹叹气，但他们总是很乐观地表示，只要草原在、只要马在，传统就永远在。

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出生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草原上的一个牧民家庭，从小养马。谈到对马的感情，他说：“我们巴尔虎蒙古部落对马的感情，远远超过其他蒙古族。内





套马是蒙古族男子的荣耀

套马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分绳索套马和挥杆套马两种，图中展示的是挥杆套马。蒙古族男子在套马比赛中，以能套住最烈、最野的马为荣。套马杆平日不用时都会珍藏在蒙古包的西侧，不可以乱动。摄影／赵兰富

蒙古其他地方的蒙古族，像科尔沁和鄂尔多斯的蒙古族很多都已经不养马了，可我们家家户户至今都在养马。只有养着马，我们心里才会踏实，日子才能过得兴旺。马是我们精神上的守护和寄托。”正是这种深藏在心灵深处的守护和寄托，才使得蒙古人与蒙古马交融在一起，支撑起草原文化的生命力。

2000年8月，农业部公告的《国家级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中，蒙古马被列为马品种中的第一位。“蒙古马改变了世界，世界却抛弃了它。”接受采访时，谈到蒙古马的现状，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蒙古马专家芒来教授数次这样感叹。

近些年，随着牧民兴起农耕、养马受到圈养限制等原因，不仅仅蒙古马的数量锐减，内蒙古的所有马匹都在大幅减少。芒来告诉我，1975年内蒙古的马匹总数为239万；到了2002年，下降到91.4万，2010年已不足50万。而在这近50万匹马中，真正的纯种蒙古马已经不到10万匹。其中，百岔铁蹄马目前只剩下几十匹。这意味着，也许我们一觉醒来，百岔铁蹄马已经灭绝了。面临生存困境的不仅仅是百岔铁蹄马，乌珠穆沁马、乌审马、阿巴嘎黑马，所有蒙古马的数量都在逐年下降，种群品质都在逐渐退化。

马是草原牧民富有的标志，是草原繁荣兴旺的象征。草原与蒙古马、蒙古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骏马奔腾的草原还是草原吗？没有骏马相伴的牧民还是草原的主人吗？历史的年轮中，人类与马千百年来相依相伴的关系，是草原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呼伦贝尔草原上人与马的水乳交融，则是这部文明史中最动人的诗篇。

审稿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包胜利
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中国马业协会秘书长 芒来
责任编辑／周晓红 图片编辑／孙毅博 版式设计／崔晓琳

编辑手记

每一篇稿子背后，都有一个“小团队”的故事

撰文 / 周晓红

这一次的《编辑手记》，我很想写写我负责的这组稿件中，没有署名的“小团队成员”协助我完成工作的故事。

李墨田老师在呼伦贝尔市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不仅是呼伦贝尔草原板块这组稿子的作者之一，还为我们的采访和约图工作提供了特别多的帮助。他推荐的孟松林、徐占江、殷焕良三位熟悉蒙古历史的专家，竟然也都是我们的读者。正因为他们都熟悉我们杂志，对他们的采访进行得格外顺利，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和建议。

第二位要写的是一个特殊的“向导”，呼伦贝尔市公安边防支队的刘彦坡。刘彦坡对我们做过的稿子如数家珍，给我们的采访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有的帮助至为关键。在参观额尔古纳市三河回民乡的三河马科技博物馆时，我们意外地吃了“闭门羹”——三河马科技博物馆根本不对外开放，属于内部参观性质的博物馆。幸好有刘彦坡的全力协调，由当地派出所所长出面，我们才得以进入博物馆。

在这篇短文的最后，忽然想写一件貌似跑题的事，而这件事，也离不开刘彦坡这位“向导”的帮助：我们在满洲里市时，竟然参观了0号界碑。国界线上的界碑，每一块都有不同的编号，从1号界碑开始，界碑上的编号是按照自然数的顺序排列的。但唯有0号界碑的安放地点是经过慎重选择的。跟一些边境线上的游人买票即能看到的界碑不同，参观0号界碑，需要事先跟俄国和蒙古国的边防哨所沟通，得到两国的许可方可进入。没有刘彦坡的协调，我们根本不可能进入荷枪实弹的重重关卡把守着的中蒙俄三国边境。成吉思汗和他的继任可汗们，一次次率领着勇猛无畏的铁蹄军从这里开始，远征欧亚，创造了至今仍令全世界唏嘘不已的军事史奇迹。也许正因如此，中国才将0号界碑选定在满洲里。虽然我们的稿件最终没有写到0号界碑，但这种历史的荣耀其实已经贯穿在文章中了。



这是我们的图片总监王彤带领的摄影小组在鄂尔多斯拍摄的乌审马。乌审马全名叫鄂尔多斯乌审马，是四大蒙古马之一。四大蒙古马中，百岔铁蹄马只有几十匹了，剩下的三种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足10万匹。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体育局的职业驯马师茫来为我们挑选的这种白色的乌审马，数量就更稀少了（摄影／耿艺）。在右上角的小图中，这匹乌审马的驯马师正在引导它向前观望（摄影／宋文）。从中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摄影小组拍摄的过程。

景观：草原

欧亚大草原从这里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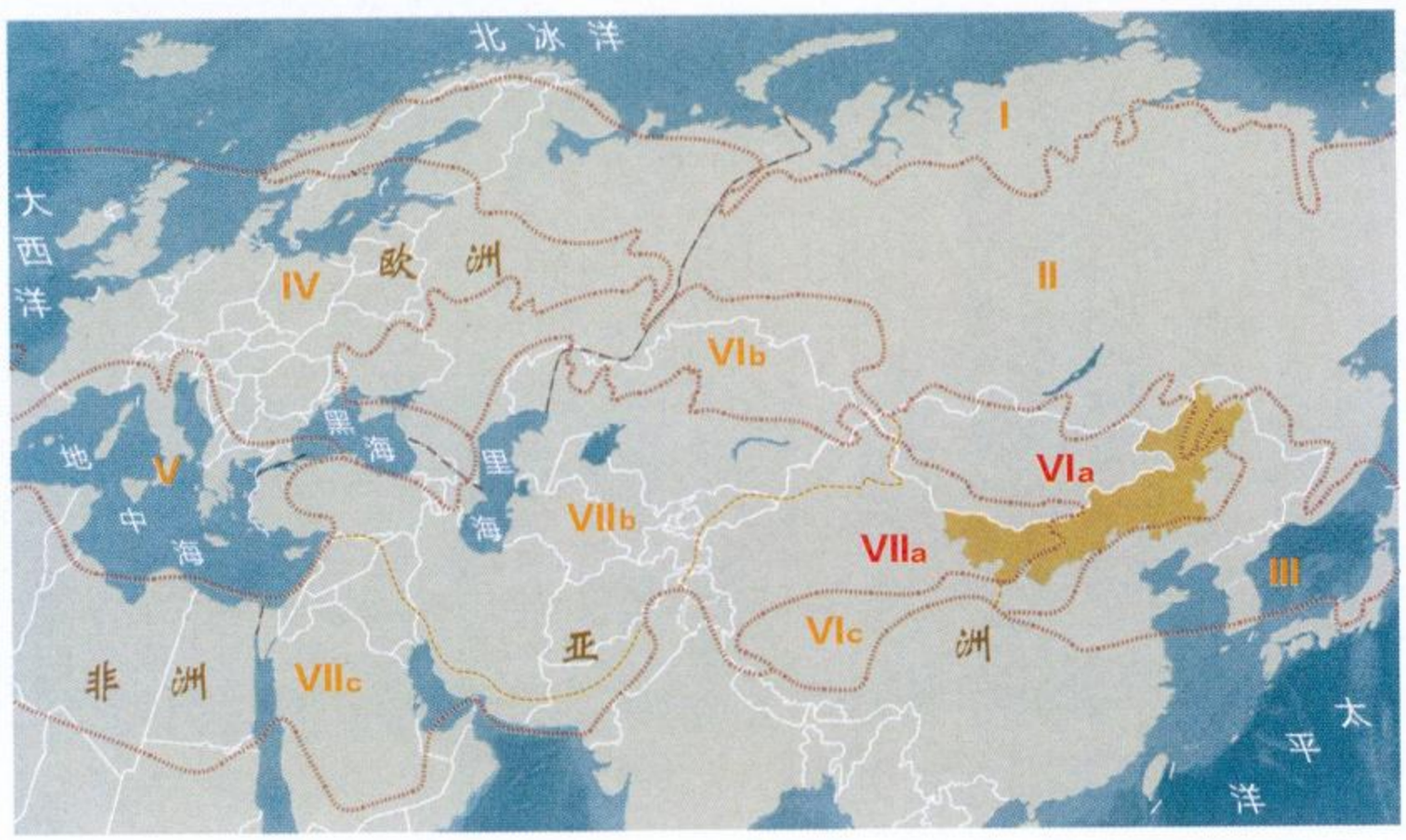
从欧亚大陆的植被区域图上看，内蒙古的草原位于欧亚大草原的东部。细看欧亚大草原的范围，它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达我国东北的松辽平原，北以针叶林区的南缘为界，往南可延伸到我国的青藏高原。

欧亚草原带的特点是：多年生、旱生、丛生的禾草植物占据优势成分。在众多的旱生草本植物中，一类叫做“针茅”的禾草在这个区域最为多见。针茅种类，甚至可以作为草原植被类型的判别标准。

内蒙古的草原植被带，根据热量差别，可分为中温型草原带和暖温型草原带，在每类草原带中，又可细分为“森林草原亚带”、“典型草原亚带”和“荒漠草原亚带”。

三类亚带当中，“森林草原亚带”处于降水量较高的森林带与相对干旱的草原带之间的过渡区，因为水分充足，这一类地区往往水草丰美，繁花似锦，景致十分漂亮。然而相比于欧亚草原的特点，严格地说，这些森林边缘的草原并不是真正的草原，它们往往也被叫做“草甸草原”，或者还有个更好听的名字：“五花草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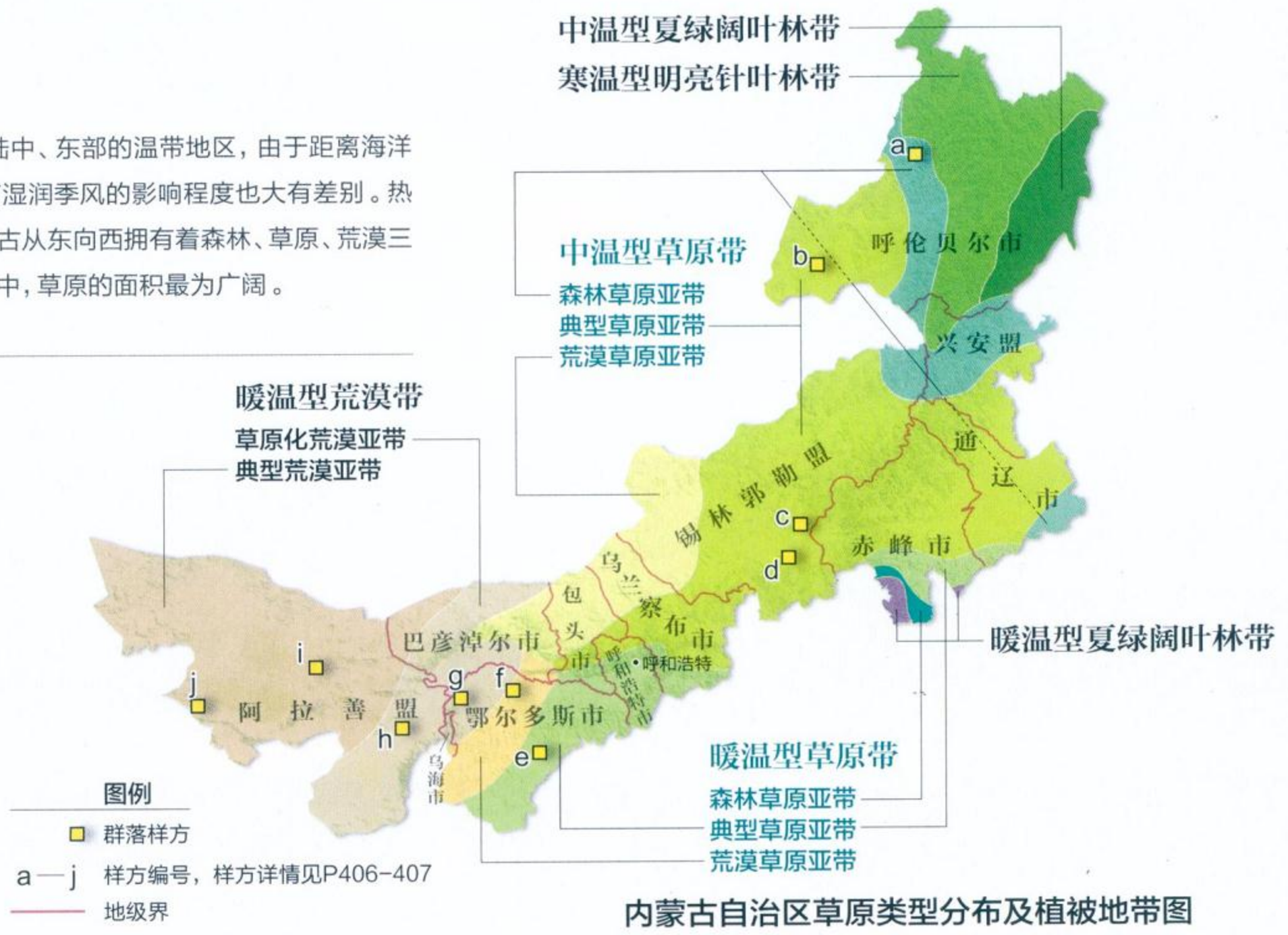
“荒漠草原亚带”更加深入内陆干旱地区，这里的优势植被是由旱生的小型丛生禾草组成的草原群落，虽然草群稀疏低矮，看上去略显荒凉，但它却是比漂亮的“森林草原亚带”更为标准的草原。



欧亚大陆及非洲北部植被区域略图

从欧亚大陆的植被区域图上看，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自东向西横亘了“欧亚针叶林区”、“欧亚草原区”和“欧亚—北非荒漠区”三大类植被地带景观。就草原植被带而言，内蒙古草原处于欧亚草原区的东部，隶属于亚洲中部草原亚区。

内蒙古自治区处于亚洲大陆中、东部的温带地区，由于距离海洋的远近不同，各地区受东南湿润季风的影响程度也大有差别。热量和水分的差异，使得内蒙古从东向西拥有着森林、草原、荒漠三类不同的植被景观，在这当中，草原的面积最为广阔。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类型分布及植被地带图

要领略最为标准的草原，当然要去“典型草原亚带”。然而在“典型草原亚带”上，也绝非处处都是典型草原。植被带是植被地理学家根据水热等气候条件而划出的“理想模式”，而在实地，河流湖泊的分布、山体的走向、土壤结构抑或人类的活动都会使实际的景观类型发生改变。比如：河湖畔的草场，往往就是湿润的草甸；而科尔沁沙地和浑善达克沙地，虽处在典型草原带，却因为土壤为沙质而发育出特殊的植物群落组合。

所以说，如果按照地理学家和植被生态学家的定义去寻找最典型的草原，应该前往地图中所标注的“中温型典型草原亚带”和“暖温型典型草原亚带”，去寻找多年生的、丛生的针茅草。

针茅草种类繁多，在中温型草原带上，以大针茅（*Stipa grandis*）和克氏针茅（*S. Krylovii*）为建群种的草原，通常是“典型草原”；贝加尔针茅（*S. baicalensis*）多，意味着水分充足，草场较为湿润；出现戈壁针茅（*S. gobica*），则是“荒漠化草原”的标志。

在暖温型草原带上，本氏针茅（*S. bungeana*）和短花针茅（*S. breviflora*）是主要的建群植物，在近于荒漠的草原上，小针茅（*S. Klemenzii*）会成片出现——较为矮小的针茅，勉强才能适应降水稀少、蒸发异常强烈的干旱环境。

可是，针茅实在是太难认了。

欣赏草原，我们也大可不必如此较真，在呼伦贝尔或者锡林郭勒，见到禾草丛生的干燥草场，基本就等于见到了学者定义的“典型草原”。

回过头来看内蒙古在欧亚大陆上所处的植被区域，我们会发现：除了草原带，内蒙古东北部的一部分属于欧亚针叶林区，而中西部相当大的面积，则属于欧亚—北非荒漠区。

降水稀少而蒸发强烈的荒漠地带，却也并非不毛之地。

在河套平原等地，雨水好的年份，不少一年生的物种趁着夏季破土而出，荒漠看上去绿草茵茵，宛若草原；在荒漠区，戈壁和山地上还分布着很多古老而特殊的孑遗物种，它们暗含着物种起源和扩散迁徙的历史和秘密。

草原景观

草原“海洋”，“碧波”荡漾

画面中，一望无际的牧场仿佛连天碧涛，拍向天边，羊群则是绿色汪洋中的一群小舟。这便是美丽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典型草原和草甸草原建构的王国——草原根据湿度，可以划分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针茅、羊草、线叶菊等草本植物是这里的标志性物种。内蒙古的草原区干旱、多风、生态较为脆弱，水热的年、季、日的变化较大，生物低产不稳定。从生态角度说，千百年来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是了解草原、尊重草原、与自然协调共存的产物。摄影／慧斌



草原景观

山地草甸，另一种壮丽

远方，山西起伏，沟谷纵横，风卷云舒，近处的草甸上，金莲花、珠芽蓼等植被将大地装点成金白绣红的织锦。这是位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部的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大兴安岭的余脉，其地貌以丘陵和高山台地为主体，夹杂着宽阔的平川地。和一望无际的草原不同，这片丰饶的大地上展示了内蒙古之美的另一面——虽无奇峰怪石，但山谷中溪流纵横，沼泽与湖泊如明镜点缀其间，孕育了众多滋润草原的河流。人们说，这里的山丘像是大地母亲的乳房和肚腹，山谷是子宫，生命从这里不断涌出。摄影／杨孝





景观

草原

锡林郭勒的冬日，严酷之美

和7、8月的水草丰美不同，一场大雪之后的草原，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展示出别样的风姿，而草原的严酷也埋藏在这美景之下——这里11月上旬就会进入稳定的积雪期。在没有河流湖泊的冬营地，牲畜和人要以雪代水。一方面，如果不下雪或者雪太薄，牲畜喝不到水，就是“黑灾”，如果第二年降水不足的话，还会酿成严重的旱灾；另一方面，如果雪太深把草埋住，牲畜走动困难，再加上风雪交加的“白毛风”，就会成为“白灾”，若准备不足，牲畜可能会大批死亡，损失巨大。不过，牧民们也有抵御的方法，如降雪过后，可以先放马群，马不怕白灾，把草踏出来后，便可以牧牛牧羊。图为2000年一场大雪后的锡林郭勒草原，远处的山坡上，马群正在“打前站”。摄影／白龙

责任编辑／陈京鸿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我们在草原上寻找通往东乌珠穆沁旗的道路，一路遇到不少艰难曲折，却也得到了不期而遇的收获。山坡上，大片的贝加尔针茅在风中如波浪荡漾，那是我们一路上见到的最美的针茅。针茅可以说是内蒙古草甸草原上最具标志性的植物，而牧羊人却对它感情复杂。每年初夏，刚发芽的针茅可以让绵羊过足口舌之快，然而到了7、8月份，针茅长出长针一样的芒刺，长刺刺到羊的身上，令它们痛苦难耐不说，羊皮上还会被扎出一处处针眼——被针茅扎过的羊皮是不会卖出好价钱的。当芒刺纷纷脱落，秋季的针茅变得不再危险，它们将为羊群提供过冬前最后的盛宴。摄影／王彤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五）

锡林郭勒

撰文／单之蔷

触摸到了草原的灵魂

在呼伦贝尔草原深处，我们开始被游牧文明的魅力触动，奔向锡林郭勒草原时，我们渴望触摸到草原文化的灵魂。我们尤其想知道，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游牧文明未来的出路何在？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时间：8月7日

从呼伦贝尔到锡林郭勒，谁把一匹锦缎撕成两半？

旁白：今天我们原定从呼伦贝尔草原的新巴尔虎左旗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东乌珠穆沁旗，二者之间并无山脉丘陵，直线距离不过200多公里，正常的话，驾车两小时就到了。但现在我们必须绕个大圈：往东折回大兴安岭，途经我们曾经去过的阿尔山市，再往西折回东乌珠穆沁旗，距离一下子变成400多公里。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境线。在呼伦贝尔草原与锡林郭勒草原之间，隔着蒙古国的一大片草原。无论在成吉思汗的年代，还是清代，它们之间一直是一个连续统一的大草原，直到1962年与蒙古国划分国界，这片肥美的草原像是被咬走了，并且让国境线“凹”了进来，就像一个大楔子，深深扎进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之间，好像一匹美丽的绿色锦缎，从中间被撕开了。是谁这样划分的国界呢？匪夷所思。害得我们的路线必须绕行。

中国的陆上版图被形容成大公鸡，而这块“凹”进来的地方，被称为“鸡脖子”。从恩和哈达到东乌珠穆沁旗，我们几乎是顺着中国陆地版图上的“鸡冠子”走到“鸡脖子”，再走到“鸡脊背”上，肥美的草原被“咬走”之后，鸡脖子很难走，因为那里没有肉，全是骨头：大兴安岭山地。好在蒙古族摄影家阿音告诉我们，过了阿尔山，可以抄一条近路。

沙地上为什么有森林？草原的海洋上为什么出现森林的岛屿？

旁白：在从呼伦贝尔草原的新巴尔虎左旗前往大兴安岭森林中的阿尔山市的路上，开始时路旁全是草原，后来很快进入草原和森林交织出现的地带，植物学家称呼这样的地方为“森林草原地带”。途中路过一块儿沙地，沙丘上全是樟子松，这片樟子松森林就像一片岛屿出现在草原上。继续前行，沙丘上长满森林的森林岛不断出现。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为什么草原上出现了森林？或者说，为什么森林只生长在沙丘上？大自然特别神奇，原以为干旱的沙丘里寸草不生，现在不仅长草，还长树。

对话

刘书润（以下简称“刘”）：沙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荒凉，中国的沙地都有树林，红花尔基的樟子松丛林就全长在沙地上，要是没有沙地，也就没有丛林。沙地上的生物量、载畜量、载人量都比草原高一个等级。东乌珠穆沁旗的人口数和牲口量远比正蓝旗低，为什么？就因为前者是草原，后者是沙地。

单之蔷（以下简称“单”）：但是多数人都把沙地理解为草原退化的结果，比如科尔沁沙地，人们就以为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刘：不对，科尔沁现在是沙地，原来也是。现在他们正想办法治理，其实根本

“穿越内蒙古高原”锡林郭勒段行程路线图





从新巴尔虎左旗至鄂尔多斯，这是我们最为曲折的一段行程。我们原定翻宝格达山，沿国境线至东乌珠穆沁旗，在被至少5人告诫不能翻宝格达山之后，我们听从了一位蒙古族摄影师的建议，改走小路、抄近道。不巧，正是在走小路的途中，我们遭遇陷车、迷路，也因此收获了很多意外的风景。但是要陪同我们考察内蒙古西部的专家已在鄂尔多斯等待我们，最后一天，我们日行1000公里，几乎是一路狂奔，才在夜里两点抵达这个“魔鬼城”。

没必要，治也治不好，沙地有沙地的价值。地球该绿就绿，该黄就黄，应该是彩色的，没必要都种树，那违反自然规律。

旁白：眼前沙丘上的樟子松森林让我想起了苏联植物学家关于“草原上为什么不长树”的一场讨论。他们说的“草原”，指的是草原向森林过渡地带的草原，在这个地带，森林在草原上呈岛屿状或交错式分布。因此有人提出“为什么草原上不长树”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转化成：草原上为什么有的地方长树，有的地方不长？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沙丘上为什么不仅没有寸草不生，反而长出了森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它违反常识，但在中国却普遍存在，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见到中国的植物学家回答或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苏联的植物学家却为此讨论得热火朝天，连许多大学者都参与了，有人把他们的讨论总结为7种观点。能够解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现象的，是这样一种说法：草原地

带干旱，降水稀少，仅有的降水在离地表很浅的地方就被草本植物的根须吸收殆尽了，不能渗透到乔木根须所深入的部位，因此，扎根很深的乔木无法在这种草原上生长。但是眼前的沙地就不同了，因为沙子能让降水渗漏到地下很深的部位，供乔木的根须吸收，而且沙子因为破坏了毛细现象，而避免了蒸发，保持了水分。

这样解释就可以了，我得感谢苏联的这些科学家，他们的观点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一路还会碰到草原和沙漠中出现树林的现象，比如浑善达克沙地。当沙地出现时，一般都认为是干旱的结果，乔木很难在上面生长。但事实上，浑善达克沙地里不仅出现了榆树，还出现了榆树林，看上去非常漂亮，树冠圆圆的，就像苹果树或是桃树，有一种田园般的感觉。毛乌素沙地也出现了树林。现在再看到这种景象时，我不会感到困惑，因为我知道了这种现象为什么如此的原因。

我们越过了大兴安岭的南北分界线

旁白：过大兴安岭时，要贴着洮儿河的河谷走一段。河谷与一条铁路并行，铁路东连长春、沈阳；西连呼伦贝尔市，再以呼伦贝尔市为起点，往北延伸至大兴安岭北部，往西进入国际大通道，经满洲里，直达俄罗斯的莫斯科。

洮儿河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在自然上的分界作用：以河谷为界，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被拦腰截断成南、北两段，就植被而言，南段是东亚阔叶林区系，北段是西伯利亚针叶林区系。途经河谷时，山上是针叶林、桦树林，河谷里则是阔叶林、杨树和灌丛，它们高低错落地镶嵌在山上，很有味道。



从阿尔山市到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路断了。为了尽量少绕路，我们在地图上找到一条乡级公路，它自东向西，从霍林河北边去往东乌珠穆沁旗方向。为了确保能够顺利到达，我们沿途不断询问路况，得到的答案异常统一：“就一条路，土路，你们的车没问题。”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麻烦由此开始。沿途路口无数，我们或者遇到路被积水浸泡，无法通过，或者走着走着就远远偏离了地图上的方向。一次次的原路返回，让我们开始犯含糊，直到暴雨降临，平坦的土路变成了黏滑的泥浆，车在上面危险地打滑，我们被迫返回（大图）。当第二天重新启程时，仍然要面对同样难走的泥坑道，但和前一晚的孤军奋战不同，这时多了几辆大货车同行（小图）。摄影／单之蔷

这条河还串联起了3个重要城市：阿尔山市，它被称为游牧文明、狩猎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处所在；乌兰浩特市，它是兴安盟的首府，也是科尔沁草原的北界；还有吉林市的白城市，那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

照阿音的指示，出洮儿河后，我们开始转道进入乌兰河边。乌兰河也很漂亮，谷底宽阔，两边都是湿地，中间间插着柳树、杨树和一丛丛灌丛。阿音说，只要贴着河边走，就能抵达一个叫扎木钦的苏木，从那里前往柏油路就很容易了。

没想到的是，河边的路全是卡车和拖拉机闯出来的自然道，只有两道车辙，车辙中间和两边都长满了草，车轱辘就老老实实地骑着草中间的车辙走。但是越到后来岔路越多，它们不辨方向，难分主次，像辫状水系一样在草原上散漫开来，使我们一遍遍走错路，经常走到岔道里去。

天色在我们的一次次迷路中渐渐暗下来，而前方永远是看上去并无区别且连绵不绝的小山丘和草原，想在天黑前抵达东乌珠穆沁旗的计划似乎越来越难实现。后来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小村子（只有两三户人家），我们请了一位村民做向导，请他将我们带到扎木钦苏木。

他决定骑摩托车为我们开路，但刚走出去就发现路上全是水滩和烂泥，摩托车可以过，我们的车却不行，只好换一条路。下一条路仍然如此，只得退回来……就这样不断尝试，不断翻山，最后终于在夜幕降临时抵达扎木钦。那里距离柏油路还有25公里，向导说这25公里路好，而且容易找，我们自己就可以走。我们忐忑着上了路，但是刚出村子就遇见岔路，我们不知如何选择，也无法问路，路上遇不见一辆车，一个人。天很快黑了下来，而且下起大雨来，路面全是倾斜的山坡，又湿又滑，一踩刹车，车就横着走。大雨瓢泼中，我们吉凶未卜，那时已经是夜里9点多。

雨越下越大，路上的浅沟很快变成又宽又深的河床，再往前走，我们会非常危险，当即决定返回扎木钦。但是回去的路也很难辨认方向，距离扎木钦不过几公里的路程，我们却足足走到夜里11点才抵达。



又讨论起什么叫草原

旁白：早上起来讨论路线，如果继续沿昨晚的路线走，只有25公里，路程短，可是路况差；如果绕道霍林郭勒，路好，全是公路，但会多走250公里。经历过昨晚的危险，我们决定不再冒险，改走公路。

不巧的是，公路只走了一半，就又变成昨晚那样的烂泥路。但这段经历非常珍贵，它使我们对这一带的降水和湿润度有了切身感受，帮助了我们理解内蒙古从东向西的气候变化。

路上和刘书润老师讨论起草原、草地、草场等概念，他提到植物学界的专业杂志《中国草原》，他说杂志社后来觉得这名字似乎是说这本杂志只说典型草原，不包括草甸草原、荒漠草原，最后就将杂志名改为《中国草地》。



草原上小径分岔，完全不分主次，我们不断走错路，其中一次，当我们沿着一条自以为很正确的路爬上山坡时，后面有两只小狗一直追着我们叫个不停，直到我们发现走错路时才反应过来，它们是来提醒我们掉头的（大图）。在历经多次迷路后，夜里11点，终于抵达扎木钦苏木，大家身心俱疲，村子里唯一的一家餐厅早已打烊，任我们如何请求都不愿意再开火，最终答应借我们厨房，但得我们亲自下厨（小图）。那天晚上，我们6个人合吃了一锅米线。那天立秋，我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个时间。摄影／宋文

这些概念听起来都挺绕口的，刘老师说，“草原”是老百姓创立的概念，早已有之，代表了他们的历史和传统，不能取消。但是植物学家说的草原是指某种植被类型，又的确与老百姓的概念不一样，后来就把植物学家们说的草原定义为“典型草原”或“真草原”。

对话

单：牧民其实不会区分这么多概念，这对他们没意义。哪个地方好养牲畜，什么时候该到哪儿，他们心里很清楚，实际上他们已经给草原分了类。

刘：他们有自己的分类方式，比如冬营地、夏营地。

单：这是以他们生活节奏和内容的转换来分的，也算是草原的类型。





锡林郭勒的那些花　　摄影／高新宇

锡林郭勒草原的很多花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在此随便列举几种。

1翠雀　也叫大花飞燕草。长长的花矩，仿佛是蓝色小鸟的喙。在草原上，翠雀也叫贝尔其其格，意为媳妇花。据说姑娘有了意中人，先把翠雀插在小伙子的马鞍上。如果不是被随意丢弃，而是被收了起来，就说明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若小伙子当面接受了姑娘送的翠雀，就必须娶她，不能反悔。

2蓝刺头　夏季的草原上很可能与它们不期而遇。我们有幸看到大片的蓝刺头绽放，恍惚间，它们仿佛就像是草场上飘浮的蓝绒球。当手被它刺痛，才意识到蓝刺头不可亵玩——这是一种优质的蜜源植物，通常只有体型硕大的熊蜂和甲虫才能享受到它的花蜜。

3藜芦　靠近霍林郭勒的草原上，一片硕大的花葶吸引我们把车停了下来。这是草原上著名的毒草——百合科的藜芦，蒙古名阿哥西日嘎。每年春季，它的叶子大而醒目，牛羊跑过来吃上一两口，便会口吐白沫，瘫倒在地。有经验的牧民遇到这种情况，会急忙用灌酸奶的办法给牲畜解毒。





时间：8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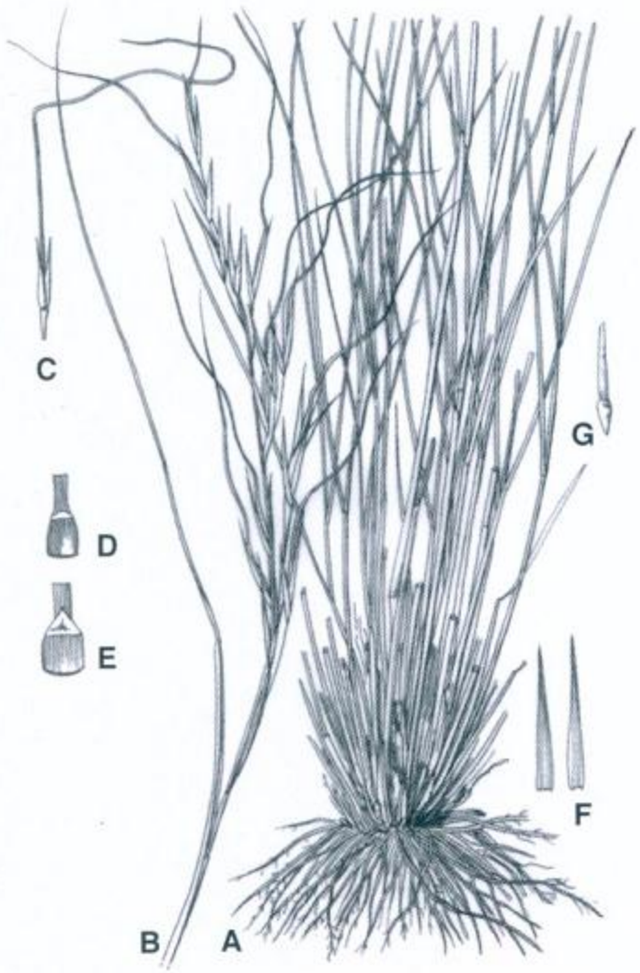
针茅：我们这一路都在议论的小草

旁白：刚才我们被一片针茅草吸引，它们长满一整面山坡，呈金黄色，风一吹，像麦浪一样波浪起伏，如海水一样涌动不已。刘老师说这是贝加尔针茅，只有草甸草原上才有。一路上，我们一直在议论这种与贝加尔针茅同属一类的“针茅”，它们的外形与麦子和稻谷既像又不像。叶片窄小细长，开花结籽的穗上有长长的芒针，它属于多年生、旱生、寒生、丛状的禾本科植物，是草原上的主要草类，共有30多个类别。但是站在这片贝加尔针茅前时，我很难想象这种小草会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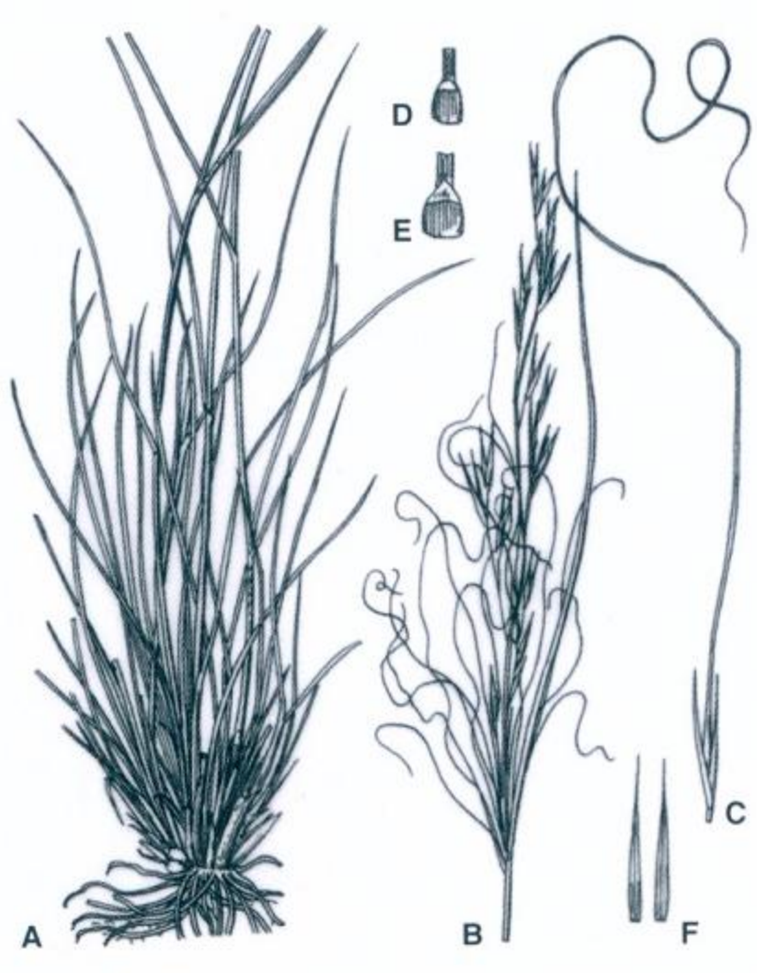
对话

单：可以借助针茅的不同种类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草原吗？

刘：当然。植物学家主要是以不同种类的针茅是否是草原的建群种（对群落结构和群落环境的形成有明显控制作用的植物被称为优势种，优势种中的最



贝加尔针茅（*S.baicalensis*）
A 植株；B 穗；C 小穗背面及腹面；
D–E 叶舌；F 颖片；G 小花



大针茅（*S.grandis*）
A 植株；B 穗；C 小穗；D–E 叶舌；F 颖片

不同针茅间的细微差异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绘图师孙英宝先生按照标本和《内蒙古植物志》上的描述，为我们绘制了大针茅（*Stipa grandis*）和贝加尔针茅（*S. baicalensis*）。在植物分类学上，它们隶属于禾本科针茅属，而针茅属的植物非常难区分，它们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往往就在某个器官，比如芒针、外稃的宽窄、长短上。按照《中国植物志》中针茅属的检索表，将大针茅和贝加尔针茅区分开来的差别在于：贝加尔针茅的茎叶间的叶舌长1.5至2毫米，大针茅的叶舌较长，约3至10毫米。然而这差异微小的物种，却是不同环境的指示：贝加尔针茅生长在比较湿润的草甸上，而大针茅则是典型草原的标志物种。绘图／孙英宝


针茅，草原上最重要的植物之一。

优者被称为“建群种”）来区别草原类型的。以大针茅和克氏针茅为建群种的草原是典型草原，比如新巴尔虎左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的草地，这两种针茅是典型草原的标志性植物；如果另外一种针茅——贝加尔针茅居多，那么草原则可能是草甸草原；若出现戈壁针茅，则是荒漠化草原的标志。

单：我听说一个著名的植物学家曾将东北的大针茅鉴定成了贝加尔针茅，所以东北松辽平原一带原本是典型草原的地方，被鉴定为草甸草原。

刘：是，这两种针茅的区别非常小。

单：具体如何区别？

刘：没开花前，只在茎与叶片连接处的叶舌上有几毫米的区别，可是这几毫米不得了，造成了对东北广大草原性质的误判。误判如果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没什么，但当时有个农业指导原则：草甸草原可以开垦，典型草原不能。按照这种定性，东北那些典型草原就得开垦成农田。后来有学者指出错误，松辽平原周边的典型草原才避免了悲剧。

单：当时认为草甸草原都可以开垦，现在怎么开垦草甸草原就不允许了？

刘：因为当时是跟美国比照。美国的高草草原就相当于我们的草甸草原，他们的高草草原大部分都开垦成了小麦地，有学者依据这个得出结论：中国的草甸草原也可以开垦。其实这是错误的，美国高草草原的年降水量在600—1000毫米左右，相当于我们的森林地区，而我们草甸草原的年降水量才400毫米左右，完全不是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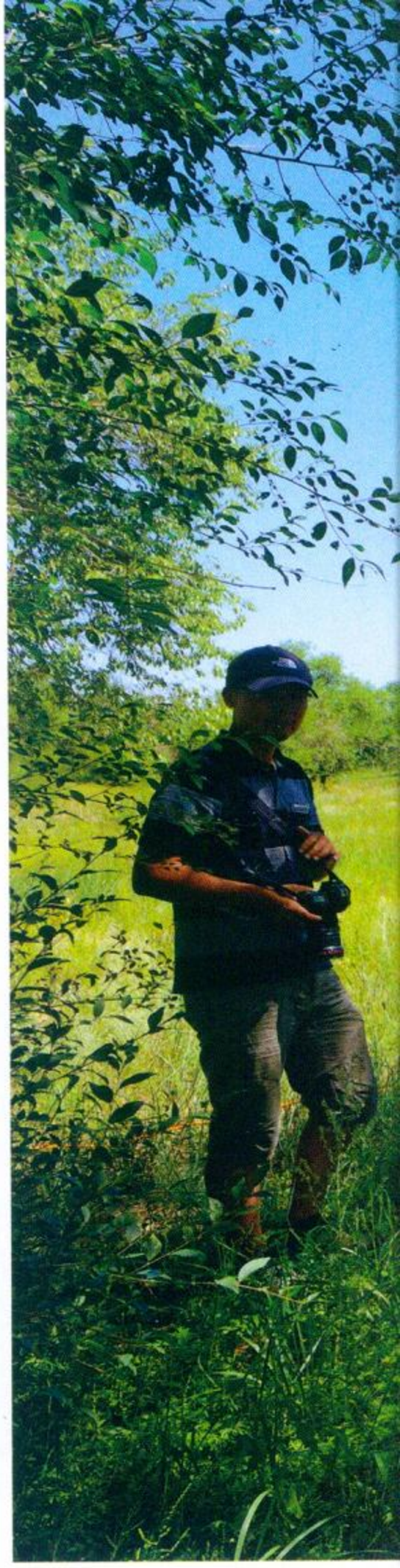
旁白：终于进入了乌珠穆沁草原，它是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一部分。我原以为这就算是进入了典型草原，但刘老师说，要过了乌拉盖河才算，因为过了那里才有大针茅和克氏针茅，那是典型草原的标志。

时间：8月9日

旁白：昨晚我们住在锡林浩特，夜里11点才抵达。锡林浩特明显比之前走过的那些地方都要活跃、发达，路上车流不断，下榻的酒店也算干净整洁，因为这里距离北京只有一天的车程，而且正好位于北京的正北方向。

锡林浩特所在的锡林郭勒草原是典型草原，就是植物学家眼里的真草原，我们需要在这里做一个样方。所谓样方，是指为了调查植物群落结构和成分等信息而随机设置的取样地块儿，比如在一米乘以一米的范围内取样，看看这个范围内的植物种类的数量及其他信息。

但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处，刘老师想找一块典型的羊草建群种的草原做样方，因为羊草和克氏针茅同是典型草原的重要建群种。他过去在这里做过工作，这里是典型的羊草草原，但我们走了很远才找到一块合适的地方。样方内的植物种类明显少于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做的样方，刘老师说，这是一个典型的退化草原，这里距离锡林浩特近，锡林浩特曾号召各个单位的干部来这里养牛养羊，导致载畜量超重，草原自然退化。但目前正在恢复中，只是还没有恢复到顶极群落（即生态演替的最终阶段，也是生态群落最稳定的阶段，各主要种群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臻于平衡）。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植物种类还会增加。



对话

刘：如果完全不放牧，羊草永远恢复不到最好的状态，还得靠牲畜。牲畜的践踏和粪便的补充，都可以加速它的恢复。

单：践踏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刘：把种子踩进土里，这样才能使种子埋进土里生长。而且适度的践踏，地面变硬，能使蒸发强烈一些，这有利于耐旱的多年生、旱生、丛生的禾本科草占据优势。我们以前在草场播种的时候，播完种子后是需要赶着羊群去践踏的，轻度践踏对草场很有帮助。

浑善达克沙地，牧民争着要的冬营盘

旁白：现在我们到了浑善达克沙地，举目望去，一丛一丛，一棵一棵的榆树，遍布在起伏的沙丘上。今天天晴，天空一片瓦蓝，凉风习习，非常舒适，此时的北京估计还是酷暑难耐吧？



在浑善达克沙地，我们调查的植被样方是比较特殊的一处：相比于草原和荒漠，这里的植被群落结构更加复杂，除了草本植物，沙地中还出现了乔木层——树种很单一，全部是榆树。我们的样地在一处平缓沙丘的阳坡上，在15米见方的样地范围内，我们逐一测量榆树的胸围粗细，样地中共记录到胸围60厘米以上的中、大树11棵，郁闭度达到40%。摄影／王彤

刘老师说，沙地是牧民最喜欢的冬营盘，对放牧而言，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草原。草原上最怕白灾、黑灾，前者指雪太大，草就会被淹没，牲畜就没草吃；后者指雪太小或者不下雪，牲畜就没水喝（雪就是冬天的水）。可是沙地就不会出现这些灾害，以浑善达克沙地为例，这里多榆树，冬天冷，最重要的就是防寒，榆树正好可以挡风、防雨、避雪，沙丘里高低起伏的凹地也能让牛羊避风御寒。榆树下的草因为受榆树保护，不像草原上的草，冬天会被风吹得枝叶全无，光秃秃的只剩一个秆。沙地里的草冬天也有枝有叶，但因为高大，不会被雪覆盖，牲畜可以吃草，所以不怕白灾。因为沙丘有阴坡、阳坡之别，即使发生黑灾，阴坡也总是有雪的，而且那里的雪不仅不会化掉，还不会结冰——冰太冷，直接喝下去很凉，牲畜会受不了。有的母畜甚至会因为喝了这样的“水”体温骤减，而导致流产。可是沙地的

水因为不结冰，很温和。所以分草场的时候，牧民们都抢着要沙地。

但沙地只是最好的冬营盘，夏天的沙地也不好。因为沙吸热，沙地温度高于周围的草场，沙窝子里的水又不洁净，草也不耐践踏（因为沙子很松软）。但是一到冬天，这些缺点全都变成了优点，草被雪覆盖上以后，牛羊的践踏就没问题。这又回到了草原的组合问题，牧民之所以要把草地分成冬营盘、夏营盘，之所以要在不同营盘间来回游动，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一路苦苦追问的草原的未来，竟然是狩猎？

旁白：刘老师虽然反对定居，尊崇游牧，可是面对内蒙古草原上越来越淡化的草原生活，游牧文明的未来会何去何从？我就此和刘老师展开讨论。

对话

刘：内蒙古草原无论如何都不能定居，原因很简单：没有一块草场能够永久地提供饲草饲料，也没有一块草场能够永远不退化。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必须游走。

单：那为什么一些人和部门还主张定居、主张划分草场呢？

刘：他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畜牧业是定居、高度集约化，比如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所以希望内蒙古也走这条路，使它成为中国的畜牧业产品基地，以解决中国人的吃肉问题。可是我实话告诉你：内蒙古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靠秸秆畜牧业，也就是农业畜牧业来解决。有人做过统计，以2000年为例，光是一个山东省的畜牧业产值就比内蒙古高出十几倍。

单：北京人吃的肉、蛋、奶，大部分都是河南提供的。

刘：河南省有很多养牛专区，它的肉类产量很高，整个大西北的产量加在一起也不如河南多。有人很奇怪，内蒙古这么大面积，为什么解决吃肉问题还不如山东省，甚至连河南省的几个专区都不如？并不奇怪，想想看，东部的内蒙古草原每20亩草地才养一只羊，到了西部荒漠地区，可能平均30亩草场才能养一只，就这水平。可山东、河南这些农业区一两亩地的产出就可以养一只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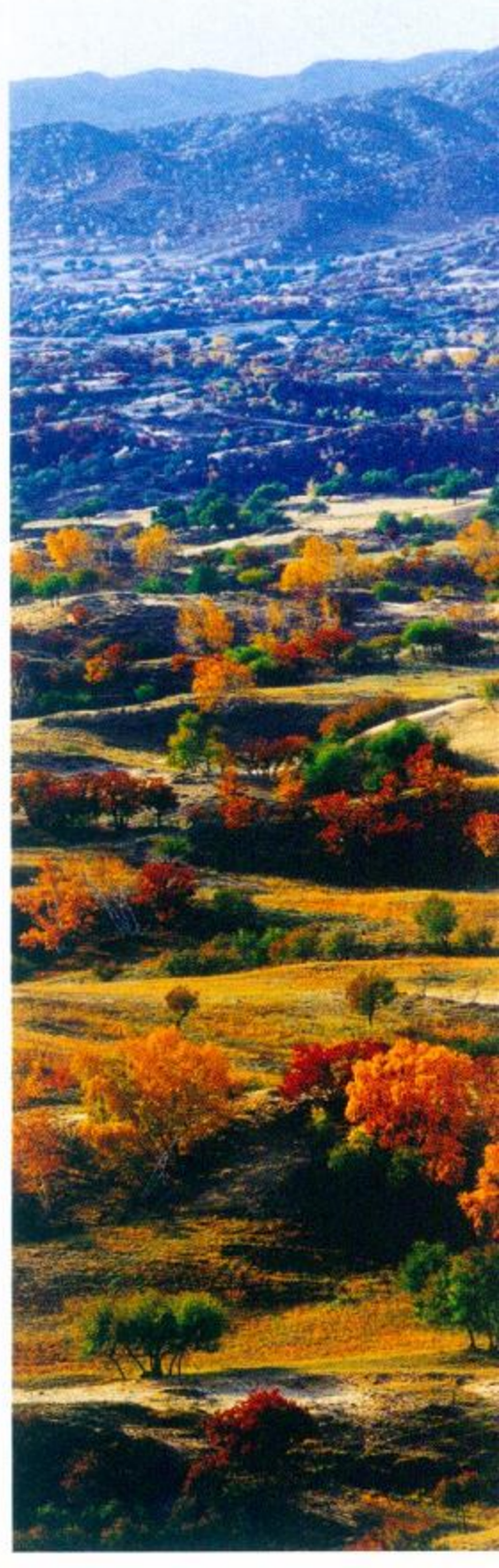
单：我们这次好像很少看到那种牛羊遍布山野的景观。

刘：是的，内蒙古草原的载畜量很低。

单：但是游牧毕竟很苦，年轻人已经不太可能继续这种生活方式。

刘：我和我的老师畅想过草原的未来，他说草原的未来是狩猎和旅游。

单：狩猎？怎么讲？



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生长着无数鹅黄的、紫红的、青绿的榆树疏林和灌丛状的植被，它们看起来似乎毫无秩序，但是却像一个高明的画师随手描绘而成的一幅浑然天成的油画。摄影／杨孝

刘：其实解放初期时，内蒙古草原上就是一半狩猎一半游牧，牧民的主要收入也来自这两方面。

单：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野生动物了。

刘：以前很多，“浑善达克”是什么意思？就是野马成群的地方。过去内蒙古草原上有四五百万只黄羊，你想想，那是什么阵势？根本不用放牧，随便打一枪就完事了。

单：那就不一定只养牛、羊了，还可以养黄羊、羚羊、狼、野马、野驴、狮子等。

刘：对，人们把它们当成猎物来打，还可以用这些动物来搞旅游。

单：把内蒙古大草原变成肯尼亚大草原那样，黄羊、斑马、羚牛、猎豹、狮子在上面自由驰骋，那看起来多舒服啊！

刘：草原将来可能会呈现这种状态，这可以保持草原的天然性，这是最根本的。

单：我们一路苦苦追寻草原的未来，竟然得到这样的结论：狩猎。可是按照这种趋势发展，游牧文明不就消失了吗？

刘：那就消失吧。



[后记]

时间：9月7日　地点：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旁白：看了蒙古族女导演陈黎明与摄影师白龙合作的系列电视纪录片《草原往事》，觉得挺好，又听说他们都是纯正的蒙古族，而且白龙还是锡林郭勒人，因此把他们约来聊聊，希望借此深入了解这个草原民族的内心世界。

蒙古族是安静、含蓄、内敛的

单：不知道腾格尔那种近乎咆哮、控诉的情绪，是否能代表蒙古人的普遍情感？

陈黎明（以下简称"陈"）：不是，蒙古族是安静、含蓄、内敛的。有一次我们在草原上一个小店里吃饭，旁边的录音机正好放着腾格尔的音乐，老板娘很认真地问旁边的人："腾格尔怎么了？是不是身体病了？"她觉得这样唱不正常。白龙的妈妈也是蒙古人，听歌时，每当她听到安静的歌时就会说："这歌唱得好，他唱得如此安静。"这就是蒙古人对音乐的审美，他觉得安静、内敛的叙事更好，更能打动人。

单：可是除了安静、内敛，蒙古人的性格太复杂了，多变、善良、勇敢……

陈：我觉得善良更突出一些。前段时间正好举行国际那达慕大会，一辆二连浩特油田的车轧死了牧民的35只羊。当羊群过马路时，正好与司机相遇，司机没刹住车，是羊在轮胎下的摩擦使他停住了，其实相当于救了他一命。可是35只羊全死了，马路上全是血。最后只赔了很少的钱，因为牧民看这个司机也不富裕，想想大家都不容易，就算了。



单：是，这个牧民的性情真好，我们这一路上也遇到好多让我记忆深刻的牧民。

陈：我想把蒙古族艺术家朝戈的话与你分享。他说初到草原的人，走完一圈以后会觉得草原不过如此，没什么。但是在日后的生命中，越往后，越觉得这趟走得很有用。开始我觉得他这话有点做作，但是等到我自己有一次也用100天穿越内蒙古后，觉得他这话真是肺腑之言，这是他自己，也是我们大家的感受。

单：具体而言，内蒙古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我们去欧洲，去米兰大教堂，当时特别兴奋，感觉西方人真幸福，他们的心灵有出口，我们什么都没有，草原那么干燥，女人们都没地方洗脸，上厕所不仅不方便，后面可能还被狗追。到了牧民家，牧民也很冷漠，使人浑身都不舒服。可是如果像我们一样走过100天，或者像你们一样走过25天，等到你遭受过那些干燥、危险、冷漠、不方便、不舒适后，你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经历。在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这些经历，而不是欧洲的那些甜润的东西，一定会泛出来。

责任编辑／黄菊 高新宇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巨域：锡林郭勒

“天堂草原”在这里铺展

苍茫的锡林郭勒草原，天高云阔，其面积接近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总和，它以其博大和多样，成为中国草原的代言者。长久以来，这里有着“天堂草原”的美誉，却也在今天面临着退化沙化的重重危机。可以说，锡林郭勒的变迁和命运，即是中国草原的缩影。

P218 锡林郭勒：草原的巨著和史诗
P220 新游牧时代——迁徙的力量

锡林郭勒草原是植物和牧草的宝库，被国际植物界誉为欧亚大陆的样板草原。雨水好的时节，芳草清香四溢，五颜六色的野花直开到天边。摄影／慧斌



锡林郭勒大草原辽阔苍茫，其原生植被保存较完整、草原类型繁多，是世界驰名的四大草原之一。历史上，这里曾是游牧文明和蒙元文化的发祥地，直到今天，其90%以上的地区仍是牧区。它是草原的巨著和史诗。

锡林郭勒 草原的巨著和史诗

撰文／呼麦

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形同一匹腾飞的骏马，马首盎然，马尾飘扬，马蹄若隐若现，仿佛正在踏云踱雾。在这匹骏马的脊背和胸膛上，有一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便是锡林郭勒大草原。“锡林郭勒”系蒙古语，意为“丘陵地带的河”。这里有不少蜿蜒绵长的河流，它们在草原上九曲十八弯，仿佛是闪亮的丝线，装订起一部关于草原的书卷。

要读懂它，第一个关键词是 —— 博大。

没有来到这里的人，很难想象它的辽阔 —— 这座北与蒙古国接壤，南与河北省为邻的磅礴牧场，其总面积接近于整个英国，真正抵得上“辽阔苍茫”这四个字。当年，我驱车行驶于此，日光初升是草原，夕阳西下时，眼前仍是茫茫无边的草场。

了解它的第二个关键词是 —— 多样。

这是一片草原之神格外恩赐的地带，它天高地阔，风卷云舒，被誉为目前全球原生植被保存最完整、草原类型最多、饲用植物最丰富、景观最美丽的大草原之一。年总降水量为150—400毫米，由东向西分布着森林草原、草甸草原、典型草原、沙地疏林草原、半荒漠草原和荒漠草原，是识别草原“谱系”的大课堂。在锡林郭勒行走，还有一种景观令人赞叹，那就是多样的地貌 —— 其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山地、丘陵、平原、沙地、洼地彼此交错叠置，其间装点着奇特的玄武岩熔岩台地和火山锥，以及诸多河湖。东北部的乌珠穆沁盆地和西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更是两大亮点。前者堪称中国北方草原最华丽、最核心的地段，有着“天堂草原”的美称。后者虽是沙地，却有着别样的绚丽 —— 固定沙丘上遍布植被，是沙地榆、白桦、山杨、山杏、绣线菊和沙蒿的家园，是牧民们严冬中的避难所。

在这本读也读不完的巨著中，有一卷华章不可错过，那就是锡林郭勒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它位于锡林郭勒腹地，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是一颗真正的草原之心。在这里，森林、草原、湿地、沙地疏林、灌丛和沼泽错落，形成了多元的生态环境。生长着种子植物658种，苔藓植物73种，优良牧草116种，它们与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



锡林郭勒主要草原类型及地形地貌分布示意图

锡林郭勒的草原类型丰富，地形地貌多样，编制出一幅壮丽的织锦。这里是草原的“图书馆”和“画廊”，是游牧文明的故乡。

共同反映了内蒙古高原独特的生态结构和生物多样性。被国际植物界誉为欧亚大陆的样板草原，也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草地类自然保护区。

在“草原之心”的大地上，植被生长茂盛，整体高度可以达到80厘米以上，每一平方米内可以生长20种以上的植物。它们是有着精湛技艺的“草原绣娘”——线叶菊会开小黄花，沙参的小漏斗花朵则是蓝莹莹的，鸢尾招摇着它浪漫的紫色，还有白色的唐松草，红色的山丹，它们把草原变成了最壮美的织锦。

“阅读”锡林郭勒的第三个关键词是——历史。旧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生存，此后，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策马扬鞭。作为游牧文明和蒙元文化的发祥地，岁月在这里留下了诸多遗迹——拥有600余幅古岩画的洪格尔岩画群宏大神秘，秦汉和金代长城遗址写满沧桑，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元上都遗址——这座建于13世纪中叶的都城规模宏大，曾是世界著名的大城市。1260年，忽必烈在此即汗位，为元朝的百年基业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锡林郭勒仍称得上是中国草原文化最为鲜明深厚的地区，催生了《黑骏马》等诸多草原文学。这里也是听长调的天然音乐场——长调像不停流淌的锡林郭勒河，像远方的山峦，低低地、缓缓地升起，又远远地、悠长地沉下去，在人们心中摇荡，无法收束。

今天，这片壮美的草原正在被危机困扰。近几十年来，由于对草场利用不当，开发过度，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据2006年数据，锡林郭勒草原的“三化”（退化、沙化及盐碱化）面积已占到了整个草原面积的6成左右，其中约30%的地区已是重度退化和严重退化。在不断衰弱的草原上，原有优良牧草种群逐渐衰退、矮化，而杂草和有毒有害植物不断蔓延，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自然灾害频发。以浑善达克沙地为例，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其流动沙丘的面积扩大了数倍，近20年来恶化趋势更为明显，沙地内部一些曾芳草鲜美的牧场已成为光秃秃的沙海。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故事将会怎样延续和书写？



锡林郭勒

新游牧时代
——迁徙的力量

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风卷云舒，曾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场之一。可是，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定居和网围栏的普遍推广，草原的退化愈演愈烈。今天，一些热爱着故乡的牧民正在试验着新型“迁徙”，他们试图用这一古老而崭新的力量，来抚慰疲惫的草原。

撰文／鹰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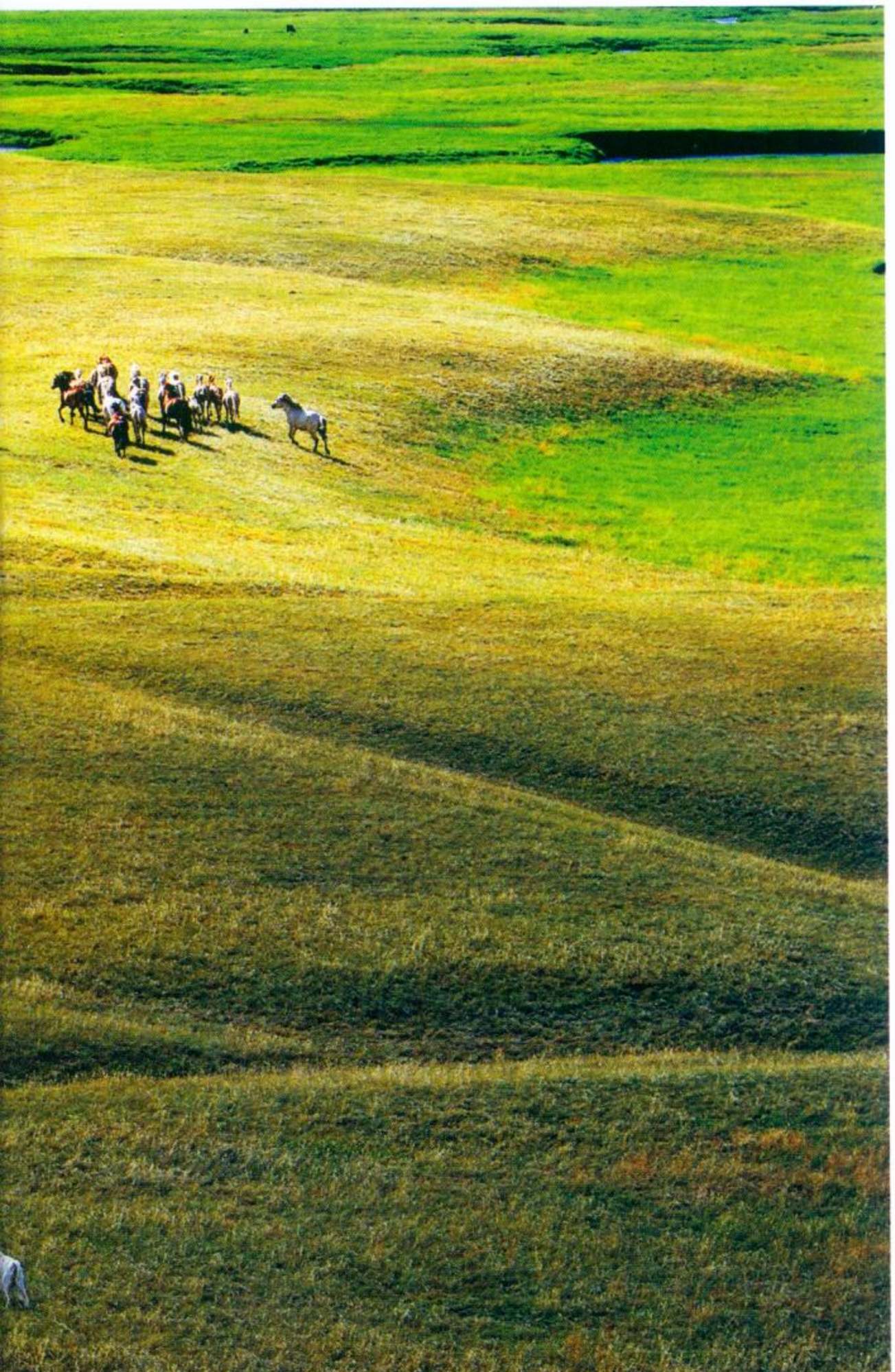


春天到了，草儿青青发了芽，本想留在春营地，故乡辽阔，路途遥远，我们还是走吧……

冬天到了，草木纷纷凋零了，本想留在冬营地，故乡荒芜，路途遥远，我们还是走吧……

这是草原上一直古老的歌谣，叫做《四季歌》。在定居的今天，这样的吟唱越来越少了。

“茫茫草原，八方围栏，封大地，锁自然……风卷黄沙刮满天，可怜我的羊群，可怜，可怜……”十几年前，腾格尔曾创作了这首《又是大旱年》。1996年前后，正是网围栏大规模推广的时代，这歌显得颇不“应景”，在当时一边倒的舆论中，这首歌被压制了。



熬不过冬天的灰菜

随着两首歌的失落，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衰弱下去了。

老牧民元登的家在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草原，这里被认为是内蒙古最好的牧场之一。我管他们老两口叫阿爸和额吉（蒙语指父亲、母亲）。他们是我偶然在草原上结识的，虽然只在他家住了那么几天，可阿爸总是问我：“额吉回来了吗？”“额吉干什么呢？”额吉跟我说话则是：“到阿爸那去！”“去帮下阿爸！”自然而然地，我觉得自己就是家里的一员了。

2010年4月，我在元登阿爸家住了一段。这个季节，江南正是草长莺飞，对草原来说却是最残酷的季节 —— 离草返青还有一个月，可春天已经来了，雪化了，大风起了。一天晚上风特别大，天蒙蒙亮就能看到黄色阴霾笼罩着大地。阿爸说，沙尘暴来了。接着，天空的颜色从土黄变成橘黄，又变成了土黄 —— 升起的太阳把天照成橘色，可随着沙尘越来越浓厚，连阳光也透不过来了。外面的能见度非常低，寒冷刺骨。

阿爸和额吉老两口都是60岁的人了，却怎

草原，打开的生态大书

著称于世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雄浑浩瀚，一望无际，这里白马如云、毡车如雪，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这里是自然生态的大课堂，千百年来，牧人、牲畜和草原结成同盟，共享家园。每一棵植物都是一个字，每一座毡房都是一幅画，它们共同书写了锡林郭勒的巨著。摄影／石玉平



草原上的家，天地是巨大的蒙古包

蒙古人“家”的概念是宽广的，对于他们来说，家就是整个草原。花草、动物、牲畜、草原上的人们，包括外来的客人，都是家里的亲人。对不要羔子的母羊，草原上的“额吉”们不是打，而是唱起劝奶歌来感化它。在艰难的岁月里，内蒙古草原还曾无私地收养过众多外来孤儿。图为反映草原生活的两张老照片。供图／额博

么也坐不住了，他们穿上厚厚的防风服，裹得像太空人一样，准备骑摩托去照看放在野外的羊。

阿爸把沙尘暴叫做“沙漠风”。每次起风他都忧心忡忡。“一刮沙漠风就完了，草场就长灰菜了，猪吃的那种草，到了秋天就干了，一干就什么都没有了……”阿爸告诉我，90年代以前还没有见过沙尘暴，现在每年春天都刮。伴随着越来越猛的沙尘暴，他们的草原正在快速退化。对此，阿爸有着最本能的直觉——“自从定居和拉上网围栏以后，一年不如一年了。”

草原上沙尘暴有很多种，那天的沙尘暴是本地起的。阿爸的羊圈距离定居的房子大约一公里，由于牲口经常在这周围活动，方圆三四公里的草场就秃了，像是草原长了秃疮。以前有人说，牺牲小片草场能保护大片草原，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土地裸露后会随风起沙，飞沙引起更多草场退化；退化的土地上会生长灰菜，它们生存能力超强，种子随风传播。可它熬不过冬天，在风大的春季，长灰菜的地方就光秃秃地暴露在劲风中——草原不断退化，灰菜越长越多，变成恶性循环。

远去的“草原侦察兵”

比起在草原上的漂泊和迁徙，定居的确要舒适不少。但是元登阿爸仍然觉得游牧好。他的想法是，虽然人辛苦，可是草好，牛羊好。这样的人在草原上有不少。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老牧民，游牧时代是他最骄傲的回忆。当年，他担任着重要的工作，像是“草原侦察兵”——要勘察草场，规划整个嘎查（即行政村）下一个季节往哪里迁，各家在哪里扎营，扎多少天，哪一块草场今年用，哪一块留到明年，以及要不要去其他地方“走敖特尔”（即借场放牧）。

我问他草原要怎么看，他拿出一块手绢铺在身边，说：“在草地上选一块方形的地，看里面有多少种草、多高、密度怎么样、都长了那些种类。不只做一块，在离河近的地方、远的地方、山坡上都要选……”当时，我觉得这方法真有趣，后来我跟着内蒙古农业大学做过一次草原考察，才发现这种传统经验和科学研究者们勘察草原的技术十分相似。古代草原上没有“科学”一说，可他们的方法却有着很深刻的科学道



理。除此之外，还有天气预测、气候变化预测等等，奥秘无穷。当年能承担这样重任的一般都是草原上很聪明能干的人，颇受敬重。可如今不同了，已经很久没人请教过老爷子了。草场分了后，这些游牧时代的方法就显得多余了。

牧民敖其尔苏和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嘎查长，他说，那时责任很大，不仅要勘察草场、搬迁，还要从牧民中物色合适的人当专业的马倌、牛倌和羊倌。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必须互相帮助，才能风生水起，嘎查长就像是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可现在由于草场承包到户，拉了网围栏，不用再勘察草场了，羊倌、马倌也不用分工了，嘎查长现在重要的任务是管救灾 —— 以前游牧的时候，管理重点是事先预测灾害，积极避灾，可现在管理重点却变成了“马后炮”。

元登阿爸说，他以前也当过嘎查长。那时候谁家的草吃得短了，他就会要求他们搬家。但是现在草场也分了，他自己老了，不仅没能力管别人，连自家的草地都退化得很厉害。

说起这事，他的脸上浮现出哀伤的表情。“我这个草场以前是过冬的地方，本来是最好的！”因为是冬牧场，他的草场没有水源，现在又不能往别处迁，夏天要靠拉水才能维持。为了维持牧场，他打井、借贷，赔进去二十多万，卖掉了大部分牲畜。可即使这样，属于他的草原仍在不断退化。



网围栏，“绊住”了草原的活力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网围栏在内蒙古大面积推广。伴随着草场承包的潮流，草原退化也在不断加重。草原生态脆弱，水草不均，生硬地分割草场，违背了自古以来的生态规律。图中，两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被网围栏绊住了，它们艰难地挣扎着。同时被铁丝网绊住的，还有草原的活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摄影／鹰阎

迁徙，就是给草原母亲捶背

草原上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同一片草原，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常事。草去年好，今年不一定好，这里不好，两公里外却可能很好。对于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农耕地区的人来说，这似乎很难理解，却的的确确是草原的脾性 —— 她广阔却又脆弱，不能过度利用。

这便是草原实行承包制，定居和拉上铁丝网之后，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 —— 草场分到各家各户，放牧地盘都固定下来了，就算自家草长得不好，牛羊也只能吃这一块。一年、两年，草原没有喘息的机会，退化沙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于迁徙的重要，草原上的一个故事似乎说得更深入浅出 —— 孩子问：“妈妈，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不停地搬家？”妈妈说：“孩子，我们不停地搬迁，就像血液在流动，大地就会舒服。好比说你给妈妈捶背，妈妈感到舒服。假如固定在一处，合并成一捶，妈妈会怎么样呢？”

伊和乌苏嘎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位于锡林郭勒盟中北部，是典型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地区，生态脆弱，周边的很多草原都退化很厉害，可伊和乌苏却仍算得上水草丰美。说起来也是“因祸得福”—— 由于地形的关系，这



沙尘暴，残酷的4月

锡林郭勒是典型的牧区，水热同季不同地，变化剧烈，可干旱、大风、植被稀疏却往往同步发生在春季，容易发生沙尘暴。近年来，随着草原不断退化，沙尘暴也越刮越猛。图中，作者的采访对象元登阿爸茫然地站在自家光秃的草场上，滚滚沙尘和身边的水车昭示着草原的困窘。摄影／鹰阆

里有很多无水草场，没有河湖，而且是熔岩台地，没法打井，只能做冬牧场（牛羊可以一边吃草一边吃雪）。于是当初分草场的时候，每家各分一块夏草场和冬草场，离得远，于是又留出了公共迁徙通道。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牧民必须迁徙，加上嘎查也很重视此事，牧场就保护得比较好。可周边的嘎查没有专门的人来管理，加上迁场要通过别人的草场，绕铁丝网，掏“过路费”，十分不方便。于是慢慢的，一家子中干脆哥哥占了夏草场，冬草场则归弟弟，定居盖了房子后，一年四季就不挪窝了。

退化严重了，很多地方就全面禁牧。可这并不是好办法。从植物学角度讲，植物有顶端优势，掐尖可以刺激侧枝生长，提高植物密度。还有一句俗话，“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些都适合草原 —— 牧场也需要牲畜适当地吃一吃，可以刺激牧草生长，抑制顶端优势，提高草的盖度，同时四处排泄的粪便也能增加土壤的肥力。如果完全禁牧反而不好了。

这样拧巴的事在锡林郭勒和周边的很多地方发生着。闫军是我的朋友，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吉日嘎查正在进行“划区轮牧”—— 把64户牧民分成13组，选9万亩土地分成13个长条，每个长条再分成7份。设想是美好的 —— 让羊在每个方块里待一天，7天正好一个循环。为了这事，上面投资1700多万，用网围栏把牧场拉成13乘7个方格，打了13口机井。问题是，吉日嘎查地势起伏，这些井中只有两口打出水来。可羊必须喝水，近处的还好办，远处就麻烦了，加上没留牧道，要绕铁丝网，羊根本走不了。

结果，事情就变得很尴尬了，很多方格没法放牧，只剩下有水源的方格还能用。这么一来，原来全嘎查的公用牧场变得支离破碎、没法使用了。“我们没地方放牧了！”闫军说，“这么多钱就这么糟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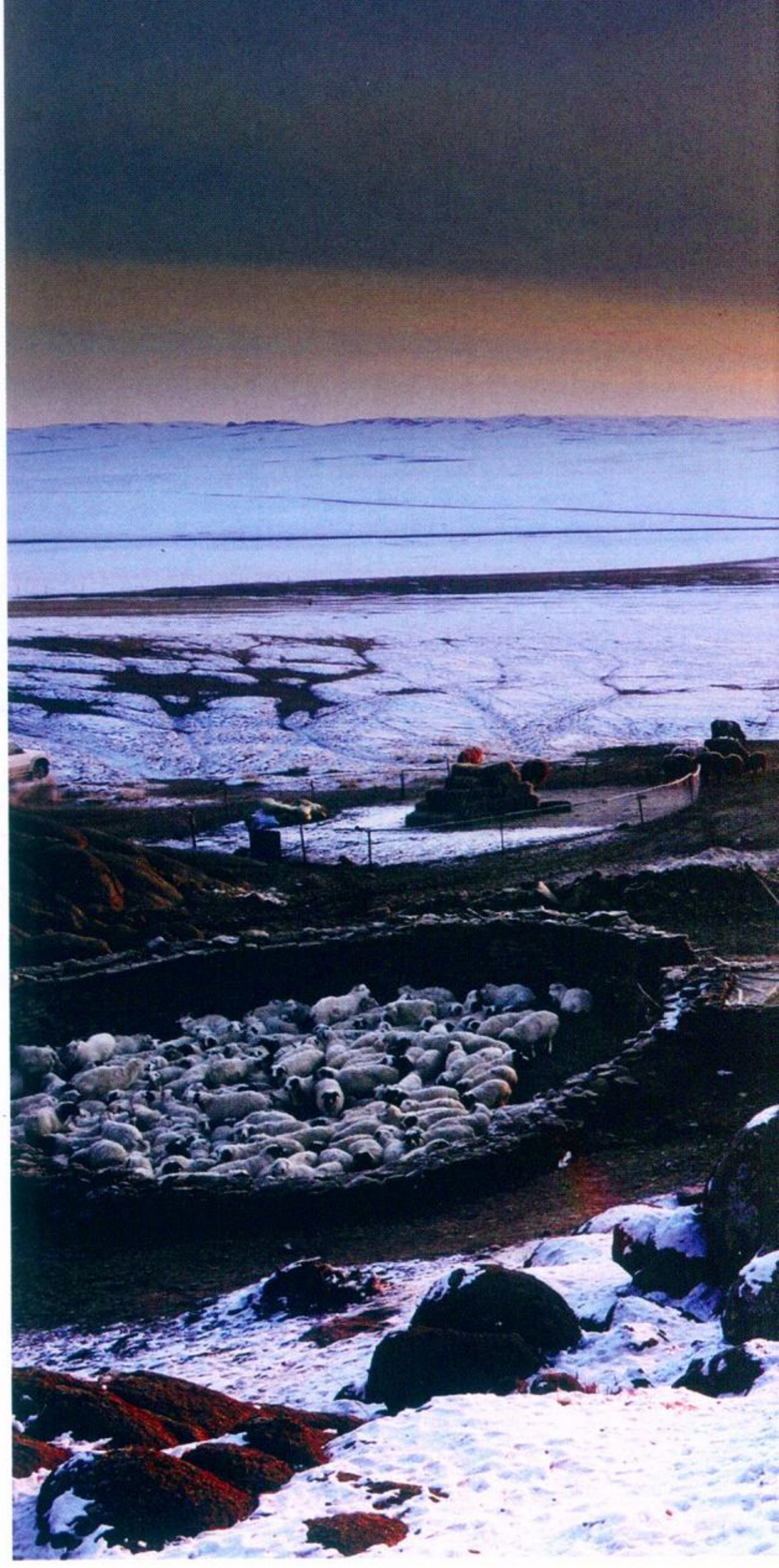
“草场退化不是牲口多了，而是循环不开了。”从不少牧民的口中，我听到了这样的说法。草原只有整合才有价值，游牧强调适应自然，而不是疾风暴雨地改造自然。由于地理、气候和生态的不同，用内地农耕的那一套观念来硬套、来管理草原，是行不通的。一位研究游牧文化的学者对我说，草原上的人们在历史上也曾定居过，但后来还是回到了游牧，这是自然条件决定的。如果新管理制度不停跟草原对着干，退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山不转水转，新游牧时代

完全回到游牧，从各方面来说都不太现实，但草原的子民还是能想到抚慰母亲的方法。

比较项目	中国	美国	蒙古
草地资源丰富度	十分丰富，具有特殊性	资源贫乏	十分丰富，具有特殊性
草地类型多样性	较高，居世界首位	较单一	较丰富和完整
保护程度	较低，利用过度现象严重	保护较好	保护程度较高
草地利用方式	单一，以畜牧业为主	多样性强	单一，以畜牧业为主
载畜量压力	过大	合理	多数较低
人口压力	大	适合	低
生态保护意识	缺少	较高	很高
发展模式	从游牧向定居舍饲过渡	划区轮牧	基本为游牧

中国、美国、蒙古国三国草业现状及比较



那木吉勒道尔吉的老家在锡盟南部，人口密度大，分到手中的草场只有500亩，对放牧来说太局促了。眼看生活难以持续，为了供儿女上学，他去了偏远的满都草原做羊倌。那里地广人稀，羊群跑得开。夏牧场距冬牧场有75公里。他放牧技术好，除了工资，还有了200只羊，生活好过多了。后来儿女长大了，他仍选择留在这里，对他来说，这样的日子比较“跑得开”。

想这样回到游牧的人不止他一个，但未必都能成功。额吉淖尔的宝音一家有兄弟三个，牧民最愁儿子多，男孩大了各自成家，草场越分越小，就倒腾不开了。有一天，宝音在集市上看到满都地区招聘羊倌的广告。他应聘了，回家对母亲说：“满都那边草好，我要去体会一下。听说干好了能有两三百只羊，新搭的蒙古包也给我住，家里的地我不要了。”在宝音家这边，两三百只羊已算是比较富裕的大户了。

宝音就这样带着对象去了远方，后来听说，面对游牧的辛劳，年轻的他似乎并不如鱼得水。他没能实现三百只羊的理想，接完羔子后，他就告别去了城里打工，过上了另一种漂泊的日子。

敖云毕利格的新游牧实验则是另一种——最开始，他每年花3万块钱把邻家的一万亩草场租下来了，以扩大他的放牧半径，可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了问题，如果这么大的地方都不下雨，那可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更聪明的办法：按当年游牧的方式，把羊放到选好的别人家的草场上，按时间和羊头数给人家开钱，半个月到了再换一家。草原上的牧民大多彼此认识，又有收入，都乐意；他的羊也高兴，因为可以常换口味，湿地吃半个月，山坡吃半个月，营养更均衡。

在锡林郭勒，这种变相游牧的方式正在扩大，现在，正蓝旗的乙拉图担负着一个重要的工作——每年5月份出去为整个嘎查看夏草场，6月，牧民就会举家带着牲畜来这里待一个多



严酷而温暖的草原之冬

“不到冬天的草原，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草原”。和水草丰美的夏季不同，漫长寒冬中的牧场是严酷的。蒙古包加了厚毡，牧民们赶着牲畜前往冬营地，企望能找到一片背风、暖和、草高、雪软的福地。草原民族的顽强和坚韧，在笑傲风雪的日子里一览无余。摄影／阿音

月，而后再去别的水草好的嘎查“借”草放牧，直到12月份才回家。这种新方式似乎效果不错，前些年由于分草场，跑不开，很难蓄养大型牲畜，而现在马群渐渐多了起来。迁徙除了能让草原扬长避短外，还有别的好处——动物粪便、身上挂的草籽、蹄子里带的土，都能促进草原的健康。敖其尔苏和也说：“马是种草的动物，一边跑，一边带着草种，蹄子一踩就种下了。”

2012年夏末，我又去了一趟锡林郭勒，在那里拍到了一群极美丽的马。它们长鬃飘扬，舞步翩跹。它们在草原上奔跑着，无拘无束。

我想把这照片寄给阿爸和额吉看看。

责任编辑／陈惊鸿　图片编辑／王彤　版式设计／李晟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动物：狼



在今天的草原上，狼的身影已经很难寻觅了。为了拍摄这张草原狼的图片，我们的摄影师费尽周折，终于在内蒙古一家野生动物园中找到了“模特”。被关在大铁笼中的它，有些消瘦，蓦然回首，眼神中有抹不去的忧郁，似乎在怀念着草原上自由奔跑的日子。狼，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回到草原呢？摄影／耿艺

在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中，“狼”被视作凶残、贪婪、狡诈的象征。然而，在辽阔的草原上，在源远流长的游牧文化中，“狼”却有着更为丰富多元的身份以及许许多多引人思索的动人故事。它是打开草原之门的钥匙。

狼 守护草原的“天狗”

撰文／鹰阎

“在多石的地方搭毡房，在有狼的地方放羊。”——蒙古谚语

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如同一望无际的锡林郭勒草原一样，难以追溯它的边际和起源，似乎自古老洪荒，自游牧民族在这里游走，它便作为老人对于新婚夫妇的殷切叮嘱，作为人生中最重要的智慧，被一代一代传诵下来。它是草原的箴言和秘密。

“狼吃羊，是好事”

我在北京出生和长大，我的户籍和身份证明上赫然写着“汉族”。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草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狼在我的心里，曾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在我早年的印象中，狼是可怕的，狡猾又凶残。可在草原上，它却不是那样的——

那木吉勒道尔吉是我的蒙古族朋友，他生活在锡林郭勒草原的东边。这里原本僻静而寂寞，但现在颇有了一点名气。一来，这里是引发诸多争议的小说《狼图腾》的发生地；第二，这里水草丰美，被认为是游牧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的地方。那木吉勒道尔吉有一个“特殊”的蒙古包，它又大又坚固，几十年了仍能稳稳地驻扎在草原上。这个蒙古包是他年轻时得的奖品，因为他在一次围猎行动中打死了4只狼。不过，说起这代表着奖赏的蒙古包，那木吉勒道尔吉似乎并不觉得怎样荣耀，说起来，他甚至颇有几分不安。“那时候是狼都打，大队还特别组织打狼，可老人却说这样打狼不好”，他看着我，那表情似乎在说“我也这么觉得”。至于老牧民敖其

尔苏和的说法就更“离奇”了：“我喜欢有狼，狼吃了羊是好事，狼吃羊很挑剔，圈养的羊身上膻味重，狼还不吃呢！我的羊好，狼才吃！”

对于草原上狼越来越少这事，牧民宝音达来甚至还有几分伤感：“我们这原来有狼，现在没了，狼是自己走的，我们这不好了，狼看透了！”他说的“不好了”有很多含义：环境退化了，污染多了，人学坏了，等等。

草原上充满爱的“山爸爸”

2004年，长篇小说《狼图腾》问世，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最严重的一种批评是——这本书推崇“狼性”。不过，如果细读全书，会发现这批评似乎有些站不住脚。因为它描写的狼并不那么“凶残”和“贪婪”，而是有些可爱，甚至令人敬重的。草原上的狼似乎的确与众不同，我读过蒙古国一位诗人的作品，诗名叫做《山爸爸》，“我的山爸爸，貂尾加钢牙。貂尾请朝我，钢牙冲着他。”这山爸爸说的就是狼（游牧文化中对狼有忌讳，有很多代称，如天狗、山爸爸、山中禅师等等）。牧民有时还把贪玩到深夜不回家的儿童爱怜地称为狼孩，那歌谣是这么唱的：“狼孩狼孩快回家，盼你回家你爹妈。”

可以说，在游牧文化中，狼并不冷酷，而是充满了“大爱”的动物。和农耕地区妇孺皆知的“中山狼”相比，在草原上的狼故事颇为“颠覆”。比如，狼是知恩图报的。说是一位牧民救了一只母狼，母狼痊愈后带着孩子前来报恩，从此这家牧民的牛羊日益繁盛。

还有，狼虽然凶猛，但是对孩子的爱无比深切。生态学者刘书润老师曾在草原生活多年，他在著述中写道，狼崽常发生一种像水痘一样的疾病，狼很聪明，有经验的母狼会把狼崽埋进沙土中，只露一个小脑袋瓜，等水痘出透。狼在捕食反刍动物时，会把胃留下，一旦受到威胁就把幼崽装进这个柔软的皮囊中，转移到安全地带，有时还能咬着皮囊游过河。在危机关头，母狼会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孩子的生存。据说，有一次猎人追击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母狼，母狼将狼崽藏在一堆马粪里，然后自己现身，把猎人引走了。

此外，和人们一般印象中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狼印象不同，狼对伙伴的爱也是炽热的。老人们说，在狼群的交配季节，打狼不能先打母狼。否则激怒了狼群，为了给同伴报仇，它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蒙古国的学者阿吉木曾写过一本关于狼的书，书中提到了一个故事，说一个青年马倌用望远镜看到有三只狼嘴并嘴地在草原上走，走到一片沙坑处，忽然一只狼就消失了。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多次后，他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去沙坑那里探个究竟。他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一只失去了两条前腿的狼躲

狼群，“团队精神”的楷模

狼是有大爱大恨的动物。它们是凶猛的野兽，却也是最忠诚的伙伴和爱意浓郁的父母。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狼群是极具战斗力的群体，在养育后代、捕猎时表现出高超的智慧、卓越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群的精神在草原上赢得了尊重，千百年来，牧民们虽然与狼为敌，却又与狼为友，向狼学习。

摄影／ Jim Brandenbur ／ c



在沙坑里 —— 原来它的伙伴每天都带了食物来喂它，并让病狼咬住树枝，另两条狼咬住树枝的两端，带它出去散步，然后再送回来藏好……

除了这些动人的故事，在《蒙古秘史》、《黄金史纲》这些古代文献中。我们也常能看到狼的正面形象。在这些记载里，狼常常被视为能驱邪降福的动物，是吉祥物和守护神。如一位被母狼养大的“狼孩”听得懂狼族的语言，曾多次帮助了成吉思汗的大军。更有趣的是，匈奴、突厥和蒙古，这三个中国北方草原上最强大的游牧集团，都曾有着关于“狼祖”的传说。

可以说，在草原上，狼的角色和农耕地区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这里，除了凶猛，人们还看到了狼群的顽强、智慧、对伙伴的忠诚和爱，以及无懈可击的团队合作。狼可以是人的老师，是图腾。

草原上的歌谣唱道：“拼搏拼搏在拼搏中生活，顽强顽强狼的顽强令



人赞扬。”历史上，突厥的旗帜上绘以狼头，甚至称呼首领、可汗为“狼主”。直到今天，狼群的很多规则确实似乎仍然影响着蒙古人的社会关系，比如：友爱、团结、亲属之间不记仇，靠实力区分等级，王位是可以挑战的，但失败的一方会尊重新秩序，并且重建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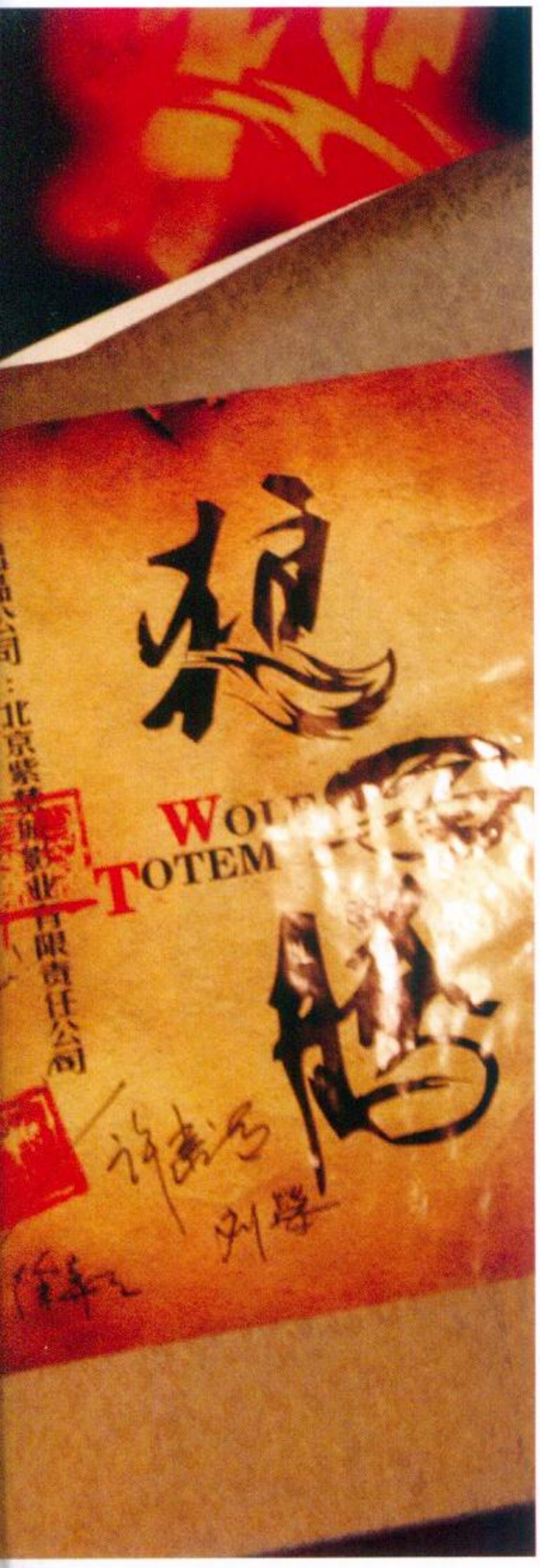
狼，草原的守护神

敖其尔苏和说：“我们这里，绊上的马被狼吃了，吃了就吃了！”所谓绊上的马就是牧民的坐骑。牧民对坐骑是最爱的，对这事却挺宽容。牧民们还会说：“狼也可怜，羊也可怜。”意思是羊被狼吃了很可怜，可是狼如果抓不到羊，喂不饱自己的孩子也很可怜。对草原上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眼睛并不只盯着那点牛羊的损失，而是似乎看到了更深、更远的东西。

宝音达来给我讲过一件事，说他有一次在林子里放牧，想做个套马杆的尖，先割了一根柳条，觉得弯，随手扔了，又割了一根，东西还没做好就

“狼图腾”归来

今天，被人们咒骂、憎恨了千百年的狼，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和关注。狼的精神、狼的美德、狼对自然生态的馈赠，逐渐获得正视。不久前，改编自姜戎的著名小说，由著名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担纲的《狼图腾》电影已正式开机，主演们便是一群真正的狼。摄影／ Jh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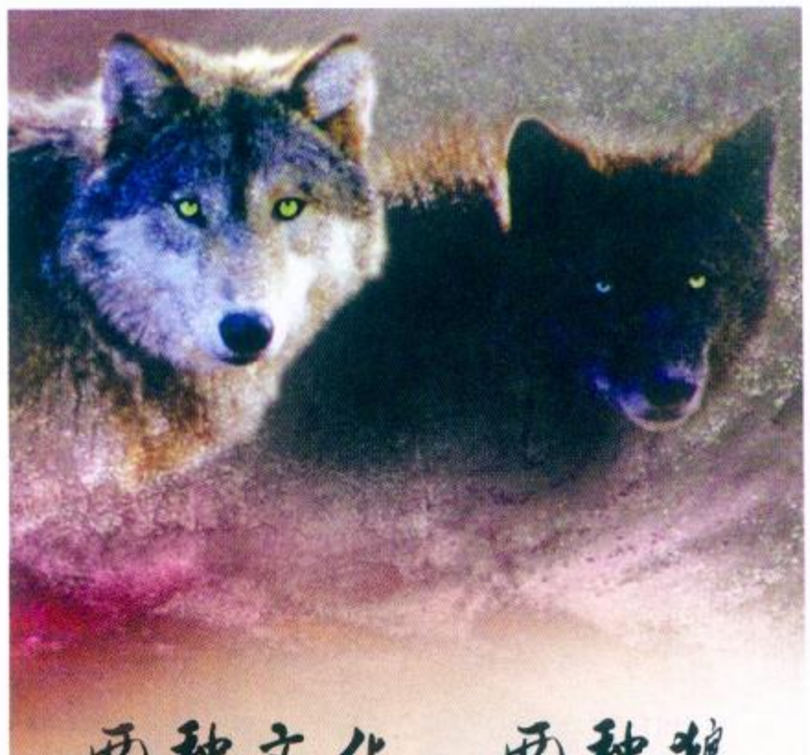


听见牛那边乱了，狼把一个两岁牛给掏了。说起这事，他似乎并不憎恨那狼，而是懊悔自己多割了柳条又随手抛弃。“我们牧民在山上放牧不能伤害树，动了树会有灾难。”对于狼的袭击，他的解释是：“这东西可灵了。”

宝音达来家的东南有一片松树林，他告诉我，这一带从没狼袭击人的事，但有一年来了几个林业上的人，在松林旁边盖了个土房，准备砍树，结果去了三只狼，把房顶掏了很大一个洞。那几个人吓跑了，这片林子也就保住了。说起来，宝音达来似乎有点“迷信”，可我知道，他的这种“迷信”背后有着很深的道理——草原的生态系统非常复杂，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狼是生态系统的重要调节者。举例来说，以前草原上黄羊多，往往是成百上千只的大群，黄羊吃草刺激牧草生长，粪尿施肥草场，但太多的话也会过度啃食草场，而狼群就是自然调节机制——牧草、黄羊和狼群之间存在着微妙的比例平衡。

狼也吃牧民的羊，但捕杀的多是老弱病残。老牧民巴拉沁老人说：“有狼的时候，不用像现在打这么多针。”他的解释是：“羊有一种病，身上长水泡，以前狼进去，把有病的羊拿走了，羊群就干净了，可现在就不行了。”狼的好处，牧民们还有不少说辞。例如有狼的地方，羊群比较警醒，羊会更健壮。而生态学者则告诉我，狼还是草原的清洁工，草原大灾(白灾、旱灾、病灾等)过后，牲畜会大批死亡，如果不及时处理死畜，就会爆发瘟疫。狼群食量大，会迅速吃掉尸体。在缺乏食物的冬季。狼群围捕大型猎物，残羹剩肉可帮助鹰、狐狸等动物熬过严冬，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

从这些角度看，狼并不是草原的“害兽”，而是守护者。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曾说的那样：“自然界中若没有了狼，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而在草原的传说中，家畜是人的牲畜，而野生动物是天神腾格里的牲畜。狼是替腾格里放牧牲畜的“天狗”，是上天让人类和狼族来共同管理草原。



两种文化，两种狼

在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和基础的汉文化中，与狼有关的成语、谚语等往往单方面表现狼之狠毒、残暴、贪婪、忘恩负义的形象。如**“狼心狗肺”、“豺狼成性”、“狼狈为奸”、“豺狼当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等。**而在游牧文化中，关于狼的熟语则展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含义。如**“狗有主人护，狼有神保佑”、“野外遇狼是吉兆”、“人狼相逢，好运亨通”、“狼嘴是白的，贼手是黑的（白为吉，黑为凶）”、“窃贼不如狼，骗子毒中毒”、“吃了的才叫狼，被吃的才叫羊”、“蒙古狼，三天舔好伤”、“狼的体力再差，七犬也难称霸”、“狼在窝里慈”、“狼以风为友”**等。可以说，差异巨大的生态环境、历史积淀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原因，影响了狼在两种文化中的身份。

以上部分熟语摘自
蒙古国学者陶布·阿吉木的著作
《蓝色蒙古的苍狼》

绘图／李微漪

与“洪水猛兽”分享家园

在农耕文明中，“洪水猛兽”代表着巨大的灾难。《孟子》中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可见从远古时代开始，农耕民族最怕的两件事就是洪水和猛兽——有了这两件事，天下就不太平，要坚决对抗。可是，对于草原上生活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两样“灾难”却有着很不一样的意义。洪水溢满草原，冬天结成冰湖，春天就会化为汩汩清流，牧草才能丰美——对付这样的大自然力量，他们自有一套智慧。草原上风大，土壤层瘠薄，石头露出地面的地方一般地势较高，洪水下来的时候也不会被冲到，这就是“毡房要搭在多石处”的深意：只要自己的家别让水冲了就行了。至于“牧羊走在有狼处”就更有智慧了。所以，牧民们虽然也恨狼、打狼，但是也尊敬狼、保护狼。洪水猛兽，在草原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对于它们，人们不是进行殊死的抵抗和争斗，而是讲和。

比如，在草原传统中，掏狼崽是有讲究的，不能全部掏完，要留一两个，这样狼就会带着孩子很快搬家，而如果干了把狼崽掏空的“缺德”事，狼就会拼命报复，把羊都咬死。乌珠穆沁草原上有一首颇为诙谐的诗歌：丑娘面前走一走，狼窝旁边过一过，倘若你再表现好，酒足饭饱好生活——因为狼很聪明，一般不攻击狼窝附近牧民家的牲畜，它们也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

说到底，草原上的生灵是彼此关联支持的，既是天敌，也是朋友，谁都不可或缺。例如，草原上的鼠和兔是狼的食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全自治区每年狼伤害家畜约5万头，从1948年到1958年，内蒙古打狼97000只。狼害看起来是下降了，但鼠、兔害却相应而起。仅伊金霍洛旗一个旗，每年就损失约6000万公斤牧草，是一万头牛一年的饲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栖息地丧失，或者草原的健康程度不足以再供狼群生存的时候，狼就消失了。“洪水猛兽”不在了，草原就真的出了问题。

被腾格里收走的“天狗”

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一部曾风靡全国的电影，叫做《草原上的人》，其中的插曲《敖包相会》传唱至今。不过，这部电影并没有真懂得草原。比如敖包是祭祀场所，不是谈恋爱的地方。这里面还有一句歌词：“我们打死野狼是为了牛羊兴旺”，我的草原朋友对此的评价是：“哪有这样的事？”

或许可以这样说，农耕和游牧之间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狼在

枪声中远去的狼群

狼曾广泛分布于世界上除热带雨林和沙漠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可在人类的不断捕杀以及生境丧失的情况下，如今狼的分布区域已大大缩小。日本狼、纽芬兰狼、南落基山狼、西班牙狼等狼种已经灭绝。在上个世纪中后期，中国草原狼也曾被大量捕杀，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伴随着狼的离去，草原生态也逐渐恶化。图为上个世纪80年代草原上捕杀狼的场景。摄影／额博



文化中的命运——前者的气候和生态相对稳定，人力成为主导，这种环境需要的是辛勤耕作，是秋收冬藏，对稳定性的要求极高，不再需要狼这样的角色来执行自然调节功能。此外，农耕社会对故土的保守和眷恋，也和草原上的生活截然不同。游牧民族需要逐水草而居，要面对不稳定的自然，因此狼的强悍、凶猛以及团队狩猎的协作精神更容易得到认可。而在农耕背景下，这些特质反而成为生产生活的巨大威胁，必须予以消灭。

再者，历史上游牧民族曾多次南下，在屡次战乱和冲突中，狼在汉文化中也逐渐成为侵犯抢掠者的象征。于是，在千百年的时间里，虽然草原曾书写了几乎整整半部中国历史，虽然游牧文化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主源之一，但随着农耕文明逐渐占据主体地位，狼的正面意义逐渐被遗忘了，它背负着越来越多的辱骂和憎恨，是狼子野心、是狼心狗肺。于是，“狼来了”成为恐怖的故事。这样的鸿沟绵延千百年，不仅影响着狼的命运，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草原的理解。近几十年，伴随着狼群的迅速消失，草原的退化和生态恶化十分明显，除了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很多政策也缺乏细节推敲和对草原的深刻理解与尊重，不当利用、过度开发等等，都让草原不堪重负。

牧民们说，“天狗”被腾格里收回去了。当狼不再属于草原的时候，牧民们迎来的，却是不断衰弱的草原和日益猛烈的沙尘暴。

狼，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呢？

狼，腾格里的“天狗”

狼位于草原食物链金字塔的顶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在草原的传说中，狼是天神腾格里派来保护草原的神物。图中，一只独狼正在茫茫雪原上奔跑着。摄影/和平



编辑手记

走进草原

撰文 / 陈惊鸿

我和锡林郭勒草原，是颇有缘分的。

8年前，在小说《狼图腾》引起众多关注和争议的日子里，我刚刚硕士毕业，受到了那故事的感召，想去亲眼看一看烈马柔情的草原，于是锡林郭勒便成为了我的毕业之旅。

那是牧场的8月。一个黄昏，只身打马过草原，登上一座低山，风从远方奔腾而来，青草像厚厚的毯子铺到天边，与地平线上的夜色交融。忽然，云层洞开，一束阳光骤然跌落在绿野之上，金光万丈。仿佛天堂之门在眼前轰然打开，我不禁怔住了。

那时的草原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是美，是辽阔。我没有看到它的四季，忽略了那直围到天边的网围栏。因为当年的雨水好，在我走过的那些地区，连斑秃和退化都被很大程度地掩盖了。我也没有看到狼。

那场记忆被封存在岁月里，一晃已是2012年的秋天。因为隆重的10月号 —— 内蒙古专辑，这是一段繁忙而充实的日子。我穿越北京城交通最拥挤的数条环路，去参加一场关于蒙古国草原狼主题的读书会。我跨越大半个城市，去倾听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故事。夜晚，在我6个月的孩子酣然睡去后，我回到灯下阅读各种或艰涩或灵动的文字……

这些人、文章及故事主题只有一个：草原。它们大都遥遥指向一个地方：锡林郭勒。

我的作者鹰阆是个地道的汉族姑娘，却跟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几年来她走遍了内蒙古，在锡林郭勒，她就是草原的孩子，帮阿爸接羊羔，帮额吉背羊粪砖，穿蒙古袍子。她写草原，总有似曾相识的意味："那是我的记忆，上辈子的故事。"她焦虑着草原的退化，惋惜着草原文化的迷失。最近，她又走进了沙漠，因为有企业在那儿肆意排污，"沙漠和沙地是草原的地下水库，是河流的源头，一定要遏制"。

"要保护草原，先要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它。"她一遍遍地对我说。我们谈起草原的生态，那辽阔却又脆弱的大地母亲。"用农耕的那一套硬套，是不行的。"她执著的倾诉让我发现，农耕文化中天经地义的事，在草原上却可能十分荒谬。如今，草原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那不是游客眼中7、8月的水草丰美，而是春天肆虐的沙尘暴、冬季的败落以及束缚了牧场生命力的铁丝网。

草原带给我的另一个诧异，是狼。

在汉文化中被视为恶的化身的狼，在草原上竟是如此不同。我读到了许许多多关于草原狼的故事和记载。在那些故事里，它们虽然凶狠，却也智慧、顽强、知恩图报，是充满了大爱的伙伴和父母。在追寻狼的过程中，我还结识了一位画家 —— 她救了一只孤儿小狼，将其抚养长大，并历尽艰辛将其放归草原。放归野化的过程中，天气骤冷，下起大雪，那狼饿着肚子，却把自己埋在地下的兔子挖了出来，给正在病中的恩人送了过去……后来，他们又在荒野上重逢，紧紧地拥抱和泪水满面之后，她仍选择让它远走。这位画家告诉我，狼是草原生态的守护者，现在的狼已经太少太少，就算是只能救一只狼，也要让它回到自己的故乡。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让我对草原有了更多的思考。它在我的心中，已远远超越了那个"羊群像云朵，草场像绿毯"的简单唯美的意向。在美与辽阔的背后，草原还有着更多的故事，等待我们去探寻。

，8年前，我去了草原，却没能读懂它。8年后，我在北京，却渐渐走进了草原。

责任编辑 / 陈惊鸿　图片编辑 / 王彤　版式设计 / 李晟



呼伦湖：草原上的天水交融

清澈的湖水倒映着蓝天，把自己也染成了天空的颜色，远处已经分不清哪里是湖水，哪里是天空，眼前的美景便是天水一色的呼伦湖。呼伦湖的整体形状是一个斜长方形，湖的北岸和西南岸为砾崖阶地，东岸和南岸为平坦的草原。呼伦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伸展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西部，也是其周围数千里之内唯一的大湖，湖面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在内蒙古的道路指示牌上，呼伦湖与达赉湖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呼伦”为突厥语，意为海，“达赉”为蒙古语，也意为海，千百年来，当地人一直将它视为如同大海般的巨湖。历史上，湖面面积常发生扩大与缩小的变化，20世纪30—60年代，湖泊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随着湖水补给量的减少，湖面面积逐渐下降。现在湖面面积仍处于不断缩小的过程中。摄影／杨孝

为了搞清楚内蒙古的湖泊数量，我们查阅了大量书籍和论文，得到的数字不尽相同，多者达4000个以上，少者也有1000余个。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内蒙古小型湖泊众多，降水和风沙一变，它们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西部沙漠中，有些季节性湖泊只在雨季才有水。

数以千计的湖泊如繁星般点缀在内蒙古高原上，为了颠覆内蒙古干旱、半干旱地区无湖泊的传统认识，并将这些数量众多的湖泊带来的震撼感生动地呈现出来，我们选择了表现力更为艺术的手绘图，而不是追求精确的地图。

这些湖泊的面积大小相差悬殊：大者似海，如呼伦湖；小者仅一掌之地。根据《内蒙古湖泊》一书提供的数据，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湖水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湖泊仅有7个，它们是呼伦湖、达里诺尔、黄旗海、岱海、乌梁素海、吉兰泰、嘎顺淖尔（居延海）；湖水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59个；其余湖泊的湖水面积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下。

这些为数众多、大小不一的湖泊，都有着怎样的成因？有专家学者把其归纳为4类：构造湖、熔岩湖（包括火口湖）、河成湖、风成湖。

内蒙古还有一定数量的盐湖分布，这些盐湖集中分布在4个区域：呼伦贝尔高原盐湖区、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高原盐湖区、鄂尔多斯高原盐湖区、阿拉善高原盐湖区。其中以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高原盐湖区面积最大，盐湖数量最多。

景观：湖泊





景观湖泊

这里的湖泊就是森林的眼睛

画面中连绵起伏的茂密森林，出现在内蒙古阿尔山市东北方向的大兴安岭中，颀长而笔直的白桦树和兴安落叶松将山林点缀得无比秀美。云朵仿佛也留恋这里的美景不肯离去，它们在森林中留下的影子恰好帮助了摄影师，将画面的近景和远景做了一个巧妙的分隔。视线停留在两处蓝得清爽的湖面上：两处湖泊都是数万年前火山强烈喷发形成的，近处的阿尔山天池，是一个保存完整的封闭型火口湖，没有其他水流的注入和流出，天池中的水平静得几乎要凝固起来。远处的仙鹤湖，则是火山熔岩堵塞了哈拉哈河河道而形成的堰塞湖，至今湖畔仍布满了形态各异的火山岩。

摄影／慧斌



吉兰泰盐池：卤水析出了美景与财富

眼前的吉兰泰盐池或许丰富了我们对湖泊的印象，随着视觉的延伸，一池卤水映出了万里晴空。卤水中的盐分在强烈蒸发后析出，并层层沉积，在湛蓝的湖水中画出随意而优美的弧线。吉兰泰盐池位于乌兰布和沙漠西南边缘，由于地处沙漠，气候干旱，卤水结晶速度快，成盐条件好，盐湖矿床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形成和积蓄历史。摄影／杨孝

七星湖：沙漠腹地的生命之湖

连天的沙漠中，明镜般的湖泊被碧绿的草地深情地拥吻着，这是库布齐沙漠腹地的七星湖，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湖泊和它周围的植被冲淡了沙漠的冷酷与荒芜，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会想到漫漫黄沙之上竟如此生机盎然？这样的景致和生命力要感谢黄河，七星湖是黄河故道残留的冲积湖，有人说，它是黄河母亲留在库布齐沙漠的7个子女。7个湖泊呈东西向分布，湖与湖之间相隔不远。七星湖的湖水多年来比较稳定，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大气降水和空气温度变化形成的凝结水共同补给的结果。虽然原因还有待考证，但美丽的景象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湖水常年不枯，水质优好，湖内芦苇茂盛，湖面飞鸟翱翔。沙漠腹地中的生命力来得比其他地方更让人感动。摄影／杨孝

景观 湖泊

责任编辑／李欧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在内蒙古中西部，鄂尔多斯南部的毛乌素沙地有着较好的水热条件。在这里，河湖畔等水分充足的绿洲往往已被开垦成农田。不同于浑善达克沙地，这片沙地上的树木大多是人工栽种，它们从海绵般的沙地中吮吸着水分，维系着生命所需。摄影 / 慧斌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六）

鄂尔多斯
黄河把你套进来

黄河的“几”字形大拐弯，完整地勾勒出了鄂尔多斯高原的边界。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区域里，农牧在此交错，沙漠正被人改造，而地球上最宝贵的珍稀植物，大量地“躲藏”于此。

撰文／单之蔷

时间：8月9日

黄河：鄂尔多斯的护城河

旁白：现在我们已经在鄂尔多斯，昨天夜里两点多才到。我们是从包头方向来的，在包头过了黄河，一路往南就到了。过黄河时，我看到有人在黄河大桥上停车拍照。黄河就是有这么大的魅力，人们每次经过时，总是采取各种方式向它致敬，很少有人会无动于衷。

过了黄河大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很特别的区域：鄂尔多斯高原。为什么说它特别呢？因为大自然在这里画了一个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边界 —— 黄河自西向东流到宁夏以后，突然掉头北上，在中国的北方高原上画出一个硕大的“几”字，这个“几”字的中间部分，就是鄂尔多斯高原。是黄河画出了鄂尔多斯高原的边界，或者说，黄河似把刀，像切豆腐块儿那样，在大地上切出了鄂尔多斯，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过去很多人认识鄂尔多斯都是通过鄂尔多斯羊绒衫，但是今天可能多了一些元素：暴发的煤老板、人均GDP排名全国第一等等。现在这里还建起了一座新城，房价曾被炒得高不可攀，后来又一落千丈……

鄂尔多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要了解这个地方，需要先弄清“鄂尔多斯”的概念。它有时是一个行政区，指今天的鄂尔多斯市。有时是一个地理概念，指一个地块儿，这个地块儿夹在阴山和秦岭两个一北一南的地质断裂带之间，也夹在吕梁山和贺兰山两个一东一西的地质断裂带之间。这东西南北的四大活动带，共同环绕着一个独立、完整、凸起、高大的鄂尔多斯地块儿。这个地块儿的中西部高、四周低，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这个地块儿还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过沉降，而今却处于抬升阶段……

我说的鄂尔多斯是指地理上的鄂尔多斯地块儿，它突破了今天的鄂尔多斯市这个行政区划的限制，包括了陕西和宁夏的一部分。

时间：8月11日

旁白：早上一起来就发现外面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等到雨停，我们才从东胜出发。今天我们要赶到磴口县，然后接着往西去阿拉善盟看沙漠和盐湖，所以这一段行程，我们邀请了兰州大学专门研究沙漠的王乃昂教授和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郑喜玉教授同行，昨天我们已在鄂尔多斯会合。

今天我们要穿过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第一站就是毛乌素沙地。

现在我们正走在毛乌素沙地的东北缘和北缘，但是这一带的景象不太像沙地，两边都是树，旁边还有一些农户，农户家里都种了玉米、土豆等农作物，有点像湿润的农业地区。今年的雨水比较好，我们这一路走来，到处都是农业丰收的景象，

“穿越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段行程路线图



这段旅途快速而干脆，我们用一天的时间穿越了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并经河套地区进入磴口县。与我们接近“几”字形的路线一样，鄂尔多斯的边界也正好是一个硕大的“几”字，这个字由黄河勾勒，将鄂尔多斯高原与它北边的河套平原和西边的阿拉善高原截然区分开来。

连鄂尔多斯这个半干旱、干旱地区都呈现出一片绿色，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这里很适合森林、树木生长。

千年以来的重大事件：毛乌素沙地消失了

旁白：现在我们已经在毛乌素沙地，刚才我们去路边找地方做样方，结果全是人工种植的植被。样方内的植被必须是自然生长的，于是我们往偏离公路的地方走了很远，发现还是人工种植的植被。一连找了好几处都是这样，只好撤回来了。

，难道毛乌素沙地连一块做样方的地方都找不着？连一块非人工种植的植被都找不到？后来我想起一本书和那里边的话，忽然明白过来，赶紧告诉大家：“不用找了，毛乌素沙地已经消失了。”

在北京时，我看了作家肖亦农的著作《毛乌素绿色传奇》，我是从那本书中得知毛乌素沙地消失了。书中写到林业局局长的某次讲话，他说毛乌素沙地的森林覆盖率已达30%、植被覆盖率达75%；“毛乌素沙地会在2010年消失”。那是2008年，照他所言，现在已是2012年，毛乌素沙地应该消失几年了。

书中还有一句话说：“人均GDP超过香港没什么了不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鄂尔多斯沙地消失了，这才是鄂尔多斯最大的亮点。”

书中描写了一代代治沙英雄和治沙企业的故事，写得很好，文笔简练，故事生动。遗憾的是，我想在书中找到最近几十年来毛乌素沙地的降水数据，比如上世纪50年代至今，每隔10年的年平均降水量都是多少？这些降水与沙地植被覆盖率的变化有着怎样的关系？等等。但是书中没有提到。

其实这里的沙地能否生长植被，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如果不考虑人的因素，降水量的多少，决定了沙地植被是否生长、如何生长。地理学上有几个关键数据：如果年均降水量超过400毫米，就有森林生长；低于400毫米、高于200毫米，就只能生长草和灌丛；低于200毫米，那就是沙漠或戈壁，只生长极耐旱的荒漠植物。如果毛乌素沙地消失了，是因为无数人的奋斗，还是因为上苍的暗中相助？或者说，是上苍配合人类治沙的努力，两者共同作用，才让毛乌素沙地消失了？这些都是很有意思，也不应回避的问题。

现在沙地上到处都郁郁葱葱的，这使我想起了建在毛乌素沙地中的统万城，以及那些先后建在这里，后来又被埋没的汉唐古城。他们当年在此建城时，毛乌素也是一片绿色，所以建造统万城的赫连勃勃说，毛乌素是他见过的最美、最好的地方。

历史是重复的，气候是有周期的，难道鄂尔多斯水草丰美的时代又回来了？

农牧交错带里的汉族牧羊人

旁白：在毛乌素沙地都快走完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地方做样方，而且还在那里遇见了样方所在地的主人王兵，他那时正骑着摩托车赶着羊群路过。以下是我和他的对话。

对话

单之蔷（以下简称“单”）：这块地是你们家承包的？总共有多少亩？

王兵：很少，只有900多亩，不像阿拉善，一户能分十多万亩，我们这儿的地太少了。

单：主要干什么用？

王兵：就是放羊、放牛，但是放不了多少头。

单：你家养了多少？

王兵：不多，一百来只羊，还有十几头牛。

单：像这种沙地和草原或者河边的草滩地比起来，你更愿意要哪个？

王兵：沙地的草虽然长得稀，但是草质好。滩地上绿绿的草看上去特别密，但是草质不好，水分大。沙地里有各种各样耐旱的草，羊吃了它们，连羊肉都好吃些。

单：全是绿油油的草不行？





如果不是亲手触摸到地表的细沙，我们很难想象已经进入了毛乌素沙地。在这里，丛丛簇簇的鄂尔多斯蒿、沙芥、旱蒿等沙地植物色彩各异，它们不仅固定了沙丘，还让沙漠看上去明快而活泼（大图　摄影／王彤）。我们在那里遇见了汉族牧民王兵（上图　摄影／单之蔷），他说最好的牧场是在沙地和河滩地之间来回换，但是他家现在只有这种沙地上的草场。今年雨水好还行，如果天旱，草就会长不出来，牲畜就会没草吃。

王兵：那样水分多，不如这个好。但是哪个都需要，各有各的特长，沙地虽然好，但是如果天旱，就会没有草。那时滩地上最起码还有草，羊能吃上。最好是两种草地都有。

单：看你的名字，像是汉族人？

王兵：对，我就是汉族人。

单：那我看你刚才和旁边的人说蒙古话，怎么说得那么好？

王兵：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周围蒙古族人多，我太太就是。

旁白：这一带是我国著名的农牧交错带，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婚姻，这个汉族人王兵就娶了蒙古族做妻子。以前去统万城时，我还看到这样的现象：蒙古族牧民把地租给汉族农民耕种，汉族农民则把牛羊交给蒙古族牧民放养，这就叫农牧交错。

库布齐沙漠：为什么他们要消灭你？

旁白：从毛乌素沙地一直往北，就进入了库布齐沙漠。库布齐沙漠很有名，因为这里的植树造林。很早就有媒体报道过一个日本老人远山正瑛在这里义务植树造林的故事，他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这里也因此成为植树造林的圣地，北京的一些公司、环保组织（如自然之友），甚至中国移动的公益广告，都提倡人们来这里种树。我很想知道王教授对这种行为的看法。

对话

单：现在这么多人都来库布齐沙漠种树，想要改造沙漠，王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王乃昂（以下简称“王”）：如果是为了防沙固沙，栽种灌木类的植物是需要、合理的。但我觉得只需要在交通干线旁种植一些树木就可以了，但是这些护路的植被一般需要靠浇水来维持。

单：我觉得植树造林在湿润区还可以，在沙漠里植树是浪费人力物力。

王：是有些勉强。

单：凡是能长树的地方，树会自己长出来。不能长树的地方，怎么植也植不出来，除非天天浇水。这是我总结的植树造林的规律。

刘书润（以下简称“刘”）：用黄河水浇那些树划不来，为了改造沙漠，不值得种树。

单：现在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沙漠需要改造，“再造秀美河山”就是这种思想。

刘：不需要改造沙漠，不动它，不干扰它，就行了。

旁白：我们在锡林郭勒时，曾在锡林河边见过一个大水库，水库边上种着樟子松，那也是在不适合的地方植树的行为。越往西走，植树造林的行为越明显，尤其是在

库布齐沙漠，很多人都来这里种树。可是这些地带根本就不适合长树，那些来植树的人，还是对沙漠和沙地没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这地方能长树，大自然早就让它长出来了，不用他们来种。一个科学家发现的顶极群落的理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地区最后一定会演变成最适宜它的植被。大自然用几百万年、上千万年来演替，最后才演替出适合它的植被，肯定比人类的行为合适得多。

为什么要改造沙漠，要把沙漠绿化呢？改造沙漠、植树造林这种思想为什么这么强烈，甚至成了天经地义、不用怀疑、不用验证的真理呢？

这其实是农耕文明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农耕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拓荒史、垦殖史。改造沙漠种地与改造沙漠造林，是一个思想的两个方面。过去改造是为了种地，现在改造是为了生态。但是和森林一样，沙漠本身就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为什么要把它改造成森林呢？可能有人会说，森林能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避免沙尘暴，但这些其实都不是沙漠的罪过，沙漠用不着改造。



鄂尔多斯高原处于草原与荒漠的过渡地带，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工种植的森林，也看到了很多低调朴实的本地固沙物种。这片沙丘绿色斑斑，确切地说，它们还算不上沙丘，只能说是连绵的小沙堆。沙堆上的植被，是清一色的“唐古特白刺”，这样的沙堆在当地被叫做白刺包，白刺群落让风沙在它们的脚下减速、沉积。年复一年，有唐古特白刺的地方，沙尘纷纷积累成堆，让原本平坦的荒漠逐渐变得波浪起伏，充满生机。摄影／王彤

鄂尔多斯荒漠是地球上最宝贵的植物圣地

旁白：经过黄河边的公路时，刘书润教授忽然叫了起来，原来他看见了珍稀植物。他一直认为鄂尔多斯是中国珍稀植物的圣地，没有哪个地方可与之相比。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样方，样方内有四合木、沙冬青等珍稀植物。下面是我和刘教授的讨论。



距离磴口不远处，遇上109国道修路改道。在这段尘土飞扬的临时公路旁，我们见到了这一路最具“明星范儿”的物种：四合木，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鄂尔多斯高原的石质低山、沙砾质高平原和山前洪积扇，是它最主要的分布区。在当地，四合木也被称作“油柴”，因为它非常易燃，可以用来引火。四合木属于蒺藜科的长相使它很不起眼，但它是古老的子遗物种，与分布在南美洲的金虎尾科植物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如何扩散演化，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为了把与四合木相伴而生的物种拍摄清楚，刘书润教授将样方内采集的标本逐一铺展在塑料膜上，这里有木蓼、霸王、沙葱，还有可以用“假死”手段度过干旱期的蔷薇科植物——绵刺。摄影／王彤

对话

刘：四合木是咱们国家级的重点保护植物，也是这里的特有种，比水杉还古老，非常珍稀。珍稀植物这里有好几种，比如沙冬青，也很珍贵，《内蒙古植物志》的封面就是它。

单：四合木是残遗种珍稀植物吗？

刘：是第三纪以前的残遗种，它的亲缘物种分布在南美洲，也就是说，很可能在古大陆还没有分开时，四合木就已经出现了。

单：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开花？

刘：每年5、6月份，但它们有些年开花结果，有些年又不开，没有规律。这么古老、这么残遗、分布范围这么狭窄，太珍贵了。但是现在人类还没有能力把它繁殖成功。

单：养不活？

刘：养不活。

单：它是靠什么繁殖的？

刘：主要是根茎繁殖，但是种子繁殖也可以，可是离开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就不能存活。四合木已有上亿年历史，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高等植物。在鄂尔多斯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能出现这种阔叶、常绿的植物，而且是灌木，这多么不容易。

单：这里虽然是沙漠，但是从植被的角度看，属于荒漠草原吧？

刘：对，这里是自然形成的荒漠化草原，和人为造成的荒漠化完全不同。鄂尔多斯高原是我国最古老、最稳定的陆块，也是亿万年来自然形成的荒漠化草原，因此这里成为了地球上珍稀植物最多的地区。这里有70多种最古老、最珍稀的残遗种存在。

单：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多？

刘：没有，绝对没有，别的地方有十来种就很了不起。这里的每一棵荒漠植物都不可替代，都应该保护。它们经历了种种自然的选择，最后坚持了下来。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区域：鄂尔多斯

生态正越来越好

鄂尔多斯是中国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境内的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就占了接近一半的面积，其次还有48%的丘陵沟壑区和干旱硬梁区。在这样的地方治沙以恢复生态，除了科学的植树造林之外，降水和气候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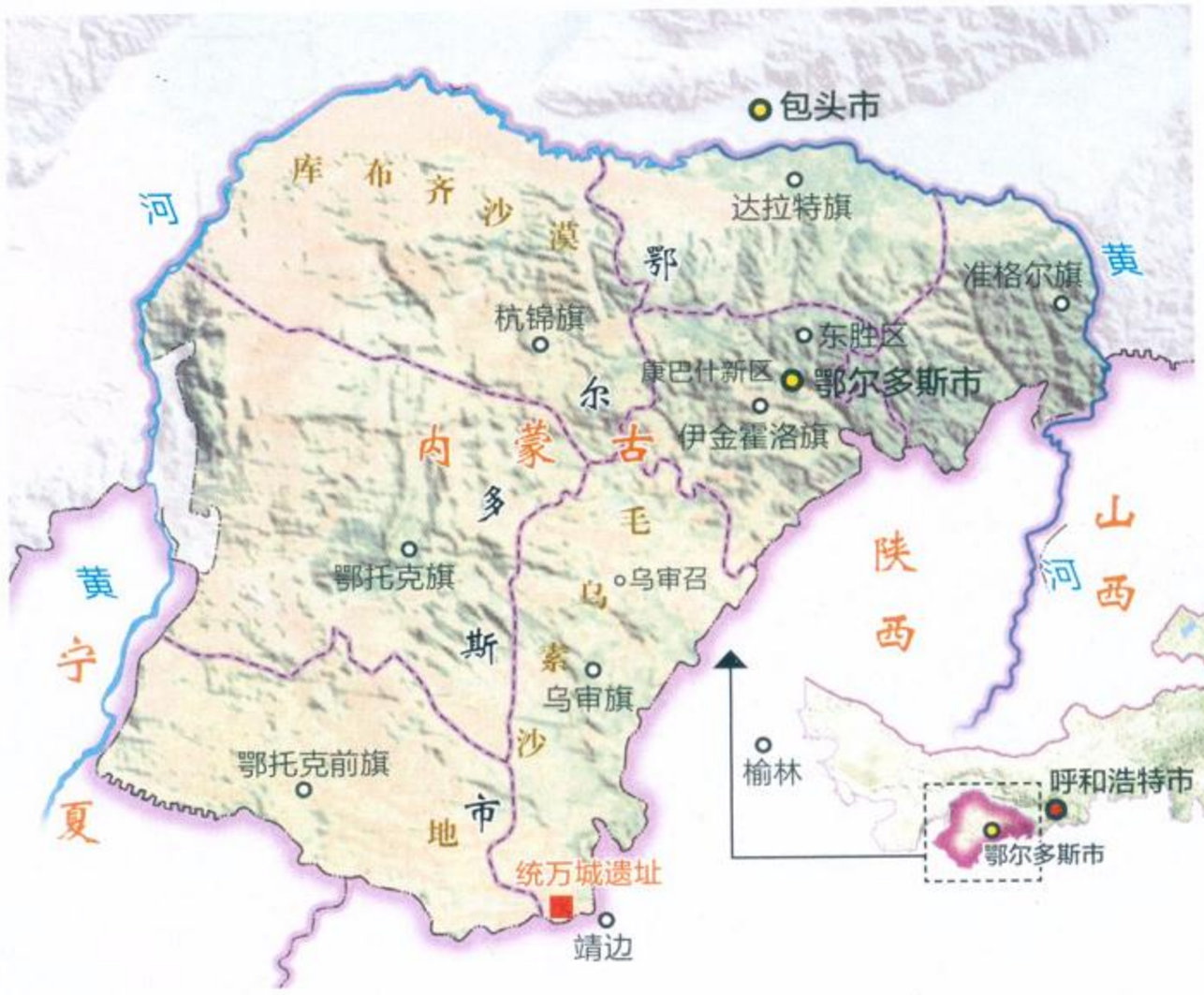
P258 鄂尔多斯高原：告别了肆虐千年的风沙？

P268 鄂尔多斯高原：地下宝藏 地上荒漠

沙丘和草格的交替在沙地里构成了独有的景观，同时也显现出人工植被与天然水草在沙地中延展，并一点一点向前推进的情形。鄂尔多斯的生态近年之所以得到较大改善，跟当地采取的治沙模式有关。比如乌审旗，由于前来投资开矿的企业很多，旗里规定企业每治理99亩的沙地，才可以获得1亩工业用地。这样，各大企业纷纷将巨额资金和最新科技投向治沙。有实力的企业，除了人工造林之外，还实施了飞播育林，同时进行人工灌溉。摄影／杨孝



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高原（内蒙古）区域图

上图：被黄河三面环绕、长城在一侧阻隔的鄂尔多斯高原，是与晋、陕、宁接壤的广袤区域，它的东部多草原，而西、北、南部却分布着沙漠。高原之上的鄂尔多斯市，地貌由南北向中部隆起，海拔高1000—1500米，向四周缓慢降低，地势呈中西部、西北部高，东南部及四周低，正处于鄂尔多斯风沙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中心区域。它的西北部为沙漠区，东部是农业区，由于历史时期以来的滥垦、滥伐，导致该区荒漠化发生、发展，沙尘暴频繁发生。

右图：用柠条枝杈组成的方格状沙障，让毛乌素沙地生态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转变。柠条沙障跟其他地方用青稞秸秆制作的沙障不同，柠条插下去之后，遇到雨水就会生根发芽，牢牢地固定住沙丘。这样短短几年，毛乌素浩瀚的沙地大部分覆盖上了一层绿色。



有一种说法是鄂尔多斯即将告别沙漠

大草原、大沙漠、成吉思汗陵和康巴什，是鄂尔多斯出现在大众传媒中的基本形象。人人皆知，我们时代的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如果有一天鄂尔多斯的草原都变成沙漠，我们虽然难过，却不吃惊；反过来，如果鄂尔多斯声称即将

鄂尔多斯高原

告别了肆虐千年的风沙？

告别风沙之痛，是世世代代鄂尔多斯人的梦想，如今它成为现实了吗？在官方舆论中已经治理好的毛乌素沙地，从遥感地图上看依然是黄沙遍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作家萧春雷通过实地采访，讲述了鄂尔多斯高原两大沙漠的真实变化。

撰文／萧春雷　摄影／戴东辉 等

告别沙漠，我们才会错愕，仿佛聆听一个童话。

让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是内蒙古作协副主席肖亦农。他花了三年时间实地采访考察，写了一本名叫《毛乌素绿色传奇》的长篇报告文学。他告诉我说："我去毛乌素，到处找沙漠，找那种寸草不生的百米高的大明沙。但是没有。年轻时我在毛乌素沙漠中工作过好多年，经常遇到流沙堵门堵窗。现在竟然到处是绿色，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

我说："等一下…… 你不会告诉我，毛乌素沙地已经治好了吧？"

"准确说是基本治好了，不存在沙害了。"他肯定地说，"剩下一点儿，不必去治，生态会自动恢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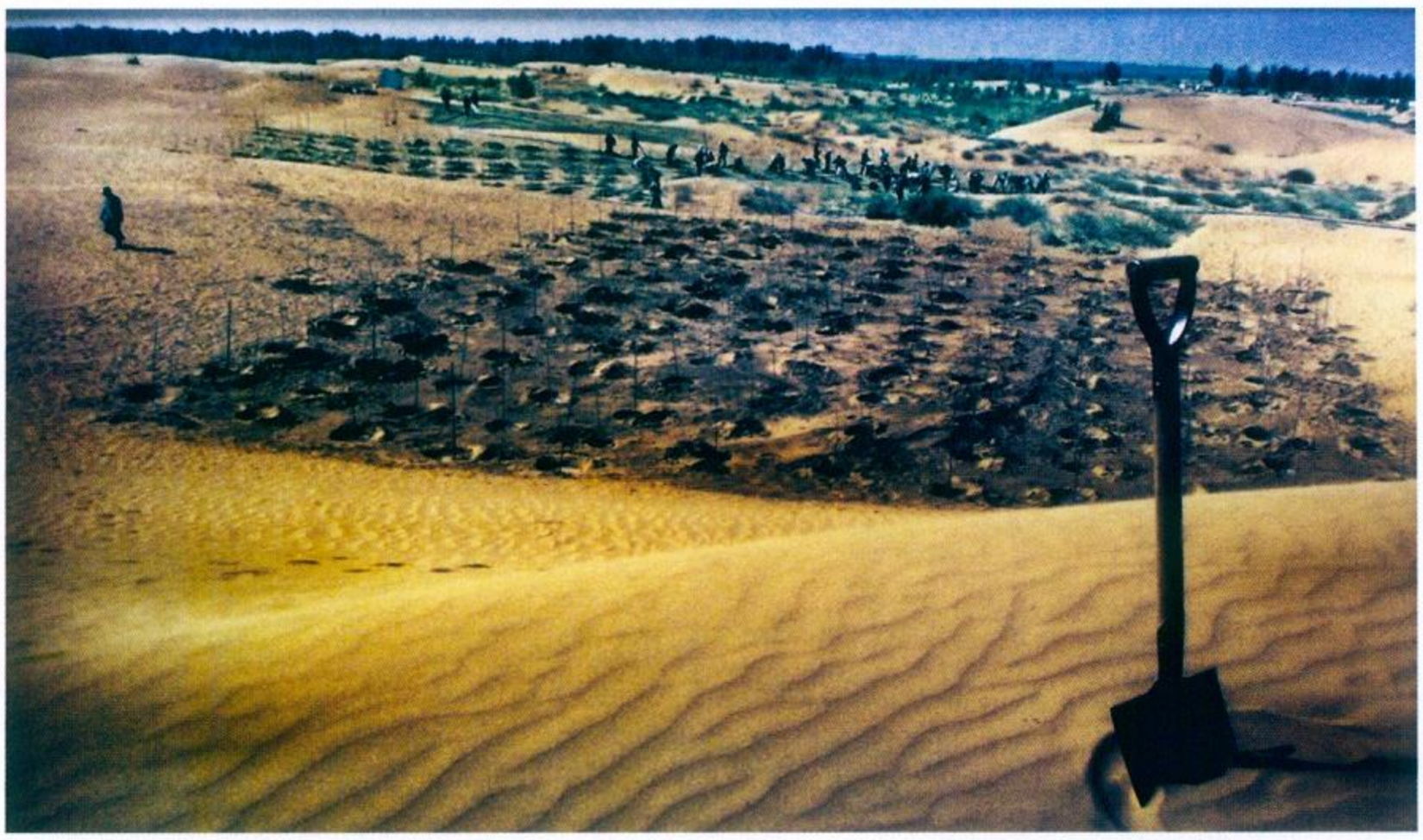
位于毛乌素沙地腹地的乌审召，因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开展的治沙运动，而被著名诗人郭小川誉为“牧区大寨”，在种树治沙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宝日勒岱等多名劳动模范。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有效的治沙方法，比如灌、乔、草、带结合等。劳模们的植树成果惊人，据统计，仅宝日勒岱一人，累计种植的面积就达100亩。



“毛乌素沙地好了？怎么可能？”我将信将疑，“库布齐沙漠呢？”

“库布齐比较难治，它是真正的沙漠，大量的流沙，移动沙丘。毛乌素准确说是沙地，多为固定和半固定沙丘。人们说，库布齐填黄河，毛乌素满天飞。毛乌素现在不满天飞了，库布齐也在退却，消失了一半。再过五年，你就看不到库布齐的沙漠景观了。”

鄂尔多斯高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位于黄河大回折“几”字形内，三面被黄河围住，仿佛被一条绳索套住，又称河套；南部则以明长



对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的治理，鄂尔多斯市是用林草南围北堵、中间切割的方法，首先在中部治理了数条山洪沟，以减少泥沙入黄量。然后在干旱硬梁区种植了窄林带、宽草带，同时使灌木和草带相结合。而原本尘土飞扬的丘陵沟壑区，则种满了沙棘、柠条、松柏。及至最后，整个公路和铁路沿线都实施了绿色通道工程，在近年来越来越丰富的降雨里，它们的生长促进了鄂尔多斯生态的转变。摄影／杨孝

城为界，与宁夏、陕北的黄土高原分开。鄂尔多斯全市总面积8.68万平方公里，境内毛乌素、库布齐两大沙漠就占了48%，接近一半；丘陵沟壑区、干旱硬梁区也占了48%，接近另一半；它是我国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现在，听到鄂尔多斯没有沙漠化的消息，你想，我有多惊奇！我从遥感地图上看到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地图显示在鄂尔多斯的城区范围之外，还遍布着一片一片的黄沙，有些地方只是绿色掺杂其中。这样的情形不禁让人产生了疑问，沙地真的得到了治理么？治理好的标准又是什么？揣着这些问题，我开始深入高原，进行实地探访。

大明沙在“牧区大寨”40公里外

我首先去了被称作“牧区大寨”的乌审召，乌审召位于毛乌素沙漠腹地的乌审旗北部，毛乌素沙地地跨宁夏、内蒙古和陕西，但主体在内蒙古境内，总面积约3.2万平方公里。乌审召是毛乌素沙地中土地沙化最严重的荒漠草原，直到上世纪末还像一个孤岛，出门就是大明沙，去哪儿都要穿过沙漠。

1965年，著名诗人郭小川曾穿越沙漠来这里住过几天，同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与多人署名的长篇通讯《牧区大寨》，我找到这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抄上两段：

“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召公社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部，是毛乌素沙漠中的一个牧区公社。这里说是草原，实际上长草的地方并不多。在全公社1400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流动沙丘就占百分之五十四，死水泡子、硬沙梁和碱滩占百分之十，可利用草原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还被沙丘分割为数以千计的小块，牧草生长不好，植被稀疏。”

“过去，乌审召到处是黄沙弥漫，风起沙移，年年侵吞大片牧场，甚至埋没房屋和棚圈；现在，经过综合治理，公社所在地和生产队周围三五里，六七里，以至十几里以内，已经制止了沙丘的移动，有十万多亩流动沙丘已被固定，将近六万亩寸草不生的明沙变成草木丛生的牧场。”

但是后来，“牧区大寨”的成果半途而废，或者沙漠开始反扑，总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



乌审旗各类风蚀沙化的土地已经占总面积的94.8%，情况变得更糟了。

不过，当我乘车从茂包高速兰家梁出口拐上313国道，进入乌审旗草原，并几经周转，从图克再到乌审召的路上，沿途所见均是一片青绿。而乌审召的绿显得很耀眼，只是十分冷清，这里只剩下一座喇嘛庙、一个幼儿园和十几户人家。乌审召庙是乌审旗最大的寺院，殿宇众多，周围有十几株苍劲浓密的古榆树；大队部前有几排整齐的砍头柳，粗壮茂盛；村边还有几片杨树林，年轻英挺。真不愧“牧区大寨”，草原上难得看到生态这么好的村子，不知为什么，竟被人遗弃。

居住在乌审召的那顺巴雅尔说，附近没有大明沙，但他老家布尔都村的乡下还有，他父母亲住那里。轿车沿一条沙土路驶向村外，草原辽阔无垠，青草渐渐稀疏，出现了裸露的沙地。我们来到浩通音查干淖尔的西面，他遥指一个小村说：“这就是布尔都，我们家，还要往西40多公里，那边才有大沙漠。”我一听忙摇头：“到那里天就黑了，还是回镇上吧。”地图上看，那是乌审旗与鄂托克旗交界处，散落几个村庄，想来沙漠不会太大。今日乌审召的生态，或许是郭小川当年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大漠古城变身一派草原风光

当然，这种小范围考察看到的情形，难以化解我心中的疑问，毛乌素沙地真的治理好了么？我决定去沙漠中的一座古城遗址——统万城去看个究竟。

对于毛乌素沙地的形成，学术界至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形成于地质时期，并非人类活动导致；另一种观点认为形成于历史时期，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在争论中，统万城往往作为一



鄂尔多斯市是冷空气南下的必经之地，加上阴山一桌子山、桌子山一贺兰山、贺兰山一香布拉山三大风口的影响，区内风大而且频繁。专家根据45年来的气象资料分析了8个旗区干燥度和湿润度的变化，发现它们有三分之二的年份是处在半干旱区域，只有三分之一的年份，处在干旱、湿润、半湿润区域。不过即便是这种情况，依靠大规模的人工造林、灌溉以及近年增加的降水，植被还是得到了充分发育。使沙丘固定、沙地减少，人们在治理好的沙地上植树，反过来又提高了绿化率。摄影／杨孝

个指标性案例，被双方反复提及。地质沙漠学派认为，毛乌素早就是沙漠了，统万城是建在沙漠上的城市；历史沙漠学派说，毛乌素地区原来水草丰美，统万城建造之后，才因为垦殖、战争而沙漠化。

因为历代记载丰富，统万城成为研究近1600年来毛乌素沙地演化的最佳个案。统万城是五胡十六国时期，铁弗匈奴部赫连勃勃于公元413年建造的大夏都城，取统一天下、君临万方之意。大夏20多年亡国，统万城遗址至今犹存，在陕西和内蒙古边界的白城子。从地理看，统万城属于鄂尔多斯高原无疑，不知当初如何划界，竟让陕西的版图突过无定河北岸，像条手臂探入乌审旗境内。记得我在巴图湾下车，到河南岸的村里雇摩托车时，一打听，果然是陕西省靖边县的村子。

司机约莫50岁，身体壮实，他说无定河两岸原来都是沙漠，房屋往往被流沙掩埋，整个村子都住在窑洞里。我很好奇，去看了他小时住过的窑洞，窗框还在，门前杂草齐胸，梨树枝头挂着无人理会的瘦小果子。我在乌审旗没有见过窑洞，但仔细一想就明白了：无定河是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交界带，陕北人擅长挖窑洞，一直挖到无定河南岸；但北岸的乌审旗属于沙地，就不大适合挖窑洞了。



林木葱茏、水草丰茂的情形，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沟壑处增加了许多耀眼的亮色。尚未被绿色覆盖的沙丘之上，也已经生长出密密麻麻的荆棘、灌丛，它们固定住了移动的沙丘，阻挡了风沙对绿地的侵蚀。这种在鄂尔多斯东部丘陵沟壑区实施的沙棘封沟、柠条缠腰、松柏戴帽的治理模式，不仅让原本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生态圈，还稳定了沙地，使沙害基本消失。摄影 / 杨孝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属于农牧交错带的无定河，历来是塞外游牧民族与内地农耕民族争夺的战场，早已沙化；但眼前的无定河谷绿树成荫，玉米高大、青黄，生态已然恢复。上游筑了水库，无定河水量很少，与名气太不相称。过河上坡，就来到了统万城。废墟遗址很大，尚残余部分城墙、瓮城和夯土台基，最完整的是西南角楼，高达31米，巍然耸峙。登上城墙眺望，绿色的草原连向天边，一望无际，偶有翠林与白沙点缀；唯近处墙根壕边，林草疏落，显露出较大片灰白的沙丘。

很难相信，雄踞西北的赫连勃勃会在沙漠中建造一座国都。侯仁之、史念海、吴祥定等学者认为，一千六百年前毛乌素还未沙漠化，是一片水草丰美之地，证据是赫连勃勃曾经赞叹：“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统万城后改为夏州，唐代沙丘高过城墙，《新唐书》称：“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公元994年，宋太宗干脆“以夏州深在沙漠”为由，下令废弃这座城池。清道光年间，陕西怀远（今横山）知县何炳勋携带罗盘，骑毛驴深入沙漠，才把统万城重新找出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按肖亦农在《毛乌素绿色传奇》中所说，他曾陪一批作家朋友参观统万城，还是“大漠茫茫，如死海一般”的沙漠景象。

历尽沧桑的统万城，见证了历史时期毛乌素沙地的扩张。有意思的是，近年来考古学者在统万城地基下发现了很厚的原生堆积细沙，这表明，毛乌素沙地早已存在，统万城的确是一座沙漠之都 —— 与今天的康巴什倒颇为相似。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赫连勃勃当初建都时，统万城地区的生态相对较好，才可以承载足够的人口；北宋沙化最严重，竟至于弃城；我2012年初秋来，眼见为实，的确看到一派草原风光。细细阅读文献，我觉得完全可以说，今日统万城地区的生态，为一千多年来最好。

治好沙地的标准是控制沙害

为了更多了解鄂尔多斯的生态变化，我前往鄂尔多斯市林业局，拜见了吕荣副总工程师。谈起鄂尔多斯市的治沙情况，他如数家珍：“鄂



拥有18条弯道、占地达到106公顷的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无疑是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在追求大城区建设中最大的手笔之一。它的赛道是以动物形态构筑的整体线形，形如驰骋的骏马，而主看台又像是展翅飞翔的雄鹰。不过这个路面宽度为12-15米、最大落差32米的赛车场，其建筑体量也是最容易被人诟病的地方。

尔多斯是我国沙漠与沙地的过渡地带，库布齐沙漠以东，再无沙漠；毛乌素沙地以西，再无沙地。目前，毛乌素沙地的治理率已经达到70%，基本治好了。”

“你的意思是毛乌素沙地已经治好了？”我问。

“治理好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了沙地。”吕荣告诉我，“沙地的治理率70%就够了，再治，超过合理程度就会反弹，导致沙地含水量减少，草木枯死。现在的问题是提高质量，例如用樟子松等耗水少的针叶林，取代耗水大的杨树等阔叶林。”

据了解，所谓治理率，是针对整个沙地范围而言，比如毛乌素沙地被治理的范围已经超过70%。而治理好的标准则是，沙丘被圈住了，不再移动，风小的时候，不起沙，沙害基本消除，当然，沙地和沙漠这种地貌不可能消失。

“治理沙漠的主要措施是造林锁边、种植固沙植物、围封沙丘等等。治理程度不是讲植被覆盖率，那没用，一般讲治理率，这是两个概念。”吕工解释说，“沙漠的治理率就不能像沙地，达不到70%，就算达到也代价太大，我们的目标是达到35%。库布齐沙漠像个刀把子，中段与东段手柄部分基本治好了，西段杭锦旗境内约占一半面积，治理率达到了15%。目前，库布齐沙漠的状况趋于稳定。”

被视为一柄长刀的库布齐沙漠，横放在黄河南岸，跨杭锦、达拉特和准格尔三旗。穿过达

旗和准旗的，是它细长的手柄，其宽阔的刀面，完全落在毛布拉格孔兑以西的杭旗境内。从杭锦旗经巴音乌素北上，有条穿沙公路纵贯库布齐沙漠的刀面，直抵黄河边的独贵塔拉镇。在到达巴音乌素之前，我被堵车困在茫茫大草原上。烈日炎炎，我躲在车影里，打量眼前的世界。草原上植被茂密，品种繁多，有的匍匐在地，有的昂然挺立，有的带刺，有的挂果，还有几种开着不同的花……可惜我不知它们的名字。不远处有个湖泊，水色蔚蓝，岸边裸露着白花花的盐碱滩。目光转到沙土路，才明白薄薄的青草底下，原来覆盖着一个灰白而深厚的沙漠。

吕荣告诉我，沙地与沙漠不同，沙地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可以治理，例如毛乌素沙地；沙漠是地质时代形成的，理论上不能治理，地下几百米深都是沙子，你怎么让它消失？无论你怎么植树种草，都只是暂时覆盖，气候干燥寒冷，草木枯死，大风一起，沙丘又开始移动。所以我们说治理库布齐沙漠，并非沙丘上全部种上树和草，让沙漠消失，而是控制沙害。

沙尘暴减少是最大的转变

记得我乘坐客车沿着沙漠公路向库布齐沙漠深处行进时，发现周围的草原如同一块巨大的画布，涂抹着浓重的绿，斑驳的黄。与毛乌素穿沙公路比，绿色略逊，但也在七成以上。道路两边有不少坟包似的小丘，队列整齐，想当初它们必定是行动迅捷的沙丘，现在被青草固定和封存起来。我想，草原可以覆盖库布齐一百年、一千年，难以改变的，是它隐藏地下的古老的沙漠心灵。在临近沙漠中一个叫独贵塔拉的镇子时，我终于在路边发现了真正的大明沙，一个个金灿灿的沙丘，寸草不生，如同凝固的波浪，涌向天边。接着路边出现了“夜鸣沙旅游区”、“沙漠世界”等招牌。这些沙丘是为了旅游而特意保留下来的。事实上，它们还提示我们，这片高原如何在沙漠与草原之间轮回，并见证着荒漠的衰减或城市的生长。

鄂尔多斯，似乎是一个奇迹之地。十几年前，它还是贫困地区，但随着煤价的井喷式上涨，鄂尔多斯一夜暴富，人均GDP超过香港。一眼望不到头的财富，让鄂尔多斯人豪情万丈，尽情挥霍。他们大气磅礴地向沙漠宣战，在试图彻底恢复草原生态的同时，还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建造起一座纪念碑 —— 康巴什新城。因为规划几百万人，目前只居住了3万人而被媒体称作“鬼城”。不过对于这种说法，内蒙古作家肖亦农表示嗤之以鼻。他说：“康巴什是一座建立在沙漠上的城市。这地方又叫‘握手沙’，北部的库布齐沙漠和南部的毛乌素沙地在这里会师、握手，连成一片。是这座城市斩断了两大沙漠的联系。”

从新城建造在“握手沙”这样的基础上来看，康巴什新城的确像一座纪念碑。尽管它充满了争议，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纪念碑后面的这个事实：随着经济崛起，鄂尔多斯高原生态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肆虐千年的两大沙漠已经退缩、驯服，即将变成追忆。这才是高原上正在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

另外，从生态改变的角度来看，治理沙害也的确在给鄂尔多斯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近年来大风日和沙尘暴的日数正逐渐减少。根据鄂尔多斯市主要气象站历年沙尘暴日数变化曲线显示，鄂尔多斯地区在1977年之前平均年沙尘暴日30日以上，1977年之后30日以下，一般年份20日以下。从1961年 —2003年年沙尘暴日数逐渐呈减少趋势，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少。

来自气象局的数据表明，鄂尔多斯历年沙尘暴日数的变化，跟历年来大风日数的变化相



康巴什新区是一个在沙漠上建造起来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城市。它距离东胜区还有20多公里，建筑奢华。作者在城区看到，它的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文化艺术中心等公共建筑标新立异，争奇斗艳；青铜群雕体量巨大，但是掩饰不住内在的空洞和失神；街道宽大，然而没有车辆在信号灯前等候；社区也空寂无人，门可罗雀；广场更像草原一样旷远，非常符合媒体赋予的“空城”概念。

关，也与地面变化和历年降雨量变化关系密切。

据鄂尔多斯市林业局宣传办主任宋宪磊介绍，地面变化最显著的是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根据2009年在全市进行的无人机航拍数据，该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31.6%，与1977年相比，荒漠化土地减少54.83%，与2000年相比，减少30.16%。

在沙地减少过程中，气候似乎成了最关键的因素。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消息，2012年6月以来，内蒙古地区降水量为93毫米，与历史同期平均值相比，大部地区偏多3成—2倍。

2012年1月1日-8月10日，内蒙古地区平均降水量296毫米，为近14年来同期最多值。降水偏多带来了地下水位的回升，使水资源量增加。据统计，入汛以来内蒙古降水资源总量达2815.5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了627亿立方米。有效降水对水库蓄水、地下水补偿、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有利。

对于波状起伏、风沙地貌广布的鄂尔多斯高原来说，降水与地下水的补充，无疑给植物生长带来了关键保障，在近年来的降水增加与不断的治理过程中，高原上原本沉积的湖积物、洪积物以及表层覆沙被越来越多的草丛和植被固定，逐渐形成了草被丰茂的景观，也让被风沙肆虐千年的鄂尔多斯高原，正逐渐告别风沙侵扰的历史。



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高原虽然有黄河绕流其西北东三面，但黄河水面均低于原面300—500米。因此黄河对高原潜水的形成，不存在任何区域性侧向补给的可能。高原上地下水主要补给途径只能是大气降水和大气凝结水（由于地物表面辐射冷却，使贴近地物表面的空气温度下降到露点以下，在地面或物体表面上凝结而成的水）。摄影／杨孝

鄂尔多斯高原

撰文／萧春雷

地下宝藏 地上荒漠

鄂尔多斯高原属半干旱向干旱区过渡地带，生态系统脆弱，草原坦荡辽阔，但沙化严重，两大著名的沙漠——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张；与地表的贫瘠相反，地下矿藏十分丰富。

黄河从宁夏北上，画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形，从内蒙古高原割下一块土地，称鄂尔多斯高原。也有人形象地将黄河比为一条抛出的绳索，套住了这个相对独立的高原，又称河套。鄂尔多斯高原海拔1100米—1300米，西、北、东三面被黄河环绕，南部虽然与黄土高原接壤，但有一道长城将二者明确分开，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其主体今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小部分属于陕西和宁夏。

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但这位母亲套来的鄂尔多斯高原，却是一块风沙弥漫的荒漠草原，不适合农业。高原南缘的明长城，正好与我国农牧交界带的走向一致，可知从地理上看，鄂尔多斯属于内蒙古高原的延伸，是游牧的天堂。问题是鄂尔多斯高原离汉民族的核心地区——关中平原——太近，一旦被游牧部落占领，就构成重大威胁。于是，每当汉民族强盛，便将军事防线推进到黄河北岸的阴山一带，囊括整个河套地区，秦、汉与唐朝都是如此。汉族只懂耕作，不擅畜牧，这块土地其实得之无益，维持的成本却很高，一旦国力衰退，便不得不主动放弃。明朝初期，明军在高原北部设东胜卫，阻河为守，但很快就不堪重负，退回到农牧交界带建造了一座漫长而雄伟的边墙，史称明长城。明末，高原的流沙就漫过了城墙。

历史上，鄂尔多斯高原是中原王朝的北部要塞，也是胡马南窥的前沿跳板。两千多年来，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此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鬼方、

猃狁、楼烦、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一个个游牧民族来去如风，你方唱罢我登场。基本上，当游牧民族据有鄂尔多斯高原，是否入主中原，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决心，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支高屋建瓴的铁骑，例如蒙元帝国。

回到15世纪，明军退出河套地区之后，游弋在大草原上的蒙古族鄂尔多斯部尾随而来，陆续进驻，给高原带来一个新名字，并成为其最后的主人。鄂尔多斯部落是成吉思汗的嫡系，不但迁来了成吉思汗陵，还相当完整地保存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祭祀文化。明清之际，蒙古族文化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几部重要的编年史如《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蒙古史纲》，都出自鄂尔多斯地区。

鄂尔多斯高原属半干旱向干旱区过渡地带，生态系统脆弱，草原坦荡辽阔，但沙化严重，两大著名的沙漠——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张；与地表的贫瘠相反，地下矿藏十分丰富，煤炭、稀土、天然气的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近年来，随着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鄂尔多斯市的经济迅速崛起，同时积极修复生态。高原上弥漫千年的历史风沙，终于消散……

编辑手记

检验治沙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科学

撰文 / 王杰

一头扎进鄂尔多斯高原的作家萧春雷，到达后的第一天晚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内蒙古作协副主席肖亦农提出了一个观点，说毛乌素沙地已经基本治好，库布齐沙漠也得到了治理。你想这个消息多么让人吃惊？”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肖亦农关于毛乌素沙地生态变迁的报道，但彼时我并没有认清一个问题：沙地消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概念？我只是跟地图编辑商量着，如何找出这十几年来的卫星遥感图，通过对比，印证一下毛乌素沙地消失的说法。

萧春雷的初稿完成后，对于“沙地消失究竟是一个什么标准”，他刚开始也没有展开阐述。这些问题在稿子终审环节被提了出来。执行总编单之蔷对照着数据为2011年10月份的遥感地图，首先提出了质疑。遥感图显示，鄂尔多斯高原覆盖着大片的黄沙，而文章中提出了沙地消失、沙漠已经得到治理的观点，是不是夸大了治沙成果？再者，通过单人小范围的短暂调查，去给一个沙地下治理好的定义，在方法上也显得不太科学。

经过我与作者再次沟通，总算明白了先前的概念。沙地治理好的标准，指的是控制了沙害，使沙地不再扩大，沙丘被固沙植物固定，风小的时候不起风沙。但是终审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依然需要解决，那就是，如果沙地确实治理好了，那么影响它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先前给作者采访提供了很大帮助的鄂尔多斯市林业局宣传办主任宋宪磊再次伸出了援手，他找出了2009年无人机航拍的鄂尔多斯植被覆盖图，以及1961年到2012年间的气象资料，里面包括降雨量的对比、年平均大风日和沙尘暴日等关键数据，这些鲜明的图片和降水资料，给鄂尔多斯生态好转的报道，提供了另一种证明。

责任编辑 / 王杰　图片编辑 / 马宏杰　版式设计 / 崔晓琳



动物：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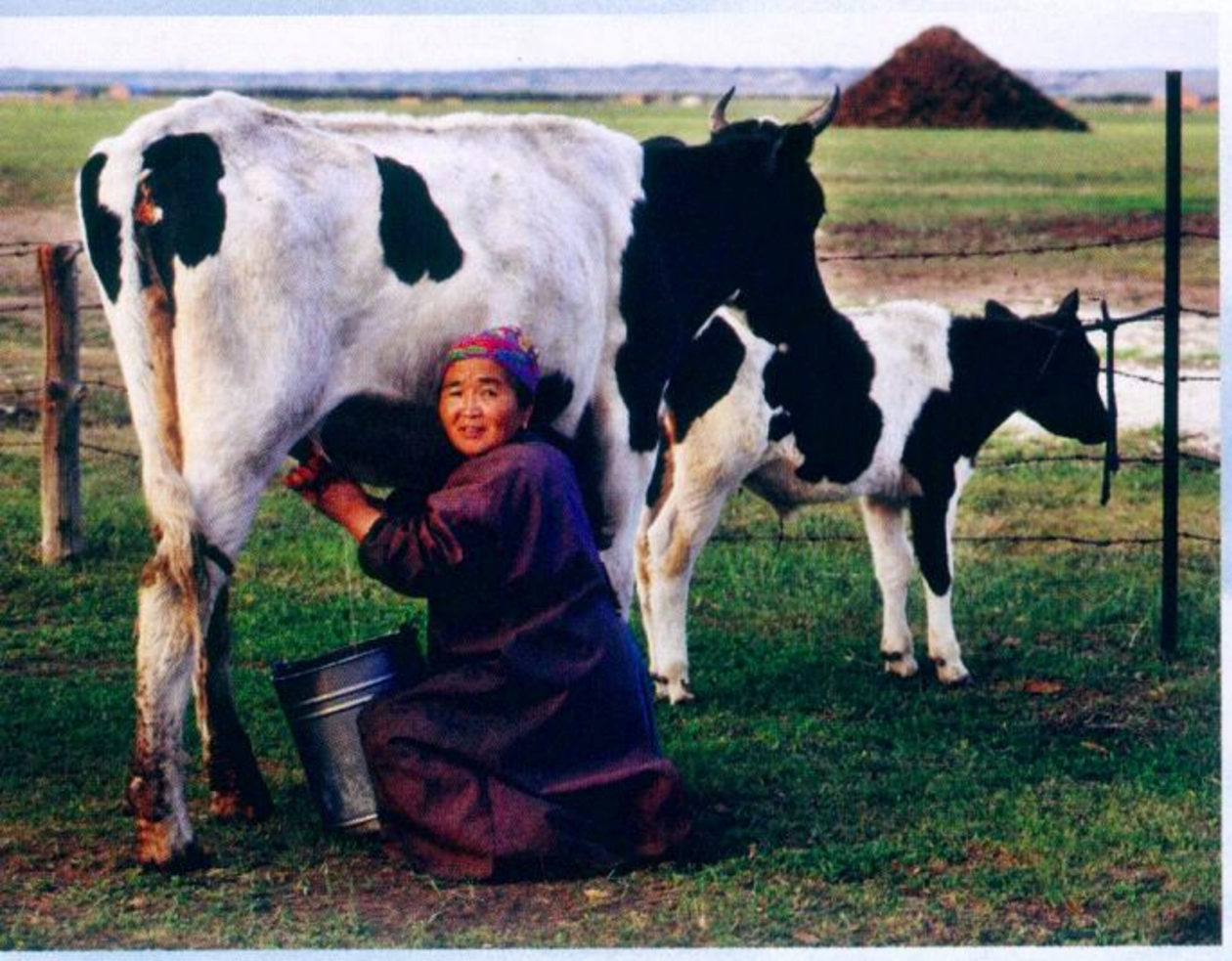
牛

草原人的半边天

撰文／达拉

在草原的五畜中，牛算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它随处可见，太过平凡而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草原牧民的生活中，牛却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将身体全部都奉献给了牧民，在蒙古的历史中甚至将牛视作图腾。

内蒙古的草场辽阔而宽广，是天然的牧场。牛群的日常行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与羊相比，牛身高力大，独立生存能力强，可以在草原上自由采食，不用牧民费心看管。摄影／石玉平





左图：作为草原的女主人，挤奶是基本的生活技能，将奶桶放到乳牛的乳房下，单膝下跪，两只手灵活地轮流挤着四个乳房，雪白的奶水像箭一样射进奶桶（摄影／宝音）。上图是切割好的奶豆腐。摄影／鹰阆

一头皮毛深红的母牛产犊回来了。牛犊或许是走得累，停在离棚圈十几丈之外，母牛一遍遍舔着牛犊。草原上刮着劲冷的寒风，母牛紧贴在牛犊身旁挡寒，中年牧民乌云嘎在房舍前张望这一对母子，她只能看见比麻绳粗些的四条腿。

母牛一般在4月产犊，这头是例外。看来它们是走不到棚圈了，乌云嘎揽一根拴绳，喊出丈夫去迎。一个牵着一个抱着，像是久别重逢的家人。丈夫敖日格勒拴好了母牛，挑来一捆草，又提一桶温水犒劳它。牛犊被抱到火炉旁，暖着身子。被毛差不多干了，乌云嘎剪块闲置没用的毡毯，裹在牛犊的腰背上，引到母牛旁，又挑了捆草；从牛头上解下绳子，一切都安顿好了，她提着水桶，出了圈门。

对敖日格勒一家来说，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场景了。她家的牛是号称“草原红”的乳肉兼用改良牛，是蒙古牛与外系短角牛杂交之新品种。蒙古牛耐粗饲，体质结实，抗病力强，能在蒙古高原寒冷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南北朝时期《敕勒歌》描绘的“风吹草低见牛羊”，所唱的便是蒙古牛。在人力物力同等的前提下，牧民乐意饲养改良牛。改良后的草原红牛个头大，产肉量比普通蒙古牛增加1倍；产奶量平均为800公斤，比普通蒙古牛提高了3.9倍。这对养殖户来说，无疑是件喜事。

肉可食，奶可饮，皮可御寒，牛粪还可代薪

草原牧民以肉当饭，以奶为茶。

肉多指羊肉，羊易养易宰杀，肉不多，一次能吃完；牛体量大，宰杀后一次吃不完，所以牧民很少吃牛肉，多是拿去出售、做成风干牛肉或是卖活牛。上门收购的

多是宁夏银川的回民。每次，敖日格勒都能卖几头成年牛，每头1万元左右。在当地市场上，牛的净肉价约为48元一公斤，未剔骨肉则36元一公斤。

牧民乌云嘎家的牛乳及奶制品完全是自给自足，她日复一日做着一件事：晨起挤一回奶，暮归再挤一遍。她挨个拴好母牛，性情倔强要拴后腿，湿布擦了奶头，个把钟头，便挤出两桶多奶，余留些给牛犊。按乌云嘎的说法，牛犊吃母乳长得壮，不得病。早些年，在内蒙古东盟地区（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挤奶却有讲究，先净手，燃一炷草香，在母牛身上和乳房下，顺时针各绕晃三圈，香插在牛圈或屋墙上，才挤奶。仪式简朴，但透着牧民对牛及牛乳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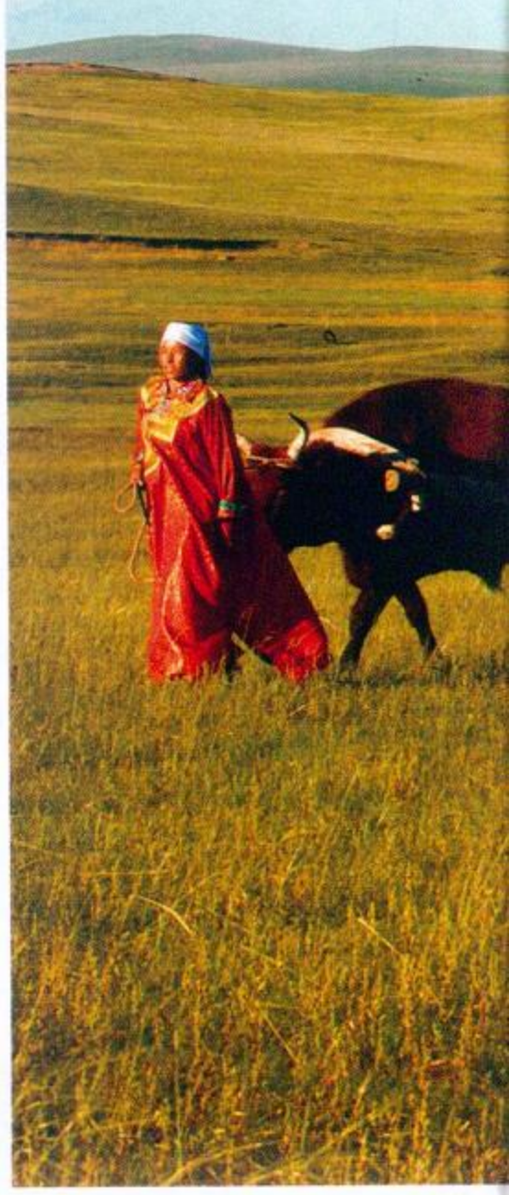
草原上牛奶易得而且产量大，主要拿来制作奶茶、酸奶、黄油、奶皮子和奶酒。在夏季牛奶不易保存，除了熬奶茶，其余的制成黄油、奶皮子等耐储存的食物留着冬天慢慢享用。新鲜的牛奶倒进奶缸使其天然发酵，制成酸奶。酸奶放置一段时间后，撇取一层浮在上面的油层，放入锅中温火熬炼，慢慢地搅，渐渐呈出上黄下白两层，黄的是黄油，白的叫酸油。60斤左右的酸奶能提取两斤左右黄油，堪称



每年春天，大量的牛犊降生，乳牛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大量产奶。旺季时，奶牛每天要挤两次奶。挤好的牛奶就可以用来做各种奶制品。草原上的奶制品又被称作“白色食品”，是牧民赖以为生的两大主食类型之一。图为正在吊晾的奶干。奶干是将发酵后的牛奶用布袋装起来风干，然后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后即可食用。摄影／苏德夫







金贵之油，奶食中的精华。由于黄油富含脂肪，对蒙古人而言，更多的是日常必需品，奶茶锅里放一勺黄油，寒冬季节还可御寒。

奶皮子凝结了鲜奶中的精华，每到产犊的季节，鲜奶量大，草原上的女人们就开始制作奶皮子。将新鲜的牛奶煮开，并不断搅拌直到奶中的油脂浮到表面，冷却后搁置一天，那牛奶上凝固的厚厚一层就是奶皮子，剩下的牛奶还可以用来制作奶豆腐。由于奶皮子产量和黄油一样少，牧民都拿来招待宾客，或者自己食用，在市面上很少能见到。

除了牛肉和牛奶，“草原红”的皮毛细腻，质量好。熟好的皮子，可做坐垫，也整张卖给民间艺人，做原生态民族服饰、皮画工艺品和蒙古靴等。当然，熟好的皮子也可以用来蒙鼓。一头牛的皮可以卖到大约400元，对牧民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从内蒙古西部荒漠草原到中东部草甸草原，都实行了草场划区围栏，集约化养殖，但在鄂托克前旗克仁格图嘎查，敖日格勒家饲养的20多头“草原红”，不在集约化饲养的产业链上。他家的牛，可以在牧场里自由地游走。

草场没围栏之前，牧群时常走“敖特尔”。敖特尔是蒙古语，转场游牧的意思。夏场的草已不好或已不多了，而冬场的草要留待冬春用，就要游牧。一是抓膘，膘抓不好，牲畜无力过冬；二是保护冬场。平年走上二三十里，不超六十里；旱年走一二百里以上。转场时合牧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各牧户共用一个草场时，牧群不能离得近，以免乱了群。为了避免乱群之患，牧民在牛耳上剪标记。剪去耳尖、剪出



左图：牛粪是草原牧民最重要的生活能源之一，因此捡牛粪成了草原上的女人和孩子最重要的工作。捡回的牛粪要码成堆，使用之前过筛，除去粪渣，留下大块的牛粪用于燃烧。摄影／苏德夫

上图：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牧民的生活迁徙不定，勒勒车成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牧民运水、营盘转场、赶那达慕盛会都用勒勒车。早年牛是草原运输的基本动力，家家户户都使用勒勒车，现在草原上的牛已经很少役用，逐渐被拖拉机等现代化工具所取代。摄影／宝音

三角、剪豁口，无外这三种。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牛犊两三个月就剪耳。

草原的冬季漫长而寒冷，对于牲畜这是最难熬的日子，而越冬能力最差的就是牛。牛没有上切齿，只有臼齿（板牙）和下切齿，它用舌头将饲草卷进嘴里，通过左右侧臼齿轮换着切碎饲草，剩下的工作就交给四个胃。它会一次性采食大量的饲料，储存在它的胃里，待反刍时再细细磨碎食物。在自然放牧的情况下，如果大雪覆盖草场，牛就无法啃食积雪下的草而吃不饱，这就需要牧民给予更多的照顾。

，现在草场实行划区围栏，牧民已经不再游牧，依草场搭建的固定房舍，有井，有圈。棚圈在西南边，供牲畜过冬御寒，也是牛犊断奶前分隔母幼的场所。虽说草原红牛耐寒，抗病能力强，但赶上大雪之年也难耐严寒。

划定了草场后，乌云嘎一家定居下来，两栋砖瓦房，一前一后，现代电器一应俱全，取暖的燃料基本上是煤炭。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草原上的燃料十分匮乏，基本上是牛粪和羊粪。牛粪在露天草场随处可见，容易燃烧，是草原上最好的柴薪。捡回的牛粪要码成堆，留着备用。现在已经很难见到，背着粪筐，手持粪叉的妇女在草原上游走的情景了。

从古至今，它都是游牧民族的生活伴侣

蒙古牛头宽、背腰直、有蛮力，以前除了食用，也主要用于驮运。蒙元时期，它们还常被用作牵拉装载军队辎重的战车。成吉思汗东征西伐时，他的行宫是由40头健硕的蒙古牛牵拉，它们的功绩不亚于蒙古战马。

现在，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享有了“草上飞”美誉的勒勒车。早年勒勒车是游牧民族必备的家当，深草、雪野、沼泽、坡道，均可行走自如。单车载重量250—500公斤，一日可行15—20公里。清代志锐撰写的《牛车》：“百辆牛车列一行，铎声零断响郎当。”这一眼望不到尾的车队，竟然是牛车。

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勒勒车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蒙古牛几乎不再用于驮运，食其肉、饮其奶、用其皮之外，也悄悄转换成了奖赏品。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的那达慕盛会上，赢得享有“男子三艺”之说的摔跤、赛马、射箭及其他竞赛的二等奖，赏一头“草原红”。

牛对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撑起了牧民生活的半边天，甚至在游牧文化中，以牛为图腾的文化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草原上有一个“乳牛繁育泼洒祭”，这在牧区是重要的祭祀活动，以祈祷牛群繁育兴旺。这种崇牛的祭祀活动由来已久，可追溯到蒙古汗国时期。祭祀时，草地铺上毛毡，斟满九杯白酒，男女老幼朝南跪拜长生天。这时候，主人用勺子将当年头一个产犊的母牛的初乳泼向牛群及四面八方，祈祷牛群繁衍兴旺。现在有些地区蒙古族拜敖包时，泼牛奶，就是这段历史的遗风。

古代蒙古人崇拜牛角，将完整一架连头骨的黑牛角放在帐内，当避邪物；如今仍有很多牧民将带角的牛头骨放在室内，不过更多是装饰物了。有些牧民还用牛角做日常用的刀具，随身佩带，或是做成漏斗、闻烟壶。

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原始的牛图腾已经逐渐被淡化，或演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但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依然得以窥见蒙古人原始的崇牛意识。



第一次面对镜头，乌云嘎家的“草原红”显得很紧张，极度抗拒摄影师精心布置的灯光和幕布，对环境的不适和恐惧使拍摄一度陷入混乱。但随着拍摄的进行，它渐渐适应了闪光灯和陌生人，甚至在不被主人牵引的情况下也能安静地配合拍摄。摄影／耿艺

责任编辑／康静　图片编辑／王彤　版式设计／崔晓琳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黄河：河套的生命之源

拍摄地点：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黄河从乌兰布和沙漠方向蜿蜒而来，在狼山南麓冲积形成了后套平原。夏秋之交的平原上，青黄交织、一派丰收景象，纵横交叉的条条灌渠在广阔的平面上描绘了优美的几何图形。清代同治年间，这一带还是人烟稀少、沙丘遍地的蛮荒之地；后来有了引黄灌溉工程，后套地区才逐渐成为旱涝保收、瓜果飘香的富饶之地。

摄影 / 慧斌

区域：河套平原

大漠深处的“粮仓”

九曲黄河十八弯，最大一弯在河套。在北纬37度线以北的贺兰山脚下，黄河先是向东北流，继而向东流，再折向南流，形成了马蹄形大弯，其周边地区便被形象地称为“河套”。在内蒙古狼山、乌拉山、大青山以南，鄂尔多斯高原以北，大拐弯冲积形成了两块富饶的沃土——前套与后套平原。依靠黄河水的自流灌溉，这里不仅变成了重要的“塞外粮仓”，还孕育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政治中心。

P280 河套：它让铁犁深入大漠腹地

P286 前套：土默川演绎“双城记”

P296 后套：“河神”缔造米粮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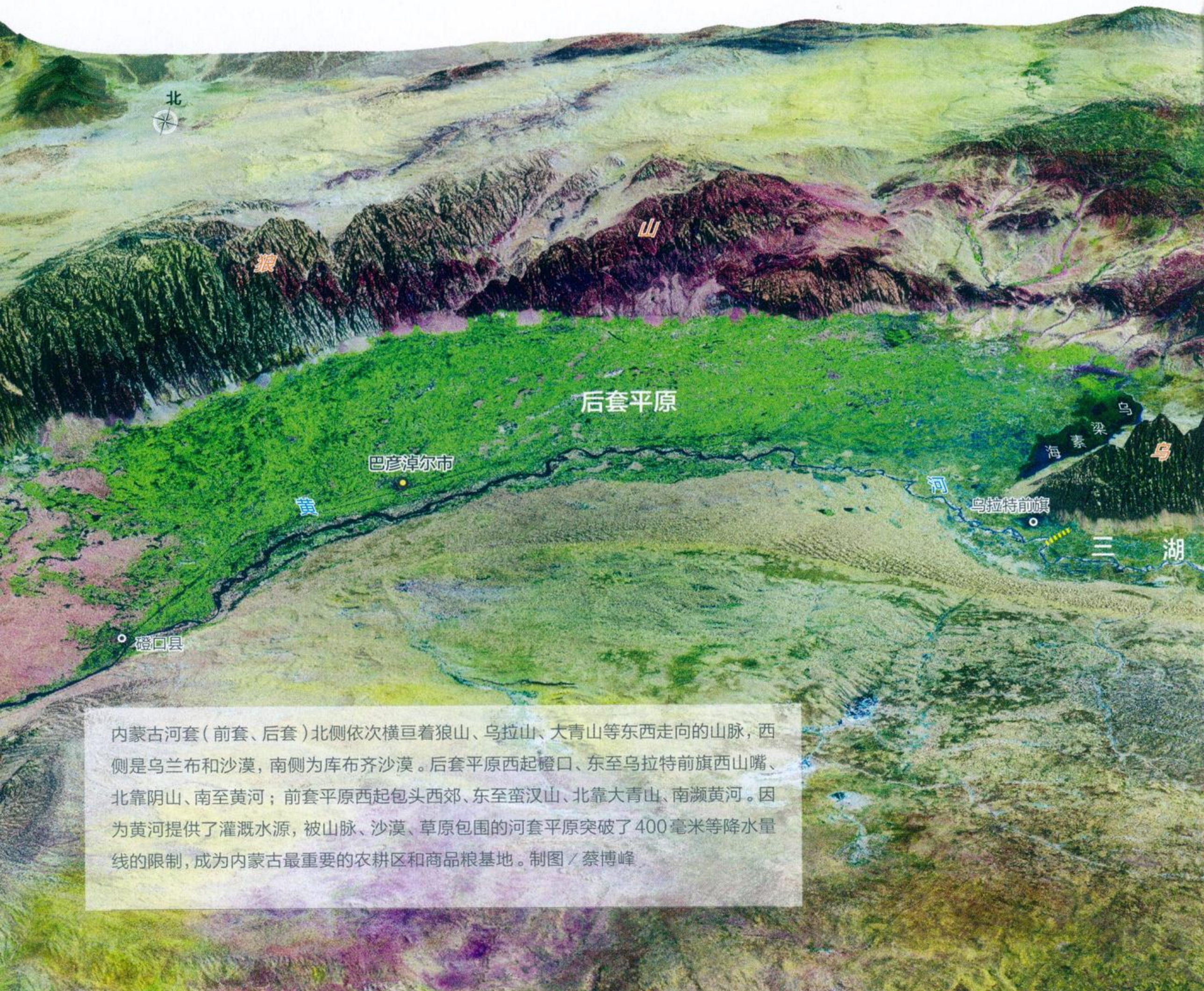


河套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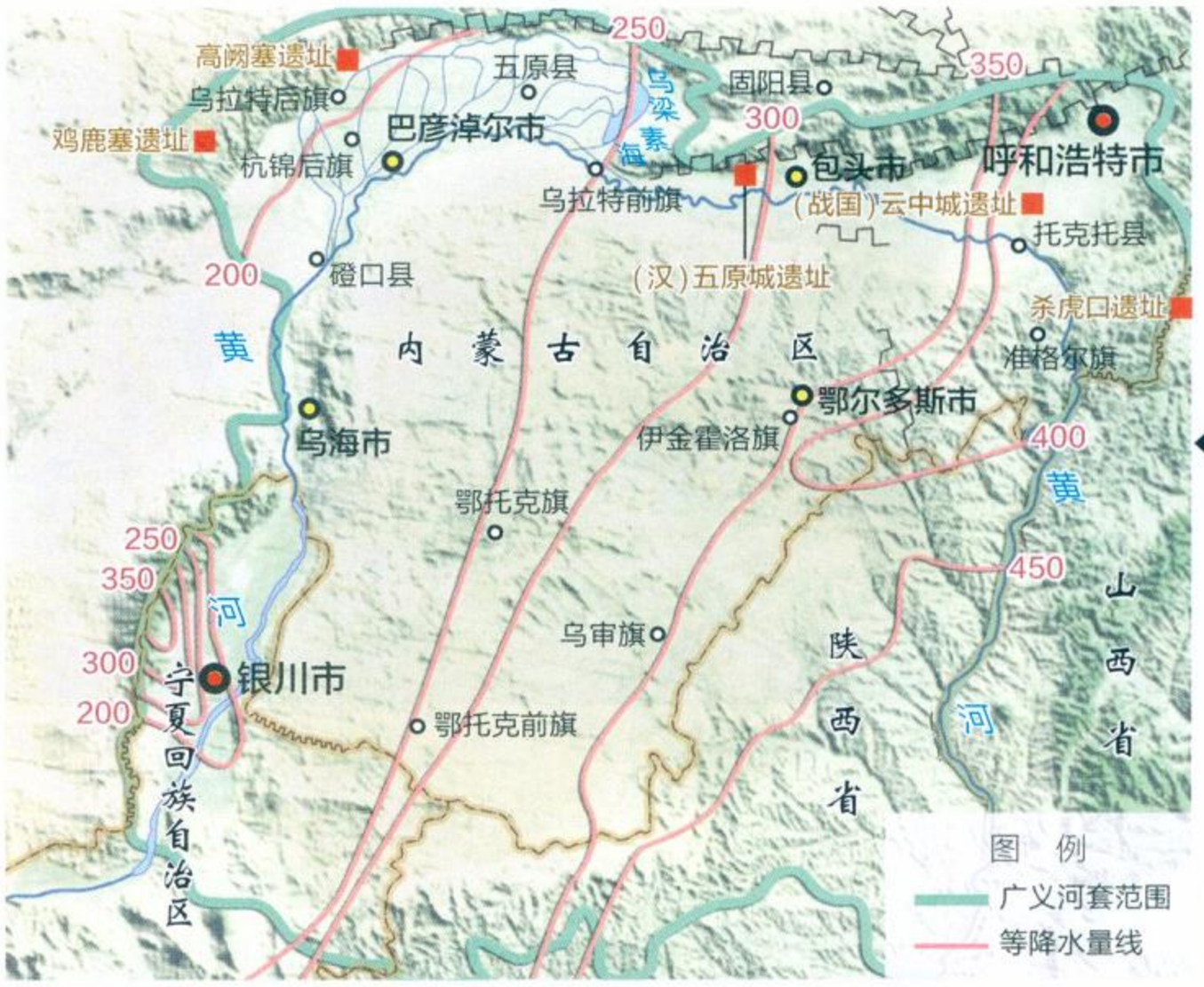
河套 它让铁犁深入大漠腹地

撰文／张锐锋

从贺兰山到阴山脚下，黄河像一位单枪匹马、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在沙漠和草原腹地造就了肥沃的河套平原。故而，人们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来形容这块土地的弥足珍贵。正是它的出现，“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下是草原和荒漠”的既定规则得以打破，闭塞的塞外出现了一方适宜定居的耕耘乐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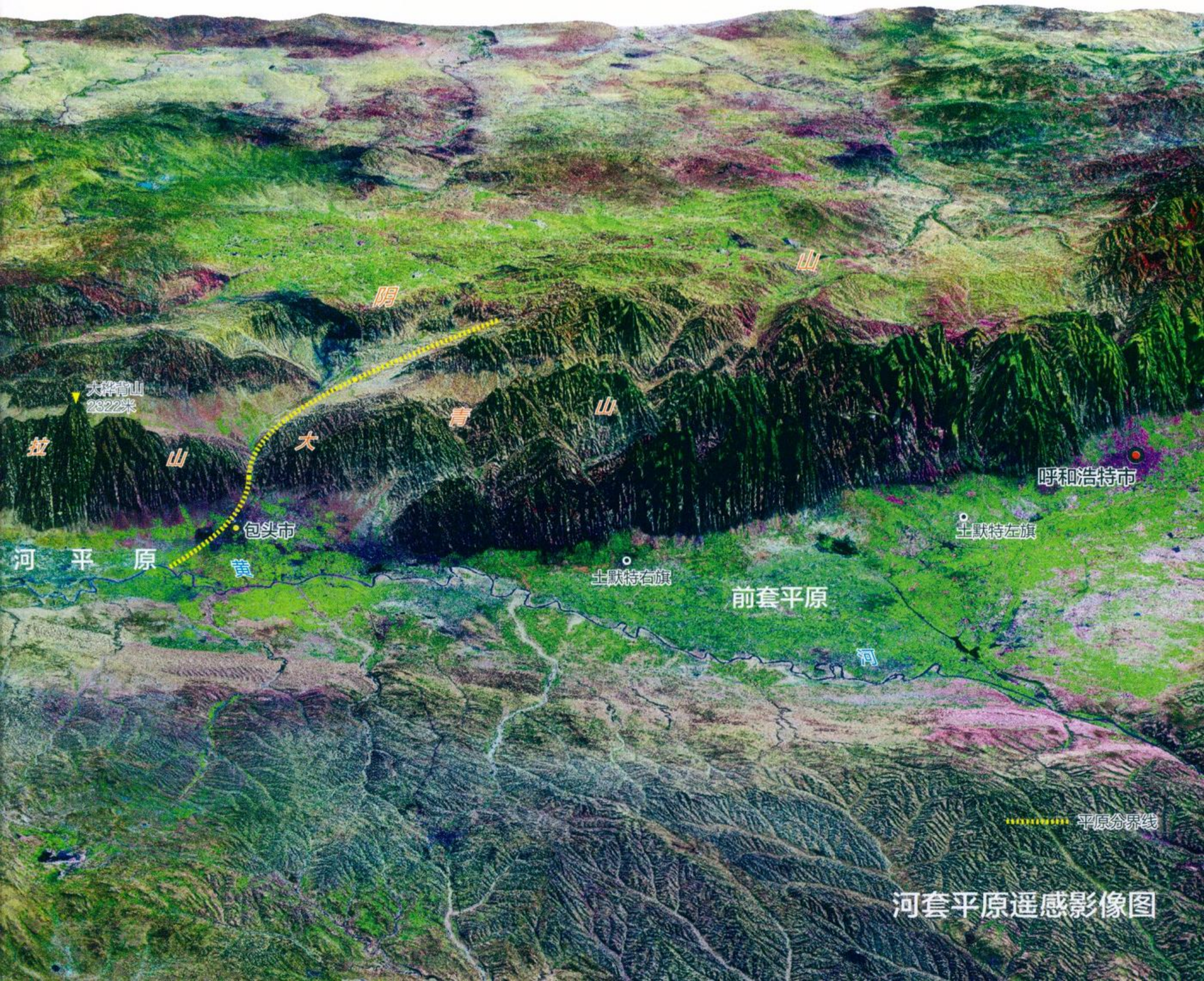
内蒙古河套（前套、后套）北侧依次横亘着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等东西走向的山脉，西侧是乌兰布和沙漠，南侧为库布齐沙漠。后套平原西起磴口、东至乌拉特前旗西山嘴、北靠阴山、南至黄河；前套平原西起包头西郊、东至蛮汉山、北靠大青山、南濒黄河。因为黄河提供了灌溉水源，被山脉、沙漠、草原包围的河套平原突破了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限制，成为内蒙古最重要的农耕区和商品粮基地。制图／蔡博峰



河套地理范围示意图 资料来源：王天顺著《河套史》



顾炎武在《河套地广袤略》中写道：“河套东至山西偏头关地界，西至宁夏镇地界，东西二千余里；南自边墙，北至黄河……”广义的“大河套”西至贺兰山，东至山西偏关，北到狼山、大青山，南至鄂尔多斯高原。其中，宁夏平原一带为“西套”，巴彦淖尔至包头、呼和浩特的平原地区为“东套”；狭义上的“河套”仅指巴彦淖尔所在的后套平原。



河套平原遥感影像图



秦与匈奴之战



西汉与匈奴之战

世界独一无二的几字形

一条奔流的大河为何不走最简单的捷径入海？深藏不语的造物主岂能不知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但是大多数时候，上帝仍然醉心于自己的各种复杂设计，便抛弃了这最简单的自然法则。我心中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河流之所以选择弯曲，是因为这样的路径能够更好地展开自己的优雅，把自己的力量放置于最大的面积上。作为附带意义 —— 人类的生存也在最大面积上得到了恩惠，这里有着至高的慈悲用意。

在埃及，我曾经亲身感悟过尼罗河的意义。从开罗到阿斯旺的列车上，我透过车窗看到，浩瀚的沙漠被一条碧绿的生命带所改变，在下游河口地区则是被河水灌溉、一派生机的田园。在中国，作为古老文明摇篮的黄河也将自己扭动的身躯伸向了塞外大漠。它以巨大的几字形，用沙哑的声音讲述着生命的意义 —— 这个大拐弯，为中国农耕民族创造了一处繁衍的温床。

几字形大弯的顶部便是河套平原，它像一条绳索将一片沃土牢牢地套取其中 —— 这就是“河套”地名的形象来源。





隋与突厥之战



唐与东突厥之战

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北麓启程的黄河，流经贺兰山脚下时突然调头北上，从低沉悲壮的气氛渐渐转向高亢激越的旋律；然后，由于阴山的阻挡，它进入了平缓、悠扬的抒情期，将内在的激情铺展在河套之上。这是土地与河流的交响曲，彼此交织、撞击、混合，让大自然的神秘充满了整个时空。走出前套平川，黄河又开始了剧烈转折，沿着吕梁山脉向南行进，形成了汹涌的波涛。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几字，既是令人惊叹的疑问，又是自身性格的完美解答！

阴山：河套的天然屏障
拍摄地点：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阴山山系横亘于内蒙古中部，绵延1200多公里，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它是一条生命线；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它是一条防卫线。《汉书》记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而唐代王昌龄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说的就是阴山的屏障作用。历史上，秦、汉、隋、唐等强盛时期的中原政权与匈奴、突厥的几次重大战争多发生在阴山与河套一带。摄影／杨孝





雪漫秦长城
拍摄地点：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阴山是天生的藩篱，是自然的分野；长城是凝固的记忆，是历史的坐标。秦始皇时，“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位于阴山北麓的这段秦长城长约450公里，主要由人工打制的石片或石块筑成。一场冬雪过后，小佘太秦长城如褐色的巨龙盘旋在银装素裹的阴山之巅。当烽火烟云散尽，唯有漫山衰草与落雪衬托着边墙的孤寂。摄影／张念祖

河套挑战了“降水线法则”

400毫米年降水量是树木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生物潜能的基本要素，它直接决定了游牧与农耕的分界——这界线大致与“胡焕庸线”重合。宏伟的长城也基本上位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这不是简单的吻合，而是大自然看不见的手暗中操纵的结果。草原民族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耕民族的定居者需要守护自己的生活，各自不同的需求铸造了不同的文明性格、信仰和生活方式，漫长的历史以战争、和亲、移民、互市等方式书写了这种冲突与融合。

但是，一条河流可以改变某种既定规则，它甚至可以在一条规则上叠加另一条规则。比如，黄河的几字形突破了降水线的阻隔，让农牧界线向北突进了400多公里，它以自己的行动对400毫米的铁律完成了否决；它用水的柔软力量，将铁犁和锄头深入到大漠和草原的腹地。很早以前，河套曾是匈奴人的游牧地。等到秦统一六国后，蒙恬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时隔不久，匈奴人便趁秦末乱世重返故地——这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拉锯式冲突之一。西汉武帝时期，再次兴兵反击匈奴，河套重归中原王朝。汉王朝在这里采取了设置郡县、修筑城池、迁民屯垦和军事屯田等一系列措施。最重要的是，水利基础设施的兴建让干旱少雨的河套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大河缔造的“农耕半岛”

河套拥有肥沃的土壤，而土壤是有生命的。在河套的每一方土壤中，都含有众多的细菌、微



生物和土壤动物，它们依靠植物而生存，构成了一个富有效率、彼此依存的生命系统。在雨水较少的河套地区，土壤中的基本矿物质保存完好，可溶性物质也没有被雨水带走，因此土壤保持着团粒结构 —— 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家园了。汉代以来，一个个灌溉工程建起来了。

史书记载，这里曾有白渠、光禄渠、汉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等密如织网的灌溉系统。开垦者在这里抬高渠口水位，直接引黄河水入渠，实现了自流灌溉。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昔日的辉煌渐渐暗淡。但是，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河套一直是他们的避难所。每当灾年来临，河套地区是他们聚拢的最重要场所，那里有他们渴望的土地、有流淌的灌溉水源，当他们一度绝望时，却总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食粮。

河套对岸，山西河曲、保德和偏关一带常常遭遇大旱。田园荒芜之后，人们只好越过黄河前往河套度过饥荒。他们有的春去冬回，有的常年流落当地，他们将一粒粒高粱种子播入土地，用嘶哑的声音唱着思念故土的恋曲，留下了一首首耐人寻味的曲调。那首《走口外》唱道："九曲黄河滚泥沙，走了大人走娃娃。辈辈坟墓不埋男，穷骨头撒在河套川……"

然而，土地也有脆弱的一面。农业的开发意味着植物多样性的锐减，复杂的自然生态被农作物种植的单一性所取代。过度的开垦是对大自然原始设计的一种叛逆，其结果将获得来自土地的反抗和报复。如今，河套的古代水利工程多已废弃，只有一些隐隐约约的遗迹昭示着漫长的过去。曾经广阔的绿色也在剧烈缩减，比如后套平原西部区域已经沦为乌兰布和沙漠的一部分，其他耕作土地亦处于衰退期。

农耕腹地的人们将耕作技术和生活习俗带到了河套，将自己定居者的文化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甚至使部分游牧者也固定在土地上，形成了一个个塞外聚居区，使这块往日人烟稀少的版图变得灯火闪烁、炊烟袅袅。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套的存在也充分说明：人必须依靠自然的恩惠而生活，也必须珍惜这得之不易的环境。

河套是黄河缔造的"农耕半岛"，它仿佛是上帝的试探性设计，让我们从中发现了农牧交错带上的一处历史奥秘。甚至从这里出发，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理由。



河套平原

大青山与黄河之间的前套平原，自古以来便是各部落、民族生活的富饶之地。明清以来，这块弹丸之地哺育了两座塞外大城——包头、呼和浩特，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双城记”。

前套：土默川演绎“双城记”

撰文／陈克海　　绘图／孟凡萌

偎依黄河，河湖滋养平川沃野

这一带在古代就是一个“少草木，多大沙”的地方。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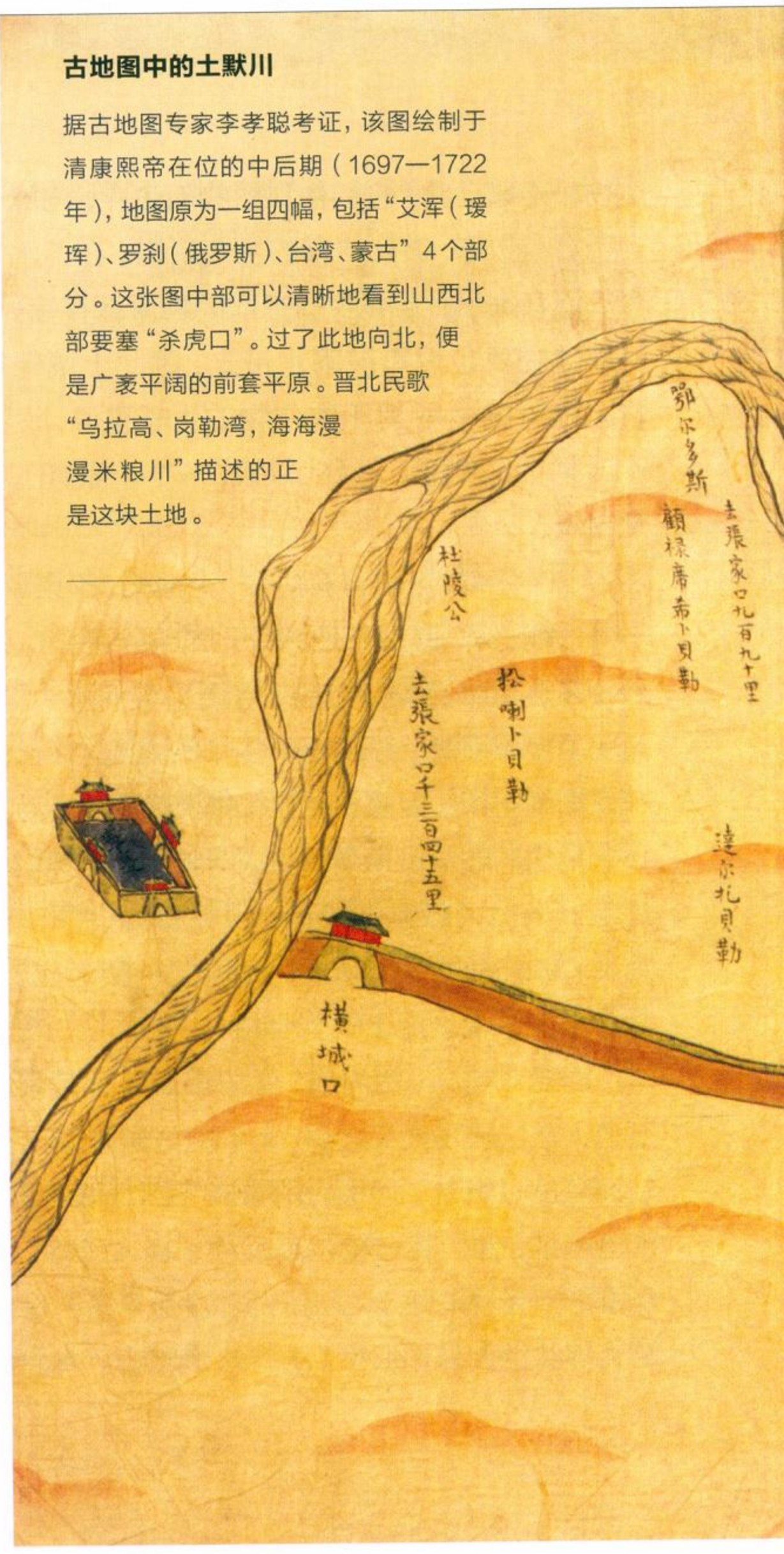
——翦伯赞《内蒙访古》

打开一幅河套地区卫星遥感图，看到泛黄的鄂尔多斯高原与苍凉的阴山之间镶嵌着一片近似三角形的“绿宝石”，那就是著名的前套平原（又名土默川平原）。与巴彦淖尔的后套、宁夏银川的西套一样，前套也是塞外的一处重要耕作区。它的另一个名称叫土默川，得名于明清时期的蒙古土默特部落。

如果把这颗“绿宝石”继续放大，可以看到许多星星点点的蓝色区域，那就是被当地人称为“海子”的湖泊。比如包头东南郊有南海，呼和浩特西郊有哈素海，它们都是过去黄河改道后形成的牛轭湖。事实上，黄河对土默川地区的养育，除了它造就的众多海子，还有持续上百年的引黄灌溉工程。在这里，人类驯服水的历

古地图中的土默川

据古地图专家李孝聪考证，该图绘制于清康熙帝在位的中后期（1697—1722年），地图原为一组四幅，包括“艾浑（瑷珲）、罗刹（俄罗斯）、台湾、蒙古”4个部分。这张图中部可以清晰地看到山西北部要塞“杀虎口”。过了此地向北，便是广袤平阔的前套平原。晋北民歌“乌拉高、岗勒湾，海海漫漫米粮川”描述的正是这块土地。



史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你看那土默川上，一条条纵横的灌渠从黄河北岸出来，一直延伸到大青山脚下。民生渠、跃进渠、民族团结渠、永顺渠等著名灌溉工程无不取自平原南侧的黄河水。

一路上，汽车在大青山脚下飞驰，坦荡的平原上处处可见令人心醉的丰收景象：翠绿的玉米地星罗棋布，金黄的向日葵锦团花簇，淡黄的荞麦花铺天盖地。前套平原北侧的大青山北坡少草木、多风沙，南坡却草木葳蕤、良田纵横。正是有了这巨大山体的庇护，大漠风沙难以逾越、高原寒流至此停歇，保证了黄河畔农田的年年收获。在千百年历史长河中，大青山还是一道天然城墙：北方游牧民族要想进驻土默川，大青山是必须逾越的屏障；中原政权要想进军塞外，也必须在这里找到根据地。

农牧交错始终是这里的变奏曲，平原在历史上曾经是牧场。北朝乐府诗说得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罩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呼和浩特
土默特左旗
托克托县
和林格尔县
清水河县
武川县
包头市
固阳县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后旗
乌拉特前旗
磴口县
杭锦后旗
临河区
五原县
乌拉山
大青山
阴山
黄河
昆都仑河
哈拉沁沟
金川开发区
赛罕区
回民区
新城区
玉泉区
土默川平原
河套平原
武川平原
后山
前山
后套
前套
归绥
绥远
萨拉齐
托克托
和林
清水河
武川
固阳
包头
乌拉特
磴口
杭锦后
临河
五原
大青山
阴山
黄河
昆都仑河
哈拉沁沟
土默川
河套
武川



前套平原范围示意图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拍摄地点：包头市青山区

肥沃的前套平原又被称为“呼包平原”，因为它孕育了内蒙古最大的两座城——呼和浩特与包头。伴随着人口的兴旺和城市的兴起，蒙古族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引入土默川，平原上由此出现了百余座大大小小的召庙（召，蒙古语意为“寺庙”）。今天包头境内的五当召曾为内蒙古地区的喇嘛教传播中心，而呼和浩特则因为召庙众多而被誉为“召城”（上图）。“包头”一词，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有鹿出现的地方”。如今，包头旧城与新城之间还有一块广阔的天然草原，驯养着千余只梅花鹿。（右图 摄影／赵强）

风吹草低见牛羊”，歌唱的就是这片土地。今天，前套的农人经常会哼起民谣：“黄河北，阴山南，八百里河套米粮川，渠道交错密如网，阡陌纵横似江南。”色彩纷呈的农作物是平原的表情，波光粼粼的海子是平原的眼睛，横卧在侧的大青山是平原的体魄，终年流淌的黄河是平原的脉搏。沉稳的阴山与灵动的黄河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了这块肥美的“三角形”原野。

北望阴山，屏障守护塞外重镇

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城市，正是建筑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 翦伯赞《内蒙访古》

历史学家翦伯赞曾以史家笔法描绘北方游牧民族的圣山 —— 阴山，后又对它拱卫下的前套平原进行了形象描绘：“秋天的阴山，像一座青铜屏风安放在它们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绿色的山坡，安闲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这是多么平静的一个原野。”这里的“它们”指的是呼和浩特与包头，两个建在大青山南麓沃野上的重镇。

曾经的刀光剑影早已消散在尘埃间。站在大青山的一座山头上远望，向北是蜿蜒的战国、秦汉长城，向南便是肥沃的平原。历经岁月洗礼，历代长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唯有阴山这道自然屏障依旧守护着前套。

平原之中，“青城”呼和浩特在东北，“鹿城”包头在西南，恰好扼守在“三角形”的两个犄角上。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青城”是政治中心，“鹿城”是经济中心，二者分工鲜明、东西呼应，共同见证了前套的富庶和繁荣。由于它们是前套平原培育出的两朵奇葩，因此又有人干脆将前套平原称为“呼包平原”。

初到包头的时候，我像是误打误撞地走进了一个大公园。如果不是钢铁大街、包钢公园这些地名在时时提醒我，怎会想到这处处有参天大树的地方，居然是个重工业城市？更意料不到的是，这里有占地近百顷的阿尔丁植物园。外人或许更无法想象：旧城东河区与新城昆都仑区之间还有一大片天然草原 —— 赛罕塔拉！在蒙语中，“赛罕塔拉”就是“美丽草原”的意思。一位出租车司机自豪地告诉我：“这可是亚洲地区绝无仅有的城中草原！”

此时我差点忘记，“包头”在蒙语中的意思 —— 有鹿出没的地方。知道了这个典故，我们就不必惊讶这城中草原了。直到现在这“鹿城”仍是名副其实的，面积8000多亩的草原上放养了千余只梅花鹿。除了城中草原，包头还有另外的惊喜 —— 位于东河区的南海和周边的大片湿地。

资料说，盛名在外的西湖面积也才600公顷，而包头的南海面积却有2000公顷。别忘了，西湖在江南水乡，而这里属于塞外半干旱区。陪我参观南海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南海一带不





仅自然风光美，过去还曾是西北第一大水上码头，曾有过繁盛的贸易。

开车沿着黄河岸边徐徐行驶，但见蒲苇荡荡，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水鸟低低飞翔。如果没有公路阻隔，南海几乎就与黄河北岸连成一片了。中午饭后，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包头人只需沿岸兜风，看一看高低错落的滩涂，嗅一嗅芦花飘香的空气，便可逸兴遄飞地享受惬意的时光。长期跟踪研究湿地鸟类的苗春林女士说，南海这块湿地就是包头的肺。“正是有了它的净化和调节，城中的环境才显得如此湿润，城里的空气才显得那么清新。”2002年，包头和杭州一起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二者一在塞外，一在江南，难怪包头南海也被当地人叫做“塞外西湖”呢。

有水的地方自然就有了灵气，改善了当地小气候，孕育了生物多样性。除了南海，为干旱塞外孕育生机的，还有位于包头与呼市之间的哈素海。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它形成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南北最长达1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6公里。当我站在湖边北望时，绵长的大青山的山体清晰可见，似乎触手可及。大大小小的“海子”不仅是城市的“肺”，更是前套的“肾”。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这块大青山下的土地才被调理得更加健康。

春秋战国以来，这里出现过云中城、九原城、丰州城、归化城、绥远城……一座座重镇在这里上演着风云变幻的历史。到了今天，历朝历代的精华终于汇聚成后两座大城，一座是呼和浩特，一座是包头。这两座扼守要道的塞外重镇，两颗光彩夺目的双子星！

边贸互市，绝塞之上造青城

筑城绝塞跨冈陵，门启重关殿百层。宴罢白沉千帐月，猎回红上六街灯。

—— 高其倬《青城怀古》



“钢城”原来是“绿城”
拍摄地点：包头市青山区

如果你没有亲身到包头去，一定不会相信这名声在外的“塞外钢城”居然会是这副模样：现代化的建筑群包围着一座叫“赛罕塔拉”（蒙古语意为“美丽的草原”）的天然草原；城市东南郊还有一个面积堪比西湖的海子。走在绿茵茵的包头大街上，我们似乎早已忘记：这充满绿意的地方，竟是一座老牌的“重工业城市”！ 摄影／赵强

丰茂的水草和土地吸引了众多部落先后来到土默川这个大舞台，他们驻牧、垦边、掠夺、激战，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为守护既有领地，这里先后建筑过许多有名的城池。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赵武灵王曾在今天呼和浩特地区筑“云中城”，又在包头境内修“九原城”。谈到古今中外诸多君主时，梁启超说过：“其飒爽瑰特，未有过赵武灵王者也。”翦伯赞登大青山，探访赵长城时赋诗曰：“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西汉时期的呼和浩特迎来了一次大繁荣，当时这里先后建造过大小县城数十座。到了辽代，这里有丰州、东胜、云内，即“西三州”。由于今天呼市大部分地区受丰州管辖，人们习惯地将这一带平原叫“丰州滩”。丰州是一座繁华边镇，到元末明初才被废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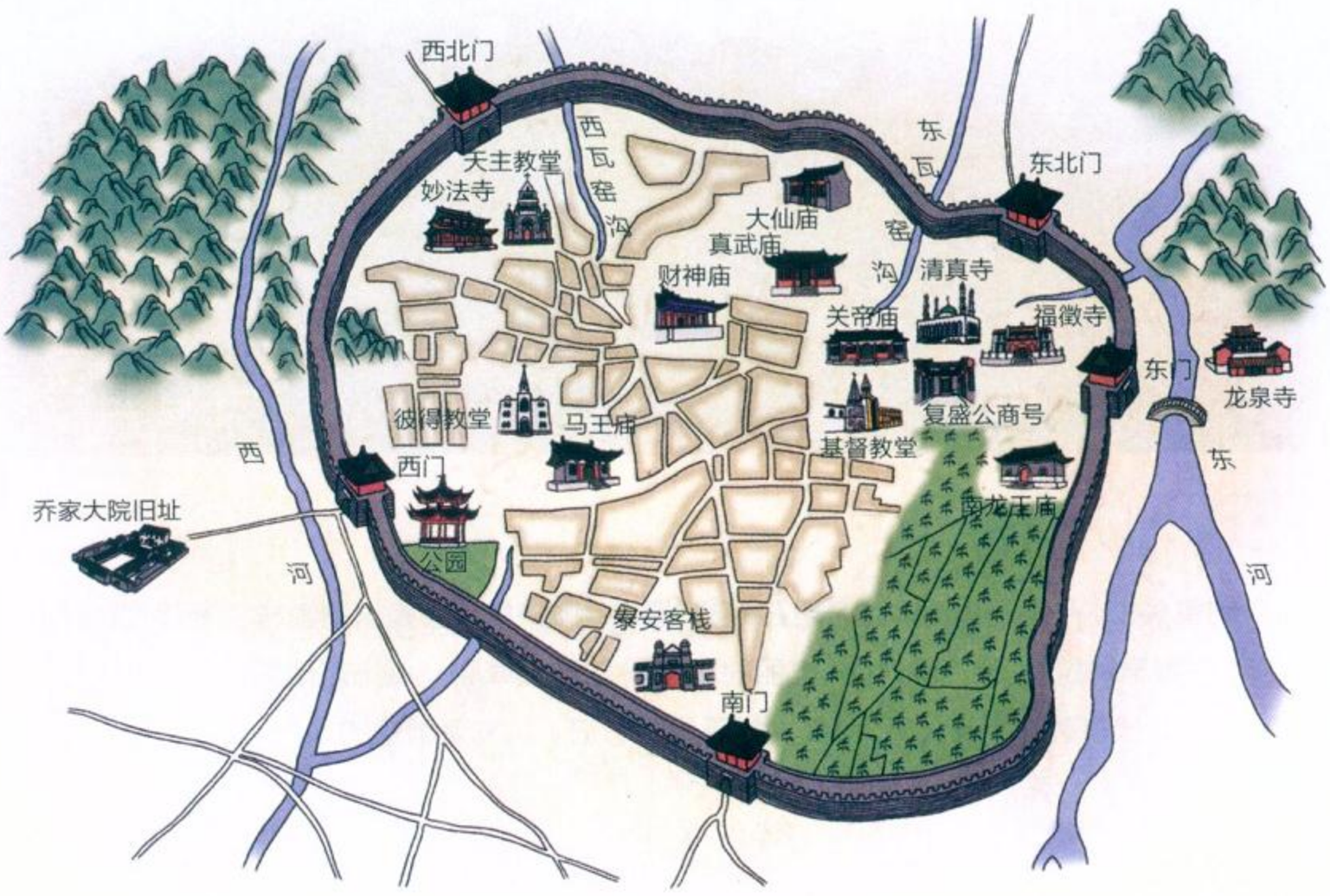
和战国英雄赵武灵王一样，后来在前套建功立业的还有阿拉坦汗（即俺答汗）和他的夫人三娘子。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谈到：“驻牧在丰州滩的阿拉坦汗统治的土地不是草原的中心，它包含有农耕、手工业居民和牧民。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用喇嘛教来笼络人民。”于是，藏传佛教中的黄教穿越了时空，跨越了民族，进入土默川。宗教传播需要有固定的弘法中心，而盖房造屋技

术往往来自汉人。随后，阿拉坦汗开始大规模地招募汉人进入土默川。明代蒙古族汉籍史料《通贡传》记载，汉人赵全等“僭拟宸居，别为离宫九楹以奉俺答”。据说，包头境内那座城、堡、寺一体的美岱召，就出自这些汉人之手。

曾经分裂的各个部落在喇嘛教的统一影响下实力变得更为强大。史料记载，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到隆庆五年（1571年）的37年中，土默特部每年都要和明朝作战。阿拉坦汗对明朝的战争很残酷，但目的却很单纯——求贡，即发展贸易。最终，不堪交战的双方达成盟约，于1571年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于是到了明代中期，前套平原迎来了宝贵的和平时光。随着时间推移，边贸活动规模不断扩大：除了朝贡形式的“贡市”、官方贸易“马市”，前套地区还出现了私人交易的“民市”和每月一次的“月市”，此外在边远地区还有临时开设的“小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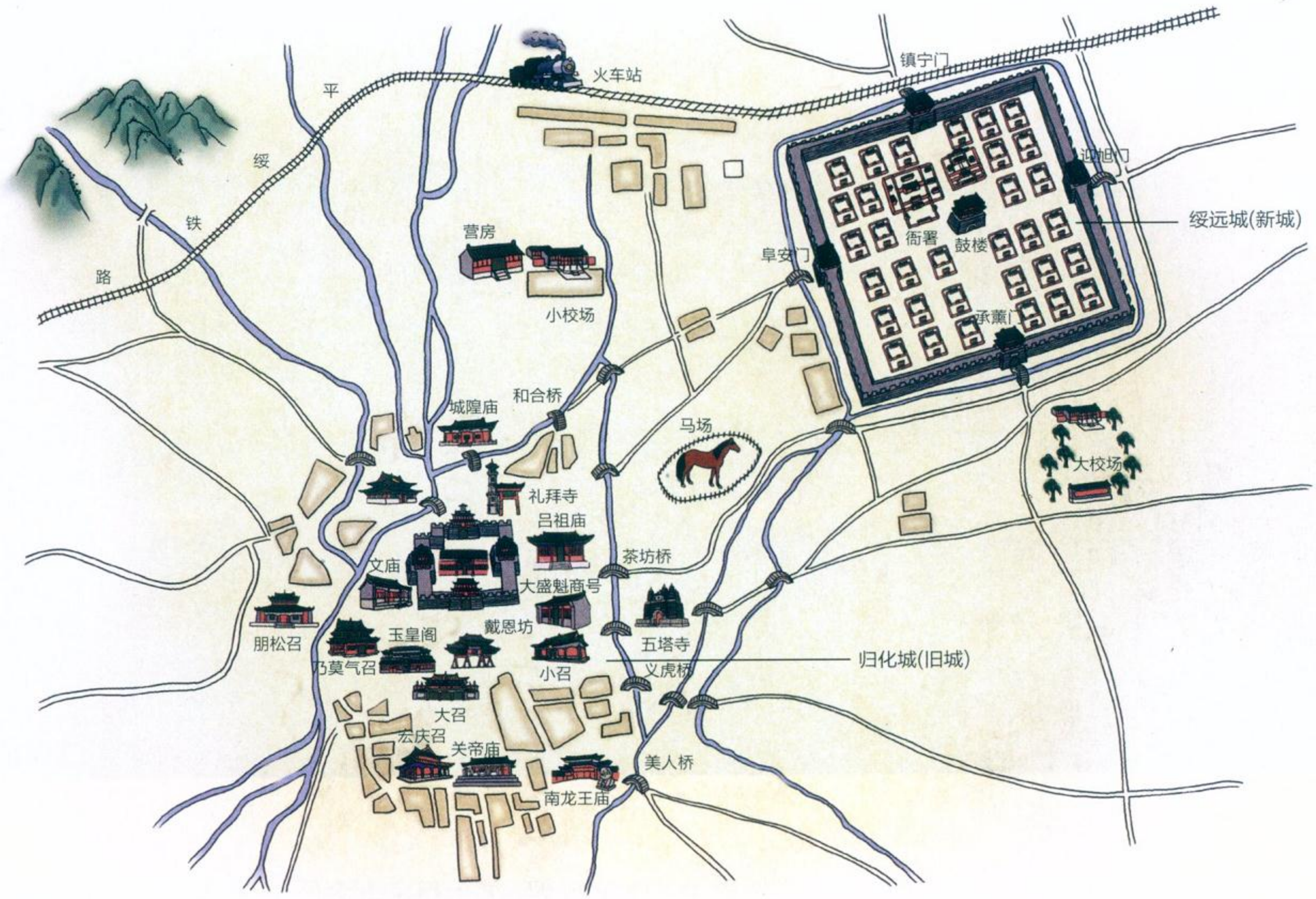
明代以前的塞外从未出现过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城。九原、云中、丰州等早期城池多为塞上军镇，还算不上严格的城市。与明朝“化干戈为玉帛”后，雄才大略的阿拉坦汗马上开始了弘扬佛法和城市建设。明隆庆六年（1572年），阿拉坦汗召集各族能工巧匠，在大青山之南、黄河之滨建设了拥有八座城楼和琉璃金银殿的城池。该城竣工后明朝政府赐名“归化城”。那时候，这座新造的大城在层峦叠嶂的青山辉映下，显露着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归化城用青砖砌成，远望一片青色，蒙古人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叫“库库和屯”（今译“呼和浩特”），意思是“青色的城”。建设归化城时，阿拉坦汗已经年老体衰，具体修造事宜由三娘子主持，所以民众又称此城为“三娘子城”。

1579年，阿拉坦汗在归化城垣南始建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的庙宇。翌年竣工后，取名“伊克召”，也就是今天的大召。鼎盛时期的归化城召庙众多，因此号称召城。对此，民间谚语说得十分形象，“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数



老城：故纸堆里的记忆

无论是归化、绥远城，还是包头老城，如今都已被城市化运动肢解得支离破碎，只剩下几座零星的老建筑藏在老巷子里。这两幅老城风情图，是插画师据史料重绘的复原图，还原了旧城内外的道路和主要标志性建筑。清同治九年（1870年）前后，包头城有了高大的城墙，并开辟东、南、西、东北、西北5座城门，形成了包头城市的雏形（左图）。鉴于土默川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清政府在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玉泉区）东北1.5公里处设置“绥远”驻防城，取“绥靖远方，安定边陲”之意，城中央鼓楼高30多米，鼓楼西北是绥远将军衙署（右图）。



上来的喇嘛三千六，数不上来的无其数”，“一座城池半城庙，百座召寺山川绕”。今天来到呼市，新城绥远、旧城归化北面的大青山前后、平坦的土默川平原上，还分布着百余座召庙。

参观大召、五当召、美岱召等召庙时，寺内壁画上随处可以找到三娘子的肖像，足见其对土默川影响之深。有一首诗描写了她的才华：“少小胡姬学汉妆，满身貂锦压明珰。金鞭娇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其时三娘子不仅参与边贸管理，也为边塞70多年和平做出了贡献。史籍评价说：“俺答迄今多用大明律绳其下，皆三娘子阴导之也。”

在土默川大地上涌现的无数豪杰中，雄心勃勃的阿拉坦汗和才华横溢的三娘子只是其中的代表。追溯呼和浩特的城市发展史，还有许多说不完的掌故和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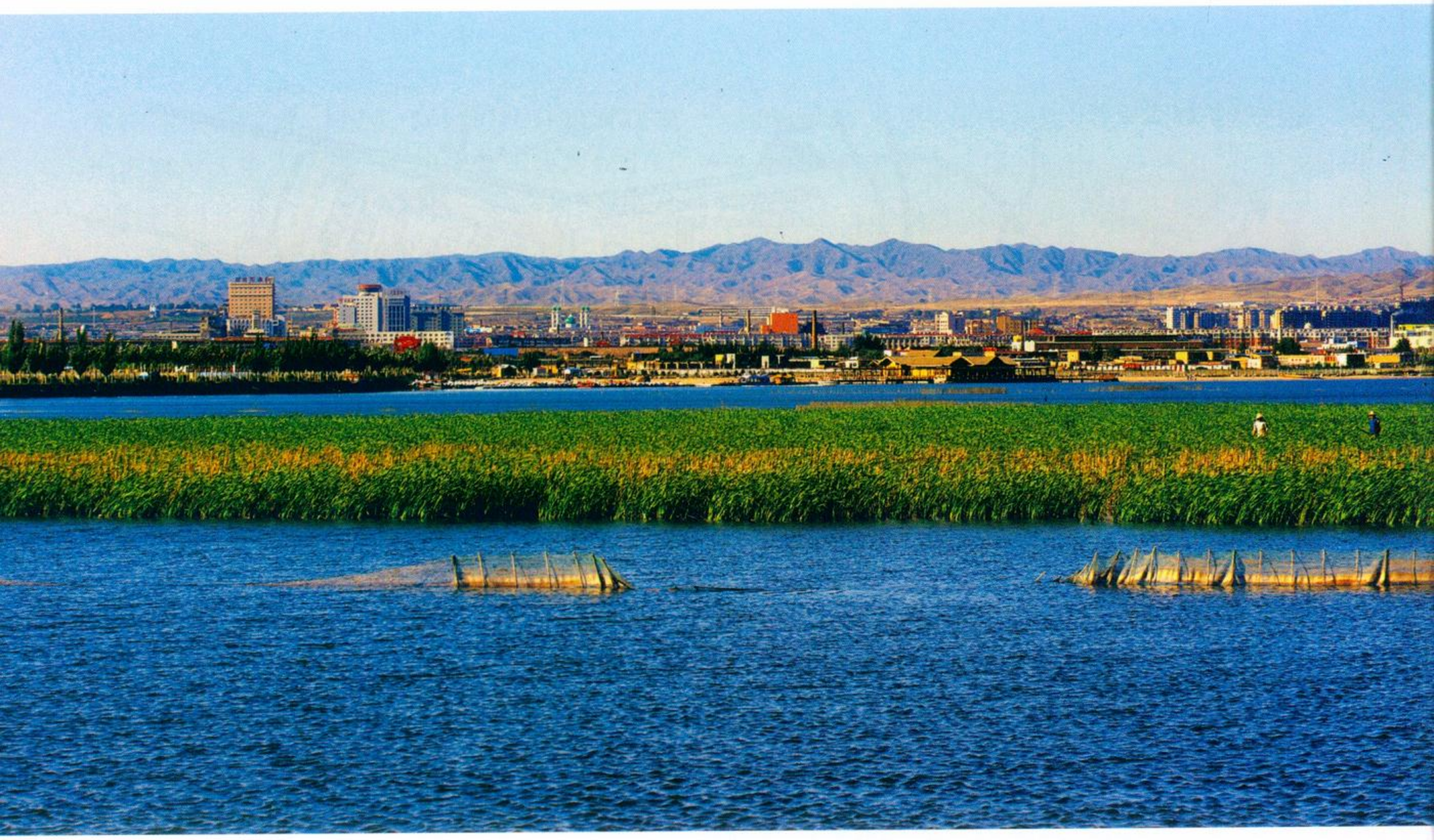
富饶的丰州滩从来就不是一块平静的土地，过往的风云历史一直在昭示，这平川沃土上迟早会孕育出更庞大、更繁荣的城市。等到清初在归化城东北设立绥远驻防城，今日呼市的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从村到市，包头百余年实现“四级跳”

大河西来折向南，下达豫鲁上青甘。中经紫塞成商埠，岸口渔村妙景参。

——刘澍《咏南海征帆》

那曲有名的走西口民歌唱道：“进了土默川；不愁吃与穿。乌拉高、岗勒湾，海海漫漫米粮川……”所谓走西口，出走地在“杀虎口”。此处虽然属山西地界，但翻过山坡就能望见平



原上的归化城了。

自明末就已经涌现的走西口，因清初“移民实边”开始形成了规模。由于康熙皇帝的西征，大批从内地来的旅蒙商人跟在军队后面，趁机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呼和浩特旧城，我按照史料记载去寻找曾经赫赫有名的商号“大盛魁”的遗迹。到了现场才发现，它居然藏在一条弯曲逼仄的小巷中。当年大盛魁的创办人就是在这里发号施令，推动了归化城商业的繁荣。鼎盛时期的大盛魁有雇员7000余人，年贸易额达到了1000多万两白银，因此有“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之说。

塞外重镇包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商业传奇。说起包头城起源，包头摄影家协会的何少华老师顺口说了一句：“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他口中的“复盛公”源于晋商乔贵发。当时乔氏选中前套西脑包村的一块地开办了这个商号。这里北靠连通大漠的昆都仑河谷，南面又紧临黄河滩地，加上乔家人会做生意，很快吸引了大量旅蒙商队在此购买粮食和草料。由此，一个荒凉的村庄发展成了繁荣的集镇，进而成为西北地区的重要皮毛集散地。每到黄河开冻，三四百条各式船只在城外排成好几公里长队，城内大街小巷的马车有500多辆，就是为了到复盛公进行交易。民国初年，诗人刘澍有《咏南海征帆》一诗，描绘包头的商业繁荣：“大河西来折向南，下达豫鲁上青甘。中经紫塞成商埠，岸口渔村妙景参。”

大盛魁和复盛公的壮大和康熙帝西征的物资需求有关，也和乾隆时的移民政策紧密相联。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中、俄两国在恰克图开辟了贸易市场。正因为恰克图的开放，才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由中国南方经北京、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一路向北到达今乌兰巴托、莫斯科的万里茶路。历史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等率大军在土默川打响“漠南之战”，败匈奴右贤王，收河南之地，移



南海：塞上明珠似西湖
拍摄地点：包头市东河区

位于包头旧城东南侧有一汪蓝色的水域，昔日是九曲黄河的一段故道，河水改道南移后形成了一个湖泊——南海，包头人俗称“南海子”。近代包头是水旱码头，这“水码头”就设在南海。民国诗人刘澍的诗句“中经紫塞成商埠，岸口渔村妙景参”描写的就是南海一带的风情。摄影／于忠诚

十万口屯垦实边，直接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1700多年后，康熙皇帝先是通过前套西征，后又向北与沙俄作战，逐渐形成了贯通亚欧大陆的“茶叶之路”。如果说“丝绸之路”沟通了汉与罗马两大帝国，这“茶叶之路”就是康熙与彼得两位帝王的对话。

当时的前套是“茶叶之路”的中转站，浩浩荡荡的运茶队伍自福建、江浙一带开始，在前套平原停下来休整，补足了粮草之后方能继续北上。高峰时期，曾有十余万峰骆驼停留在包头和归化城外，等待装满茶叶后浩浩荡荡地驶向欧洲。除了“复盛公”，包头的文化学者还提到了包头城的另一位缔造者——段绳武。民国时期，解甲归农的他立志开发大西北，在今天包头南海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村建设”运动，大大扩展了包头的城市规模，当时建设的“河北新村”与今天的城市小区有几分相似。随着白云鄂博铁矿被发现，又有数十万人进入包头，形成了包头新城——昆都仑区。

相比呼和浩特的历史悠久，包头历史要短得多。清代前期，“复盛公”所在地还是“包头村”；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包头村升为包头镇；1926年1月，随着经济繁荣和铁路通车，包头迅速升为“包头县”；1937年，包头县正式设市。不到130年时间，昔日“包头村”一跃成为“包头市”，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变。



河套平原

后套:“河神”缔造米粮川

撰文/晋南　摄影/王学东 等　绘图/刘震宇 等

从1869年至1925年，民间水利家王同春创造了引黄灌溉的传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曾经人烟稀少的荒野，渐渐变成了“岁告丰稔，烟火万家”的富庶之地。直到今天，他开创的“八大干渠”依旧灌溉着后套的万亩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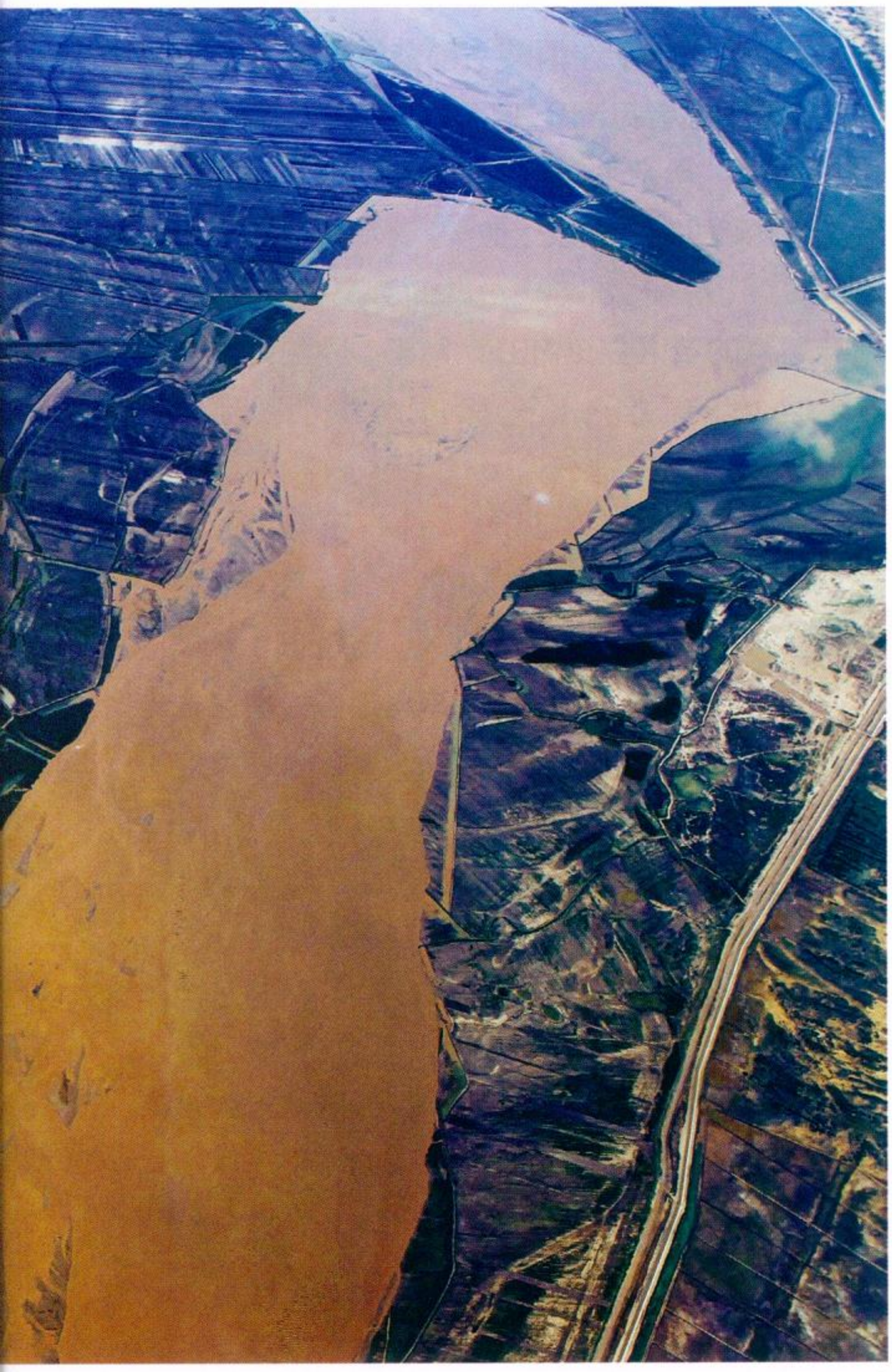
荒野变粮仓，历史不过百余年

话说那“有百害”的黄河，挟着滚滚的泥沙，浩浩荡荡的向着东南奔注。中间，这浑水卷过了狼山以南一片蒙古的牧场，决成万顷膏腴的土地。

——冰心《二老财》

阴山支脉乌拉山从昆都仑河畔出发，向西一直延伸到一个叫西山嘴的村子。绕过这里，坦荡的后套平原便在眼前了。平原北侧的狼山像一张巨大的弓背将平原紧紧环绕起来。后套四周，横亘的狼山与东流的黄河并驾齐驱；乌兰布和沙漠、苏吉沙漠分居两侧。从空中俯视，后套平原像一块扇形翡翠凹嵌在山脉与黄沙中间。两千多年前，汉武帝为发展农垦事业，从内地征召10万农工，在今天后套西部修建引水灌溉工程，并建造了多座城池。好景不长，繁荣一时的灌区因战乱而毁弃，土地也被沙化了。此后的千余年里，后套一直无人垦殖。清代初期，蒙古达拉特部因战功显著被朝廷安置在狼山前后，后套也是其领地。直到清同治年间，这里依旧是“只见蒙古包，不见人和树”的茫茫荒原。

百余年后，这里早已变成著名的“塞上粮仓”。今年8月，我在巴彦淖尔博物馆见到了一张详细的灌溉水系图：只见后套平原上的纵横河渠密如织网，辐射在阡陌交错的农田上；除了十几条大的干渠，周围还有千余条次干渠、支渠、次支渠……博物馆讲解员告诉我，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一首制灌区，正是有了它们，后套平原才真正变成了富饶的“塞外天府”。去年一年，巴彦淖尔市的粮食产量达到了250万吨。我们很难想象，150年多前的清末，后套依旧是了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它后来是如何变成“万顷膏腴”的？今天后套版的众多河渠是如何诞生的？我决定沿着后套黄河进行一次特殊的旅行，去寻找当年拓荒者的足迹。



河渠围村落，桑麻遍田畴

拍摄地点：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与乌拉特前旗之间

沿着黄河，飞机缓缓地掠过一片沃野，摄影师赶快按下快门，捕捉到了这阡陌交织、河渠纵横的画面。后套未开发前，平原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海子（多为黄河改道形成的牛轭湖）、沙丘。王同春等人利用后套的地势，在黄河北岸开凿了多条干渠和支渠，将后套这片处女地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塞上米粮川”。

后套黄河水系变迁图



（西汉）



（清初）



（清末）

“河神”往事，被尘封的垦荒传奇

河套的开垦是我久已听说的，尤其是“民生渠”三个字近年常在报纸上见到；但为什么王同春这个名儿直到现在才听得呢？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

五原县城东北郊一片荒地上，静静地矗立着一座矩形白色大理石墓碑，正面用红色字体雕刻着墓主人的名字。孤零零的石碑周围过去曾有一座漂亮的祠堂，而今只剩了一堆破砖烂瓦，显然已长时间无人看护。殊不知，这地下埋葬着一位后套的治水英雄，他的名字叫王同春。清同治年间，十几岁的他走西口进入后套，后来凭惊人的天赋和勤奋一口气凿通8条大渠，彻底改变了后套的模样。后来清廷和北洋军阀坐享其成，夺去了他的万千财富，但是那些灌渠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他留给后世子孙的宝贵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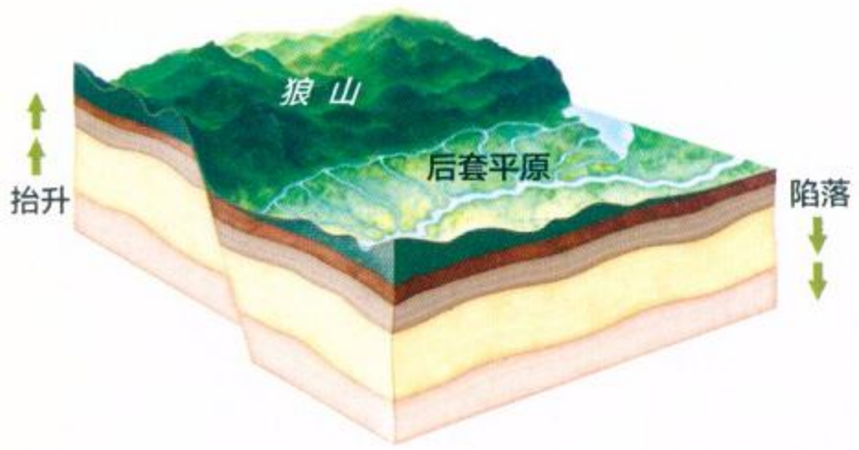
现在，即便是后套上了年纪的人也很难说清他的治水往事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更是一个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名字。在内蒙古五原县政协文史馆，我见到了年届八旬的文史专家武英仕。在他印象中，“已经很长时间没人问起他了”。然而，在解放前的河套地区，这个绰号“瞎进财”的人几乎妇孺皆知。1914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曾为他写过小传，编入《清史稿》，称他为“农人之最好模范”；1934年，历史学家顾颉刚专门为他写了万余字的传记，称其是“民族的伟人”；1935年，文学大师冰心在散文中将他视为“后套的民族英雄”。

经多方打听，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一处旧家属院里，笔者见到了王同春的外孙女、91岁的张素梅。“母亲生前对我讲过，外公身材高大结实，脸庞瘦削多皱纹。他一只眼睛失明了，但擅长看渠、挖渠、种地……”面对笔者的采访，精神矍铄的老人立刻打开话匣子。跟随她的深情讲述，我的思维一下子回到了晚清，回到了尚未开发的后套荒原……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一天，寂静的后套平原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水声。原来，随着乌兰布和沙漠不断向东侵入，流淌了几千年的黄河北支——乌加河的河床竟然生生地被黄沙截断了。滚滚黄流顺势侵入南河，原来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南支成了新干流。

在王同春的曾外孙杨怀世看来，黄河的这次改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黄河干流占据了南方高地，为河北岸的荒原提供了引水灌溉的先决条件，否则不会有后来垦荒的成功。”但是此后近30年里，无人能将黄河水直接用于后套垦荒。杨怀世年轻时对此了解不多，多年之后方知：清末后套那位引黄灌溉的开拓者，居然就是自己的曾外公。

黄河改道后的第三年（1852年），王同春在



后套平原形成示意图

狼山与后套平原之间有一条断层带。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断层以北的狼山不断抬升，以南的平地则不断陷落，形成了一个断陷湖盆。后来，黄河经过多次改道冲积形成了肥沃的平原。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黄河从乌加河改道南支，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从下图标识的海拔高度也可看出，平原地势从西南到东北，呈逐步递减之势。



后套水系：一半天成，一半人为

王同春开渠之前，平原上就有了许多天然的河汊，成为早期垦荒的水源。后来，王同春经过长期观察确定了后套的地势特点是“西南高、东北低”。他开凿的“八大干渠”均在黄河北岸选择渠首，引水方向大致与干流呈60度向下的倾角，引水口巧妙利用河湾环流作用，选择曲流处开口，按照此法开凿的灌渠既不干涸，也不淤积，可以实现无坝自流。同时，王同春利用黄河故道乌加河作为排干渠，将灌溉余水退入乌梁素海（上图 摄影／张念祖 摄于20世纪70年代）。



引水渠口示意图



后套灌区主要干渠示意图

河北顺德府（今邢台市）东石门村出生了。曾经家境殷实的王家因为兵匪抢劫家道中落，便给新添的儿子取小名叫“进财”。后来王同春染天花导致一只眼失明。7岁时他进了私塾，但因家境贫困只读了半年。长到13岁的王同春，命运发生了重要转变：为了谋生，他一路徒步走向塞外投奔在磴口县的叔父。从这一年起，他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后套这片土地。

来到磴口第5年，王同春离开了自己不喜欢的皮匠铺，到后套东部地商郭大义手下当了一名渠工，从此与水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磴口东去的南支成为黄河干流后，由西南向东北分出了五条支汊，靠近后套东端西山嘴的地方有一条缓缓北流的辫状河。后来，人们给它取名叫短辫子河（经过改造后称“短辫子渠”）。河畔地处交通要道，吸引了大量旅蒙商和流民聚集，从而带动了当地的垦殖业发展。后套第一批投资开渠、经营垦殖的地商便在这里应运而生了。所有地商中，四川人郭大义实力最强。

1868年夏秋时节，短辫子渠周围因为水土丰美，一下子来了上千名“雁行人”（春天开荒，秋冬季节返回的内地人），这条涓涓细流周围顿时被大片耕地所包围，垦殖面积扩大了十几倍。不久人们发现：这条天然灌渠淤积了！

正当郭大义们束手无策时，王同春站出来说：“据我观察，后套开渠最重要的是渠口，开口位置不对，要么会被大水冲毁，要么就会淤积断流。”

王同春一语惊人，众人半信半疑。人群中对他表示认可的只有一个叫张振达的晋商。他早年经营皮毛生意，在短辫子河畔开设商号“万德源”，又租种了大片荒地。张振达表情沉静，心中暗暗佩服王同春的胆识。接着，王同春做出了大胆预测：“短辫子渠如不改变渠口，两三年后一定会废掉！”他还举例说，以前有人利用河汊开的刚目渠、缠金渠没几年就废了，就是这个原因。郭大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短辫子渠还是按照原来线路重新疏浚。

4年后，王同春的话应验了：短辫子渠口再次淤塞。1873年，王同春被郭大义委任为渠道改造工程总管，全面负责新短辫子渠的疏浚和改造。漫长寒冬过去，黄河水终于解冻。伴随着春天到来，大批灾民再次涌入后套。

王同春因势利导，将他们纳入挖渠的队伍中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新的短辫子渠挖成了。因为这条新渠是万德源、万太公、郭大义和王同春四家投资合开，因此改名“四大股渠”（今名通济渠）。

过去开渠的人不懂水利，也不勘察地形，往往顺着河汊选线。而王同春开的“四大股渠”直接从黄河中开口，并且还在两侧开凿了支流，同时可浇灌两千多顷耕地。人们发现，经王同春改造后的河渠“高不病早，卑不病涝”，高处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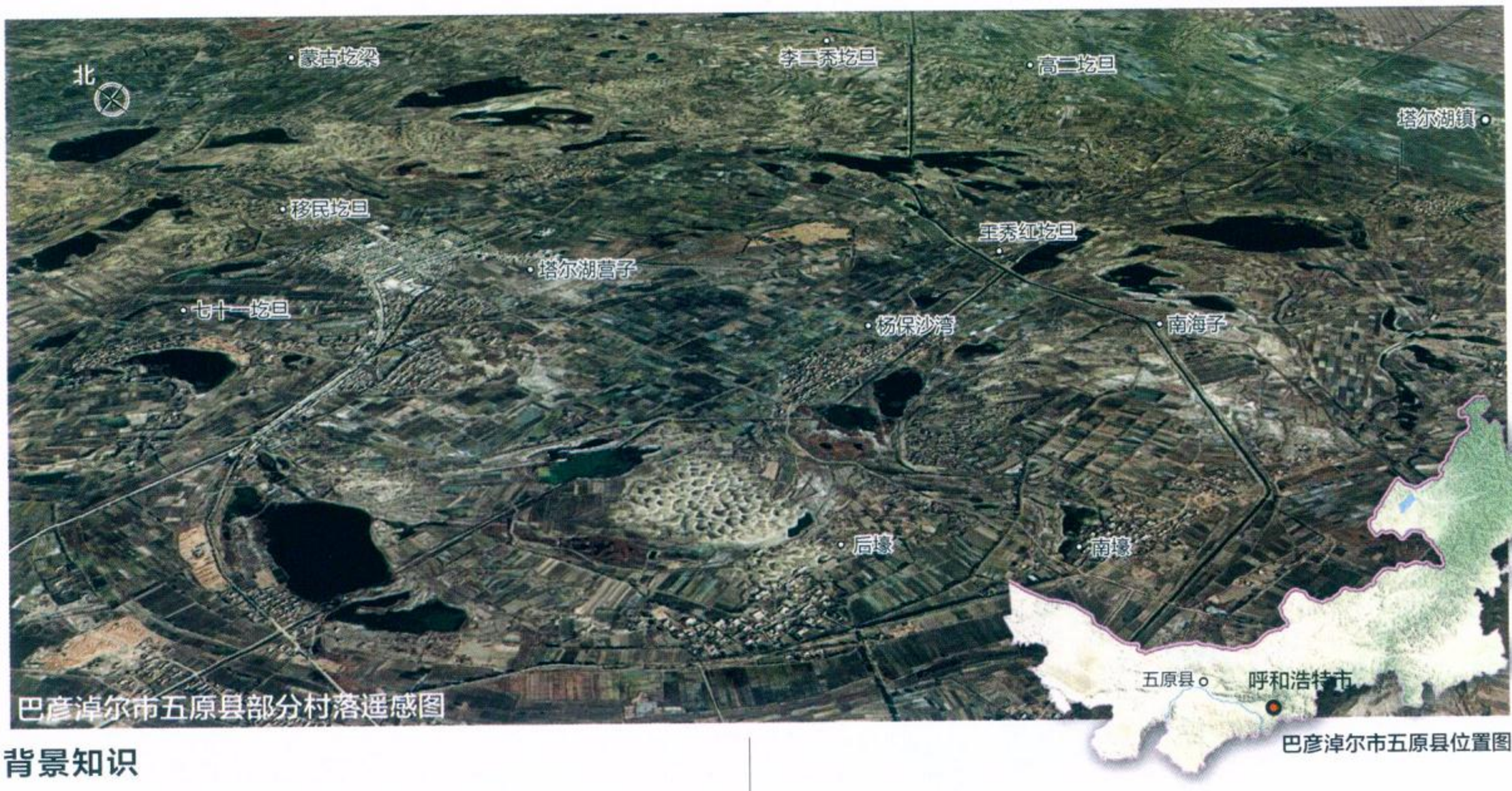




义和渠：
五原城的“母亲河”

王同春开渠全凭民间力量，设计、施工也主要靠他总结的“土办法”。每一条渠开挖之前，他往往要在设计渠道边上插几根竹竿，并绑上灯烛。他站在一旁，通过观察火焰高低决定所挖渠道的坡度，确定渠道的走向。（上图 绘图／孟凡萌）。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同春开通义和渠后，给隆兴长商号带来了繁荣：义和渠纵穿隆兴长东西大街而过，中建大桥，分大街为东西两半，隆兴长商号输出入货物的船只均以此桥为装卸码头。每日桥上车马商旅络绎不绝，桥下货船穿梭云集。到民国时期，隆兴长成为一座边陲重镇，日后成为五原新县城的驻地（下图）。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部分村落遥感图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位置图

背景知识

“圪旦(gē dàn)”与“圪卜(gē bo)”

撰文/杨怀世

在后套平原的大比例尺地图上，我们会看到许多奇怪地名：以人名开头的有王老虎圪旦、沈虎圪旦、马兰圪卜、魏三圪卜、王长命圪旦；以姓氏开头的有杨家圪旦、乔家圪旦、梅家圪卜、柳家圪旦；以自然人文景观命名的有沙畔圪旦、红柳圪旦、帐房圪旦、油房圪旦等。当时进入后套垦荒者以山西人居多，他们管凸起的高地叫“圪旦”，凹陷的洼地叫“圪卜”。“大树圪旦”得名，是因为其低洼环水、周围有树。“黑泥地圪卜”村过去是个小湖，黄河改道后湖水干涸，沉淀出了黑油油的土壤，后来便发展成了“黑泥地圪卜”。王同春长子王鸿曾在乌加河畔土坡上设立过“公中”，后来人们把此处形成的村子叫“大财主圪旦”。山西河曲人刘四拉垦荒的一带村庄，后来被称为“刘四拉圪旦”。为了通过水利和地产控制后套农业，后套地商们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管理体系，其核心机构就是“公中”和“牛犋”。牛犋最早指“耕作单位”，后来引申指“村落”。公中也就是“大牛犋”，一般由若干个牛犋组成。“凡地户民刑各事，都由公中取决，俨然一政府也”。现在地图上依然能看到许多叫“公中”、“牛犋”的地名。

处庄稼均能得到灌溉。光绪年间《五原厅志略》如此描述当时的状况：“耕者数百户，咸获其利。二十余年，不知歉岁。家给人足，老安少怀。”主持开凿“四大股渠”时，王同春刚满20岁。

没有隆兴长，就没有五原城

其（义和渠）灌溉区域，以隆兴长为中心，能灌地亩约计1500顷。此渠挖成，河套遂以隆兴长为中心点矣。

—— 王喆《后套渠道之开浚沿革》

后套的开发是从东部慢慢开始的。当新开的“四大股渠”正在哺育良田时，后套的中西部依旧被黄色的沙地和丛簇的红柳覆盖着。王同春通过几年的观察发现：后套平原大地形是平坦的，小地形却是不平坦的，甚至可以说十分复杂，平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沙梁、碱滩、海子，还有高低起伏的山坡、野草蓬蓬的壕沟。他当时暗下决心：“要想真正大规模地在后套地区开渠，就一定要走遍这块土地的各个角落。”

说起1850年黄河改道，大多数人觉得原因

是：平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因此黄河选择流向了西南低地。王同春沿着黄河北岸的各个支汊来回考察，原来模糊不清的地形地势，逐渐在他脑海中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地图。通过不懈考察，他发现平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这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恰恰相反。

从黄河故道考察归来后，王同春对后套地势胸有成竹，终于在1882年与郭大义分道扬镳。是年，王同春的公中收留了从内地来的上千号青壮劳力，并成功从蒙古王公手中租到了大片耕地。在后套摸爬滚打十余年的他开始酝酿宏伟计划：从黄河直接开口，开一条贯穿后套腹地的大渠。

要凿通那条前所未有的大渠，他需要找到一个立足的根据地。王同春在脑海中仔细地搜索着地图上那个重要的点，最终停留在一个叫“隆兴长”（今五原县城驻地）的村子中。虽说名义上叫村庄，但“隆兴长”在当时的地图上并不存在。当内地形势风云变化时，后套恰恰是一块“三不管”（朝廷不管、蒙古王公不管、地方政府不管）的空白地带。因此，这里的农业垦荒和商业开发都是由民间自发开展的。

最早看中这块地方的并非王同春。早在同治年间，退役的湘军运粮官郭向荣向达拉特旗的王爷租用了哈拉格尔河、旧河筒子周边的土地，于同治六年（1867年）开设了当时河套唯一的综合商号“隆兴长”。从那时起，它就是后套平原上的买卖中心。当时民谚云：“要买好东西去隆兴长，要骑骏马到锦绣堂。”

好景不长，当老掌柜去世后，“富二代”郭鸿霖花天酒地，商号逐渐衰落。王同春趁此机会买断了隆兴长所有资产，在旧址上重建房舍，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不久，隆兴长便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独占了后套商品市场。

隆兴长蒸蒸日上的日子里，也正是王同春大规模开渠的时期。作为地商的他深知，商业经营与开发垦荒必然是相辅相成的。1882年，王同春利用哈拉格尔河、张老居壕、奔巴图河等三个天然壕沟，疏浚挖通成为一条灌溉农田的河渠。到了1902年完工时，又开了支渠45条，可灌溉良田2200余顷。这条连接黄河、乌加河和乌梁素海的大渠后来改名“义和渠”，并一直到今天还在惠泽后套土地。

浩浩荡荡的义和渠水从“隆兴长”总号门前穿过，纵贯于河套腹地。一条前所未有的大渠开通，不仅让王同春完成了华丽转身，也彻底改变了隆兴长的地位。在一家商号的基础上，周边很快形成了人口密集的村落。民国时的林竟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它的繁华：“居民约四百余家，商店大小百家。有邮、电、垦各局……五原所属以此镇为大……故东来者，不曰住五原，而曰住隆兴长……”隆兴长最终发展成为一座边陲重镇，其名气远超过当时的五原旧县城。于是有了那首民歌：“小妹妹穿上红衣裳，咱们去逛隆兴长。”

因为隆兴长地位日渐显要，中华民国政府将五原县的行政中心迁往这里，今天五原县驻地隆兴昌镇名称即来源于“隆兴长”。盯着房间的五原县城图看了许久，武英仕深情地说了一句话：“没有王同春，就没有昔日隆兴长；没有隆兴长，就没有今日五原县城！”

“八大干渠”，贡献超过都江堰

> 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而五原、临河、安北（注：今乌拉特前旗），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的纪念？
>
>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

王同春似乎专为开渠而生。用其子王喆的话说：“（王同春）生平无他好，唯嗜水利若命。”



绿苇映湖波，塞北如江南

拍摄地点：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乌梁素海的蒙古语意为“杨树林海”，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湖面轮廓南北长、东西窄，形如一头戏水的海豚。清道光年间黄河改道南移后，乌拉山西部则留下了两处牛轭湖。后套清末几条大干渠修通后，多条渠水顺势汇入乌加河，使原有的两处湖泊汇成了乌梁素海。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水源注入，原本萎缩的湖面越来越大，成为河渠末梢上的一颗蓝宝石。从4000米高空俯瞰这片水面，郁郁葱葱的芦苇荡与蔚蓝的湖水形成了鲜明对照。

有了义和渠的成功，他对开渠更加痴迷。《绥远通志稿》称他“每遇疑难渠工，俯而察，仰而思，面壁终夜，临河痴立。及豁然有悟，往往登高狂呼，临河踊跃，以为生平第一快事”。

果然，他的开渠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他独立投资开渠5条：刚济渠、丰济渠、灶河渠、沙河渠、义和渠，又与人合伙开渠3条：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这就是清末后套的“八大干渠”。在此基础上，他还挖通了270多条支渠和无数条小渠。经过修挖和调整，“八大干渠”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十大干渠”。

顾颉刚曾说：“河套中人更只知有他，不知



有国家。”作为一个可以治水的人，王同春很快被人尊为“河神”、“独眼龙王”。在当地的一处碑刻上，我看到了一段文字：“王同春凿成绥西十大干渠，开拓河套农耕事业，有功于西北边防，裨益于民生国计，实超于西南李冰父子。”李冰父子因修都江堰名垂千古，但后套百姓觉得王同春的功劳要超过前者。

事实也的确证明，后套灌区的贡献不亚于都江堰。王同春在后套开渠总长达到4000多公里，远远超过都江堰灌渠的长度；后套水利系统在光绪年间可浇灌土地110多万亩，超过了都江堰当时浇灌土地的面积。开凿难度上，都江堰与后套不可同日而语。李冰造都江堰依靠官方力量为强大后盾，而王同春则几乎全部依靠个人资金和民间力量；都江堰工程地处湿润区，有充足的天然河道进行分流，而后套气候干燥，多数河渠全凭人力凿开。

据史料记载，王同春的河渠被清廷收回后，后套垦荒人口几年间少了一半，耕地数量更是下降了4/5。后来冯玉祥对此深有感悟：“人们一直不重垦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废了。王英的父亲（注：王同春）是这里一带唯一的一个努力垦荒的人……”字里行间，这位行伍出身的将军对王同春充满了敬意。

开垦塞外，后套来了位地理学家

下午王君同春来晤，农会会长也……与谈河套地方利病，所言颇能中肯，亦可为农人之最好模范矣。

——张相文《南园丛稿》

1914年1月的某个早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被寒气笼罩着。地理学家张相文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农商总长张謇的办公地点。几日来，他心中一直盘算考察西北的计划，希望能得到张总长支持。会晤后，张謇对此积极回应，并建议他第一站到绥远去。当张相文来到绥远省管辖的后套隆兴长时，正值当地最美的初夏时节。只见五原县城外天空明净、红柳婀娜，田中青青的小麦长了一尺多高，焕发着勃勃生机。更让他吃惊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已经有了成熟的灌溉系统。

张相文在骡车里偶然听人讲，这一带的河渠都出自一个叫王同春的人。“可惜清末，官员抢走了他的万顷耕地和千里长渠，他竟是哈哈一笑拱手相送”。听到此处，张先生兴奋起来，并开始想象这个奇人的样子。没想到，下车之后第一个迎接他的正是王同春，他身体结实、两鬓微苍、笑容可掬。张先生或许不知道，这个乐观豪爽的人曾5次入狱，都是因为开渠。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学术殿堂中的地理学大师与田间地头里的农民水利专家相遇了。见多识广的张相文暗暗惊讶，后套居然有这样的奇人。他回到北京后，便迫不及待地向张謇汇报此行收获。张謇听后便决定聘王同春为水利顾问，准备对河套进行新一轮垦荒。一年后，张謇、张相文、王同春三人约定组建一家“西通垦牧公司”，由王同春拨出乌兰脑包附近地十万八千亩作为公司基础，张謇、张相文则各出两千元作为活动资金。公司初建时的工作非常顺利，三人也都充满信心。但是，由于塞外交通闭塞，加上官吏贪婪、军队骚扰、土匪猖獗，公司常常遭受敲诈勒索，不但没能开垦土地，连牧畜养殖也宣告失败。六年后，公司宣布解散，垦荒梦想失败。张相文沉痛地说：“王同春真是不幸而生于中国！”

西通垦牧公司解散后，王同春又结识了正在开发西北的冯玉祥，并成为他手下的水利总工程师。1925年农历六月二十八，王同春为开挖新渠只身跳入黄河勘察，不久就昏厥在水中。等渠工把他抬出水面，74岁的王同春已经死去。后来他的小儿子王喆继承父业，继续维持、完善后套水利工程。

王同春去世87年后，我来到了当年送葬的地方。虽然正值盛夏，但这冷清的墓地分明让我感到了阵阵凄凉。王同春1925年发丧时，西藏班禅、达赖，青海喇嘛，绥远各旗蒙古王爷，伊斯兰阿訇都来吊丧，送他的老百姓在隆兴长外排成了“十里长街”。他的10年忌日，傅作义拨款重修祠堂，冯玉祥、阎锡山都为他撰写挽联。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人们荡舟于义和渠中，船上供奉同春瓷像，在水中点亮盏盏河灯，敲锣打鼓祈求风调雨顺。即将回程时，我又听武英仕老人说：“王同春死后，他的灵柩要抬回老家邢台，但隆兴长的百姓长跪不起，要求把他葬在五原。”就这样，王同春永远长眠于他毕生开垦过的土地上。

古语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一套”最早仅指宁夏平原。经过王同春父子与后套百姓近百年的奋斗，开发较晚的后套终于也变成了“塞外粮仓”。时人曰：“由是后套垦地万顷，灌溉之利，几与宁夏相争衡矣。”后来，河套地区才有了这句新谚语：“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



编辑手记

追寻“河神”王同春的足迹

撰文 / 马子雷

之前自己早就听说过河套的大名，却恰恰忽视了这塞外粮仓的缔造者 —— 王同春。在今天大多数人的脑海中，王同春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然近些年出版的书刊时而会提到这个名字，但多以“大地主”、“大财主”等形容之。有意无意中，他的治水才能被隐没了。早年，张相文、顾颉刚、冰心等虽对其事迹有过讲述，但很多重要细节并没有披露。经过商议，编辑们觉得，后套的垦荒历史非常值得挖掘，而这位传奇“河神”就是很好的切入点。

8月初，我将报道思路发给了自由撰稿人晋南，他对这个选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很快答应了我的约稿请求。不到一周时间里，他夜以继日、挑灯夜读，“消化”完了50多万字的文字材料。一周后，我们与《山西文学》副主编陈克海相约，决定到河套大地上去寻找“河神”足迹。7日，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 后套平原的西端，这里是乌兰布和沙漠与后套平原的过渡地带。150多年前，王同春的后套生涯正是从一个叫“磴口”（旧磴口）的地方开始的。旧时的磴口是一座位于黄河西岸的小镇（当时归宁夏管辖，在今阿拉善左旗境内）。直到1949年，磴口县城才迁到现在的驻地。或许因为王同春在后套西部生活时间太短，这一带几乎找不到他的活动遗迹。

9日，我们到了王同春在后套的根据地 —— 五原。在当地朋友引荐下，我和两位作家老师先后拜访了五原文史专家武英仕和王同春后人杨怀世。从他们那里得知，五原县城北原有纪念王同春的祠堂和他的墓地，但这些历史建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损毁，今天见到的墓碑是后来重修的。墓碑周围芳草萋萋、瓦砾狼藉，令人唏嘘。墓地平时无人维护，久而久之王同春这个名字也就慢慢被淡忘了。

即便在五原县博物馆这样的机构，我们也没能找到几件王同春的遗物，仅有的两幅老照片还是从别处翻拍的。一个不幸的消息是：王同春的孙子、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家王继祖于去年11月过世了，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个重要采访对象。随后杨老师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知情人 —— 王同春的外孙女张素梅。

按照杨老师提供的地址，我们见到了张素梅老人 —— 即王同春二女儿“二老财”之女。老人虽已九旬高龄，但有问必答，思路十分清晰。可惜的是，家里所有关于姥爷的照片和旧物，都在“文革”期间烧掉了。听说此事，同行的两位作家连连叹息。那天下午，老人和我们聊了4个多小时。一张老八仙桌上摆放着“二老财”的遗像 —— 那是一张从档案资料中复印的影像，人物形象有些模糊。张素梅的儿子王宇也已年过花甲，这段时间负责照料老人起居。那天下午，母子俩促膝而谈，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些尘封的往事。

70多年前，顾颉刚撰写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曾入选当时的小学课本。回程路上，杨怀世老师特意打来电话告诉我，五原县的中小学已经多次将后套垦荒知识写成考题，还有学校把王同春的事迹带到了课堂上。电话那端的他颇为激动地说：“太好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了解后套的历史了，王同春终究没有被埋没……”

责任编辑 / 马子雷　图片编辑 / 孙毅博　版式设计 / 李晟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动物：狗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来说，狗是不可缺少的家庭成员。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生活着一种狗，对于陌生人而言，它们是凶猛的野兽；对于主人来说，它们却是温顺而善良的伙伴。它们就是：蒙古牧羊犬。长期致力于蒙古牧羊犬研究和繁育的作家，为我们娓娓道来他和这个与草原息息相关的犬种的故事。

狗 上天赐予牧民的礼物

撰文·摄影／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由于幼年时体弱多病，医生建议让我生活在空气清新的地方，于是，在4岁的时候，母亲将我送到草原小镇。我的童年，在草原与乡村的接合部度过，而我人生早期的生活知识基本来源于此，那种略显粗糙的生活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受益匪浅。

在草原的那段时间里，我曾经饲养过两头乳白色的蒙古牧羊犬。我为母犬取名为查干（蒙语白色之意），我为它的儿子取名阿尔斯楞（蒙语狮子之意）。它们母子两代陪我度过了那段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也因为有它们的陪伴，让我已经渐远的童年记忆愈显温暖，也更富于追缅的色彩。在那时，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与它们几乎形影不离。

动物拍摄行动进行到狗时出现了状况，事先联系好的向导因有突发情况而无法与我们会合。正当我们陷入无法按计划拍摄的失望时，两位开着崭新拖拉机的牧民停在了我们身边，一番期盼却并不顺畅的沟通后，牧民朋友告诉我们，他的邻居家有一只我们想找的蒙古狗。在与对方联系后，他们同意拍摄。看着渐渐变暗的天色，我们带着新结识的向导，飞快地开到拍摄地，就这样一只标致壮实的黄色蒙古狗成为我们的模特。摄影／耿艺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抱回查干时的情景。那是个干爽温暖的黄昏，我抱着这只正将我的手指想象成乳头认真嘬弄的小生命独自回家。我幸福地以为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我想每一个梦想拥有一只小狗的男孩都会理解那种感觉。

良好的照顾和充足的营养让查干迅速地成长起来，那一段时间外祖母总会发现厨房里会莫名其妙地少一块奶干或是丢一块羊肉。我惊讶地发现，查干的毛色逐渐呈现出一种隔夜牛奶上浮出的奶脂般纯净的乳白色，而且它的体型比标准的德国牧羊犬还要略显粗壮一些。与草原上那

些缺少食物、枯瘦干瘪、被毛多年不经梳理纠结成团的牧羊犬相比，查干拥有熊一样强悍的外观和高贵的气质。它每天陪我去草原深处游逛，或是拉着一辆小铁车跟在我的后面招摇过市。我喜欢看它跃上土墙之后挺立在上面，久久地向远方凝视的侧影，那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呼唤它。它醒过神来就从土墙上飞身而下，向我扑过来，高高跃起，试图叼住我手中的木棍。

查干只产过一窝小狗，仅有一只存活。我从此开始照顾起查干的儿子，一头几乎与它一模一样的牧羊犬，我清楚地记得它应该是查干与一头杂种狗的产物，但它完美地遗传了母亲的一切。这头幼犬是雄性，我为它取名阿尔斯楞，它与查干一样是乳白色的，不过比它的母亲更加强壮。我可以确信，当时整个小镇，以及小镇附近方圆几十公里的草原牧场上，如它们一样品种的牧羊犬再也没有了。

阿尔斯楞是一头有着强烈领地意识的牧羊犬。它成年之后，每天黄昏时，在院门口迎战那些不小心侵入的其他牧羊犬，成为我晚饭后最开心的消遣活动了。在与其他牧羊犬的争斗中，它总是胜利，并能够全身而退。我经常带它和查干进入草原，当我在草原里玩得忘乎所以时，抬起头，视线里已经不见了它们的影子。我呼唤它们的名字，于是随着一声短促有力的低吼，阿尔斯楞冲开远处高高的草丛，呼啸着向我扑来。我们在草原上长久地扑打，以把对方压在身下作为胜利的标志 —— 这相当于摔跤比赛中的双肩着地，很多的情况下都是它占上风。查干总是跑得慢一些，而且，它顶多是在一边吠叫助势，不会加入我们的游戏。

白色的狗在自然界里是一种罕见的颜色，除了极少数地区（南极、北极、阿拉斯加和一些终年积雪不化的冰原）的动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季节性保护色，很多情况下这种白色个体的产生是因为遗传性黑色素合成障碍，由隐性等位基因遗传所致。它们往往幼体羸弱，缺少竞争能力，即使能够存活，在群体中也会因为过于醒目而更易受到捕猎者的攻击。所以，白色的个体在自然界中更显得罕见而珍贵。这几只白色的蒙古牧羊犬守护着主人的财物，安静地等待主人归来。





蒙古牧羊犬血统分布示意图

蒙古牧羊犬是独属草原的生灵，伴随着蒙古民族从莽莽丛林进入丰美的草原。它们与游牧民族一起辗转游牧于草原长廊，又随着天骄成吉思汗征战四方，从草原走向世界，并在不同地区人类喜好的选择下逐渐产生其他品种的牧羊犬。

它们是独属草原的生灵，牧民营地和牲畜的守护者

在闭塞而荒凉的草原上，陌生人的偶尔来访对我来说总是像节日一样，并不多见，而每次的报信者，都是我的查干和阿尔斯楞。

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它们怎样应对那些陌生的闯入者。

当来访者距离蒙古包尚有一两公里时，伏卧在蒙古包边的查干和阿尔斯楞已经悄然间抬起了头，它们警惕地观望。当确信骑马者是奔营地



而来时，它们迅速地挺起身体。粗壮的喉管里发出短促深沉的吠叫，这种吠叫声穿透力极强，在一两公里之外就清晰可闻，极具震慑力。这仅仅是一种警告，当骑马者继续靠近，它们就迅速迎了出来，一开始只是小步颠跑，然后速度越来越快，它们高高地跳起，像雄狮一样嗥叫着扑向马上的人。马上的人使劲挥舞着鞭子，他们大声高喊求助，而此时是我上场的时候了。还是个孩子的我奔跑过去，高声地喝斥制止我的大狗。我抱着它们的脖子，安抚着它们，将它们牵引到那两根用巨斧砸入地下的铁桩前，把铁链扣在它们的项圈上。

当来访者战战兢兢地下马后，总会向我投来艳羡的目光。每当这时，我的虚荣心都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饲养的正是学者称之为古老“东方咬狼犬”的后裔 —— 蒙古牧羊犬，一种被草原牧区的游牧民广泛饲养，能够驱赶并杀死狼的大型猛犬。



蒙古牧羊犬自降生就与羊生活在一起，逐渐形成了这个物种的特性，它们会像保卫族群安全一样地警戒入侵者，这种特质在经过人类训练后不断强化，从而成为牲畜的守护者。一些蒙古牧羊犬，甚至会仔细地将刚刚降生的小羊舔舐干净，小心地叼进牧人的毡包。

蒙古牧羊犬是真正意义上的牧羊犬，它们拥有自己的主观意识，能够在主人离开的时候，独自驱赶并保护羊群。在草原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头孤独的牧羊犬独自看护着上千只的羊群。而每当夜幕降临，它们三两伏卧于畜群的外围，尽职尽责地守卫着整个畜群。慑于牧羊犬的凶猛，狼群尽量远远地避开牧人的营地。但在最严酷的隆冬季节，荒寒的草原上，找不到果腹之物的狼群也会倾巢而出，结群攻击营地，抢掠羊只。于是，在冬日的夜晚，牧羊犬与狼群的厮杀时常发生，有时，撕咬在一起的牧羊犬和狼甚至翻滚撞击着蒙古包的毡壁嘭然作响。天亮后，雪地上遍布牧羊犬与狼搏杀时留下的印记，但畜群无一损失。有时雪地上也会留下七零八碎的狼的尸体残块，当然，偶尔倒下的也会是牧羊犬。

我在草原的第三年春天，查干和阿尔斯楞咬死了一头企图在夜里潜入羊群的狼。它们是在午夜完成那一切的，我只是在早晨看到了躺在空地上的死狼，它的整个脖子几乎都被咬断，只连着一点皮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狼。查干和阿尔斯楞受了轻伤，我出来时它们正卧在草地上舔舐伤口，看到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一跃而起，亲吻着我的脸颊。

后来，到了就学的年龄，我不得不离开草原，离开查干和阿尔斯楞。



对于任何进入内蒙古草原的人来说，当他们接近草原牧民的营地时，呼啸而来的牧羊犬都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主人除了大声地喝斥，以皮鞭和木棒击退它们的进攻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办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牧羊犬完成了自然选育，那些瘦弱胆怯的个体会在厮杀中被淘汰，留下的都是最勇猛强悍的牧羊犬。它们天性凶猛，从骨子里流露出来那种只属于荒寒草原气质。

它们生于蒙古高原，血统遍布欧亚草原

幼时与查干和阿尔斯楞的生活经历，让我后来在写作之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蒙古牧羊犬的研究之中。

作为人类最可靠和忠诚的伙伴，早在10000—15000年前，一些与狼分道扬镳的野犬已经开始跟随原始人类一起生活。公元9世纪中叶，发源于大兴安岭山林的早期蒙古部落向西迁移，进入呼伦贝尔草原，逐步完成由纯粹的狩猎民族向半狩猎半游牧生活的过渡，并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此时，一种已经适应北方冬季极度高寒的严酷山地环境、能够与大型野兽搏杀、体格硕壮、毛皮厚实、极有力量的凶猛山地犬种，也跟随着蒙古部落进入草原。蒙古游牧民族带着他们的畜群逐水草而居，不定期地更换牧场。而一直跟随着他们的蒙古牧羊犬，逐渐适应了这种游牧生活。在茫茫草原上，它们护卫营地，放牧羊群，驱除觊觎羊只的野狼。

在对蒙古牧羊犬的起源和血缘关系考证的过程中，我也向一些历史学者、畜牧业专家进行过求证，发现蒙古牧羊犬的血统传播竟然与蒙古民族的征战和迁徙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欧亚大草原是一条广阔的长廊，它横贯欧亚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广大的草原区，西自欧洲多瑙河下游，呈带状往东延伸，经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直至中国的东北平原，然后转向西南，经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到青藏高原的南缘，东西绵延八千余公里。

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分布着多个国家的多个民族，而整个欧亚大草原牧羊犬的血统联系，也随着当年蒙古大军西

征的足迹融合衍生出藏獒（Tibet Mastiff）、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牧羊犬（Anatolian Sheepdog）、高加索牧羊犬（Cancasian Sheepdog）和中亚牧羊犬（Certral Asian Sheepdog）等原始犬种，并在相应的地理条件下形成具有各自地域特点的特有品种。但即使在今天看来，仔细地观察它们的外观，在外形、颜色和毛量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分别，显然，这几种牧羊犬之间同宗同祖，出自共同的山地祖先。

动物学家在研究家犬的起源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分析家犬样本的DNA序列。起源地的犬种基因多样性更强，在随人类迁徙的过程中，根据不同地区人类的喜好对家犬进行选育，导致家犬的表相会越来越单一。从蒙古草原由东向西，游牧民族为了放牧牲畜、驱赶野兽和护卫营地所饲养的大型猛犬的体型、外观、毛量和毛色，呈现出一个非常有规律的渐变；沿着蒙古草原越往西去，猛犬的体型越趋于高大，毛量也相应地变短，而毛色也趋于单一，很少看到像蒙古草原上那种铁包金（四眼）的毛色了。从中国新疆往西，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猛犬的体型更加高大，颜色更为单一。再往西，当接近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时，猛犬的颜色基本上就极其单一了，鲜有虎皮、棕红等特殊的花色了。这种变化与蒙古大军西征时的路线惊人地吻合，这一现象侧面印证了广阔中亚地区的猛犬血脉源于蒙古草原。

除大规模的征战外，北元前期，居住于呼伦贝尔草原的巴尔虎蒙古部族除在祖辈传统游牧地贝加尔湖至呼伦贝尔一带的广阔草原游牧外，还跟随着从属的封建领主参与更远的大规模游牧，最远直达今天青海省的青海湖。这种大规模的往返游牧不止一次。在这种大规模的游牧过程中，蒙古牧羊犬的血统曾直达青藏高原。藏獒极有可能是蒙古牧羊犬在游牧过程中分支而出的品种，在封闭的地理环境内形成了现在的高原种群。



目前，蒙古牧羊犬比较集中的地点仍然是内蒙古草原（这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除了内蒙古自治区，还应该将蒙古国在内的大部分中亚草原地区全部包括在其中）。根据毛色，蒙古牧羊犬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品种：棕黑色、黑色、黑白花色、黄色、棕红色、白色、虎斑色（稀少）、狼青色（稀少）和灰色（极稀少）等。

历史上，蒙古牧羊犬尽管没有进行系统而科学的繁育，但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通过自然的优胜劣汰也保持了其优良的基因。近年来，由于传统的游牧已经逐步过渡为定居生活，蒙古牧羊犬由于流动性减少，基因群过于狭窄，退化十分严重。受利益驱使，很多犬贩大量收购蒙古牧羊犬冒充藏獒出售。仅据作者个人调查，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全年，呼伦贝尔地区就有近2000头优秀的蒙古牧羊犬被运出草原，这对蒙古牧羊犬的种群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一个古老的犬种，蒙古牧羊犬有着不断进化才更加适应草原环境的基因特性。若不加以保护，这种珍贵的基因特性将永远地消失了。

而关于我的两头牧羊犬查干和阿尔斯楞的命运，是我很多年之后都不愿谈起的话题。

回到城市后，我艰难地适应着陌生的生活，但那时我却一直在憧憬着某一天，当我打开家门时，我的狗，两头经过长途奔走已经骨瘦如柴的乳白色牧羊犬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我那孩子般的理想终究破灭了。在我离开草原半年之后，有亲戚来访，他们告诉我：在我走后，查干和阿尔斯楞一次次外出寻找我。查干在去车站的路上，不幸被车撞伤，回到家中苦捱了三天后死去；又过了三个月，阿尔斯楞也郁郁而终。

后来，我不断地进入草原寻找那个品种的牧羊犬，但我再也没有见过像查干和阿尔斯楞那样的牧羊犬。我想，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那个时候结束的。当得知查干和阿尔斯楞死讯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生命中有些东西永远失去了，那样的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

在无边的草原上，蒙古牧羊犬警惕地守着白色的畜群，毡包上升起阵阵炊烟，这些景象深深地印刻在那些生活在草原上人们的记忆里。

责任编辑／康静　图片编辑／王彤　版式设计／李晟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景观：沙漠·戈壁

戈壁、沙漠和沙地是内蒙古为我们贡献的3种自然景观，也许它们更贴近我们心中的内蒙古。“天苍苍，即使晴空万里，也是沙天一色；野茫茫，无论如何远眺，亦无能分清远方天地”。

内蒙古的戈壁、沙漠与沙地，是我国整个沙漠带的东部和东北部，总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占内蒙古自治区面积的1/4。它们的形成可以说是干旱气候的产物，它们的分布又受到气候干燥程度的影响。

沙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东、中部地区，在水、热状况上，属半湿润和半干旱类型。沙丘起伏和缓、固定程度高，有一定比例的植被覆盖，包括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乌珠穆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和毛乌素沙地。其中，呼伦贝尔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水分条件较好，呼伦贝尔沙地零星分布在草原上，科尔沁沙地的景观也会在草原和沙地之间有所转换。

沙漠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市和阿拉善盟，包括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巴音温都尔沙漠。

戈壁主要分布在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地面由粗砂、砾石等物质组成，缺少植物和水土。在中、蒙边界展布的戈壁，碎石表面常长有一层黑色荒漠漆，外壳奇特，成为著名的“黑戈壁”。

腾格里沙漠：沙与水交织的王国

沙漠里的天空异常蔚蓝，当纯净的天色倒映在更纯净的海子里，就会蓝得勾魂摄魄。腾格里是中国湖盆最多的沙漠，大小湖盆达到了422个，但仍然有大面积存水的海子已经比较少见。照片上的是巴彦浩特西南70公里的月亮湖，它藏在腾格里沙漠已有千万年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原始的湖泊，湖畔生长着芦苇、沙竹、白刺等植物，形成典型的沙漠绿洲。湖畔沙漠的“褶皱”整整齐齐，像是大型施工机械“制造”而成，其实它们是因风而成的复合型新月沙丘链，也就是一层新月形沙丘上层叠着次一级的新月形沙丘。当无数沙丘手手相连、层层相叠，其间点缀着绿色，仿佛构成了一大块图案复杂的衬布，而这块金黄色衬布上所托举的，则是一块月牙形的蓝色宝石。摄影／杨孝



绘图／于继东



巴丹吉林沙漠：沙海上凝固的浪花

柔和地向上隆起，渐渐地抵达顶峰，再以更舒缓的幅度复归平静。在巴丹吉林沙漠，摄影师在迎风面航拍，用镜头抓取了这幅画面：一个个新月形沙丘的“背影”优雅地侧卧在沙地上，天空的蓝色光影被倒映在沙波纹上，似乎正随我们的呼吸而起伏，那完美的曲线令人怦然心动。新月形沙丘是最基本的沙丘形态，宛如一弯新月，两翼有顺风向延伸的翼部，主要分布在沙源较少、风向单一而稳定的沙漠地带。之所以说这张照片是新月形沙丘的“背影”，是因为从这个角度看不到它的弧形脊梁和沙脊另一侧的新月形陡峭凹地。照片上的它们，如同凝固的海浪，让沙漠不再荒寂，而是充盈着跳脱而又柔媚的动感。摄影／慧斌



阿拉善黑戈壁：黑漆覆地，砾石晃眼

这是摄影师在内蒙古最西端拍摄的，散落在荒漠之上大小不等的砾石，与覆盖在地表之上的黑褐色一起，构成了浩瀚连绵的黑色戈壁。随着地势向远方延伸的水泥界桩，又像一条玉带一样逶迤铺陈，营造出戈壁中独有的空旷悠远。黑色戈壁主要分布在马鬃山、雅布赖山、贺兰山等地的山前地带，在罕乌拉山、巴彦乌拉山也有分布。因为地表的组成物质不同，戈壁又可分为岩漠和砾漠：地表有岩石裸露、仅有一层很薄岩石的就是岩漠；地表为砾石覆盖的就是砾漠。当细小的颗粒被强劲的大风带走之后，那些大风搬运不动的砾石就留了下来，在经受风沙磨蚀之后，逐渐变成光滑坚硬的三棱石，也就是风凌石。这些暴露在地表的岩石和碎石，表面原本是有水分的，在水分蒸发过程中，那些被水溶解的矿物质就遗留了下来，天长日久，成为一层深褐色的油漆一样的东西。这种被称作荒漠漆的物质，其实是铁锰化合物。摄影／宋文

责任编辑／王晶晶　王杰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骆队缓步前进
驼铃悠扬清脆

阿拉善流沙、戈壁广布，是干旱荒漠高原，自古以“驼乡”著称，因为有了骆驼，浩瀚的荒漠不再是苦海无边，丝绸之路上飞扬起了各国商贾的笑声。骆队在沙漠上缓步前进，撒下声声清脆驼铃。其实，驼铃并非一般人想象中那种挂在骆驼脖子上的小铃铛，而是约有30厘米高，重达三四斤的大筒子，一般由熟铁或者铜打造。一支驼队一般只有一只驼铃，挂在尾驼的驼垛子上。尾驼是精心挑选的，会打铃铛的尾驼走起路来故意左右摇摆，把驼铃的声音送出去很远，这样骑在头驼上的人就知道后面没有掉队。阿拉善双峰驼用强壮的身躯铸就了阿拉善从古至今的文明史，没有它们，人类与戈壁荒漠的关系就无从谈起。

摄影／杨孝

区域：阿拉善

瀚海苍茫，驼铃悠悠

在干旱地区最宝贵的就是水，而干旱缺水正是阿拉善的标签。于是，稀缺的水决定了阿拉善的各种颜色和地貌，甚至让胡杨树叶有了三种形状。但这些还都不是阿拉善王冠上的明珠，干旱缺水所带来的最神奇礼物，是两个月不吃不喝还活着的双峰驼。骆驼见证了阿拉善的沧桑与变迁，也在亲历变革所带来的生死迷局。

P324 多彩高原：一切由水决定
P330 流动在驼峰上的阿拉善

干旱少雨却
又多彩多姿

阿拉善这种神奇的富饶存在于干渴的戈壁荒漠上，降水量决定着阿拉善地表的颜色，既干旱少雨而又多彩多姿，有山峦、河流、森林、湖泊、草原、戈壁、沼泽、沙漠等全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在阿拉善，诸多颜色有时凝聚在一个事物当中。例如巴丹吉林的沙子虽然大多数是金黄的，但由于所含矿物质的不同，有些地带的沙子还会呈现出黑、红、绿等不同的颜色。再比如，春夏季节的胡杨绿意盎然，秋季的胡杨金光灿灿，而霜打之后胡杨叶子又会像香山红叶一样红艳似火。摄影／诺敏·何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阿拉善

多彩高原：一切由水决定

撰文／庞岚

让一个地方不下雨有多少办法？你可以把它放在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可以在它的南部隆起世界最高的高原，还可以让它被群山所环绕……作为一个典型的内陆闭合区，阿拉善就是这样一个降水少之又少的地方，它的东部有贺兰山与阴山余脉相交，南部有龙首山、合黎山，西部有马鬃山，东南是青藏高原，北部被蒙古高原阻隔。

有人说，阿拉善其实是贺兰山的另一种发音，也有人认为，阿拉善其实是蒙古语或匈奴语中“阿拉格夏”的汉语读音，而“阿拉格夏”是“多彩之地”的意思。既干旱少雨而又多彩多姿，阿拉善的这两大特点其实有着内在的逻辑。

阿拉善盟区域图



阿拉善主要地名的蒙语含义

地名	蒙语含义
巴彦浩特	意为“富饶之城”，当地人称之为“巴音”。曾是清代的一个军马场，当时又名定远营
达来呼布镇	意为“大海的深渊”
额济纳	蒙语意思为“主人”
居延	额济纳古称，本为匈奴语，有“天池”、“幽隐”之意思，是由朐衍、居繇演变而来
巴丹吉林沙漠	“巴丹”是人名，他在这里发现了60个湖泊，“吉林”是蒙语里“六十”的意思。也有传说认为“吉林”是藏语，意为“誓言沙雨”，和天神发怒降下沙雨有关
腾格里沙漠	腾格里意为“天”，指茫茫沙海如无边无际的天空
乌兰布和沙漠	乌兰布和意为“红色公牛”
曼德拉山	曼德拉意为“升起、兴旺、腾飞”
必鲁图峰	必鲁图意为“像磨刀石一样的沙峰”
海森楚鲁怪石	海森楚鲁意为“象锅一样的石头”

蓝海子与黑戈壁，阿拉善的颜色由水做主

蓝色海子和苍翠绿洲是阿拉善所占面积最小，但也是最珍贵的颜色。

当纤尘不染的蔚蓝天空投影在东居延海的水面上，荡漾出的蓝色足以令人心醉。再加上芦苇草泽在水波上铺展开去，湖边滩地上天鹅成群，我几乎以为紫霞仙子马上就会撑一叶小舟缓缓而来……

按理说，大森林、大草原的绿色和沙漠绿洲的绿色都是植物叶绿素的颜色，但因为背景的差异，它们给人的感受或许会天差地别。劫掠了黑城的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曾在书中这样写道：“在途经戈壁之后，看到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巨人般的兴山榆、杨树，王公们富饶美丽的园林，大片的庄稼地，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天堂般的所在。”

在干旱地区，水多的地方就是天堂，那么完全没水的地方呢？在马鬃山以东额济纳河以西，有着大片的“黑戈壁”，那里的地表完全被漆黑的砾石所覆盖，这样的奇观就是“荒漠漆”。更干旱、几乎寸草不生是黑戈壁的显著特点，所以学者们在给戈壁分类的时候，也将其称为“极旱荒漠”，那里的年降水量在50毫米以下，植被覆盖率仅有1%。

降水量决定着阿拉善地表的颜色，除了绿洲碧海与荒漠黑漆这两种最极端的情况，阿拉善的大部分戈壁处于一种既缺水但又并非极旱的“中间状态”。

在年降水量为50—100毫米之间的地方，形成了黄褐色的普通荒漠（也叫典型荒漠），那

沙漠深处
沙湖星罗棋布

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有144个被当地人称为海子的湖泊，其中仍然有水的是72个，有如蓝色的琥珀镶嵌在沙谷里。巴丹吉林的沙子为什么含有水分？降水稀少的沙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海子？专家研究发现，祁连山的雪融化后，通过地下深处的断层（即地质上著名的阿尔金断裂带）源源不断地进入沙漠。也就是说，500公里外的祁连山冰川积雪融水是巴丹吉林沙漠之水的发源地，在地下1万米深处，两者靠一条隐蔽的地下河一脉相承。摄影／诺敏·何

里的地表上除了砾石还有沙质灰棕荒漠土，植被覆盖率为10%。红沙、泡泡刺、珍珠、梭梭艰难地生长，其他牲畜难以生存，只有骆驼可以悠游其间。

草原化荒漠（也叫半荒漠）的年降水量可以达到100—200毫米之间，灰漠土和淡棕钙土构成的土壤中所含水分相对较高，植被覆盖率也达到了30%—40%，所以这里呈现出黄绿相间的颜色。除了最顽强的超旱生灌木，这里也生长着美味的沙葱、会假死避旱的绵刺以及霸王、沙生针茅、沙蒿等多种植物，牛羊可以在这里放牧。

大沙山和小树叶，阿拉善的形状与水有关

阿拉善是一个多风的地方，当强大的西北风将地面上的细土刮走，只剩下薄层粗砂和砾石，当大风让沙子聚集形成沙丘，人们都说，风和阿拉善的地貌关系紧密。

但风只是形成风蚀地貌与风积地貌的动力条件，其基础还是干旱导致的沙化地表。如果阿拉善是湿润、半湿润地区，那么在植被和雪被的保护下，风肯定不会拥有如此恣意的舞台。

巴丹吉林那绵延起伏的沙山里就潜藏着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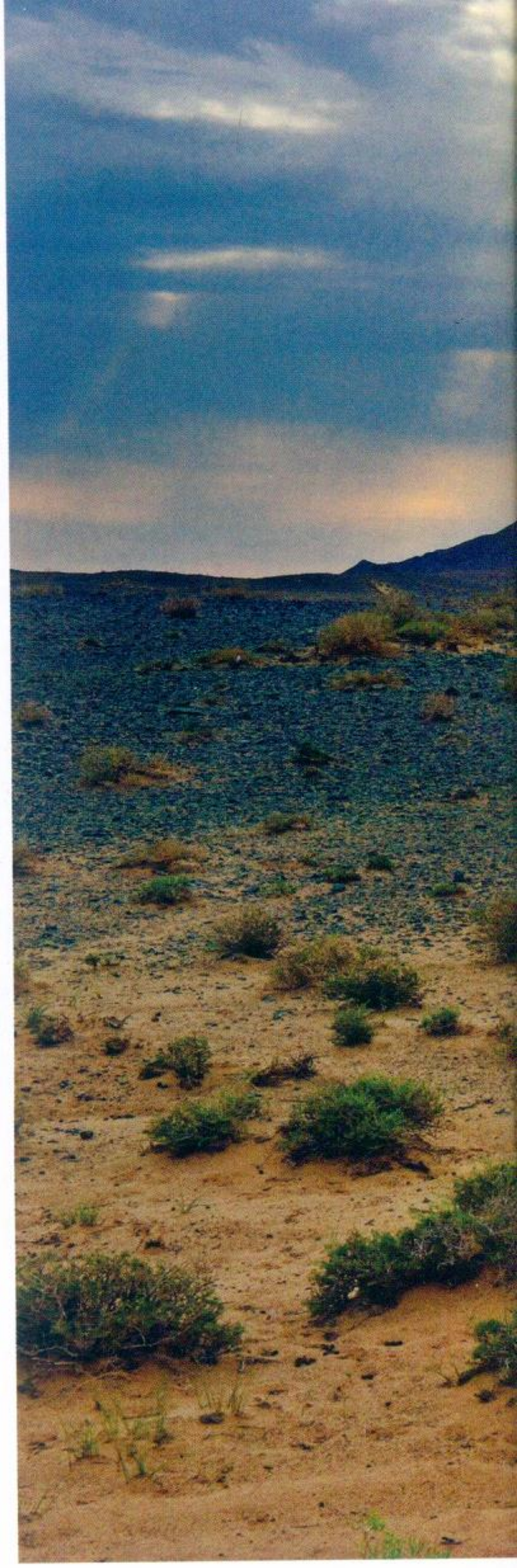
样一个悖论：干旱缺水才会有沙漠，但是有水才能形成高大的沙山。这是因为，沙子里含有的水分可以起到“黏合剂”的作用，让一粒粒的沙子稳固堆积。

水决定了巴丹吉林高大沙山的曲线，也决定着胡杨树小小叶片的形状。每年秋季，额济纳旗大片金黄色的胡杨林会吸引无数的游人，但夏绿秋黄是很多植物的共性，这并非胡杨最神奇的地方。走近胡杨林细细观察，你会发现胡杨树叶竟然形状各异：有的叶片像是柳树叶，有的像是杨树叶，有的则像银杏树叶。正因为这样的特点，胡杨还有一个名字：异叶杨。

胡杨采取了这样的生存策略是因为漫长的干旱。幼苗期的胡杨根系不够强大，叶片细长可以减少水分的消耗。树龄增大之后胡杨的根系可以超过树身几十倍，随着汲水能力的增强，胡杨树叶就会慢慢变宽。此外，在同一棵树上可以看到树冠下层的叶子是细小的条形，这样既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也可以减少风沙的打击；而上层的叶片为了尽可能多地进行光合作用，则会逐渐变宽。

戈壁主色调
耐旱驼绒藜

黄褐色是阿拉善的主色调，因为那是戈壁荒漠的颜色。这张照片拍摄于额济纳旗最西北角的广袤戈壁，是内蒙古、甘肃和蒙古国交界的地方，画面前端是一大片驼绒藜，这是一种抗旱、耐寒、耐瘠薄的半灌木，主要分布于荒漠地带。在风沙的强力侵蚀之下，阿拉善戈壁的地表依据其组成物质可划分为岩漠、砾漠两类。岩漠是指地表岩石裸露或仅有很薄的一层岩石碎屑覆盖的山麓地带。而砾漠地表为砾石覆盖，砾石大小不等，强劲的风力将细小颗粒吹走，留下粗大的砾石，成为风棱石。
摄影／王彤



荒漠抑或绿洲，阿拉善的未来水说了算

在上个世纪初，西居延海的面积为267平方公里，是东居延海的7倍。但是1961年以后，它彻底干涸了。虽然远隔千里，但东居延海湖底白色的碱花花对很多北京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因为那里是中国北方沙尘暴的策源地……

干旱程度决定着阿拉善的颜色，蓝莹莹的海子可以变成白花花的碱滩，绿茵茵的树林和草场也可以变成黄褐色的荒漠。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1700万亩梭梭林横贯东西800公里，那是骆驼的食堂、苁蓉的产区，也是生态的屏障。2000年，梭梭林减少到300多万亩，胡杨林也由最盛时的170多万亩减少到50多万亩。

腾格里沙漠有大小湖盆422个，曾经出现沙山有多高芦苇和沙竹米子就能长多高的景象。但后来那些湖盆里大多数不再有水，植被开始退化，沙丘开始活化……

不过，近年来终于传出了好消息。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建立了阿拉善绿洲的遥感数据库，数据显示近35年来阿拉善境内绿洲的面积总体呈“先减少后增长”的趋势。虽然在1975年到1990年期间，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阿拉善绿洲局部萎缩，但是和1975

年相比，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2010年的绿洲面积分别增加了649.15和13.56平方公里。只有额济纳旗因为受到黑河下游来水量变化的影响，2010年绿洲面积和1975年相比减少了64.04平方公里。除了自然绿洲，人工绿洲也在阿盟的绿洲面积中占了将近两成。

当绿洲与戈壁此消彼长，我们就会更深刻地明白：水决定着阿拉善的颜色，更决定着阿拉善的未来。而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寒旱区研究所所长王涛等学者认为，阿拉善作为“中国西北最重要的一道生态防线”，由于独特的地理及气候特征，已经成为全球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和中国环境生态的严重危急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评估曾说，戈壁是“不适于人类居住的不毛之地”，但阿拉善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生活，这里的人们形成了适应干旱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虽说是“不毛之地”，但这里的胡杨却可以不死、不倒、不朽，“生存专家”双峰驼还可以在没水喝的日子里照常生活。所以，阿拉善也是我们应对干旱的宝贵信息库、基因库。当缺水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阿拉善的颜色与未来就显得尤其重要。



阿拉善

流动在驼峰上的阿拉善

撰文／庞岚　绘图／要艾冰 毛京东

骆驼惊人的生存能力背后潜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奥秘？
漫漫驼道上，阿拉善双峰驼曾立下怎样的丰功伟绩？
当现代文明和双峰驼“分道扬镳”，驼乡与骆驼的未来将会怎样？
这不只是对荒漠里某种动物的追问，甚至也不只是对骆驼与阿拉善关系的追问，
因为在骆驼的双峰之间，早已驮起了阿拉善所有的故事。



驼乡——因戈壁的严酷而存在

“它降生的所在，应是星球上最恶劣的环境。沙漠，这个字眼的背后，总在闪动着死亡的阴影。白刺、马齿苋、臭蒿……它吞咽着最粗鄙的食物，然而，却背着最沉重的负担，跋涉着最艰难的旅程。”

内蒙古著名歌词作家克明在他的散文《神圣阿拉善》当中，说骆驼是“伟大的一个物种”。

在阿拉善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荒漠戈壁占了绝大部分。阿拉善盟由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三个部分组成，无论从哪个旗出发前往另一个旗，中间几乎都隔绝着500公里以上的茫茫戈壁。

戈壁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难生草木之地”，在汉语里，则仅指砾质、石质荒漠。戈壁滩上的地势起伏平缓，地面的细沙已被风刮走，只剩下大小不一的砾石。这里的植被异常稀疏，只有超旱生植物东一棵西一棵挣扎着长出灰绿色的枝叶，它们绝不会像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的牧草那样连成绿色的海洋。

但就是在这种“最恶劣的环境”里，却有一种牲灵仿佛是为之“量身定造”——即便朔风夹杂着粗砂砾石狂舞而至，阿拉善双峰驼也总是迎风站立，那份自信和昂然，传递着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这里是我的家园！

从阿拉善右旗旗府所在地巴丹吉林镇往东北方向走200多公里，可以看到一座黑石嶙峋的山脉——曼德拉山。在这里，有着游牧民族与阿拉善双峰驼五千年前亲密接触的“立此存照”。据阿拉善右旗文物管理所所长范荣南介绍，被称为“岁月画廊”的曼德拉岩画大多产生于新石器时代。

在山上，岩画大多画着鹿等野生动物，而山脚下平缓地带，岩画则10幅里有3到5幅都会出现双峰驼以及人类骑乘骆驼的画面。范荣南认为这是因为岩画的写实风格——骆驼不善爬高，狩猎的时候大多等在山下，狩猎成功后则被用来驮运猎物。时期稍晚的岩画，则出现了骆驼和人一起游牧迁徙的画面。

阿拉善双峰驼进化出了适应戈壁荒漠的特殊构造，成为这片苍凉大地的天之骄子。资料显示，禁水禁草的骆驼活了67天；禁水给草的骆驼支撑了87.5天；给水禁草的骆驼，经过110天才营养衰竭而死。

作为一种交通工具，骆驼还有着超群的“载重性能”——骆驼拉车载重可达一吨，驮运175公斤的时候日行程可达35公里，单人骑乘则可日行50公里以上。10天左右不吃不喝，骆驼仍然可以负重前行。

看到骆驼神奇的“超能力”，人们首先会想到它的独门法宝：驼峰。尽管双峰驼一口气能

外貌兼有十二生肖特点

十二生肖的习俗来源于汉族，但在阿拉善牧民们的心目中，骆驼才是真正的生肖之首，他们传唱的《头驼赞》这样唱道：“头驼啊！我的朋友，十二属相的特点你都有：鼠耳在你头上，像牛一样的脊梁……”在阿拉善左旗巴彦霍德嘎查，我们的摄影师借来当地养驼人两峰白驼，一番打灯布景，这峰骆驼成为镜头下的“明星”，它伸展开长长的脖颈，雄壮的身躯，高高的双峰，漂亮的素毛根根分明，无论是否能在它们身上找齐十二生肖的特点，骆驼都是草原五畜中最漂亮的。摄影／耿艺

古老岩画上“立此存照”，洋人笔下的“中国风物”

现代人在白色的纸张上作画，原始人的画纸则是坚硬的黑石头。经历了6000年风雨的侵蚀，曼德拉山岩画仍然不朽。阿拉善曼德拉山岩画分布于巴丹吉林沙漠的东部，在长6公里、宽3公里的一道道岩脉里，现存不同时期的岩画4234幅，而五六千年前，阿拉善双峰驼与游牧民族的亲密接触也“立此存照”。根据《史记 · 匈奴列传》的记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我国的北方草原就开始饲养骆驼（下图 摄影／范荣南）。阿拉善曾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清代，亚欧之间的“洲际贸易”在驼背上繁盛起来。这幅清代《荒漠中的驼队》，就是西方人画笔下展示的中国风物（右图）。





喝60—80公斤的水，驼峰却不是它随身携带的“水壶”——那里储存的只是脂肪。

据阿拉善盟骆驼研究所所长张文彬介绍，神奇的双峰驼实际上是把水分储存在血液之中。大量饮水后，骆驼的红细胞可以膨胀一倍，缺水时则水分渗出参与代谢，红细胞变小，血液浓缩。骆驼血液的贮水功能得益于红细胞抗压抗渗性，这是其他任何家畜都不具备的特殊能力。

体内储存着几十公斤的水，骆驼在消耗这些水分的时候却仍然显得相当“吝啬”：它会通过降低呼吸频率来减少水分散失，会通过鼻腔黏膜回收部分水汽，还会把尿液高度浓缩，甚至把粪便的含水量降低到牛粪的1/4。

如果拿汽车来做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似乎越高级的车对油品质量的要求也就越高，油不好就会熄火甚至损害发动机。但是，骆驼神奇的超能力却并不是依托于沙漠绿洲里的丰美水草。长刺的草、咸草、苦草、辣草都是它的美食。对于别的食草动物而言不堪下肚的粗劣草食一旦经过了骆驼的咀嚼和反刍，就变成了巨大的能量。骆驼喝水也毫不挑剔，遇到咸水苦水都是一通豪饮。

骆驼对于极端的气温变化也有着很强的适应性，而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秋冬季节它会长出厚密的绒毛，更源于这种神奇的生物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温度来减少体温与气温之间的差距。虽然哺乳动物基本上都是恒温动物，但骆驼一日之内的体温变化幅度可以达到3.5℃以上。彼之毒药，我之所好。耐粗饲、耐饥渴、耐高温、耐严寒、抗风沙的双峰驼可以说是造物主为戈壁荒漠定制的特殊生命，是阿拉善的神奇精灵。

延续数百年的盐池驼路

阿拉善虽然黄沙遍地，但境内有大小盐池近20个，食盐的产量极为丰富，且盐粒大而洁白，其中开掘最早、储量最丰的要数吉兰泰盐池、查汗布鲁克盐池、雅布赖盐池及和屯盐池。自古以来每逢盐运期至，无数的骆驼就会从四面八方云集在各大盐池，直到1990年，阿拉善盐运全部实现了汽车和火车运输，盐池才结束了延续数百年的驮运历史。



驼道——让阿拉善成为“世界驿站”

“遥远的海市蜃楼，驼队就像移动的山
浩瀚的金色沙漠，驼铃让我回到童年。”

民歌《苍天般的阿拉善》，唱响了阿拉善人对于驼队和驼铃的集体回忆。

这里是亚洲大陆的真正腹地，但就在这里，却也产生过敢于冒险、不断向世界各地进军的“航海精神”。正所谓“无边瀚海人难渡，端赖驼力代客船”，在那瀚海沙漠上的航行，驼队就像是哥伦布的船队。

基于这样的理由，呼和浩特艾博云集博物馆馆长张海波不再把骆驼称为“沙漠之舟”，而是将其叫做“世界之舟”。与此同时，因为东来西去的商队、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纷纷经过额济纳、巴彦浩特的绿洲地带，在这里获得给养，所以他也把桥梁一样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阿拉善称为“世界驿站”。

驼背上的丝绸之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在古老的丝路上，居延遗址如散落的珍珠。到了清代，亚欧之间的“洲际贸易”迎来一个繁荣的高峰。为了研究那时中蒙俄之间的茶叶之路，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曾走遍内蒙古西部草原和沙漠。邓九刚告诉笔者，作为茶叶之路的支脉，阿拉善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阿拉善曾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穿过额济纳地界，就可以直插阿尔泰山北麓，再继续向北到达喀尔喀西部城市乌里雅苏台，再往西就是科布多，从科布多翻越阿尔泰山可以进入新疆，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向西北方向穿越萨彦岭，就到达了俄罗斯。上世纪初蒙古国独立之后，北边的商道全部断绝，但是西边从阿拉善通往新疆的驼道却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

夹杂着各种养分的茶叶之路就像是一条漫长的河流，它所流过的村镇发展起来，逐渐变成繁荣的城市。在阿拉善境内，今日阿盟首府所在地巴彦浩特，就是在茶叶之路的滋润下萌生、发育的，不过那时它的名字叫做“定远营”。居住在定远营的阿拉善王爷们仿照北京的宫殿样式来建造自己的府邸，一时之间，牧民们惊羡地把这里叫做“漠北小北京”。

驼道上的骆驼忠心耿耿、至死不渝。每当沙尘暴来袭，骆驼会用蹄子和嘴拱出一个大坑让主人躲避，它则侧卧在坑边挡住漫天黄沙；当驼夫粮食断绝、饥渴难耐之际，会在骆驼身上割

中国骆驼品种

中国及中亚细亚温带荒漠地区的骆驼均为双峰驼。中国的双峰驼集中分布于内蒙古西部、宁夏、新疆、甘肃的温带荒漠和荒漠草原区，占全国总驼数的95%。



阿拉善双峰驼

产地：内蒙古阿拉善盟

数量：约30万峰

特性：阿拉善驼的毛色可分为杏黄、紫红、棕褐和白色4种。毛色的深浅与所处地带有关。阿拉善驼的体质大致可分为粗糙紧凑型、细致紧凑型和结实型3种。外形呈高方形，个体大小中等。



苏尼特双峰驼

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

数量：约6万峰

特性：苏尼特双峰驼的基本毛色主要是紫红和杏黄，其次是棕褐，白色的比例很小。苏尼特驼骨骼坚实，骨量较重，肌肉发达，绒层厚密，保护毛多，体质多属粗壮结实型，细致紧凑型所占比例不大。体格硕大，体躯较长，驼峰较大，颈长约1米。



新疆双峰驼

产地：新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

数量：约10万峰

特性：新疆双峰驼又分为南疆型和北疆性两个类型。北疆型骆驼：体躯较低矮粗壮，呈圆锥形，一般前峰高而窄，后峰低而广。南疆型骆驼：体质细致紧凑，外形呈高方形。头短小而清秀，略呈楔形。毛色以褐色居多，黄色次之。

开一个小口，吸点血延续生命，而骆驼则会忍痛配合主人……

嗡咚、嗡咚的驼铃声回响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上，也回响在阿拉善的盐路上。如今，曾亲眼见过茶叶之路的人都已不在人世，阿拉善老人们记忆里的驼队大多都是对盐路的回忆。每逢盐运期至，无数的骆驼就会从四面八方云集在阿拉善的各大盐池，人喊驼鸣一派繁忙。

据《阿拉善往事》一书记载，1955年到1958年期间，阿拉善四大盐池年均运盐25万余吨，每年需要170万个驼运峰次。若每峰骆驼参加运输15趟计算，每年投入盐运的骆驼就需要11万峰。

驼背——驮起阿拉善的历史

“骆驼，你长长的脖颈是牧人的依靠，你坚实的脊背驮起疲惫的主人，好像把我们阿拉善驮在背上……大漠中第一棵青草贡献给你，戈壁上第一眼泉水永远留给你。”

《骆驼赞》里对骆驼的歌颂并不夸张，因为“把阿拉善驮在背上”的双峰驼，见证和亲历了无数重大的历史事件。

1711年初土尔扈特人从伏尔加河流域万里东归，这个英雄的故事传唱至今。鲜为人知的是，如今居住在额济纳的土尔扈特人其实是东归的先驱。根据《阿拉善往事》一书记载，阿喇布珠尔本是土尔扈特汗国的“皇亲国戚”，1698年他带着家人、军队和大批属民从俄国出发去西藏熬茶礼佛，在西藏住了5年后计划返回，却因为战事纠纷而道路受阻。于是，阿喇布珠尔臣服于康熙并被封为固山贝子，开始游牧于嘉峪关外——他就是额济纳土尔扈特部的世祖。

骆驼曾和土尔扈特人一起走过万里东归路，也曾陪着左宗棠收复新疆。公元1864年开

苍茫瀚海中，驼力代客舟

悠远的戈壁，苍凉的沙漠，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也被叫做“世界之舟”。因为东来西去的商队、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纷纷经过额济纳、巴彦浩特的绿洲地带，在这里获得给养，而骆驼正如一座移动的桥梁，连接起东西方文明。而驼道上，驼夫汉子和驼商们也演绎出一个个生生死死的故事。清末民初是驼道最为繁忙的一个时期，下面的两张老照片，一张是1935年，一个外国摄影师拍摄的牵着骆驼的蒙古族人（下图　摄影／庄学本）；另外一张是民国时期，沙漠中正在行进的骆驼商队（右图）。





始新疆陷入了12年的内乱，1875年4月，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前夕让侍郎袁宝恒抵达宁夏，筹措大军所需粮草。袁宝恒在阿拉善地区设立粮台，雇用阿拉善骆驼把宁夏等地筹措的粮草运送到新疆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把阿拉善一路背来的骆驼依然没有卸下重负。修建青藏公路的时候，成千上万峰阿拉善双峰驼“应征入伍”。195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沿着青藏公路进藏，看到的是满目的牛马，那些因为高原反应和繁重劳动而死去的骆驼早已尸骨无存……

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西南15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中国人实现飞天梦的圣地：东风航天城。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以及包括神九在内的一系列航天飞船都是在这里从辽阔的戈壁飞向更辽阔的宇宙。你或许想不到，新中国航天事业艰辛的起步，也是在阿拉善双峰驼的脊梁上完成的——从最初的选址、勘探到人员和物资的运输，都离不开阿拉善骆驼。

到了阿拉善笔者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阿拉善戈壁深处的乌力吉直到今天还有着最后的也是全国唯一的驼骑兵！在阿拉善，有一些山沟子、沙窝子、沼泽地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性能再好的汽车开进去也相当危险。但是有了军驼坚实的后背，边防官兵可以自由驰骋在祖国的边防线上。乌力吉每匹军驼的臀部都印着五角星，它们有单独的档案，定号管理、定人使用。

驼情——骆驼文化尽显人驼情义

“尊贵高尚的骆驼神啊，请给你的驼群带来佑护和吉祥，请让你的母驼全部怀胎，让你的子孙具有雄伟的身材，让你的种群壮大和发展。”

每年农历二月十五的祭驼仪式上，这样的祝颂词都会回响在敖伦布拉格的儿驼庙。

骆驼的演化传奇

几百万年以前，所有骆驼的祖先——始驼生存在北美的森林中，它们体型和野兔差不多大小。在不断地生存、繁衍和迁徙的过程中，兔子大小的始驼逐渐进化成了体型庞大的骆驼。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奥尔卡德附近，发现了1000万年前的化石层，其中有犀牛、原驼和马的化石，说明骆驼的发源地在北美洲。

目前，骆驼科家族分为3属共6种动物，长期的自然选择，让它们分居于自然界的不同区域，并适应了各自地区的环境，其机体构造、器官功能和生活习性都形成了许多特性。根据分布区域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东半球骆驼（有峰），一种是西半球骆驼（无峰）。

始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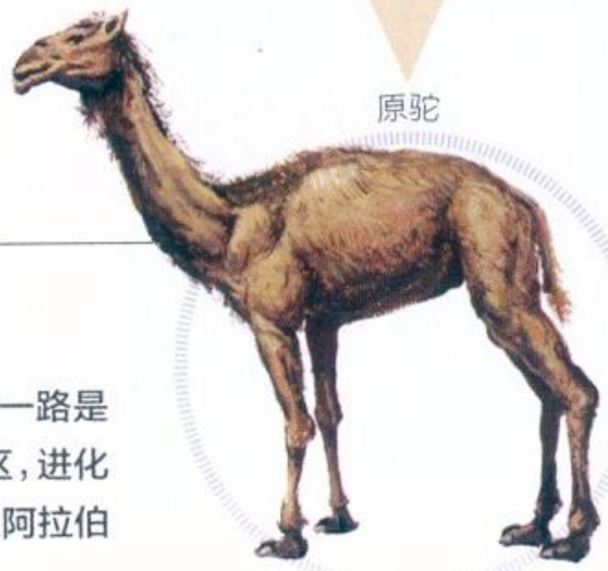
始 驼——距 今 约5000万—3500万年前，北美洲气候温暖湿润，遍生茂密多汁的灌木林。当时有一种原柔蹄类的动物，体小如兔，牙有44枚，体型很接近原始兽类，前肢略短于后肢，前脚有四趾，但旁边两趾已显著变小。

二趾原驼



二趾原驼——距今约3900万年前，由于北美洲的海拔升高，地面变得硬而干燥，灌木林减少，草原面积日益扩大，草质变硬。“原柔蹄类”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逐渐进化为“二趾原驼”，形似绵羊而稍高，齿仍是44枚，前、后肢只三、四趾着地，旁边二趾完全退化。

原驼



原驼——距今约2500万年前，一部分“二趾原驼”体型继续增大成为“原驼”，体型与现代骆驼很相似。

一支进化成“有峰族”

距今约400万年前，原驼由北美发源地分成两路，大群迁徙。其一路是经白令海峡至东半球，到中亚和蒙古高原满洲里较寒冷的干旱地区，进化成为双峰驼。还有一部分骆驼继续迁徙，跨过大陆干旱中心，进入阿拉伯和非洲的温暖地带，演变成为单峰驼。

单峰驼



双峰驼



骆驼科骆驼属

骆马



骆驼科骆马属

单峰驼——它比双峰驼略高，躯体也较双峰驼细瘦，腿更细长，跑得更快。若有人驾驭的话，可一直维持着时速13至14公里的速度。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800年单峰驼就已在阿拉伯被人驯养了。

双峰驼——有双峰，一般生活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荒漠地带，更强壮和耐久力更强。野生双峰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将该物种列为极度濒危，现仅存在中国西北部和蒙古国。

骆马——四肢和颈修长颇似原驼，但体型小很多，肩高仅90厘米，是现存骆驼科体型最小的成员。分布于安第斯山区和南美洲南部的草原、半荒漠地区。毛长质优，现数量稀少。



纯稚无邪小驼羔

刚刚出生两三天的小驼羔就能在驼群中活蹦乱跳，无论是白色、驼色，还是棕色的，个个都是毛绒绒的，光滑漂亮得像是一件件工艺品，它们像小孩子一样喜欢扎堆嬉戏追逐。骆驼产羔一般在3月份，3月的北方戈壁仍然处于严冬之中，常常会遇到暴风雪，所以在冰天雪地里降生的小驼羔，一出生就面临生死考验。摄影／布和

阿拉善的牧民对骆驼和自身关系的理解异常深刻，所以这里的人不但热爱骆驼、赞美骆驼，甚至把骆驼当作神祇来祭拜。祭驼最奇特的地方，在于祈求的不是上苍神灵，而是把骆驼实体当作神的化身和使者。

祭驼仪式开始后，首先点燃敖包圣火，喇嘛开始诵经，牧民们则在敖包上供奉哈达和食品，并把带来的鼻棍、缰绳挂在敖包上，然后祭洒白酒。在祝颂声中，人类会跪拜于骆驼神像面前，祈盼自己的驼群膘肥体壮。庙外，骆驼的额头和鼻梁被抹上了酥油，身上泼撒了白酒和鲜奶，笼头上则挂着圣洁的哈达。儿驼庙前盛大的祭祀还仅仅是祭驼活动的一部分，因为这次的祭祀只是对“儿驼”（公驼）表达了敬意。在这次祭祀之后，

一支进化成“无峰族”

另一路“二趾原驼”南进至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经过长期退化，体型较小，背上无峰，称“无峰驼”。现代原驼与驼马至今仍为野生，大羊驼和羊驼是家畜，峰数约在720万峰左右。若以这4种动物与骆驼属相比，不仅体重和团蹄小，更主要的是没有驼峰，从分类学上看，它们不同属，但均属骆驼科。它们之间大多可以杂交。它们的中文译名比较混乱。



现代原驼——善于奔跑，分布于南美洲南部广大地区，是现存数量最多的野生驼类。原驼比其他哺乳动物其血液能够携带更多的氧气，使其具有能够在高海拔地区生存的能力。

羊驼——是南美洲的秘鲁、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等国饲养较多的家畜，看起来跟大绵羊很相似，遍身长毛，毛比羊毛长，光亮而富有弹性。早在几百年前，羊驼绒毛就已深得古印加王室贵族的青睐。

大羊驼——分布于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家畜，最早由印第安人驯化，体格粗壮，是美洲体型最大的驼类，能够在空气稀薄的高山上驮运货物，它的肉可以食用。

母骆产羔季节之前，还有祭母驼的活动，到了秋季，则有祭驼群和赛驼的活动。

“剪贴精美图案，再绣芙蓉花瓣。如日月生辉有双镫，似珠帘悬垂有梢绳。金银泡钉闪闪发光，剪绒坐垫五彩纷呈。编织丝线制作肚带，缝缀白绸以为鞧鞒。”——这首《驼鞍祝颂词》生动说明了骆驼装备的璀璨亮丽，也说明了牧民在骆驼身上花费的心思。

阿拉善牧民遇到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人生大事，就更需要骆驼的陪伴。例如婚嫁的时候，人们最喜欢用珍贵的白骆驼来迎娶新人，而新娘子嫁妆的多少，也是用多少峰骆驼驮运来计算的。长者离世之后，驮载遗体的往往是逝者生前最喜欢的骆驼，这时驼峰上会固定一个特制的架子，假如遗体在中途从驼峰上掉落下来，人们会认为这里就是亡者自己选定的长眠之地。

牧民们说，骆驼是一种极通人性的动物。有一部纪录片名叫《哭泣的骆驼》，其中记录了这样的事情：有一峰母驼难产，经历太多痛苦而生下驼羔之后它变得暴躁孤僻，当驼羔去吃奶，母驼就用后腿的膝盖顶它。于是，牧民们请来了擅拉马头琴的乐师。当女主人在马头琴的伴奏下唱起《劝奶歌》，母驼就渐渐地安静下来。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母驼开始大滴大滴地流泪，而小骆驼幸福地叼起了妈妈的乳头。

情感丰富的骆驼是戈壁荒漠上人类文明的最好伴侣，当它拉着骆驼车，负载着蒙古包和全部家当四处转场的时候，它带给戈壁牧人的感受就是家园和归所；当驼夫把身家性命放在骆驼背上走向漫漫驼道，而终点遥遥无期的时候，骆驼就是他生死相依的兄弟；当孩子喝着驼奶长大，当醉酒的蒙古汉子在驼背上暖暖酣眠，而忠心的坐骑把他带回家的时候，骆驼早就成为家庭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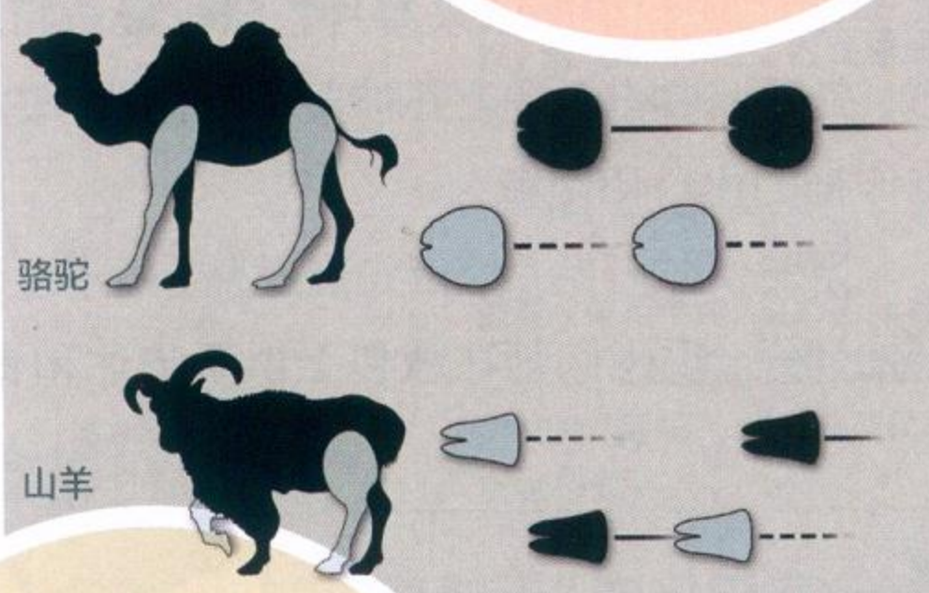
骆驼为什么被称为沙漠之舟？





体温调节

骆驼可以忍受其他动物无法忍受的体温巨大变化，一天之内的体温差可以高达7摄氏度。骆驼的体温晚间为34摄氏度，白天高达41摄氏度，只有气温高于这个体温时，骆驼才开始出汗。这种体温与外界环境温度相似的特殊能力，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每天节省约5升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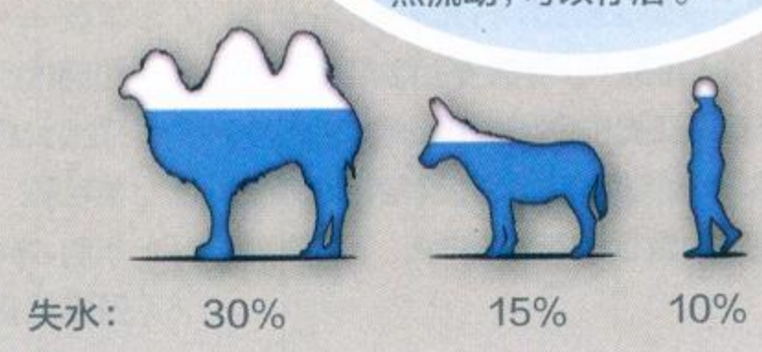
行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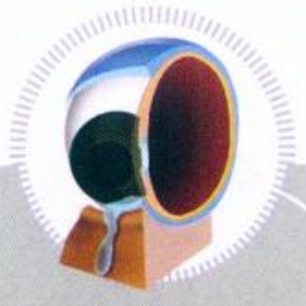
大多数哺乳动物和几乎所有的有蹄动物如马、羊和牛的行走方式是以1、4、2、3的交替步伐行走。骆驼的步伐和步态与众不同，它们行走时以1、3、2、4的交替步伐同时运动一侧的前后腿，这种独特步伐，可防止在走动时陷入沙子。

耐渴能力

被称做“沙漠之舟”的骆驼，有着惊人的耐渴能力。这种特殊的能力是人的10倍，是驴的3倍。在不喝水的情况下，骆驼可以在沙漠里走45天。人在失水达体重10–12%的情况下，血液将失去水分而变稠，难以通过毛细血管，造成昏迷致死。

驴在失水达体重15%时，就会出现生理障碍。骆驼在失水达体重30%时，血液中含水量仅仅失去10%，血液依然流动，可以存活。





泪水冲沙尘

泪腺发达，可以冲掉进入眼中的沙尘。



闭眼能见路

眼体突出，视角大，睫毛长密下垂，不受阳光直射和风沙吹袭，有几乎透明的眼睑，在有风沙时，闭上眼睛也能看见路。



驼峰能量库

脂肪纤维状组织，最多可存储45公斤的脂肪。当这些脂肪组织发生转换时，骆驼可以得到能量，它为骆驼在沙漠中长途跋涉提供了能量消耗的物质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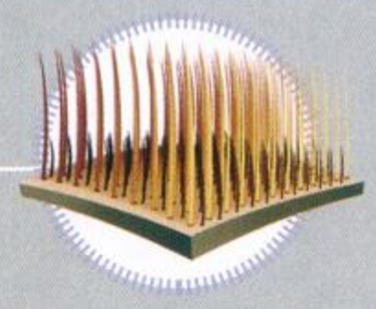
鼻孔可启闭

鼻孔大而斜开，启闭自如，鼻孔周围短毛很多，可过滤风沙。驼鼻平时缩为一线，呼吸次数也少，吸入干燥空气时鼻腔黏膜可渗出水分湿润；而呼出湿气时，又能将其68%的水分回收再利用。



小耳防风沙

耳小平贴，耳毛丛生，风沙不容易进入。



双层毛外套

双峰驼有两层毛纤维：一层是温暖的内层绒毛，另一层是粗糙的长毛。不但轻软保暖，而且可以反射阳光，帮助骆驼隔热。



肾脏很强大

骆驼肾脏具有排泄浓缩尿的能力，因此饮用矿化度极高的盐碱水对骆驼来说是区区小事。在酷热缺水的环境下，骆驼很少排尿。

咬肌特发达

牙齿坚硬，咬肌发达，能采食粗硬的灌木或者带刺的沙漠植物。上嘴唇分为两瓣，启动灵活。

角垫避灼伤

全身有7块角质垫，分布于胸、肘、腕、膝等部位。长途跋涉的骆驼卧下时以肘、胸和后膝的角质垫着地休息，避免灼伤身体。

胃里有“水囊”

胃有三室，第一胃室有20-30个小囊，可以贮水。瘤胃被肌肉块分割成若干个盲囊即所谓的“水囊”，这些水囊，能保存5至6升水。

四肢耐远行

四肢修长使得驼体重心高、体躯短，地面的支持面因此变小，利于骆驼将重心移出支持面，在沙漠中行走迅速省力。它们的长腿也让身体远离火烫的地面。



血液能储水

血红细胞呈椭圆形，与其他动物的圆形细胞不同，这是为了让血红细胞在脱水状态下仍可以流动。骆驼可以在十几分钟内饮用相当于其体重30%的水，然后再慢慢地消耗掉。对于其他动物而言，这样的饮水方法会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然而，骆驼却能安然无恙。这是因为骆驼的血红细胞更加稳定，在饮用大量水时，可以大幅膨胀吸水来贮水，不至于因渗透性的改变而撕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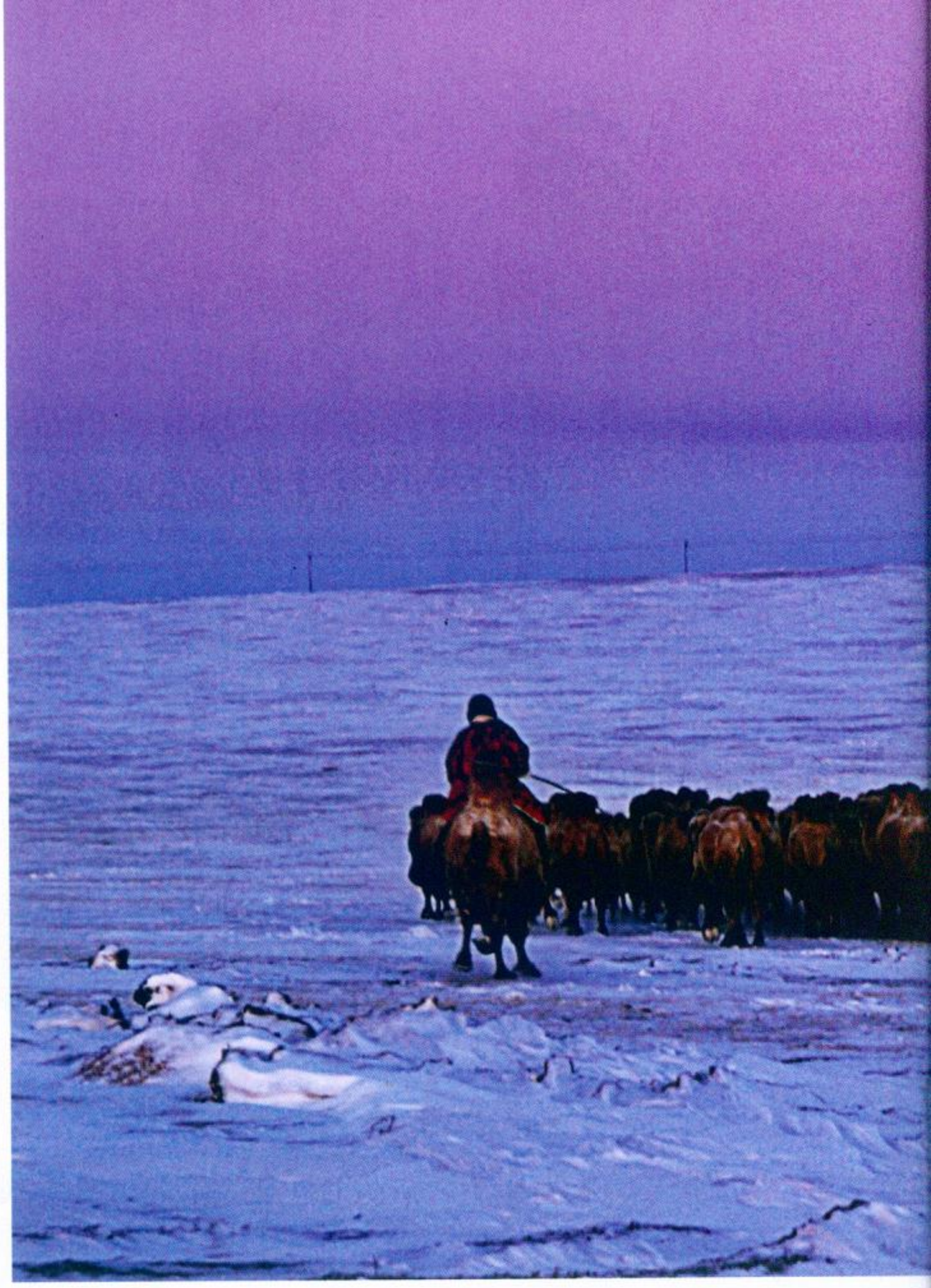
肉蹄走沙地

软蹄两趾，生有宽厚的大肉垫，适于在松软的沙漠上稳步行走。马、牛、羊是角质化硬蹄，在沙漠或沙化土地上容易陷入，而骆驼的软蹄由于表面积增大，压强减小，一则不易深陷，二则对牧草踩压程度减小。

驼殇——现代文明弃驼远去

“大地伤痕累累/人与自然冷漠地对视/世界变得如此渺小……仁慈的苍天忍不住发了脾气/愤怒地下达了回收驼群的旨令/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人类亲启”/就这样，苍天终于唤回了骆驼/广袤戈壁失去了剽悍的骑乘/苍天的驼羔带着破碎的心回归天堂/恋恋不舍的大地母亲泪满衣襟。”

诗人雷·恩克哈达一首《苍天的驼羔》吟出了骆驼的困境和牧人的辛酸。



1982年，阿拉善还有25万峰骆驼，但是截至2001年全盟骆驼总数只剩下6万多峰。在那木吉勒策林的记忆里，骆驼遭遇大规模杀戮是在1983年的包产到户之后。那时，牲畜和草场分到每个人的手中，而很多外来人口不会饲养骆驼，也对骆驼没有任何特殊的情感。于是，杀戮的阴云笼罩在了阿拉善双峰驼的头上。

在额济纳旗，笔者采访了两位那个时代曾在乡里当干部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额尔德尼巴图和马西巴图仍然唏嘘不已。他们说，屠宰场来拉运骆驼的康明斯车围栏很低，无法把高大的骆驼圈在里面，于是有人割断了骆驼的脚筋……数九寒天，很多待宰的骆驼被提前剪去了绒毛，只能瑟缩着光秃秃的身体哀鸣。

年长的牧民也曾试图阻止血腥的杀戮，无奈包产到户之后骆驼分到谁的手里就是谁的财产。于是，热爱骆驼的人们只能对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加倍呵护。再加上2002年开始，阿拉善双峰驼被农业部列入国家级78种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阿拉善双峰驼的数量开始逐渐回升。

但是当笔者来到巴彦浩特的时候，看到作为城市地标的骆驼雕塑巍然屹立，沿途的活骆驼却少之又少，而且大多数骆驼的驼峰偏倒歪斜——据说那是营养不良的表现。原来，近年来阿拉善双峰驼遇到又一个生存瓶颈：退牧还草，打造“生态无人区”。

在距离巴彦浩特几十公里的苏木图，笔者来到了一个牧民聚居的村落，那里同样看不到多少骆驼。牧民们说：骆驼一旦被“护林员”抓住，每峰要缴纳210元的罚款才能领回去。

那么禁牧的效果如何？笔者看到没有牲畜的草场上植被稀疏，而且很多灌木都是枯黄的。一辈子和骆驼打交道的那木吉勒策林告诉我，牧民们说“骆驼吃的是走马草，圈得紧了吃不饱”，这话的意思是指骆驼吃草的时候从不会把一株植物吃光，而是边走边吃，对每一株都浅尝辄止，从而留给植物充分的再生机会。

不再把畜牧业当作经济支柱的阿拉善发展了采矿和农业，采集戈壁奇石也是很多人的谋



骆驼是荒漠生态的一部分

数千年来牧民的驼群都是散放在大戈壁上的，如果不是干旱季节需要主人打井水给它们喝，它们一般不会主动回家。处于半野生状态的骆驼其实早就成了戈壁荒漠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戈壁上的牧草种子很多都有坚硬的外壳，经过骆驼的消化、排泄过程，种子才更容易发芽。再加上骆驼习惯边吃草边走动，所以它也是一个大自然的“播种机”。摄影／白音

生手段。这一点更让喜欢骆驼的牧民难以理解：掘地三尺采矿挖石难道不会破坏草场吗？

大批处理骆驼的背后，抛弃的其实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早在几年前，阿拉善的农业收入就超过了畜牧业。在额旗胡杨林保护区周边，可以看到大片的田地种植着蜜瓜，因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这里的蜜瓜异常甜美。但早有专家指出：在极度缺水的干旱地区开发农业，就像是贫血的人以卖血为生。牧民周宗梅已经快60岁了，她说看不到骆驼的日子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她向笔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总不能永远禁牧吧？现在把骆驼都处理掉，下一代不再禁牧的时候，去哪里找骆驼啊？骆驼可是祖辈留下来的宝，要传下去……”说着，她的眼眶湿润了。

阿拉善的骆驼适应了戈壁荒漠的环境，阿拉善人也在骆驼的陪伴下养成了适应这种环境的生活方式以及本土文化。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了建立航天城、飞向太空的时代，是不是就可以高傲地把这一切传统全都弃如敝屣？在漫漫驼道上，迷途的人会松开缰绳，让骆驼决定前进的方向。今天，当我们自以为完全掌握了文明的走向，又是不是真的可以保证自己没有迷失？

编辑手记

不仅是为了骆驼

撰文 / 王晶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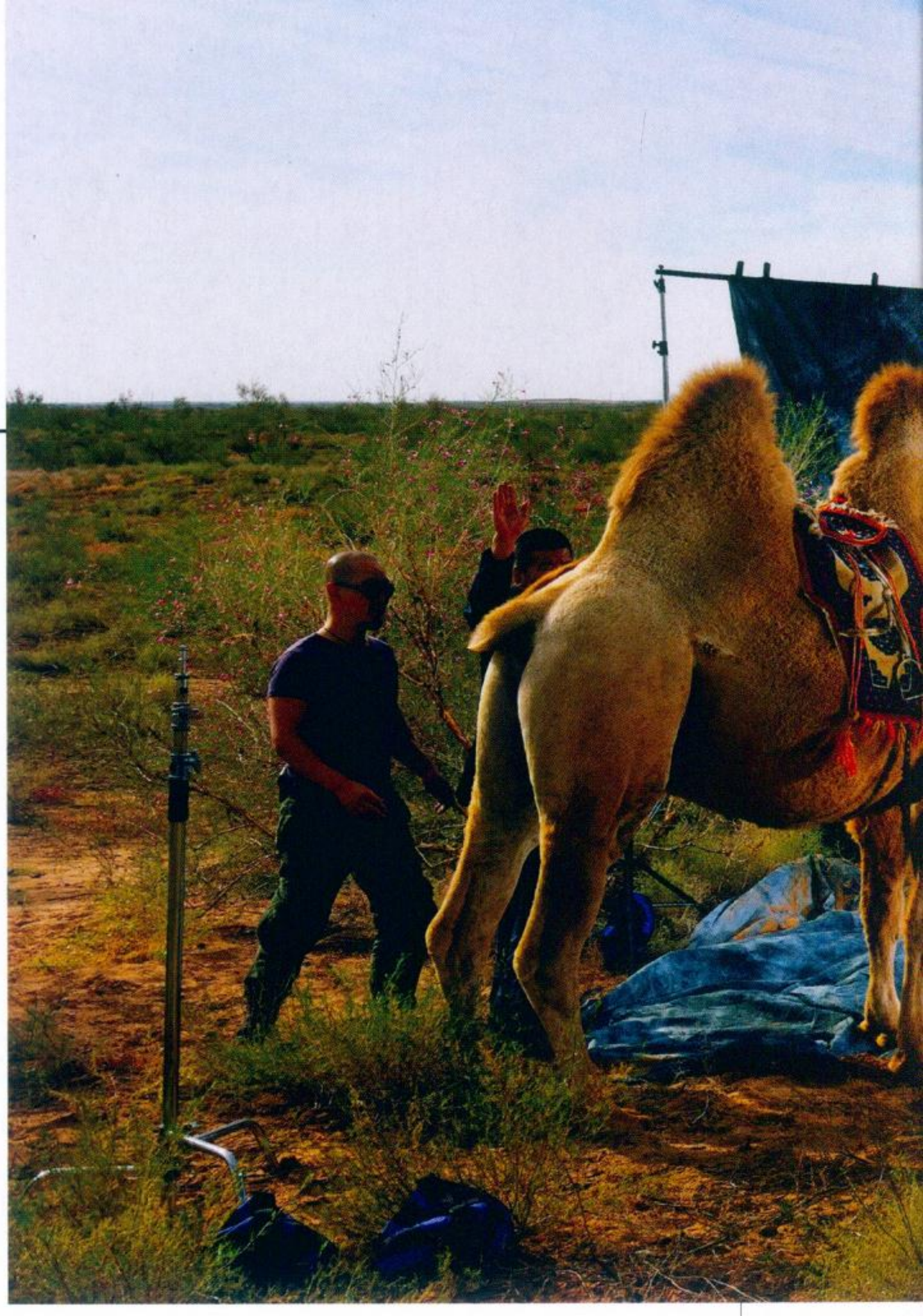
为什么阿拉善的主题是骆驼？读了前两篇文章，相信您已有了答案。骆驼，这个造物主为戈壁荒漠定制的神奇生命，见证了阿拉善的沧桑与变迁，它和千百年来生活在阿拉善的人们一样，是阿拉善真正的主人。

然而找到这个答案的过程，却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在我接受编辑部任务，开始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骆驼这个字眼，想都没有想到过。用一句最俗套的话来说，这真的是无心插柳。

当日历翻入7月，编辑部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草原的气息。第一次专辑策划会，总编希望用人的故事来贯穿所有的稿件，布置我去了解蒙古族音乐和歌手，任务时间一周。用音乐来展现地理，这种嫁接太新鲜、太有趣了。于是，我的购书单上出现了《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研究》、《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等书目，我采访了额尔古纳乐队的主唱那日苏，并到酒仙桥798艺术区，拜访了这支蒙古族乐队的创作基地。

第二次策划会后，专辑按照区域划分的板块正式出炉，分给我的是阿拉善，用民歌、小说、电影等艺术手段讲述这里感人的故事。此时我对内蒙古的多样文化已有所了解，兴趣点转向了北方民族和游牧文化，拜读了《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草原帝国》等书，同时接触了不少游牧文化、历史地理方面的学者，热血澎湃地想做一篇北方民族变迁的稿子。

音乐的旋律，难以用文图描摹；东归的故事，早被一说再说；民族的变迁，也非阿拉善最大的特色……之前的种种努力必须搁置，阿拉善的主题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最美好的东西，常常会自己跳出来。就在我的采访和阅读过程中，悠扬的蒙古长调里，有隐约的驼铃声声，浩瀚的文化著作里，不时浮现出骆驼的身影。记不清哪一瞬间灵动，突然想到，阿拉善神奇的骆驼，不正是一个最合适的视角么？与中国社科院的包胜利老师交谈之后，这个想法被坚定了。他认为，触摸到骆驼，也就触摸到阿拉善的环境和历史两条脉搏，包括阿拉善那种坚毅的品格。

此前，骆驼对于我，不过是幼年在景点拍照的模特，曾爬上它毛茸茸的脊背，抓住高高隆起的驼峰，只觉得这大家伙很驯顺。如今，骆驼成了稿件的主角，我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它——有关骆驼的歌曲、骆驼的小说、骆驼的电影、骆驼的纪录片，



在巴彦霍德嘎查的一片沙地上，中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团队打好光、布好景，一次次将镜头对准拍摄的主角——两峰阿拉善白驼。可平时温顺的大家伙这会儿有点生气了，口中不断喷射出口水，主人只好亲自上阵把它们拉到拍摄位置。摄影／宋文

甚至是骆驼的国标，了解越深就越发喜欢这种神奇的动物。

随后，稿件的架构渐渐清晰，来自方方面面专家和朋友的帮助，作者庞岚的采访名单上出现了一连串与骆驼有关的名字：作家邓九刚、艾博云集博物馆馆长张海波、阿拉善畜牧局前局长那木吉勒策林……而进入稿件的操作阶段，种种波折更是一言难尽。不过，正如阿拉善骆驼研究所所长张文彬所说："为了骆驼，我做什么都愿意。"

亲爱的读者，其实从很多方面来看，顽强的生命，坚忍的前行，不能舍弃的责任，相依相伴的情感，我们在文中所谈的阿拉善骆驼，难道不正是我们自己么？

希望我们讲述的骆驼的故事，能带给您感动和思考。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向前，阿拉善的骆驼，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人类不该将它们轻易抛弃，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阿拉善的骆驼，驮来了文明的晨曦，而在工业化的朝阳照耀下，人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分给它们一点光亮。也许有人对此还有质疑，但其实用一个反问，就能说服我们自己——如果连骆驼都无法生存了，这样的环境，人类又能生存多久呢？

在阿拉善骆驼的双峰上，不仅背负着历史，也许还背负着未来。

审稿专家／内蒙古阿拉善盟骆驼研究所所长 张文彬　责任编辑／王晶晶　图片编辑／宋文　版式设计／李晟

穿越高原：对话中的内蒙古（七）

阿拉善
把沙漠的形象颠覆了

如果你认为沙漠就是干旱、贫瘠、荒凉、单调，阿拉善会颠覆你关于沙漠的所有偏见。

撰文／单之蔷



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沙丘上，只有星星点点的禾草和蒿草，一队白色的羊群正缓慢地翻越沙丘前去觅食，前方还有一层接一层的更高大的沙山等着它们。我们不禁担忧：这些羊如何才能吃得肥壮？摄影／王彤



这是我们整个行程的最后一段，也是路途最为漫长、内容最为饱满的一段。这一段的最终目的是抵达内蒙古的最西北角——500号界桩。盐湖是我们的首要内容，吉兰泰盐池是内蒙古面积最大的盐池，位于阿拉善左旗、乌兰布和沙漠西缘。郑喜玉老师20多年前曾在此做过大量考察研究，这次重返故地，发现这里并无太大变化。摄影／王彤

内蒙古是我国湖泊最多的省区之一

旁白：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内蒙古似乎是一个缺少湖泊的地方，因为在常见的地图上，内蒙古只有呼伦湖（达赉湖）、贝尔湖、达里诺尔、乌梁素海、岱海等几个较大的湖泊。其实这是小比例尺的地图给我们的错觉。实际上，内蒙古的湖泊多达几千个，不过有些湖泊面积都很小。我认为它是我国湖泊最多的省区之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国小湖泊最多的省区之一。

这些小湖泊多到什么程度？我仅举阿拉善几个沙漠中的湖泊为例：腾格里沙漠有472个湖泊；乌兰布和沙漠有167个湖泊；巴丹吉林沙漠有119个湖泊……这些数字存在误差，因为有的湖很小，水源补充缺乏时就消失了，而另一些原本干涸的湖，又可能因为有了水源补给而诞生。尽管如此，这些数字大体不错。

这些湖泊因为地处干旱地区，蒸发量大，又是内流湖，因此大多是咸水湖或是有盐析出的盐湖。因此，我们此行邀请了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郑喜玉研究员

同行，他主编了《内蒙古盐湖》一书，这本书是内蒙古盐湖的圣经。

为了考察盐湖，郑教授的足迹遍布整个内蒙古高原。他觉得阿拉善盐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中的吉兰泰盐池，一个是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雅布赖盐池。

时间：8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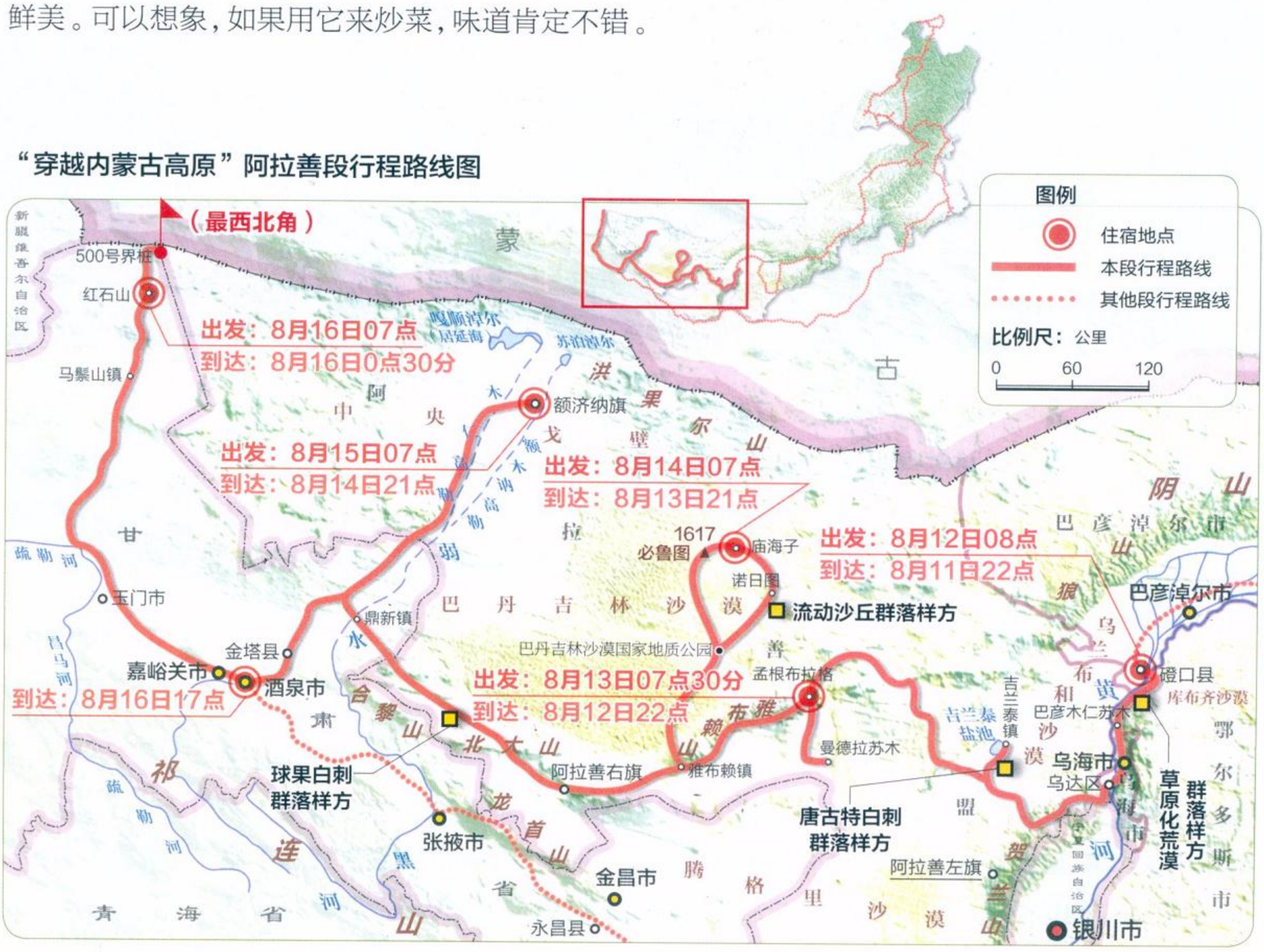
雅布赖盐池和吉兰泰盐池

旁白：我们从磴口县出发，去看吉兰泰盐池。《内蒙古盐湖》对吉兰泰盐池有重点介绍，但是除了规模大之外，它所产的盐并无特别之处：不产钾肥，也没有锂等稀有金属，但它为人类贡献了食盐、芒硝和石膏，而且早在汉代，这里已经开发食盐，并延续至今。

沿黄河边的高速路走到乌海市，过黄河，再穿过乌兰布和沙漠南缘的一片片沙丘，吉兰泰盐池就到了。

远远就看到了加工盐的大厂房，但吸引我们的，是大厂房边上那些高高的盐堆。盐堆共两个：一个黑的，像一个大土堆；一个白的，就像我们想象的盐堆的样子。我们自然是对白色的盐堆更感兴趣，于是爬了上去，抓起一粒来尝了尝，非常鲜美。可以想象，如果用它来炒菜，味道肯定不错。

“穿越内蒙古高原”阿拉善段行程路线图





不断有卡车从其他地方运来盐，将它们卸下，再运来，再卸下，将盐堆得越来越高。但和卡车司机的聊天使我顿觉自己是外行："白色盐堆的盐是工业用盐、化工原料，那个黑色盐堆上的才是食用盐。"走近黑色盐堆仔细看，的确是一粒粒的盐，只是表面有一层灰土，看上去脏脏的。

对话

单之蔷（以下简称"单"）：郑教授，这些黑色的盐不用加工就可以直接食用吗？

郑喜玉（以下简称"郑"）：当然可以。这种盐保留了最原始的味道，老百姓很喜欢，用它腌咸菜最好，炖肉、炒菜也行。商场里卖的盐经过了一系列提纯，全是氯化钠，不如这种盐香。其实食用盐有点杂质更好，比如杂一点氯化镁，腌咸菜时，咸菜就不会烂。



单：西藏有个盐井乡，那里产一种红盐，当地人用它喂牲口，说是如果想催奶或使牲口发情，必须用那种盐，别的都不行。

郑：这里也有专门给牲口吃的盐，往牲口圈里扔，让牲口舔。

单：给牲口吃的盐的化学成分是什么？

郑：芒硝，就是硫酸钠，人不能吃。

单：是怎么生产的？

郑：过去是把盐碱土挖开，再用烧开了的水往上面烫，然后搅成糊，加以沉淀，但是现在已经有专门的生产线了。

旁白：从吉兰泰盐池出来后，接着去雅布赖盐池。天气很好，我们的车在用盐修成的白色公路上行驶，两边是一个接一个的高大盐堆，就像一个个金字塔，在骄阳下闪耀。金字塔的盐堆下是一颗颗新结晶的盐粒，它们的颗粒大得让人不敢相信，四四方方、晶莹剔透的，我们忍不住捡了几颗，留作纪念。



雅布赖盐池由很多个大小不等的小盐池组成，图片总监王彤爬上堆在盐池边的盐山上，正为寻找一个合适的制高点拍摄全局而犯愁，单主编先为他记录下了这张工作照（左图摄影／单之蔷）。右图是吉兰泰盐池的盐沟（摄影／宋文）。

对话

郑：内蒙古盐湖的特点是规模小、数量多，有一些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逐渐干涸，很容易消失，当年我们调查的盐湖，现在百分之六七十都消失了。

单：有新产生的吗？

郑：有，但是数量上不及消失的。至少在目前的阶段，盐湖可能会逐渐减少。

旁白：听了郑教授的话，我感到有些遗憾。这些盐湖是内蒙古高原上的一颗颗宝石，意义重大。从景观角度，它们是美景；在生态意义上，它们是全球鸟类迁徙途中的经停地或是孵育地。我们一路经过的盐湖都有鸟类在上面栖息、觅食。高原上的湖惹人留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鸟的存在，它们在湖中游动、在岸边湿地觅食或是在天空飞翔的身影，是展现这些湖泊生态美和视觉美的重要部分。



这是巴丹吉林沙漠南部的金字塔形沙丘，由方向不固定的强风塑造而成。这种沙丘具有不同方向的脊线，棱面会有3到4个，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五六个。当不同方向的风势均力敌，相互竞争着把沙粒吹来此处，就会形成高大、壮观的金字塔形沙丘。摄影／慧斌

时间：8月13日

巴丹吉林沙漠：这里有大量的金字塔形沙丘

旁白：马上就要进入巴丹吉林沙漠了。巴丹吉林沙漠面积广袤，有不同走法。我们这次的路线是：从东南角的巴丹吉林沙漠地质公园进入，先沿西北方向穿越，至最高峰必鲁图峰，然后走到庙海子，在那里住一晚，第二天沿东南方向返回。

干旱、缺水、无植被覆盖地表、无动物（甚至连天空中都没有鸟儿飞过），这不是沙漠给人的印象吗？我去过的几个沙漠，还有国外那些著名沙漠，都不过如此。但是自从去过巴丹吉林沙漠后，我对沙漠的印象全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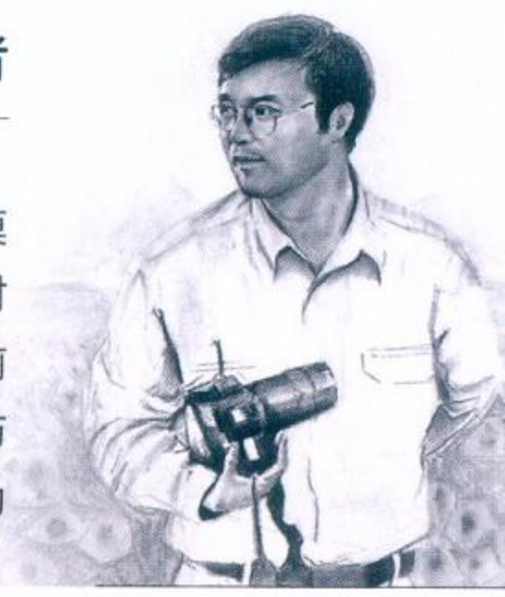
2006年，我第一次去巴丹吉林沙漠，没什么预期，沙漠已经见过好几个，巴丹吉林沙漠又怎样？可是当我坐上一辆破旧的切诺基进入沙漠时，感觉完全变了。

人们一般把沙漠中凸起的部分叫沙丘，但是在巴丹吉林沙漠，人们把沙丘叫“沙山”，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沙丘太高大了 —— 普遍相对高度达200—300米。刚进入沙漠，我的第一印象是进入了长白山区或武夷山区，沙山一个连着一个，连绵起伏，重峦叠嶂。后来我知道，这里沙山的平均高度是全世界最高的。

巴丹吉林沙漠的沙山为什么这么高？这个问题吸引了众多科学家，他们给出了众多观点。但是王乃昂教授对巴丹吉林沙漠最有发言权。

我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巴丹吉林沙漠中的金字塔形沙丘，因为它的美最吸引我。

王乃昂 / 沙漠里的苦旅者



王教授是兰州大学沙漠研究中心主任，又是资源环境学院的院长，过去一直在研究巴丹吉林沙漠。他曾徒步10天穿越这里，对它进行了本底式的路线调查。过去都认为巴丹吉林沙漠高大的沙丘都在南部和东南部，但他发现北部和西北部的沙丘也很高大；过去认为格状沙丘主要出现在腾格里沙漠，但他发现巴丹吉林沙漠也有分布；关于巴丹吉林沙漠海子（当地人对湖泊的称呼）的数目众说纷纭，但他给出了目前常年积水湖泊的数字：119个……我们请他与我们一起穿越沙漠，关于沙漠的许多问题，他为我们解惑释疑。

对话

单：沙漠中最美的沙丘应该是金字塔形的，这样的沙丘有3条脊线，这是受到来自3个不同方向的风吹出来的。那些链状、复合式、新月形的沙丘，好像都不如金字塔形的沙丘高大美观。巴丹吉林沙漠中的金字塔形沙丘多吗？

王乃昂（以下简称“王”）：多。中国的几大沙漠中，这里的金字塔形沙丘最多。

单：一些书上说这里的金字塔形沙丘只在南部和东南部才有？

王：都有。北部和西北部多，而且典型。

单：上次我来时，在北部看到过。

王：这次我们走的路线上比较少见，主要是复合型沙丘链和复合型链状沙山。

单：遗憾啊。

王：不遗憾，你要看见了，就说明它太多了。

单：总共有多少座金字塔形沙丘呢？

王：这个没有调查过，不好说。

单：中国的金字塔形沙丘比较少见吧？我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民丰有。

王：敦煌的鸣沙山也有，不过可能巴丹吉林沙漠最多。

旁白：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巴丹吉林沙漠最吸引他们的，除了刚才说的金字塔形沙丘，还有连绵起伏的高大沙山，以及沙山间出现的一个个海子。但是对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沙漠中竟然能驾车纵横驰骋。一辆破旧的北京212吉普车，竟能开得像过山车一般，一会儿冲上沙峰，一会儿跃入沙谷，这让我很惊奇，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沙漠里是不能开车的。

记得有一年，我们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去沙漠中的一个村庄达里雅博依。那些沙丘并不高大，也就20米左右的高度，与巴丹吉林沙漠的沙山比起来，就像茅屋与大厦。但是当丰田4500翻过那些沙丘时，却非常困难，先是往回退很远，再加足马力冲上去，每冲过一个沙丘，都会赢得大家一阵欢呼。但经常有车冲不过去，需要拉车才行。同样是沙漠，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当我们了解了巴丹吉林沙漠的沙山为什么那么高大以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什么世界上最高的沙山在巴丹吉林沙漠?

旁白：巴丹吉林沙漠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虽然不如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是沙漠中的大部分地区都分布着高大的沙山，这在全世界的沙漠中都极为罕见。最高的沙山必鲁图峰高435米，是全球最高的沙山。

为什么巴丹吉林沙漠的沙山这么高？这成了科学界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我很想知道王教授对此的看法。

单：你们测量了最高峰必鲁图的高度，是怎样测量的？

王：用徕卡全站仪测。435米是从沙山最下面到最高处的相对高度。

单：是从哪里算起的？起点选在什么地方？

王：以最低的地方为起点，即音德尔图湖面。

单：但我觉得这些结论得有一个前题：这些沙山是真正的沙山，它们必须是真正用沙子堆起来的。它们下面有没有基岩构成的山？

王：最近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杨小平研究员探测的结果证明，有的地方有基岩残山，但不太可能所有沙山都这样。想想看，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沙山排列得如此规则，如果说有基岩，那些基岩也必须是一排一排的，可是哪有那么规则排列的基岩呢？

单：如果有基岩就会有露头啊？

王：双海子（沙漠里的一对湖泊）附近就有基岩露出来。有的沙丘下面确实有基岩，但不会是全部。这种说法解释不了沙山为何排列得那么规则，它们是一列列东北—西南走向的沙垄状的大沙山。很显然，这是风的动力作用造成的，而基岩不可能那么规整。

单：现在还是否定是因为基岩导致的？

王：只能说一部分是，但是这里的大部分沙山都很高大，这是什么因素起主导作用？目前还很难全部说清楚。现在大致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沙山下有基岩支撑。第二种说法是：由于气候的干湿波动导致，当气候进入湿润周期，大量的降水使得沙丘中的碳酸钙形成钙结层，将沙子胶结、固定住。当气候进入干旱周期时，流动的沙子不断在钙结层上加积。湿润时胶结，干旱时堆积，如此反复进行，沙丘就越来越高大了。另有说法是：巴丹吉林沙漠与别的沙漠不一样，表层沙子下20—30厘米处就是湿沙层，沙子的孔隙里有很多水。受下伏深大断裂带地下水上涌、水汽蒸发引起沙丘表面湿度增大、固定性增强，进而形成高大沙山。还有学者发现，雅布赖山越近，沙丘越高大。因为空气在运动过程中遇到雅布赖山的阻挡，产生与雅布赖山走向垂直的重力波的扰动，重力波中的上升气流将沙子带到更高处，高大的沙山就这样形成了。



这是巴丹吉林沙漠里的蜂窝状沙山，它的特征在于沙丘的脊梁（沙埂）呈环状，丘间的低地是圆形或椭圆形沙窝，在低地中则往往生长着植物。高大的沙山一直从眼前蔓延开去，但这只是巴丹吉林沙漠中众多高大沙山中的一角。摄影／杨孝

旁白：这些探讨太严肃了，来点儿轻松的。王教授说，巴丹吉林沙漠里还有一个大众感兴趣的特色：到处都有“鸣沙山”，沙子能嗡嗡地叫。鸣沙一直被一些旅游景点说成是十分罕见的自然现象，过去只知道敦煌等少数几个地方才有，但王教授说，鸣沙在巴丹吉林沙漠很寻常。他带我们到一座高约百米的沙山旁，让我们爬上去尝试一下。果然，当我坐着往下滑时，沙子“呜——呜——”地响了起来，就像茶壶里的水烧开时，壶盖上的响哨发出来的声音。后来我发现，只要用手从沙中一划，沙子就呜呜地叫起来。王教授说，沙子必须是干的，而且干沙层必须达到临界厚度，沙子才会响。他走过的一些沙山，只要是大晴天，用手一抓，沙子就会叫起来。

为什么沙漠里到处都是湖泊？湖泊中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旁白：巴丹吉林沙漠的另一个奇观是：在高大的沙山之间，分布着100多个海子。这种沙湖交错分布的景象，世界罕见。更神奇的是，这些海子有的是咸水湖，有的是淡水湖，而且即使是咸水湖，也很容易在周边挖出淡水来。这一个个海子中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也吸引了许多科学家，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

单：关于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水从哪儿来，大概有几种说法呢？

王：第一种解释是大气降水加上凝结水（露水），因为这里的沙丘到了晚上降温很快，达到了水汽凝结成水的温度，水就会凝结到沙丘上，进入沙里，这种凝结水一年下来总的量相当于这里年均降水量约80毫米；第二种解释是，这些湖水都是气候湿润的时期残留下来的；第三种说法是：这些湖里的水是从雅布赖山或是祁连山，甚至是从阿尔金山的大断裂带过来的；第四种观点是我的观点。我们经过测试发现，湖水中的大气降水不足10%，地下水则占90%，而且是从东南方向过来的深循环水。

单：为什么这样说？

王：我们把巴丹吉林沙漠中常年有积水的湖泊走遍了，发现这里有很多钙华，就是碳酸钙。它们形成的道理和溶洞中的钟乳石形成的道理类似。这些钙华在巴丹吉林沙漠很普遍，有的呈柱状，有的呈环带状；有的出现在湖畔。在一处干涸的湖底，我们看到了厚度从半米到一米不等的一大片钙化物。

单：钙华是深循环水来源的证据？

王：是，深循环水是从地壳深处溢出来的，而且是温度较高且稳定的热泉水，它们在经过灰岩、石灰岩地区后，才能带来溶解的碳酸钙。这些水涌出地表后，温度、压力发生变化，二氧化碳气体逃逸，碳酸钙才重新沉淀下来，形成各种形态的钙华。

单：地下水这个解释好像比较有力量。

王：对，能解释更多巴丹吉林沙漠的问题。

穿越内蒙古高原

THROUGH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在所有关于阿拉善的民歌里，没有哪一首不提到它的美丽、富饶。如群山一样连绵不绝、层峦叠嶂的沙山，使我们见识到了它的美丽。而富饶，通过这张遥感图可能感受更明显。在一个面积比整个海南省还大的沙漠里，只住着不到30户牧民。最重要的是，在这片外人以为无比荒凉的沙漠里，遍布着大约119个湖泊（这个数字还有很多其他说法），每户牧民拥有至少4个以上的湖泊，它们中一定既有淡水湖又有咸水湖。

在爬巴丹吉林沙漠最高峰（也是全世界最高的沙山）必鲁图的途中，每个人都举步维艰（上图 摄影／王彤）。幸运的是，当我们四肢并用着爬上峰顶时，最后一抹夕阳正等着我们（下图 摄影／王彤），晚霞映红了茫茫无边的沙山和点缀在沙山中的湖泊。我们瘫坐在沙脊上，累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单主编坚持走到沙脊的尽头处，那里有一份特殊礼物等着他（右页图 摄影／宋文）。

登上沙漠珠峰——必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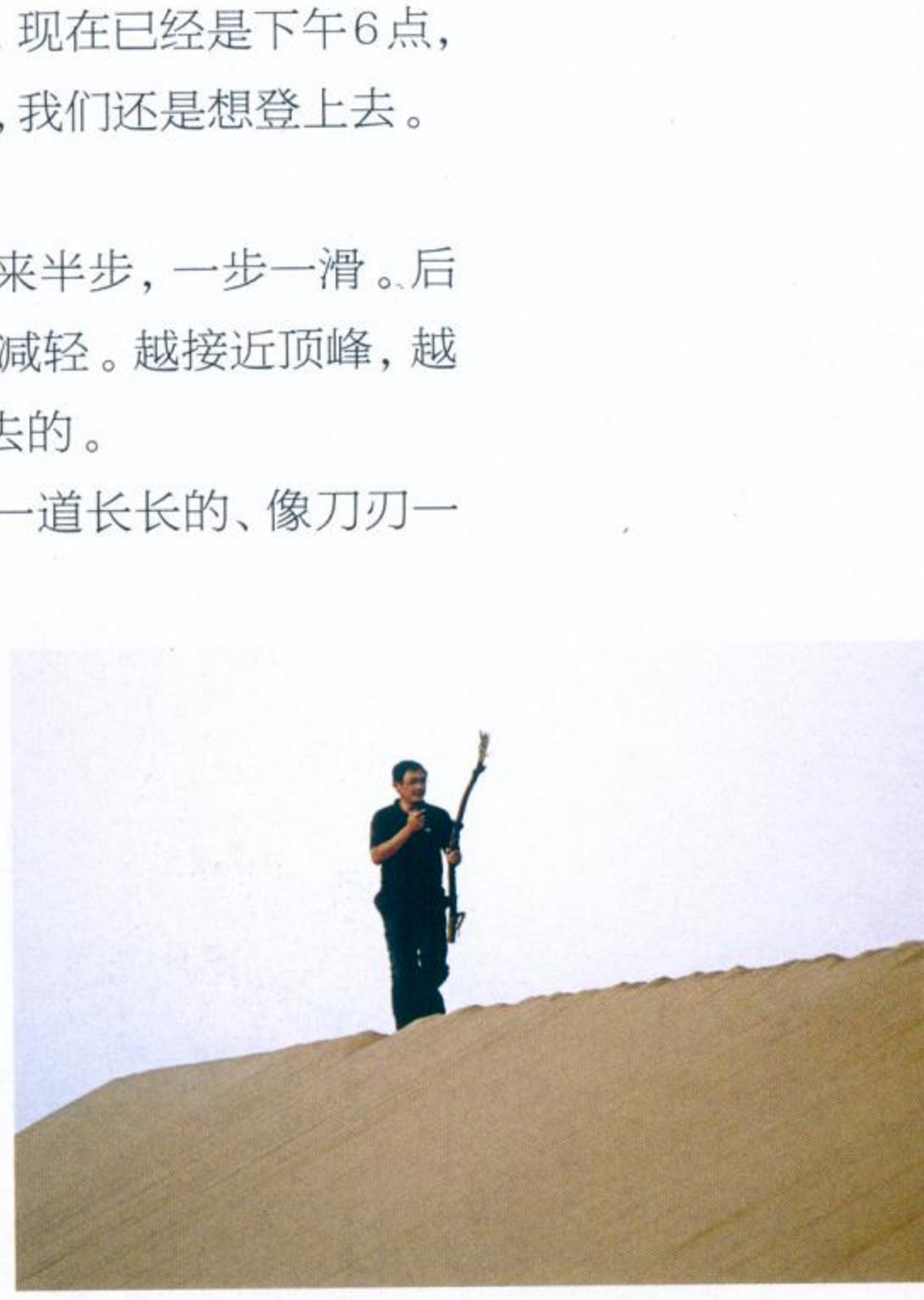
旁白：现在我们的车正从巴丹吉林沙漠的一个个沙山前驶过，车开得特别刺激，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浪谷。我们的目标是必鲁图——沙漠珠峰。到那里为的是登上巴丹吉林沙漠的最高峰，也是全世界最高的沙山，垂直高度约435米的必鲁图，当地人称之为“沙漠珠峰”。

吉普车只能开到山脚下，还有很长一段陡峭的沙山要爬。现在已经是下午6点，我有点担心时间不够。但一想到它毕竟是全世界最高的沙山，我们还是想登上去。

一会儿大家在沙漠珠峰脚下集合，接着就出发了。

没想到沙山如此难登，沙子太滑，每走一步，就会滑下来半步，一步一滑。后来索性把鞋丢在路上，赤脚向上攀登，但是难度并没有因此减轻。越接近顶峰，越是陡峭，越是难行。最后的几十米，几乎是手脚并用着爬上去的。

晚上8点30分，我们终于全部登上了峰顶 —— 峰顶是一道长长的、像刀刃一样锐利的山脊。沙脊线的尽头处插着一根棍子，我走了过去，拔下来，看到上面用刀子刻着几行字：“长沙孔新国和甄广，看到即是缘。”下面留着他们的手机号。看来我和他们有缘，我记下他们的手机号，决定回去后与他们联系，然后把棍子插回原处，希望后来的人能继续看到它。



关于巴丹吉林沙漠，还能提出许多疑问，比如，那里的沙丘不是流动性沙丘吗？如果沙丘不流动，那沙漠就不叫沙漠，而叫沙地了。如果沙丘是流动的，为什么沙山之间的海子、寺庙、民居，却没有被掩埋？

离开巴丹吉林沙漠时，一个想法在我头脑中形成：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也许既不是一个流动性沙漠，也不是沙地，它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沙漠，特殊到关于它的任何一种说法都会引来更多不同的声音。它是一个不断给科学家提出问题，又不断否定他们给出的答案，不断挑战他们智慧的沙漠。

时间：8月14日

不靠谱的地图

旁白：天气晴朗，天是蓝的，地是黄的。巴丹吉林沙漠的沙丘就像连绵的群山一样，不，比群山更漂亮，因为它有优美的曲线，沙脊线是真正的脊线，就像刀刃，在阳光的照射下，一边阴暗一边明亮。但我们必须向它道别，因为要奔向额济纳旗。

在党项语中，“额济纳”是“黑河”的意思，而在蒙语中，它意为“幽隐”。现在

大家说起额济纳时，有这样几个意思：额济纳河，即黑河下游；额济纳旗；额济纳河的尾闾 —— 额济纳三角洲。我们要去的是额济纳旗。

从阿拉善右旗前往额济纳旗的路上，两边总能看到成群的骆驼，这个地区是骆驼的天堂。刚才还看到了几只白色的骆驼，它们被蒙古族人视为神驼，不杀、不卖，永久饲养，直到它们死去。

到达额济纳旗已经晚上9点多，当地政协的杨主任请我们吃晚饭。饭桌上，他说起额济纳旗的一些情况：这里固定人口也就五六万，流动人口却有三四万，多是外来开矿的，因为这里有金子、煤、铁，所以有开金矿的，也有开煤矿和铁矿的。而且这里与蒙古国接壤，是重要的贸易口岸，这也成为外来人聚集的原因。

后来的话题转向我们明天要走的路。我们要从额济纳一路西奔去甘肃酒泉的马鬃山，然后从那里再奔向内蒙古的最西北角。从地图上看，上面的道路画得清清楚楚，都是有编号的省道。从额济纳旗沿312省道一路向西，直达甘肃省北部的马鬃山镇。再从那里向北拐入216省道，至红石山，一直走到中蒙边境线，然后往东进入内蒙古的最西北角。这是最短的直线距离，大约400公里。

但杨主任和当地司机看了一下地图后说：这地图根本就不靠谱，尽美化现实。312省道实际上不是一条正规路，全是戈壁上的沙石路，而且经常出现岔路，左一条，右一条，这些岔路都奔向戈壁中的矿山，很难与主路分辨。况且路上全是坚硬



的砾石，我们其中一辆车的车胎特别娇贵，一旦扎胎，只有一个很小的、非正规的备用胎，只能走50公里。

想起过去我们也被地图欺骗过。在柴达木穿过一片无人区时，我们找到地图上标注的314国道，以为找到了救星，但实际上那条路已经废弃了，幸亏石油勘探队的人救了我们。现在我们宁愿相信当地人也不相信地图。我们决定不走地图上画得很好看的那条路了。

最后的方案是：原路返回到酒泉市，再奔向玉门，从那里沿216省道去红石山。这条路线将近1000公里，但是有一段高速路，剩余路段的路况也还好。

一切定下来后才回房，已经几天没洗澡，白天又不断出汗，浑身都不舒服，今天终于能洗一个热水澡。我还想把衣服洗了，但是现在已经半夜1点多，距离明天出发的时间只有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衣服能干吗？如果能知道这里的蒸发量，就可以计算出衣服干的速度，但现在没法计算。不过，在这种极端干旱的地区，凭我的经验和直觉，明天早上7点一定会干。洗完衣服，已经凌晨2点10分，上床睡觉。



进入巴丹吉林沙漠的第一个晚上，我们连续遭遇了迷路和陷车，与在草原中的遭遇类似，感觉却完全不同。在一个连脚都能陷下去的地面上，真的无法对脱离困境抱有希望，只要车随着沙坡向下滑，所有拉着绳子试图阻止它下滑的人都会因为脚下无法受力而全被拽倒，然后再一次次尝试。当我们成功自救后，4个人的鞋坏了两双，狼狈但是欣喜。摄影／王彤

时间：8月15日

奔向内蒙古的最西北角——两国两省区交会处的500号界桩

旁白：早晨7点20分从额济纳旗出发，经甘肃省酒泉、嘉峪关、玉门，在一个叫桥湾的地方北上，目标是内蒙古的最西北角——中国与蒙古国、甘肃与内蒙古相会处，一个编号为500的界桩。

今天要走将近1000公里的路，还要赶在日落之前，拍一张我们到达最西端的照片，我们千里奔波，就为了这一个点。时间非常紧张，好在由于时差关系，这边的太阳要到晚上9点左右才落山，我们还有近14个小时的时间。

过桥湾后，略显荒凉，路上只有我们的车，看不到任何动物，连骆驼都没有。放眼望去，全是平平的大戈壁，远处的天边横亘着像龙一样蜿蜒的苍山，很有“苍山如铁”的意境，那就是马鬃山。

我们的两辆车都在马鬃山镇加足了油，因为这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加油站了。之后直奔红石山，红石山是边防军营部所在地。我们要在营部办完手续，才能奔向目的地——500号界桩，那里属于边境地区，我们要经过3个边境检查站才能到达。

下午6点15分，终于到达了红石山的营部。营长邀请我们吃完饭再走，事实上，为了赶路，我们连午饭都没有吃，但是营部距离500号界桩还有80公里，而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为了赶在天黑前拍摄一张照片，我们只能立即上路。

前往界桩的路况不太好，而且有岔路，营长安排了两名战士带路。晚上8点30分，终于抵达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地，内蒙古的最西北角，也是内蒙古和甘肃省、中国与蒙古国的交会点——500号界桩。



历经一万多公里，在第22天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了内蒙古的最西北角——500号界桩，有我们身后的界碑为证。我们身心俱疲，但如愿以偿。摄影／王彤

但是就在踩刹车的那一刹那，我们的车胎扎爆了。感谢上帝！它太关照我们了，车胎在我们到达最终目标时才爆，这还不幸运吗？

太阳还在地平线上，最后一抹夕阳的光辉如此动人，光线照到哪里，哪里就被涂上一层橙红色，赶紧拍照。

写着“中国 500”的界桩立在一个山头。到那里需要先穿过一道铁门，铁门两侧延伸着一道长达几千公里的白色铁丝网。它沿着国界，随着黑色的丘陵，起起伏伏地延伸向远方。铁门中间写着两个大字：中国。这是一个满是黑色砾石的山头，站在这里，甘肃、内蒙古和蒙古国的大地尽收眼底：无论东西南北，每个方向都是空荡荡的戈壁，只有稀稀疏疏的梭梭和白刺，点缀在这黑黢黢的大地上。这一带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戈壁，也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因为远离海洋，而成为欧亚大陆最干旱的地方。

在界桩旁，我看到一个用水泥砌成的脸盆大小的小池子，旁边用红漆写着：小鸟饮水处。但是里边没有一滴水，在如此干旱、蒸发量如此大的地方，小池子里怎可能存住水呢？再说茫茫戈壁，小鸟怎知这里有水？但转念一想，这也许是巡逻的边防战士的美好愿望。他们曾在巡逻时，把军用水壶中的水倒在池子里，期待小鸟发现它。

在夕阳的最后一缕光线下，王彤支好三脚架，拍下了我们在内蒙古最西北角的合影。

离开时，我用力地把铁门关上，但是陪同我们的战士却跑过来重新关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留下了一道缝隙，“给过往的动物留条道。”他说。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这时才想到换胎。这个临时性的备胎，要求行驶速度不超过50公里/小时，而且只能走50公里。但是回营部的距离是80公里，而且路面上全是尖锐的石子，为了安全抵达，我们把速度降到了20公里/小时……经过4个小时小心翼翼的驾驶，凌晨1点，终于抵达营部。



这是甘肃省红石山与内蒙古额济纳交界处的黑戈壁，从这里往北，就是我国与蒙古国的交界处（画面左侧的铁门上刻着“中国”两个字）；往东，是甘肃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分界处，这就是我们“穿越内蒙古高原”之旅的最终目的地。结束行程，单主编开始起身返回。摄影/高新宇

[后记]

时间：9月8日　地点：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旁白：在巴丹吉林沙漠那晚，我们住在庙海子的一户牧民哈斯巴雅尔家。我们问起他很多巴丹吉林沙漠的事情时，他说，你们回北京去找我三叔吧，他能告诉你们。他的三叔叫阿日布杰，是蒙古族的著名歌唱家，居住在北京。回北京后，我们便请来了阿日布杰。聊起巴丹吉林沙漠来，他如数家珍。

单：你在庙海子长大的？

阿日布杰（以下简称“阿”）：还要从庙海子往北走一天的路。

单：那得骑骆驼吧？

阿：小时候沙漠里就是骑骆驼，当时完全想不到后来可以开车进去。后来我到旗里上学，要骑9天骆驼，路上只有3晚有人家借宿，剩下6晚就住在沙漠里。

单：我感觉在沙漠里走挺恐怖，走不出去怎么办？

阿：我们那里的人只要走过一次沙漠，10年都不会走错，一个小沙堆都不会走错。

单：沙丘的位置不会变化吗？巴丹吉林沙漠的沙丘不是流动的吗？

阿：我出来50多年，现在再回去看，树啊草啊全死了，但是沙丘没动一厘米。

单：但是书上讲到这里的沙丘时，说它们是不断推移的。

阿：那是乱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巴丹吉林沙漠的沙丘肯定不会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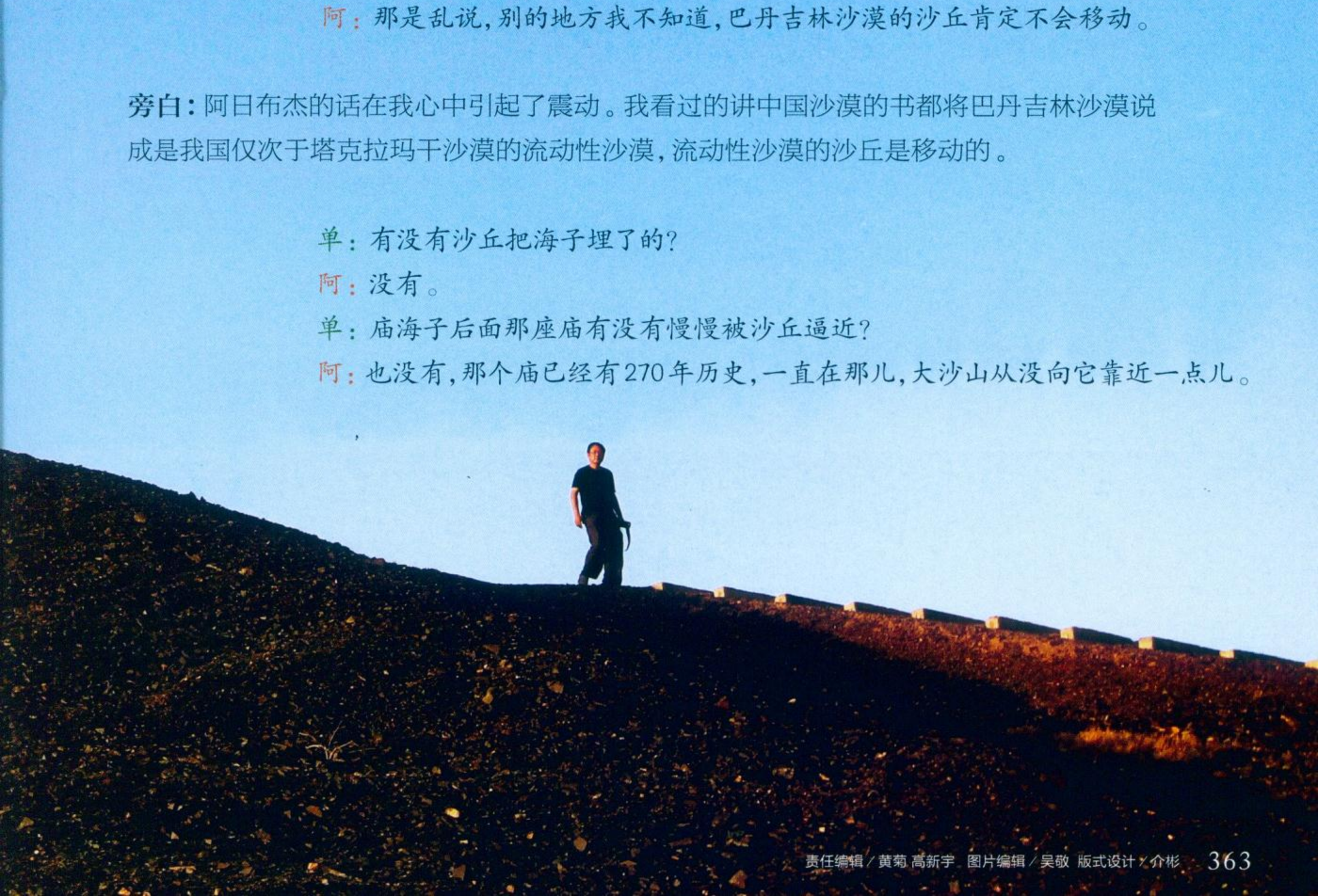
旁白：阿日布杰的话在我心中引起了震动。我看过的讲中国沙漠的书都将巴丹吉林沙漠说成是我国仅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性沙漠，流动性沙漠的沙丘是移动的。

单：有没有沙丘把海子埋了的？

阿：没有。

单：庙海子后面那座庙有没有慢慢被沙丘逼近？

阿：也没有，那个庙已经有270年历史，一直在那儿，大沙山从没向它靠近一点儿。



责任编辑／黄菊 高新宇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结束语

撰文／单之蔷

12500公里！当车上的里程表跳出我们这次行驶的总公里数时，王彤迅速地把公里数换算成了我们熟悉的数字：25000里！大家欢呼了，这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对我们而言，确实感受到了一次精神的长征、意志的超越。此时此刻，内蒙古高原的两个尖角：恩和哈达和500号界桩，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从内蒙古最东北角到最西北角，我们看到了什么差异?

内蒙古最大的差异是东西向，而不是南北向的，因此我们要体验的是内蒙古从东到西的变化，所以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从东向西的穿越。

恩和哈达是内蒙古最东北端的尖角，那里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最西北角的500号界桩却没什么植被，只能见到一些荒漠植物：红柳、梭梭、白刺等。

最东北角有人，有居民点；最西北角却荒无人烟，我们走了80多公里都看不到一个人、一座房子。

最东北角有许多野生动物；而最西北角，据边防战士讲，边境线上过去没拉铁丝网时，野生动物很

穿越25000里，建构高原新形象

多，黄羊、野驴、野马什么的都有，很多都是从蒙古国那边过来的，有了铁丝网后，野生动物就少了。

最东北角是寒温带，最西北角是暖温带。

从最东北角到西北角，是从湿润走向干旱，从森林走向荒漠，从寒冷走向温暖，从有人烟走向无人烟……的过程。

我们7月26日从北京出发，经过25天的行程，从内蒙古的最东北角到了最西北角，两个端点都是从周边的省绕道进入的，可见到达的艰难，很少有人做这种穿越。

现在，那些高原上的景观再也不会忘记了：大兴安岭的针叶林和白桦林；柴河火山顶上比农历十五的月亮还要圆的天池；满是花海的草原……沙漠、戈壁、湖泊、河流，这些抽象的词汇，如今被注满了生机勃勃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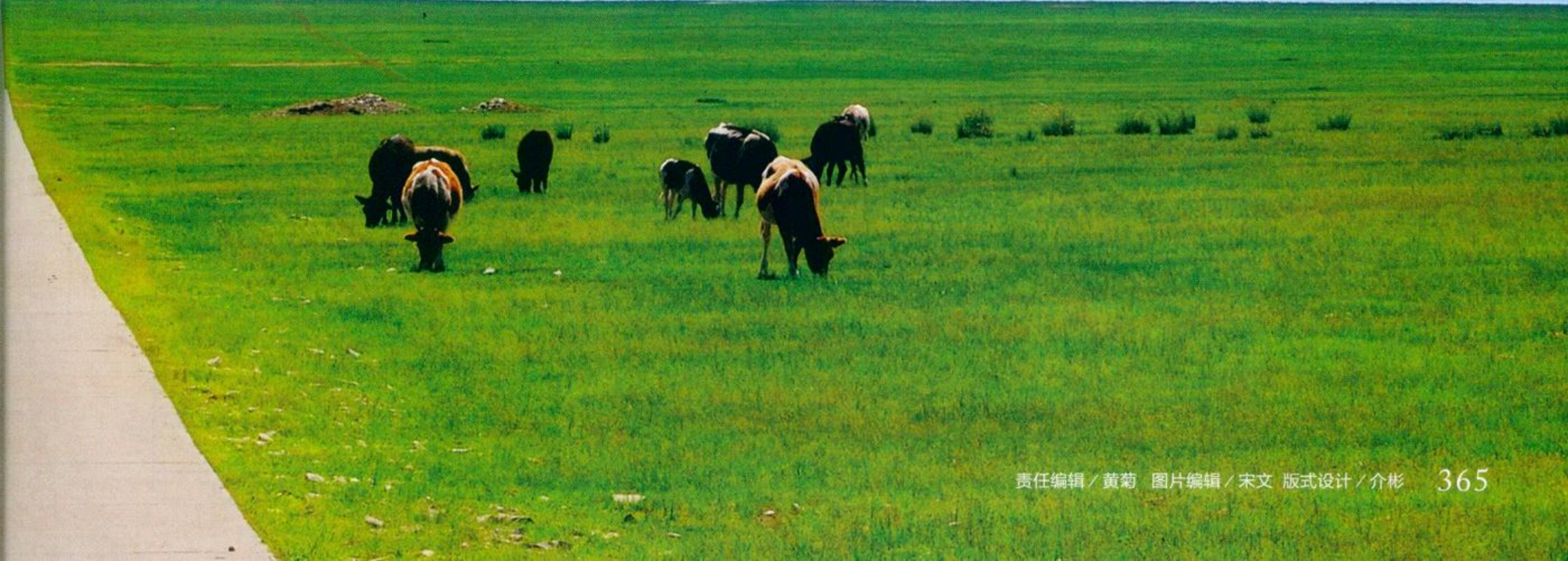
一路上，我们拜访了各地的专家、学者、官员，也接触了各地的居民：草原上的牧民、森林里的猎人、林业局的职工；有主管一方的官员，也有持枪巡逻的边防军人，还有那些路旁小餐馆的老板，修车补胎的师傅……他们都在为我们描绘高原的形象。

我们也不断地与学者对话，根据对话录音整理出的文字，竟有百万字之多。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的对话多在行驶的车中或是路上进行，竟然一直紧扣主题，就像忠实于牧民的马儿，从未把它的主人带到岔路上。

我们探讨了那么多人们关切的问题：延续了几千年的游牧文明与定居的冲突、狩猎文明的最后一根薪火要不要续传……

我们还接触了那么多自然之谜：阿尔山的火山锥为什么没被岁月磨平？巴丹吉林沙漠的大沙山是怎样堆起来的……

这些难得的经历，这次纵横万里的穿越，让我深感过去对这片高原的理解是如何的肤浅。如今，内蒙古高原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我努力地一步步走向它的深处，试图接近、触摸它的灵魂。但是我得承认，它像一曲在心头低回的旋律，却无法将它吟唱；它像一个梦境，有时清晰明确，但你想要诉说时，它又模糊起来……我不敢说心里有了一个全新的内蒙古高原的形象，能说的是，它再也不是过去的形象了。



责任编辑／黄菊　图片编辑／宋文　版式设计／介彬

十块植被样方

让我们看到了草原与荒漠的缩影

本页摄影 / 宋文

样方编号：a

杂花草甸群落

地理坐标：

N 48° 35'10"，E116° 56' 47"

海拔560米

样方大小：1米 × 1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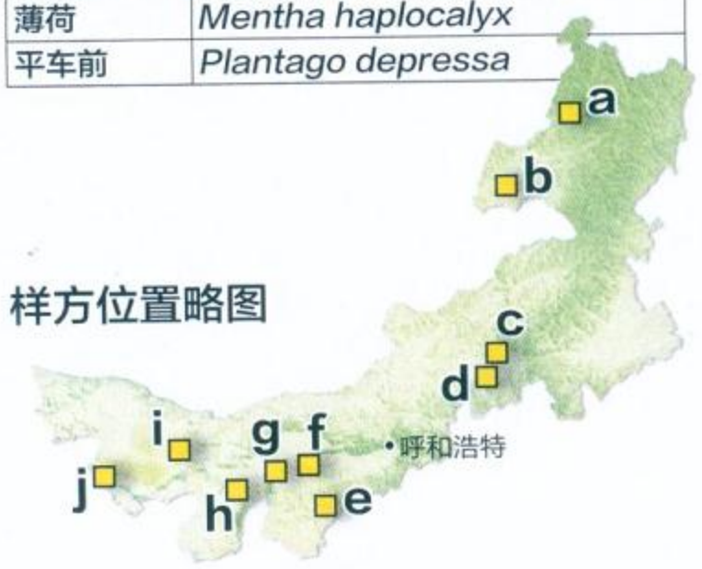
群落总盖度：100%



样方内植物名录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水杨梅	*Geum aleppicum*
毛萼麦瓶草	*Silene repens*
繁缕	*Stellaria media*
毛南芥	*Arabis hirsuta*
狭叶柴胡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迷果芹	*Sphallerocarpus gracilis*
鹅绒委陵菜	*Potentilla ansrina*
地榆	*Radix Sanguisorbae*
龙牙草	*Agrimonia pilosa*
菊叶委陵菜	*Potentilla tanacetifolia*
线叶猪殃殃	*Galium linearifolium*
蓬子菜	*Galium verum*
翠雀	*Delphinium grandiflorum*
苦荬菜	*Lactuca indic*
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
亚洲蓍	*Achillea asiatica*
紫花山莴苣	*Lactuca tatarica*
翅果菊	*Pterocypsela indica*
红足蒿	*Artemisia rubripes*
华北鸦葱	*Scorzonera albicaulis*
红轮千里光	*Senecio flammeus*
旋复花	*Inula britannica*
蒲公英	*Herba Taraxaci*
大籽蒿	*Artemisia sieversiana*
无芒雀麦	*Bromus inermis*
冰草	*Agropyron cristatum*
披碱草	*Elymus dahuricus*
羊草	*Leymus chinensis*
直立黄芪	*Astragalus adsurgens*
山野豌豆	*Vicia amoena*
大花野豌豆	*Vicia bungei*
裂叶荆芥	*Nepeta tenuifolia*
大婆婆纳	*Veronica dahurica*
细叶婆婆纳	*Veronica ilnariifolia*
薄荷	*Mentha haplocalyx*
平车前	*Plantago depressa*

样方位置略图





样方编号：b

克氏针茅杂草群落

地理坐标：

N 48° 35' 10"，E116° 56' 47"

海拔545米

样方大小：1米 × 1米

群落总盖度：45%

优势物种：克氏针茅

样方内植物名录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克氏针茅	*Krylov Needlegrass*
北芸香	*Haplophyllum dauricum*
寸草苔	*Carex duriuscula*
二裂委陵菜	*Potentilla bifurca*
羊草	*Leymus chinensis*
糙隐子草	*Cleistogenes squarrosa*
小画眉草	*Eragrostis minor*
狗尾草	*Setaira viridis*
乳白花黄耆	*Astragalus galactites*
小叶锦鸡儿	*Caragana microphylia*
狭叶锦鸡儿	*Caragana stenophylla*
野韭	*Allium ramosum*
多根葱	*Allium polyrhizum*
细叶韭	*Allium tenuissimum*
猪毛菜	*Salsola collina*
刺穗藜	*Chenopodium aristatum*
尖头叶藜	*Chenopodium acuminatum*
东北丝裂蒿	*Artemisia adamsii*
冷蒿	*Artemisia frigida*



样方编号：c

羊草、克氏针茅杂草群落

地理坐标：

N 43° 44'15"，E116° 06' 34"

海拔1080米

样方大小：1米 × 1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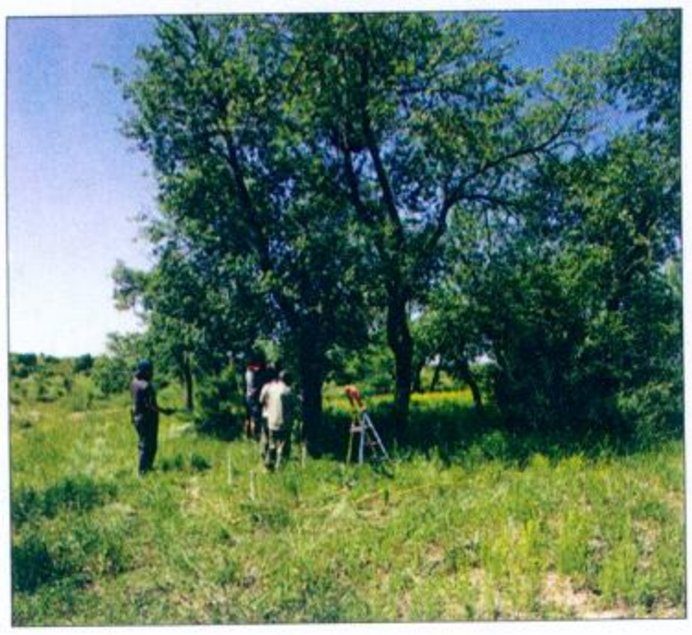
总盖度：55%

优势物种：羊草、克氏针茅

样方内植物名录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羊草	*Leymus chinensis*
克氏针茅	*Krylov Needlegrass*
糙隐子草	*Cleistogenes squarrosa*
无芒隐子草	*Cleistengenes songorica*
猪毛菜	*Salsola collina*
刺穗藜	*Chenopodium aristatum*
木地肤	*Kochia prostrata*
虫实	*Corispermum hyssopifolium*
鹤虱	*Fructus Carpesii*
麻花头	*Serratula chinensis*
兴安天门冬	*Asparagus dauricus*
野韭	*Allium ramosum*
矮韭	*Allium anisopodium*
达乌里胡枝子	*Lespedezadavurica*
乳白花黄耆	*Astragalus galactites*
银灰旋花	*Convolvulus ammannii*
女娄菜	*Silene aprica*
菊叶委陵菜	*Potentilla tanacetifolia*
牻牛儿苗	*Erodium stephanianum*
地锦	*Euphorbia humifusa*





样方编号：d

沙地榆树疏林群落

地理坐标：

N 43° 12'23"，E116° 08'36"

海拔1295米

群落样方：15米 × 15米，样方内榆树（*Ulmus pumila*）共计18株

草本样方：1米 × 1米

草本样方内总盖度：50%

优势物种：沙芦草

样方内植物名录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沙芦草	*Agropyron mongolicum*
拂子茅	*Calamagrostis epigeios*
米氏冰草	*Agropyron michnoi*
尖头叶藜	*Chenopodium acuminatum*
兴安虫实	*Corispermum chinganicum*
雾冰藜	*Bassia dasyphylla*
褐沙蒿	*Artemisia halodendron*
大籽蒿	*Artemisia sieversiana*
冷蒿	*Artemisia frigida*
黑蒿	*Artemisia palustris*
花苜蓿	*Medicago ruthenica*
黄囊苔草	*Carex korshinskyi*
菊叶委陵菜	*Potentilla tanacetifolia*
展枝唐松草	*Thalictrum squarrosum*



样方编号：e
鄂尔多斯蒿群落
地理坐标：
N 39° 06' 23"，E109° 16' 0"
海拔1300米
样方大小：10米×10米
总盖度：50%
优势物种：鄂尔多斯蒿

样方内植物名录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鄂尔多斯蒿	*Artemisia ordosica*
乳浆大戟	*Euphorbia esula*

样方编号：h
唐古特白刺群落
地理坐标：
N 34° 39'27"，E105° 41' 56"
海拔1000米
样方大小：10米×10米
总盖度：20%
优势物种：唐古特白刺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唐古特白刺	*Nitraria tangutorum*
沙米	*Agriophyllum squarrosum*



从东向西穿行内蒙古，车窗外植被的变化，让我们直观、鲜活地感受到了气候由湿润到干燥的逐渐变化。沿途之上，我们用植被群落调查的手段，在刘书润教授的指导下做了十处样方。在此，我们把样方所处的植被群落图片以及样方中的物种一一罗列出来，希望这一个个或者陌生或者熟悉的植物名称，对阐释内蒙古的草木能有帮助。



样方编号：f
鄂尔多斯蒿、沙芥群落
地理坐标：
N 40° 24'21"，E108° 36' 35"
海拔1180米
样方大小：10米×10米
总盖度：30%
优势物种：羊草、克氏针茅

样方内植物名录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鄂尔多斯蒿	*Artemisia ordosica*
旱蒿	*Artemisiaxe rophytica*
糜糜蒿	*Artemisiaxe blepharolepis*
沙米	*Agriophyllum squarrosum*
雾冰藜	*Bassia dasyphylla*
羊柴	*Hedysarum mongolicum*
沙芥	*Pugionium cornutum*
鹅绒藤	*Cynanchum chinense*
狗尾草	*Setaira viridis*



样方编号：i
球果白刺群落
地理坐标：
N 39° 17'51"，E101° 07'58"
海拔1550米
样方大小：10米×10米
总盖度：15%
优势物种：球果白刺

样方内植物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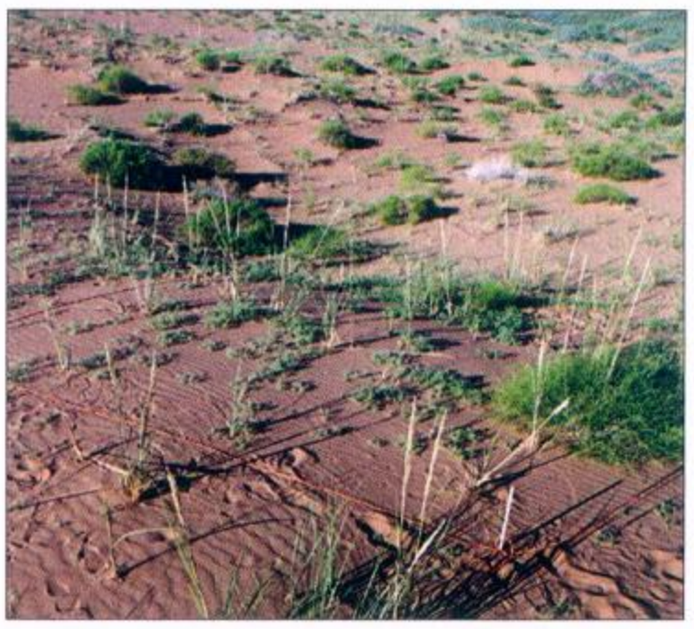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球果白刺	*Nitraria sphaerocarpa*
蒺藜	*Tribulus terrestris*
三芒草	*Aristida adscensionis*
小画眉草	*Eragrostis minor*
雾冰藜	*Bassia dasyphylla*
盐生草	*Halogeton glomeratus*
猪毛蒿	*Artemisias coparia*
蓝刺头	*Echinops sphaerocephalus*
变异黄耆	*Astragalus variabilis*
沙葱	*Allium mongolicum*
紫筒草	*Stenosolenium saxatile*



样方编号：g
草原化荒漠群落
地理坐标：
N 40° 12' 34"，E106° 58' 23"
海拔1060米
样方大小：10米×10米
总盖度：30%
优势物种：沙冬青、四合木、霸王

样方内植物名录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沙冬青	*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
中间锦鸡儿	*Caragana intermedia*
四合木	*Tetraena mongolica*
霸王	*Zygophyllum xanthoxylon*
蒺藜	*Tribulus terrestris*
绵刺	*Potaninia mongolica*
木蓼	*Atraphaxis frutescens*
猪毛菜	*Salsola collina*
旱蒿	*Artemisiaxe rophytica*
白沙蒿	*Artemisia blepharolepis*
三芒草	*Aristida adscensionis*
无芒隐子草	*Cleistogenes songorica*
狗尾草	*Setaira viridis*
画眉草	*Eragrostis pilosa*
虎尾草	*Chloris virgata*
地锦	*Euphorbia humifusa*
沙葱	*Allium mongolicum*



样方编号：j
流动沙丘群落
地理坐标：
N 39° 47'28"，E102° 24'23"
海拔1300米
样方大小：10米×10米
总盖度：10%
优势物种：沙竹、沙米

样方内植物名录

中文名	学名（拉丁名）
沙竹	*Psammochloa mongolica*
沙米	*Agriophyllum squarrosum*
沙蒿	*Artemisia desterorum*

网友对《内蒙古专辑》的评价

魂之翔　之前我读过许多介绍内蒙古草原风土人情的书籍，但从来没有像《内蒙古专辑》这样给我以如此气势磅礴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这不仅是因为杂志中展示的大量精美图片，还在于她对内蒙古大草原心灵的叩问是那样亲和，对草原脉动的把握是那样精准——完全超越了历史的禁锢与民族的偏见，让真正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自由地言说关于草原深处的故事。

断魂枪　《内蒙古专辑》的学术品质是毋庸置疑的，聘请的学术顾问团队是一流的，有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如内蒙古大学生命学院教授曹瑞、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研究员郑喜玉、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海山、内蒙古教育学院植物生态学教授刘书润、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王乃昂等。

小倦 - wang　真是很棒的一期，看得爱不释手。带着思考、带着不断修正的认识去接近草原、深入内蒙古，角度和表达都值得学习。

内蒙古大学教授曹瑞　《内蒙古专辑》做得非常好，内容太丰富了，我买了 20 本送给学生们。大家经常出门考察，以后可以把这本书作为出行参考指南。

www.dili360.com